Journal From Zhongnanhai

By Jiaxiang Wu

First Published in 2002 by Mirror Book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1-932138-02-1

Chief Coordinator Ho Pin

Cover by Chiman Wong

USA Office: P.O.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SA.

TEL:(516)338-6976 FAX: (516)338-6982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info@mirrorbooks.com

目 錄

政治」哲學。耀邦、啟立同意提政治改革，要成立政治改革研究小組。楊花飛飄。給習仲勳起草講話。

四，政治改革研討進入操作階段

（1986年5月3日－14日）

王兆國管不了水龍頭。書記處討論政治改革。中央如何決策之一：「我並不統治俄國」。中央如何決策之二：「政治局會議還沒有找到內容」。中央如何決策之三：一票否決：不民主，也不集中。中央如何決策之四：不止一個中央。中央如何決策之五：親戚的國家。中央如何決策之六：治國四法。基層如何工作之一：軟阻抗與橡皮牆。基層如何工作之二：開會等於分攤責任。兆國、家寶渴望真信息。中南海的雨後美景。《海國公主》怎麼進的中南海。胡啟立談政治體制改革調研計劃。我喜歡趙紫陽。

五、溫家寶地位上升

（1986年5月18日－6月3日）

貓兒刺。陳雲讓耀邦啟立受挫，小平讓喬木賦閒。南海漫步：意識形態第三梯隊。「出賣」中南海的人們。百分之五的人想起黨。中國沒有新聞的原因。政治改革應從發達地區開始。機構病之一：惰性癥。朱厚澤：他們不知道當今誰在做「皇上」。機構病之二：雞多不下蛋。機構病之三：互相別馬腿：溫家寶出任中央辦公廳主任。

六：鄧小平下旨：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6月6日－6月30日）

民主環境＋「強權」內核＋自由企業。清理政治改革歷史頭緒。耀邦囑咐要重視組織宣傳工作。端陽之思。耀邦政治上「不成熟」一例。永久的「暫行」。「文件爭奪」與「地盤爭奪」。盤點保守派陣營的四大據點。心理煩悶。車上遐想。看好張煒的政治前途。唐若昕的行而後知。無形「恩惠銀行」。走卒不能久幹。鄧小平第 5 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初涉趙胡矛盾。中午，清風撩起柳枝。

88　第二部分 胡耀邦受創於六中全會（1986年7月－10月）

七、胡耀邦與鄧力群決戰前夕

（1986年7月1日－9月2日）

擬建「軍機處」，不願給兆國當秘書。胡啟立搶政改旗幟。王兆國要試牛刀。講話稿政治之一：不能留把柄。講話稿政治之二：平衡各方面關係。講話稿政治之三：兆國擔心耀邦的名字出現太晚。講話稿政治之四：啟立嫉妒，耀邦欣賞。書記處辦公室「政治體制改革資料編輯組」成立。中央批准「軍機處」計劃。「暑期共產主義」。奇怪的鐘擺。給鄧力群畫像。胡耀邦與鄧力群在六中全會決定上的爭奪戰開始。政治體制改革初遇冷風。

八、決戰第一回合：耀邦與紫陽聯手出擊

（1986年9月3日－9月17日）

舊事心事：「花已經死了……」。將從思想上宣判鄧力群：要智囊還是要魔術師？。臨戰狀態：鄧力群的研究室開始加壓。吾友勸我不要下基層。鄧力群寫信給中央常委告啟立、厚澤。鄧小平刪改鄧力群的修改稿。家寶讓我給耀邦寫一個說明。準備反攻。耀邦動怒，準備和紫陽聯名給中央寫信。一日無事：第一回合勝利：耀邦、紫陽的奏折被小平「恩准」。耀邦批評王滬寧主張「集權」的文章。出現反鄧小平的社會思潮：說紫陽有三權分立思想，鄧小平給政治體制改革劃線。朱厚澤展現魅力。

九、決戰在六中全會：鄧小平揮刀向「馬謖」

（1986年9月18日－10月2日）

小平說，鄧力群「想把我拉向左轉」。我作為工作人員將參加六中全會。第一天報到的情況。溫家寶召集工作人員開準備會。一般代表發言平平。左派代表讓耀邦動怒。小梅的故事。閻明復希望第三次國共合作在議會裡。中顧委、中紀委對改革心懷不滿。對決：決定耀邦命運的 30 分鐘。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的政見。吳國光的止痛妙藥。我臨時全面負責政法組。

 第三部分 風暴前的寧靜

（1986年10月－11月）

十、轉移戰場：13 大報告開始啓動

（1986 年 10 月 7 日－12 日）

「賭徒」與「妓女」：兩種為官哲學。胡啟立開始退縮。溫家寶推動市場化改革。與嚴家其談機構病。初戀、狼孩和「機關人」。街頭的悵惘。參加中共 13 大報告起草組。準備隨耀邦巡幸江南。面對秋風。短缺偏好。到 13 大起草組報到。等級消費。學會打擦邊球。13 大報告起草組召開理論座談會。

十一、隨駕胡耀邦巡幸江南（1986 年 10 月 13 日－28 日）

專機上的蜜餞之行。感謝誰。「匯報學」。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煙雨太湖。想起那隻螃蟹。荷塘聽雨。兩條新聞。辜負了萬頃碧波。人看人是一種樂趣。看得遠一點。

十二、胡耀邦與鄧小平矛盾的根由

（1986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1 日）

為十三大報告畫速寫。大筆杆子鄭必堅。學習打下手。耀邦怒批劉賓雁。鄧力群爭奪中宣部陣地。按圖索驥。戈揚與《新觀察》。體驗尷尬。胡啟立與「第三種勢力」。胡耀邦父子談「自由」。兼職副教授。官多民少。胡耀邦是鄧小平的「促退派」。

十三、胡耀邦下台前的上海、溫州

（1986年11月12日—21日）

研討 13 大報告的大主意。體驗民航。繁華背後。「梁山泊稅收思想」。獎金的嗎啡效應。管羊皮的不管皮鞋。江澤民的「上海經」。鄧偉志的斗室。陰影在慢慢縮小。房子問題。上海知識精英之一：思想界的集權意識。上海知識精英之二：文藝界的獨立意識。鄭必堅的「精英黨」思想。船泊溫州。發現早期資本主義的溫州模式。繁華如夢，可有冷雨淒風？

十四、從溫州到杭州

（1986年11月22日—29日）

中國的「伊利里亞」企業。遲到的景象。聽到社會斷裂聲。生前身後。過雁蕩山。回歸土地的衝動。合理的地方主義：改變條條集權。浙江省委有錢不辦國有企業。我臨時負責政法組。

188　第四部分 胡耀邦下台，鄧胡趙體制崩潰
（1986年11月—1987年1月）

十五、山雨欲來：學潮雲涌，耀邦失寵

（1986年11月30日—12月10日）

改革派內訌：紫陽與萬里發生衝突。「劣幣」效應。十三大難有理論上的突破。保守派陣營：八大金剛、哼哈二將與托塔李天王。兩頭鬧：上層愈保守，下層愈激進。紫陽看重私人

經濟問題。胡耀邦失寵：十三大報告一分為二。大院世界。改革要「釜底抽薪」。中央收入下降，但不走收權老路。堅持對話：在學潮問題上紫陽、萬里意見一致。耀邦成為配角。向日本民族討教。簡單的事情最難做。

十六、胡耀邦四面楚歌

（1986年12月11日－20日）

學潮當前，胡耀邦談大好形勢。萬里想了解中宣部情況。「秘書領導」。啟立又開始搖擺。局勢不妙。學潮尚未平息。為蔣經國惋惜。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忠告。耀邦受到圍攻。保守派繼續進攻，局勢進一步惡化。老人復辟。五點感想。

十七、鄧小平出面掌控局勢

（1986年11月21日－12月28日）

聚友添愁。上海學潮升級。上海事態平息。書記處亂了方寸。學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鄧力群、胡喬木興奮起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調子沒有變。王震反對反對封建主義。向鄧力群學習。朱厚澤自我解嘲。鄧小平帶耀邦、紫陽亮相。胡啟立彈保守派調子。學潮五因。紫陽、耀邦被迫表態反自由化。再次首先拿知識分子開刀。「瘧疾政治」。用孩子的方式處理孩子。

十八、鄧小平打算讓耀邦「軟著陸」

（1986年12月29日－1987年1月5日）

鄧力群集團加大政治壓力。缺乏政治權威。小平批評耀邦，紫陽劃清界限。官民相互「逆反」。數百學生繼續到天安門遊行。保守派穩固陣腳。鄧胡趙體制崩潰。靠小平，不捧小平。與自己作對的偉人。小平想讓耀邦軟著陸。成立反自由化領導小組。讓我參與起草耀邦萬人大會講話稿。

十九、總書記突然被拋棄

（1987年1月6日－14日）

鄧小平終於拋棄胡耀邦。老人開始瘋狂。鮑彤提議要撤銷省地縣委的常委。人心惶惶。國法黨章背後的手腳。書記處辦公室前途未卜。中央成立與耀邦談話小組。鄧小平被人唾罵。保守派乘勝追擊。趙紫陽力保嚴家其。楊尚昆扮演主帥角色，攻勢不會止於耀邦。鄧力群開始老練，李先念會享清福。政治改革研討停頓下來。與厚澤痛陳心扉。楊尚昆搞倒余秋里。官場太極拳動作要領。

247　第五部分 鄧小平與陳雲過招
（1987年1月－3月）

二十、下一個目標是趙紫陽

（1987年1月15日－21日）

公布方勵之等被開除黨籍。警察怎樣對付學生。楊鳳春。與張煒的談話。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軍方是先鋒。楊尚昆首

鼠兩端。送方兆祥。兩種中國人。下一個目標是趙紫陽。砧板上的魚。

二十一，趙紫陽與鄧力群矛盾加深

（1987年1月22日－28日）

又一次文化大革命。耀邦的盟友在生活會上。薄一波、楊尚昆聯手，顧委軍委指揮中央。力群秘書與紫陽衛隊長發生衝突。一件有關信仰的事。兩件有關廉恥的事。紫陽續用原耀邦報告起草組。天問。迷途「羔羊」。鄧力群試探鄧小平。紫陽與鄧力群的矛盾加深。鄧力群再玩清君側。午夜除歲。

二十二，鄧小平與陳雲短兵相接

（1987年1月29日－2月18日）

朱厚澤的離職演說和王震的奇談怪論。趙紫陽講話引起退潮。趙紫陽贊成自由選舉。鄧小平開始為趙紫陽撐腰。我重新參加 13 大報告起草組。倒鐘擺效應。陳雲與鄧小平過招的政治學。中國政治特產——「恭順」。王忍之對紫陽不滿。太子黨的春天。紫陽對溫家寶表示信任。小平對陳雲的反調唱反調。鄧力群向趙紫陽發起新一輪進攻。陳雲向鄧小平讓步？中國與蘇聯背道而馳。陳雲與鄧小平交上了火。「倒春寒」。高層政治棋局中的朱厚澤。

二十三，政治軸心移向保守派陣營

（1987年2月21日－3月9日）

蠢人的評判。王兆國：未立即廢的王儲。鄧力群與《亮出舌苔》事件。保守派加快奪權步伐。生活正在失去意義。趙紫陽就幹部問題迎戰薄一波。鄧小平回擊陳雲、李先念新攻勢。在組織地盤的爭奪中不分勝負。鄧系與陳系勢力變化圖。政治局常委要聽反自由化匯報。紫陽思想：座談 13 大報告起草。喪失荒誕感。

二十四，鄧力群向趙紫陽挑釁

（1987 年 3 月 13 日—26 日）

紫陽與鄧力群在鄧小平面前交鋒。我三進起草組。國家不幸「班子」幸。保守派侵削實地。在 13 大報告起草上的爭奪。詩人的末路。冷熱浴。鄧力群搞出「中央 8 號文件」的玄機。保守派在文藝界奪權成功。萬里挫敗鄧力群。鄧力群向趙紫陽挑釁。十三大起草組出現意見分歧。猛烈的「反擺」。「反思」的經濟學家們。子女與鄧小平持不同政見。大學生的逆反情緒。

二十五，鄧小平與趙紫陽繼續受攻

（1987 年 3 月 31 日—4 月 6 日）

鄧小平稱贊紫陽關於 13 大報告的設計。政治局將 5 退 6 進。盧之超被撤下幹部提拔名單的內幕。幹部政策風波未平。

《芙蓉鎮》如何被閹割。被稱為「導師」的「道士」。紫陽初試平衡，陳雲再度顯威。耀邦身體欠佳拒絕住院。胡啟立「病」急亂投醫。楊尚昆提前清君側。老人加人治等於災難。植樹政治：鄧小平與陳雲唱對台戲。鄧小平和趙紫陽繼續被攻。紫陽阻止把火燒到經濟領域的企圖。迦南之地。我的處方是砍頭。「鳳凰」落髦不如雞。

二十六，趙紫陽的政治藝術與「寡頭三角」

（1987年4月9日－20日）

趙紫陽再貶計劃經濟。泡菜壇系列之一：序言。靠憂慮來統治。泡菜壇系列之二：沒有罪惡清除機制。公墓看守人。快樂的中顧委委員和憤怒的人大代表。甲魚山。拒絕信仰的大學生。泡菜壇系列之三：官本位。趙紫陽的政治藝術與「寡頭三角」。獨坐斜陽。

二十七，「五一三行動」：趙紫陽的總反攻

（1987年5月4日－15日）

暗潮在大學校園涌動。鄧力群集團反撲，鄧趙集團醞釀反擊。望梅止渴的遊行自由。新家長政治。北大挽歌。不許呻吟的宗教。「五一三」行動：趙紫陽的總反攻。

二十八、鄧小平開始質疑趙紫陽

（1987年5月20日－29日）

碎想之一。趙紫陽狙擊倒向陳系的薄一波。碎想之二。站在望夫石上。劣政害於火。碎想之三。「隱惡揚善」律。鄧小平開始質疑趙紫陽。出埃及記。花草的氣息。

二十九，陳雲大殺回馬槍

（1987年6月9日—20日）

碎想之四。趙紫陽失分。陳雲大殺回馬槍。薄一波、彭真抵制趙紫陽。薄一波再顯一打一拉的精湛政治技巧。碎想之五。與不在場者的對話。離婚就象退一件商品一樣。對得起這片風光。碎想之六。恨不得唾自己一口。

三十、奪了鄧力群意識形態領導權

（1987年6月25日—8月18日）

玉泉山輕霧彌漫。平淡如風。鄧大人再次表示對紫陽不滿。奪了鄧力群意識形態領導權。紫陽被迫幹髒活。慶功宴上有人哭。謊報「軍情」。新聞封鎖。救官不救民。借火發財。悍官猛於虎。火線升格。孫大人隔山觀火。

轉型期中國的一份「病歷」

一、「老人」、「瘋人」和「病人」

雖然心裡不承認，但梁任公也難否認，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是個「老人」。「老大嫁作商人婦」，可見還是個老婦人。老得幾乎什麼事都做不了，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死（「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少年中國說》）。

沒有被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人大概都有親身體驗，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個「瘋人」。當年那個中國老婦，或許嫁了個洋商人，弄到一副巴黎特產、莫斯科轉銷的特效革命牌返老還童藥。一劑猛藥下去，「新中國」，或者說，「少年中國」，更有中國特色地說，是「紅衛兵中國」誕生了。遺憾的是，實際上誕生的不過是個「天山童姥」。老婦聊作少年狂，狂久了，很難不瘋。

也許是癲狂消耗了過多的能量和體力，也許是治療瘋病的精神藥物產生了副作用，後毛澤東的中國病了。換句話說，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是個「病人」。什麼病？兩大病癥：一是左右搖擺癥，二是「皇儲」難產癥。

說到搖擺病，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有體會：今天爲四五平反，明天撤西單民主牆；今天呼籲科學的春天，明天搞思想戰線座談；上午眉飛色舞，闊論解放思想，下午聲色俱厲，疾

言堅持什麼原則；上周還號召改革開放膽子再大一些，本周就宣佈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手軟；春天裡百花香，政治體制改革的高調唱了又唱，秋季裡眾芳歇，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反再反……

至於難產病，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皇儲死嬰」作證。現在說「第三代領導核心」，這顯然在暗示，都當過總書記的胡、趙兩人，都不算代，入不了廟堂，享不了廟號。因爲他們當總書記時，「班」（可讀作「玉璽」）還在太宗鄧天子手裡，他們沒有接著。

搖擺癥是新疾，難產癥可是舊病。毛澤東只左不右，從不搖擺，很像一只向左邊追咬自己尾巴的狗，原地打轉轉，永遠追不著，於是，它認爲，那尾巴是一個遠大理想，值得終身爲之奮斗。但搞得他心力交瘁的，還是皇儲難產癥，從劉少奇，到林彪；從鄧小平到華國鋒，個個難產。仿佛他「生」下「太子」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掐死。等到他老得病得連「太子」那軟嫩的脖子都掐不動時，「太子」就存活下來了。可見，那存活下來的「皇儲」，不是因爲他脖子硬，只是因爲老皇帝指力衰，沒有什麼好牛气的。皇儲難產癥，是中共王朝的遺傳性疾病，代代難免，時至今日，仍然無藥可治。

1986 年 3 月，我從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入總書記胡耀邦設立的書記處辦公室工作（該機構在胡耀邦下台後改爲中央辦公廳調研室），親眼目睹了胡耀邦和趙紫陽被「掐死」的整個過程；而這時，左右搖擺癥也發作得特別厲害，整個中國像患了瘧疾一樣，忽冷忽熱，有時伴隨著痙攣和抽風。我以日記的形式對這些發病過程作了簡要記錄，整理成這本書。它起自 1986 年 3 月 25 日，止於 1987 年 8 月 18 日。讀者可以把它當作那個時代的「病歷」來讀，也可以把它當作「六・四」的病因來

讀。讀完這本書，你或許不同意我的診斷，但你不能否認一個基本判斷：中國有病。「人有病，天知否？」

二、病因動力學

這本書的「主人公」（如果日記也有主人公的話）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陳雲和鄧力群。前三者構成了那個時代眾所周知的「鄧胡趙體制」，後兩人結成的是難爲外人道的「陳鄧聯盟」。前者是中國 80 年代改革開放的主發動機，後者是那個時代抱殘守缺的核心堡壘。前者是在朝的執政派，是主流派別，後者是在朝的反對派，是異見分子。這兩派之間的較量、妥協、再較量，再妥協，直到「鄧胡趙體制」完全崩潰，直到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死一囚，是鄧小平王朝宮廷故事的主線索。

但是如果沒有兩條副線，就不能理解，爲什麼執政派沒有斗得過反對派，主流派輸給了異見分子？爲什麼鄧小平派別完了，鄧本人沒有完，仍然是中共的第二代教主？爲什麼給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後一擊的，居然是他們的導師和主帥鄧小平自己？還不能理解，爲什麼會有學潮，而學潮爲什麼總能引發上層政治地震？爲什麼 1986、1989 兩次大學潮，結局都是兩任總書記下台？

這兩條副線，一條是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另一條是改革釋放的民意在中國政治生活中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先說第二條副線。如果用極其簡化的框架來分析當時中國的政治光譜，可以說，陳鄧聯盟是左派，鄧胡趙體制是右派（左右的概念均按中國新傳統政治思維方式來理解）。而在鄧

胡趙三個人中，胡在人道主義方面更右一點，趙在西方體制方面更右一點，鄧則靠中間一些，有時還左右搖擺。

但是，如果引入被改革開放釋放的主流民意，則無論胡還是趙，都不夠右了。當時中國主要有兩個民意表達渠道，一是媒體，而是街頭。媒體民意體現的是知識精英的意見，他們呼籲人道主義，要求精神寬容。街頭民意主要是上街游行的大學生的訴求，他們向往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特別反感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街頭民意表達的高潮就是兩次大學潮。

民意肯定是對陳鄧聯盟的致命挑戰，但對鄧胡趙，則既是挑戰，也是支持，更可能是呼籲。因此，對民意，陳鄧聯盟利用他們掌握的意識形態手段，格殺勿論；而鄧胡趙，各人的感受不同。鄧小平感受到的主要是挑戰，因爲他與胡趙相比，更偏中間一點；胡趙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呼籲和支持，因爲按照他們的本性，如果不是陳鄧聯盟的制約，他們的改革開放原本可以放得更開一些。這樣，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鄧與胡趙的共同點多；而在如何對待民意的問題上，鄧小平與陳鄧聯盟有比較接近的立場和利益。

這就涉及到上文牽出頭來的第一副線，即鄧與他的接班人之間的微妙關係。接班問題是世界上所有非君主非民主的獨裁政體的致命問題，毛澤東晚年的折騰，與他不放心任何一個接班人有很大關係。鄧小平與他相比，有很大進步。他實行權威雙軌制，實際權威一軌，名義權威一軌，自己執掌實際權威，將名義權威讓給他選定的接班人，先是胡耀邦，繼之趙紫陽。他希望在他生前將實際權威並給接班人，自己完全退出政壇和歷史舞台。他想把權力交接班問題，提前到生前解決，避免死

後政治動蕩。但他自己解決不了的是這個政體的頑癥：第一把手或稱「僭主」的安全飢渴癥，他也不難幸免。

僭主操心的安全有兩個方面，一是生前的權力和生命安全，二是身後的遺體、子女和「廟號」安全。他最擔心的是生前被他的副手兼接班人搞下台，也擔心他死後自己的接班人背叛自己的思想和政策，鞭屍貶名，子女遭殃。因此，他對自己的接班人的聲望、思想以及對自己的忠誠度極其敏感。當民意呼籲人道主義、精神寬容和自由民主時，鄧小平就非常關心胡趙對民意的態度。如果他們支持民意，他們的民望會上升，而對自己的忠誠度會下降，他因此感動不安全。他會覺得，他們如果不在他生前取政治領袖權力而代之，也會在他身後取精神領袖地位而代之。

這樣，鄧小平只能閉一只眼睛睡覺，胡趙也只能閉一只眼睛睡覺，因為他們都要對付可能來自兩個方面的打擊：鄧要警惕來自左的方面陳鄧聯盟的打擊，還要警惕來自右的方面胡趙與民意聯盟的威脅。所以，他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而胡趙既要警惕陳鄧聯盟的打擊，還要警惕來自他們統帥部的內部打擊。鄧小平打擊左時，有胡趙與之聯盟；打擊右時，有陳鄧為之奔趨，所以他能左右逢源，同時，也造成了鄧時代的左右搖擺癥。

胡趙被陳鄧打擊時，鄧小平可能相救，被鄧小平本人打擊時，就沒有人能救他們了，因為他們幾乎不可能在思想和政治上與陳鄧集團結盟。這就是他們的悲劇來源。他們必須兩線作戰，必須橫著站，但他們，尤其是胡耀邦常常意識不到這一點，他總是背對著鄧小平，向前衝鋒，結果，他的致命傷都在背上，如果不是鄧本人打的，便是別人借鄧的手打的。

鄧小平出手的時機，往往是民意高漲，並且明顯敵視他的時候。陳鄧聯盟注意到這一點，並且發現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動力學：他們越左，越反動，反抗他們的民意就會越高漲；民意越高漲，鄧小平就越可能與他們結盟，親手刺殺自己的接班人。而鄧每刺殺一次，他自己的胸口也會流血，他的力量也會耗光，因為接班人難產。

這就是他們堅持反動的政治策略，這就是當時中國政治的最大病癥：反動有利可圖。左派堅持反動刺激學潮，改革派的領軍人物鄧小平在學潮和反動陣營之間，與反動陣營臨時結盟，猜忌甚至拋棄自己的接班人，是這本書要講的故事，也是胡趙悲劇和六四悲劇的根源。

三、道與謀

這麼說，是否意味著中共兩代皇儲的悲劇是難以避免的？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歷史很難假設，但我還是愿意冒一個險：假如胡耀邦和趙紫陽更精通一點所謂政治權謀，他們面對的可能是另一種結局。

粗略地說，在本書 5 個主人公裡，胡耀邦是共產黨的良心，趙紫陽是共產黨的頭腦，鄧力群是共產黨的手段。胡耀邦富有人道主義精神，同情弱者和平民，對醜惡現象和官場腐敗有難以自持的義憤。趙紫陽擅長經濟決策，思路清晰，頭腦冷靜，欣賞西方制度。而鄧力群則堪稱權謀大師，在越級提拔幹部以培養死黨、專門起用坏人以斷其退路、讓忠順者得到一切讓「叛徒」走投無路等權謀方面，當世無人能比。江澤民先生後來只試用了其中一兩招，已經獲益非淺。只可惜改革派有道無謀，保守

派有謀無道。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到的中國的不幸。道與謀沒有統一在一個人身上。

但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就是鄧小平。鄧小平是有良心的，雖然不如胡耀邦的良心那樣動人，否則他不會撥亂反正；鄧小平是有頭腦的，雖然不像趙紫陽的頭腦那樣西方化，否則他不會發動改革；鄧小平是有權謀的，雖然不如鄧力群的權謀那樣等而下之，否則他不能與陳雲集團周旋那樣久。正因為此，在本書的 5 個主人公裡，唯有他立於不敗之地。在中國歷史上，非道謀兼具，不能成千秋偉業。有道無謀者危矣，常身首異處，但能流芳百世；有謀無道者恥矣，雖享盡榮華，卻留万世罵名。

有一件事可以對比一下鄧小平和胡耀邦各自在政治上的功力。1986 年 9 月中旬，耀邦向小平匯報即將召開的六中全會情況，耀邦對小平說：「會上有可能挑明，可能有人發難。」這有人，當然是指陳鄧集團的人。小平回答說：「挑明好，表決嘛。」決議經過幾天討論修改後，9 月 28 日召開六中全會全體會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趙紫陽等都坐在主席台上。胡耀邦主持會議，問與會者有沒有新的意見。問了兩遍後，陸定一和万里先後發言，主張從決議稿中刪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而楊尚昆、余秋里和薄一波馬上發言，反對刪除這句話。接著鄧小平作長篇發言，說這個提法不僅現在要保留，將來二、三十都要保留。李先念、陳雲跟著講話，堅定表示要保留反自由化的提法。

從事情的來龍去脈看，似乎是鄧小平玩弄了胡耀邦，因為他告訴胡不怕挑明，要表決，結果他自己卻站在了胡耀邦的對立面。但細一想，第一，鄧說要挑明是不是取消「反資產階級

自由化」的提法？這個提法是鄧提出來的，他能打自己的耳光嗎？鄧所謂的挑明，更多的是防止陳雲和鄧力群往決議裡塞自己的私貨，反對改革；第二，挑明的時機，是不是要在大會上，是不是要在鄧小平和陳雲都在場的時候？這時候挑明，如果大多數老同志不同意，鄧小平就上了梁山。果然，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楊尚昆，他最能揣摩鄧的意思。他作爲鄧當時的第一心腹，反對取消反自由化提法，擺明了是要犧牲胡耀邦，保鄧小平。鄧小平在陳雲、李先念發言之前，搶先講話，表明態度，體現了他把握時機，爭取主動的功力。如果陳雲先說了話，鄧就失去了主動權，同時就失去了對全局的控制權。

胡耀邦是個好人，但确實不能說是一個老練的政治家，他可能永遠也老練不起來，那不是他的信仰。在他賦閒後，有個晚輩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之類的書，他憤怒地拒絕了，說他永遠不讀那種東西。他不拉幫結派，也不保護自己的人，眼睜睜地看著鄧力群對他玩淸君側。他謙虛謹慎，不固執己見，但在政治決策上也不夠強硬，他今天向全國發文免鄧力群的職，明天就在陳雲的質問下又發文收回成命。事情很簡單，你不硬，鄧小平就暴露在對手的火力之下，就像嘴唇短了，牙齒就暴露給寒風一樣。這不能不說是鄧小平最後放棄他的另一個原因。我們都愛胡耀邦，正因爲愛，他常常讓人爲他捏一把汗。

瞿秋白在就義前寫下了一篇肺腑之言：《多餘的話》。他在文中寫道：「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胡耀邦和瞿秋白在某一點上有共同之處，他們都是才子。才子型的人，是不適合搞政治的。他們太多愁善感，重審美感，輕胜負心，有才情，不實用。但人類幸虧有這樣一些誤入歧途的政治家文人，使政治尙可讓人忍受，

有時還有些美感。歷史上有兩種人，一種人是道德楷模，另一種人是成功典範；前一種人是天上的白雲，後一種人是河上的橋樑；沒有白雲，人間便沒有了精神的旗幟，沒有橋樑，社會便不能正常運行。

胡耀邦是天上的白雲，人間的污點夠不著他。

2002 年 8 月 20 日與美國華府

第一部分

鄧小平發動政治改革

一，在廣東調查

1986年3月25日，廣東珠島賓館4號樓2號房

被餓出來的牢騷

告別妻子和不知道告別是什麼意思的小女兒，隨同周傑同志登機飛往廣州。不知道從何時開始，飛機上取消了午餐，只給一塊磚一樣硬的米糖，餓得我頭直發暈。下午1點半到廣州，近3點才吃上午飯。

取消午餐該不是什麼改革吧。其原因或許是物價上漲，機票價格相對固定，照舊供應午餐會虧本；或許是供應不供應，對民航的營運和工作人員既不帶來多大壞處，也不帶來多大好處，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照舊有人坐飛機，而且照舊有人拿錢還坐不上飛機。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為了避免損失，他們原可以賣飯，另收錢，這樣也不至於餓壞旅客。但是這樣做能給乘務人員帶來什麼利益嗎？不這樣做，她們會被解雇或遭到其他損失嗎？都不會。在利益和損失既定的情況下，人類的競爭力就不會被用來爭取上進或多做工作，而是變成了盡量少幹活的競爭。這是導致整個社會的禍害－－「怠工病」的根本原因之一。

廣東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王石、接待處副處長候偉城到機場接我們。禮節從簡。晚飯後驅車游覽了一下市容。廣州這個城市我並不喜歡，可能是氣質上不同的緣故。

晚間，周傑同志與安平生（雲南退下來的書記）和廣東省委副書記（分管理論、思想）謝非，以及經濟學家王琢談話。

請省委司機去接王琢時，他頗有怨言。我感到這一切像是在演戲，互相應付。

整個機制運轉起來很勉強，很吃力，互不配合，像要垮掉似的，使人擔憂。

不讓別人想，人們都養成了不思考的習慣，生活中許多不合理的東西，有些只要舉手之勞就可解決，就是沒有人想到，想到了也沒有人解決，都指望上頭。

但從周傑的談話中，我看到，人們對我國問題的認識開始切中要害了，比如，他談到了用股份化來解決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

3月26日，深圳迎賓館

深圳是不是泡泡糖

早晨醒來，窗外有鳥兒鳴囀，啁啾滴溜，使我睡意頓消，心裡清爽。昨夜，似乎還聽見了陣陣蛙鳴。

這兒是珠島迎賓館，座落在珠江中的小島上。環境清幽，樹木參天，四處有鮮花盛開，有杜鵑花，茶花，芒果花，還有人參果樹，木棉花樹，等等。更多的花草樹木我叫不出名字。時下正值廣州的多雨季節，已經多日連陰小雨了。早起出來散步，空氣十分濕潤，呼進去真捨不得吐出來。淡淡的雨霧裊繞

在樹叢中和珠江上，樹葉和花瓣上滴下點點水珠。四處還有棕櫚樹和芭蕉，有一種濃郁的熱帶雨林氣息。

好久沒有聞到這種氣息，沒有聽到這麼清麗的鳥鳴，這麼撩人的蛙聲了。

早飯時，周傑又談到昨天飛機上不供應午餐的事，而且機上的報紙是 5 天前的，雜誌是 85 年的。他認爲，在民航工作的大多是幹部子女，尚沒有養成爲別人服務的習慣。這有道理。

8 點鐘驅車去深圳，省委宣傳部研究室主任周聖英和省委辦公廳接待處的一位幹部陪同我們前往。周傑的工作很認真，在車上還和周聖英談廣東的精神文明建設問題。

中午 12 點到深圳。下午 3 點半去游覽市容。看了深圳火車站聯檢大樓。極其豪華，投資 1 億多，是香港一個資本家出的錢。爲了盡快收回投資，並讓港商得到微利，決定每個進出海關的人，要交數元手續費。結果引起公憤，說是過境收手續費，世間無偶。於是又改回來，不再收錢。這一改，使港商不想再投資，建了一半的另一棟樓已經停工。這種多變的政策不止這一件。廣州新建一座海珠大橋，是集資建的。每輛過橋的車輛都要繳費數元。新橋如此，舊橋也開始收費，激起群眾怨聲。於是新舊都作罷。一個內部材料提到，一個日本藝人要到中國演出，官方答應允許 20 萬人觀看，藝人籌集了一大筆錢。結果，官方又通知他要減少到 1 萬觀眾。日本捐款者認爲是藝人欺騙了他們。原來答應在首都體育館演出，後來又拒絕。日本藝人事先製作的全部道具、布景統統作廢。如此多變，使日本人嘩然。多變來自決策人的輕率，也來自有決策權的部門或個人互不通氣，還由於只要某個關節行使了決策權，就使你整個決策失效。

參觀的另一個地方是國際貿易大廈，50 層，是目前國內最高的建築。建這樣一棟大廈，絕非易事。

昨天廣東著名經濟學家王琢和周傑談到，深圳是好大喜功的產物，是花架子。這種評價未免過於偏激。這樣一座城市，看了是讓人動心的。短短 5 年，一片荒灘上拔起了這麼廣闊的一帶樓群，而且各具特色，國內少有，世界也罕見。這不是作畫，更不是吹泡泡糖。但是，對這一切也不能評價過高。這個深圳，是在全國支持下建起來的。這樣大一個國家，只要不惜代價辦一件事，總是可以辦成的。

深圳的樓群還使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共產黨也並非搞不了現代化，只要下決心辦一件事，是可能辦好的。關鍵是，我們的體制和黨的特點常常使我們容易偏離建設的正確軌道。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農民革命成功的損失是雙重的：一方面輕視知識損害了社會的正常運行；另一方面，這幾十年，正是現代化發展最迅速、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歷史時期，而偏偏在這時，人材斷代，讓一批文盲和低能的人管理政府和城市。

---

3 月 28 日，深圳迎賓館

見得人和見不得人的

眼花繚亂，十分疲憊的兩天。昨天實在找不出一點時間寫日記，已經接連兩夜過深夜 1 點睡覺了。

迎面而來的語言、概念、笑臉和握手太多，來不及思考，只能略記其事。

27日上午首先到愛華電子公司。3年前我來過，看到的是神采飛揚，動作誇張的創業者。現在我看到的是神情沮喪的大樓和滿臉困乏的人們。產品（電腦）積壓兩千萬，開始談思想工作。兩年前，車間一派緊張景象，充滿迅速動作的沉默。現在，語言多起來了，到處是稀鬆。

接著去電子集團公司，它下轄全深圳的 117 家電子子公司。人不多，看來草創伊始，尚有一股生氣。他們想把電子工業變成外向型，想了不少點子，準備爲世界市場拾遺補闕。

下午的座談，令人喪氣。宣傳部系統的六位領導者，說不出一點有用的思想，全是些官樣文章。而且我發現，那位水平最低的部長，官氣最足。也許，官氣與水平是成反比的。他還列舉了大量的令人頭痛的數字，數字是掩蓋一個人分析能力缺乏癥的良藥。

晚上，分管市委思想工作的常委鄒爾康來見周傑，談了點看法，比較零碎，但有一點情況有價值：深圳的勞動生產率人均6萬元，國營企業3萬元，合資企業6萬元，外資獨資企業9萬元。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麼，小學生也明白。

兩位《紅旗》雜誌的駐深圳記者也來談情況，引起了周傑的鄙視。他們說不出東西，還提出一些荒唐的問題。紅旗那幫人，著實讓人高興不起來，其頑固和「左」傾，一般人難以想像。

一方面是無意義的公開座談，另一方面是有實質內容的私下活動。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市委副書記兼副市長周鼎輪番來找周傑，各懷己見，各有所圖。他們的談話一般都背著我。他們知道，周傑可以直通耀邦同志，即使告不倒對手，也不要讓上面聽信對手的一面之詞。

28 日上午去參觀寶安縣南岭村，說是精神文明建設的典型。聽了介紹，還不明不白，到幾個工廠一轉，就淸楚了。這個村人並不多，創造的產值倒不少。1984 年人均收入 3527 元。其實，比他們賺得更多的是香港老板，香港人利用內地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土地，爲自己加工產品，種植蔬菜和花果，或養魚。香港人再拿到香港和國際市場上銷售，利潤豐厚。南岭人再從內地雇佣更廉價的勞動力，全村雇佣近兩千人。這就是現實，用不著多愁善感。發展只能是漣漪式的。在世界經濟舞台上，一步落後，步步落後。這時談論平等，當然是廢話。

---

4 月 2 日，汕頭市委招待所

何如微服私訪？

近幾日來，毫無寫日記的時間，除了參觀，聽冗長的匯報，就是整材料。時間表排得太滿，差點兒累壞了。周傑今早到吃飯時還起不來，一直睡到中午，耽誤了去參觀汕頭經濟特區。

汽車奔馳在深圳至汕頭的公路上，沿途所見，風物田園，頗見新鮮。蚕豆已經結出長莢，過冬小麥已經黃熟，有的已被收割，躺在地裡。山上時而整齊地排列著一串串罐子，還有碑石，想必裝的是死者的骨灰。我們 3 月 31 日離開深圳，下午到惠州市歇足過夜。惠州有美麗的湖，湖中有堤，堤上有蔥郁的樹木。據說，蘇軾曾被貶到惠州爲官，此堤爲他所修。看來，政績不如文名。

1 日早晨驅車往潮汕，中午在陸豐午餐。晚 6 時到汕頭市。惠州境內景物比較蕭條，一入汕頭地界，人煙就稠密起來。車過一座小鎮，街道泥濘難行，路人不堪，滿街污穢。一出鎮，車路又寬平。這就是條塊分割的直觀現象。修公路的不管城區街道。車到蒲寧，幾十里街道綿延不斷，十分熱鬧。看來，此地不喜住樓房，一家一個小院。牆是乾打壘的，刷上白色石灰，飾以黑邊，有廟宇似的屋檐、窗楣裝飾，頗似唐代建築。

右車窗時有一片片海灣掠過，想挽留也不可能，讓我惋惜。於是聯想起一連串讓我憂慮的事，剛才意氣飛揚的愉快心情，漸漸沉重起來。我唯有在心情沉重時，才能思考一些較爲深沉的東西。愉快，是一種有用的心理狀態，但許多忘形而輕浮的事情都是在愉快心情中釀造出來的。

這些天，基本上都是在上層活動，走馬觀花，聽許多經過精心炮製的無用廢話。一次交談中，陪同我們的省委宣傳部的周聖英說，中央領導同志視察地方總是一路說好話，怕批判地方，這對工作有什麼好處？這有道理，但在這種情況下，上面來的人怎麼可能取得批判地方的資格呢？讓你聽的和看的，都是按上面要求虛構的。談成績，是你喜歡聽的；談問題，是要向你伸手的，電不足，錢不夠，外匯額度太少，等等。況且，好吃好住，盛情款待，你能批判什麼？群眾是怎麼想的，全面情況怎麼樣？都不得而知。所以，我同意聖英的意見，在我們這種條件下，最好的辦法就是微服私訪。但這種方式既吃苦，又不安全，一般領導是不願試的。

當然，也有例外。我們在深圳大學和蛇口工業區就聽到一些有用的思想。深大的畢業生得自找工作，不包分配，這是根本性的。校方根據這個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勤工儉學的情況使

人振奮，幾乎學校的一切工作和服務都是學生在操持，校長辦公室還有兩個學生秘書。學生還組成了「自律法庭」和學生銀行。學生對傳統的發工資方法進行改革，以前是財務人員從銀行領回現款發給領薪者，領薪者根據收支情況，又把一部分現款存入銀行。現金流了一個大圈子，浪費人力和時間。深大學生把所有職工工資按月全部存入銀行，自動計算利息，儲入電腦，職工需要用款時，即去支取，用多少，支取多少。這類似於外國的信用卡。這一個小小的改革，使我很高興。中國就需要這樣踏實的進步。

蛇口的頭兒袁庚，是一個有個性有見地的老頭。據說，以前是交通部的一個人事局長，到香港招商局工作幾年，可能對他的思想有很大影響。他說，「我外出歸來，一些人走很遠的路去迎接，下雨還爲我打傘（說到這兒，我看了看周傑，他微笑不語。那些在他下車時，勇敢地伸出手，遮擋在他頭上，怕他的頭碰到車頂的人不知道是否也屬於類似情況），這些人是真的愛我嗎？恐怕未必。可能是怕我，怕我有權。」他得出結論說，權力如果不受限制，可能毀掉一大批人。不好的制度會使好人變壞。因此，他特別強調人的素質和幹部制度。其實，更根本的是政治制度，當然，他當時不敢說。

二、初涉政治體制改革

4月8日，廣州珠島賓館10號樓

一個未遂的心愿

已是深夜23點15分，身體又不適，其他事另記，先記晚間在中國大酒店的一些印象。

中國大酒店試圖以古色古香爲特點，色調古暗典雅。一入大廳，是瀑布般垂挂的玻璃吊燈，宛如水流直下，驟然冰結。侍者躬身相迎，頗有禮節，但看上去生硬做作。

餐廳在三樓。中方總經理和外籍總經理候於門前。入小餐廳，飲「妃子笑」美酒，有鹿筋、海蝦、粟米香芋露等佳餚。有三男兩女忙來跑去。男女侍者衣著華美，整潔服貼，革履絲領。倒顯得我們這一班黨政幹部十分寒酸。這大概是目前中國社會的一個特點。某些方面向世界先進水平看齊，比如高級賓館；而社會的絕大部分不可能在短期內提高那麼快，於是，便出現了種種反差極大的奇怪現象：彬彬有禮的服務者，動作唐突的被服務者；衣飾考究的服務者，冠帶不整而拖沓的被服務者；服務者落落大方，教養有素，被服務者舉止失措，侷促不安。人們應當了解，金錢和權力不等於教養。

有一件小小的趣事。在大酒店上廁所，有一侍者在。剛要方便，他態度生硬地提醒我站近些。事畢，他揮手讓我出去，我表示要洗手，他不耐煩地只給我一張擦手紙。我既不像富翁，也不像權貴，他一定以爲我是來蹭方便的。

飯後參觀酒店的元首客房、西餐廳、健身中心、舞廳和康樂球場，還有花園、網球場和游泳池。可以說極備人間豪華，我不敢相信人類怎麼享受得起。我不禁想哀嘆人間的不平。只要人類有一個健全的制度，確保第一流的人材位極尊榮，我沒有意見。我只是擔心，有些平庸之輩竊據要位，享盡榮華，但

也幹盡蠢事。我還想，如果讓我一生貧寒而年邁的父親在此享受一夜，我也平生無憾了。

4月9日，陰，珠島賓館10號樓

隨從的待遇

又聽見鳥鳴，又聽見蛙聲，又是這芬芳的空氣，蔥郁的樹木，沁人的清晨……

三次來廣州，都住在省委機關，卻是三個不同的地方。第一次住在東湖西邊的招待所，尚可，有衛生間，但四壁空空，是下等的客房。那是 1983 年；第二次住在東湖東邊的招待所，更是寒傖，一盞 25 瓦的電燈，一張沒有人寫過字的裂了縫的桌子，塵土很厚，窗戶有關不嚴的可以伸出五指的縫隙，正值 85 年初冬，夜間很冷，不敢通過長長的走廊，到另一頭去上廁所。一個傍晚，晚霞升起，夕陽西沉，東山湖一片橙色的暮靄，大榕樹探身湖中，倒影清森。不遠處有長虹般的橋，伸向西邊一帶美麗的地方，那兒有叢叢翠竹，幽暗的樹林，有翹起的飛檐，白色的牆壁，宛如一片仙境，使我著迷。我匆忙走到橋頭，想遊一遊「仙境」，被一名士兵攔住。好說歹說，還掏出工作證，證明我這樣一名中宣部的大員，絕不會謀害什麼人，他才放我到橋上走了走，但絕不許踏入「禁地」。

而如今，我就置身在這片「仙境」裡，有繽紛的落花，姑娘們甜美的笑臉，如鼓的蛙鳴，片片碧水，有綠草垂池……是

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或許，我的身份突然高貴起來？都不是，只是當了一個貴人的隨從。

初探「怠工癥」

今天開了兩個座談會，上午是省委宣傳部的三個部長來談，亂無頭緒，談不出什麼思想。有些有趣的情況。他們抱怨現在有些政策互相打架。又要出版、文化部門以社會效益爲重，又要它們上繳稅利。其結果，自然是紛紛關門倒閉。你要它們以社會效益爲重，你就不能要它們的錢，還要相應的投資；你不能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還有一件事，充分說明我們的面子主義。最近在香港舉辦中國書展，廣東省把所有參展的圖書都重新裝幀一遍，重新排版，重新印刷，所有的書都是特制的。人們把這叫做「人民幣展覽」，因爲每種書都花去好幾萬元。結果，從印刷、裝幀到紙張，還是比人家差得遠。自己的讀者可以虧待，但絕不可虧待了外國人的眼睛。

不僅面子主義盛行，重名主義也很盛行。不管你是什麼東西，只要有了好聽的「名」，什麼長，什麼主任，什麼研究生，你頓時身價百倍。而你的真實品德，你的才華和實際才能，又有誰賞識？以品德聞名於世的，也必須得到什麼官兒的認可。他們談到一個作家，已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但由於只讀過初中，現在必須去補習高中文化課，不然就不承認他是知識分子，一切待遇都成問題。重名主義使能幹的人不在其位，消極怠工。所以，它是一種嚴重的「中國病」——「怠工癥」

的根源之一。重名主義還使名位貶值，導致職稱和職位的「通貨膨脹」。

干擾香港電視

座談快結束時，周傑同志問他們對干擾香港電視的看法。對此，我們沿途所到之處的幹部群眾都有強烈的不滿反應。1983 年之前，有一段時間當局對看香港電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83 年反精神污染，當局命令百姓全部拆除收看香港電視的魚骨天線。結果，白天天線不見了，夜裡又蘑菇一樣地從屋頂上長出來。沒有辦法，只好對香港電視台信號進行干擾，弄得國內電視也看不清楚，搞得怨聲載道，只好暫時作罷。事情鬧大了，就好解決。這種「過正」才能「矯枉」現象，成了中國的一種極端糾錯機制。不少基層幹部也學會了。不管上面的決定是否正確，只要不合自己利益，要麼頂著不辦，要麼就順著你的決定把事情辦得一團糟，讓你自己撤銷原來的決定。這也是「中國病」之一。

---

4 月 10 日，多雲，廣州至北京

航班趣聞

說不上喜歡廣州，真要告別了，也有些難捨。上午近 11 時驅車去機場，準備乘中午 12：45 的飛機飛往北京。托運行李時，超重 30 公斤，要我去付超重費 45 元。這 30 公斤，恰好等

於我們買的香蕉、廣柑的重量。在廣東買這些水果，每斤便宜約 4 毛錢，共便宜 24 元，但國家卻不得不爲我們多付 45 元超重費。從社會效益看，這事幹不得；但從我們自己的利益看，這事要多幹。

站在安全檢查口的一班穿制服的男女，儼然凶神惡煞，驅趕著我們這群小鬼。

「別抽煙了！」

「掏出鑰匙！」

「你怎麼搞的！」

每聲斥責，都會引起一陣慌亂。好不容易逃到飛機上，可敬的航空小姐宛如討債女郎，臉上毫無表情。我真想用指頭捅捅她的臉，看是否蠟做的。

「你怎麼不進去？」一個尖銳的聲音刺過來。

我趕緊放好包坐到座位上。送茶水了，輪到我的是一隻漏水的杯子。送禮物了，每人一隻三用鑰匙環，有小溫度計，還有小指南針。我的指南針總是指向西－－它一動不動。我的同伴、周傑的秘書老梁勸我去找空姐換一隻。空姐給我出了個好主意：「這是工廠生產的，你找工廠去吧！」態度還算和藹，沒低於淑女的標準。我也盡量表現出紳士風度：「好的，我再買一張飛機票，到工廠找他們去！」

飛機開始下降，耳膜不好受，盼著快點發塊糖果嚼嚼。嗨！真來了，我伸長脖子巴望著。可惜，恰好發到我前面三排時，小姐轉身走了。她有什麼急事要辦？身體有恙？飛機著陸，我走下懸梯時，才發現她安然無恙地站在那裡。

驅車進城時，我發現公路兩旁的樹木已經枝葉繁茂，千萬條柳枝在春風中牽弋，還有淡黃的迎春花，粉紅的榆葉梅。我

輕輕打開車窗，一股春天的氣息撲面而來，使我非常愉快。才短短的半個月，我走時，樹枝尚未吐綠，如今已春意盎然。

4月15日，寒風仍在肆虐，春花在瑟瑟發抖

騙子問題

晚飯後散步，進玉（書記處辦公室副主任）和我們討論社會中的騙子問題。中辦要發一個處理騙子問題的通報，想分析一下產生騙子問題的原因。我認爲產生騙子的原因在所有制和官僚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重名主義。這是一個騙子得其所哉的社會，幾乎所有人都在用不同手法欺騙。下級官僚利用職權向上級官僚行騙。

我們社會最可怕的還不是騙錢騙物的人，而是騙權的人。其實，只要有耐心，權力是當前最好騙的東西，既不要真才實學，又不要道德廉恥。我原來所在的中央宣傳部理論局有個副局長，就擅長點騙權術，可惜不夠高明。溫元凱要想請理論局鄭某向中宣部長朱厚澤轉達問候，並要找朱談一次。那位副局長聽到匯報，截留這信息，自己去找朱，還不讓鄭某參加。童大林要鄭某向朱厚澤建議召開「雙百方針」30 周年大會，童是鄭的朋友。副局長聽說，又將此變成自己的關係，直接去找朱，絕口不提他人。他想騙取的就是上級的欣賞和信任。

4月16日，日麗風暖，春光無限

萬府門前綺思

中午隨孟曉蘇上他的辦公室談事。孟是萬里的秘書，辦公室在萬里的院子裡，院子在中海的西側，與陳雲家的院子相鄰。我乘他取材料的時候，打量了一下這座院落。有長長的回廊，數進院子，一式畫棟雕梁的王府式建築。靜謐而安詳。孟的辦公室前有一株花事極盛的海棠樹，是有名的西府海棠，粉白色花，團團簇簇，很少有縫隙。許多小蜜蜂異常忙碌，上下翻飛，在花蕊上陶醉輕薄。怪不得深閨中懷春的少女面對春花會頓生惆悵，會有無名的憂愁。在這樣芬芳的時節，面對如此飄溢著春情的海棠，你總要停下匆忙的腳步，總要發出長長的嘆息，你想得到又想付出很多東西。你想寫詩，想動情，想收到幾張署有芳名的錦箋，想約會，想寫一封辭藻華美的信給什麼人……總之，你想愛與被愛。如果此時，你什麼也得不到，沒有人給你寫信，也沒有人讀你的信，那心情……想想林黛玉吧，想想「藏在深閨人不識」的玉人吧。當然，如果像萬里這樣的人突然賦閒，獨對西府海棠，那晚景，怎堪與外人道？所以，像他這樣的人，人生中的重中之重，當然是保權……呵，曉蘇來了。

4月17日，晴

耀邦的憤怒

耀邦同志看到一份材料，是《北美日報》刊登的一位記者的報導，說北京旅遊公司「一日五游」騙人，把旅客拉著轉一圈，帶到肮髒的小飯館吃飯，司機與該飯館有默契，多拉客，有回扣；而且多拉一個人坐直升飛機，司機可回扣兩毛錢。於是，司機想盡辦法勸游客坐飛機……耀邦看完大怒，奮筆寫道：「查查此事是否屬實。爲什麼有些情況，我們自己的黨組織就反映不上來，要靠記者，甚至要靠外國記者？這種日子如何過得下去？請注意，我們的辦法不多，行動上的一般化，來自思想認識上的一般化。黨的幹部不要再象和尚那樣，上上下下，只會念『阿彌陀佛』」。從這裡，本來可以引出某些結論，比如，給中國的新聞以適當的自由，加強信息反饋，嚴格監督幹部等等，可惜沒有。

---

4 月 18 日，陰，傍晚有雷電，零星小雨

政治改革是戰略佈局

上午進玉讓我考慮一下政治改革問題。十三大有可能將此作爲一個主題。他讓我看《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草稿，文件一開始就提到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是我國的戰略佈局。這個文件將在今年九月至十月間的中央全會上通過（雖然如此，文件上已經寫上了「一致通過」的字樣，不可能不一致通過，這是無產階級政治的特點）。但進玉說，文件定稿時，會不會還保留這樣的提法，很難說。不過，我們應當早作準備，先搞點材料。近幾年我們在政治改革上做

了些什麼，蘇聯東歐國家情況如何，西方國家的一些情況，我們的一些設想，等等。他說，經濟改革國務院那邊研究得比較多，我們很難超過他們。研究政治改革可能是我們的優勢。過了五月節，就搞一個政治研究小組。

前警衛局長的國罵

午餐桌上，退下來的警衛局局長問我們看今天的人民日報沒有，上面有白紀年寫的一篇文章《清除政治生活中的封建遺毒》。看來，他很反感，又不明說。他又十分憤慨地提到人民日報「大地」副刊，說竟然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封建主義的東西相當多。

「他媽的個混蛋，」他罵道，「發表這樣的文章的編輯應當撤職！」

我知道他說的是哪一篇文章，那是上海雜文家馮英子寫的，對首長一出動，就前呼後擁，戒備森嚴，讓百姓迴避的做法提出批評。

「連起碼的事實都不顧，北京地區從 82 年以來，就沒有搞什麼戒嚴了！」他嚷道。

作爲前警衛局長，他的憤怒可以理解。但我想到的是另外一層，他除了關注自己的處境之外，怎麼就不多想一想呢？我愈來愈感到，不少在首長身邊工作的人員，除了無條件服從和使人感到有條件的舒服之外，看不出有更多的長處。而這些人，智力比別人低，權力比別人大，這就危險。他們經常隨心所欲地辱罵那些天才的作家、藝術家、理論家和記者，批評他們的作品。他們根本不了解這些精神生產的精微和偉大，細致

和複雜。批評是粗暴的，還沒有達到理性的最低要求。而他們的批評卻往往影響首長的態度和決策。在目前，批評人，特別是批評有進步思想的人，不會給他們帶來多大壞處，還可以表現自己的立場堅定。所以，批評別人成了一種時髦。

---

4 月 21 日

疲憊的胡啟立和附和的王兆國

下午約 3 時，啓立、兆國召集書記處辦公室人員開會，討論啓立的五一講話稿。全總的兩個起草人也出席。我們上午已討論過，由進玉談了修改意見。

看上去，胡啓立相當疲憊，昨天剛從上海回京。兩眼微紅，很少專注地看人。一忽兒埋著頭，托著額，似在瞌睡；一忽兒頭枕著椅背，兩眼斜視天花板。這種作風與傳說中的周恩來的作風不同。周無論在什麼場合出現，總是神采奕奕，不露倦容（雖然他很累），而且總是專注地聽別人講話，眼睛深邃地看著講話的人。我想，作爲一個領導人，在工作的時候，特別是在面對下級時，任何時候都不能顯出漫不經心，甚至疲憊不堪的樣子。

啓立就講話稿談了幾點意見。談了我們黨幾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從這條道路中引申出來的幾點認識，要改革，要開放，馬克思理論要發展……都是對的，有些有用的思想。但缺乏新意新話，尤其是看不出自己的個性。如果與五一講話聯繫起來，則更是文不對題，幾乎對講話起草人沒有實際的啓示。接

著，他對講話稿文字與措辭提了幾點意見。問題不是提得過大，就是過小，使人不得要領。

討論過程中，王兆國也有些插話，大多是附和啓立的話，也沒有聽到精彩的論述和明晰的條理。

我一直到今天都還不太明白，是什麼機制把他們推到了現在的位置上。我感到擔憂。一是爲中國改革前途擔憂；二是爲他們自己的前途擔憂。如果改革要有前途，這些人就可能沒有前途。唯一重要的，就是看他們能否有效地集中專家和思想庫的思想。

三、準備成立政治改革研究小組

4月23日

耀邦家有唐三彩

日本一個名人到中國西安旅遊，訂購了一匹唐三彩馬。回日本等了近半年，不見東西來。最後寄來的馬缺了耳朵，沒有馬尾巴。那個日本人寫信要求寄一隻馬尾巴來，結果寄來一隻馬腿。禮物是送給日本前首相的，不敢馬虎。他只好請日本人幫助修理，花去了十幾萬日元。最近，他在中日民間友好人士會議上嚴肅提出了這件事。他說他痛感中國缺乏辦實務的機構和組織。與其說許多空洞的友好語言，不如實實在在辦一兩件實事。此事在國內引起廣泛注意。《人民日報》登了報導，《國內動態清樣》也作了反映。今天，我在《參考消息》上又

讀到這則消息。我感到羞恥。辦實事的機構不是官方能建立起來的，它是民間企業和社會組織長期生長的結果。

午餐桌上，耀邦的警衛人員說，耀邦聽到這件事後也很生氣。耀邦說，不就是一匹唐三彩馬嗎？把我家那匹拿去給日本朋友。聽後我一驚一乍亦喜亦憂。耀邦有痛感，捨得自己的唐三彩，我驚且喜矣；可是耀邦家有多少東西經得起官僚主義者破壞、葬送呢，我乍且憂也。國家之大，也經不住折騰，何況耀邦的家當呢？得想別的辦法。

4月24日

向西方馬克思主義回歸

給陳進玉抄稿子。他花了一天多時間，就拿出了胡啓立的五一講話稿，寫得不錯。提到了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其他同志也同時在起草，進玉可能不放心，怕自己不動手誤事。付印的可能就是他自己的稿子。

晚上到北京大學，繼續參加經濟體制改革報告會，今晚分組討論。新鮮東西不多。可以說，已經沒有什麼改革方案沒有提出來過。現在重要的是怎樣才能實行，如何從理論上闡述。

陳坡坐在我身邊。「我要找朱厚澤談談，」他說，「我們不可能拋開馬克思主義，但必須拋棄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第一步要回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回到民主的自由的馬克思主義，離開列寧式的專政和集中的馬克思主義。走到這一步，其它好辦。」

製作美麗的水晶鞋

陳坡的話表明，我們正在成熟起來。明白無誤地表達自己的意圖，是孩子們的事情。政治和軍事的共同之處是，間接路線。我們先不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蛋糕，先要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夾心餅。但只要走出這一步，他們就會一直走下去。這就是說，要爲領導者們製作一雙改革的水晶鞋，只要他們穿上，就會象「紅菱艷」中的舞女一樣，永遠跳下去。

4月25日

先在「根據」上推動政治改革

一進辦公室，陳進玉就要求我幫助查找小平同志一段話的出處，其中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看來，是要尋找政治體制改革的權威根據。我又請人找。結果，一共找到兩段論述，都明確談到「政治改革」。中國人從來不做沒有根據的事，即使是總書記。

往日的明星將暗淡下去

北大老師和老同學請我們幾個回校參加討論會的校友吃晚飯。今晚是第一輪討論的最後一天。厲以寧教授要我講 15 分鐘。我從商品經濟要求的角度，談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我

說，自然經濟社會主要靠血緣和政府調節和維繫，家長和官長是那種社會的明星。今天，我們搞商品經濟，昔日的明星將暗淡下去，新的明星將升起。新星是從市場機制的地平線上升起的，它們是企業家。社會的支點將從官場遷移到市場，官位將貶值。我還提到，要使我們的行政工作有效率，就要在官場上建立一種類似於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機制，一種快速反應的獎勵機制。此外，機關運行將靠法律來調節，而不是由人的愛好和品德來調節。

---

4 月 27 日

一位省委秘書長的長吁短嘆

晚間去看望山西省委秘書長張長珍，談起山西政局，他長吁短嘆。

他說，山西的幹部群眾再也振作不起來。三中全會後上台的幹部，如今紛紛中箭落馬。省委書記李立功是一個做官做成了精的人。近幾年來，他沒有提出一條改革建議，如何發展山西經濟，也沒有拿出一點好的意見。他心思沒用在這裡。他知道，要做官，不靠這些。真功夫要下在暗算人、培植親信和巴結上級上。那些愛出風頭，飄然高升的人，也最容易倏然隕落。只要這些只會當官，不會幹事的人把持在那裡，山西就看不到希望。

李立功絕不會打出與中央不同的旗號，而是用你的旗號掩護他自己的勾當。你提倡什麼，他跟你吆喝什麼，但賣的東西

不一樣。中央要求端正黨風，推進改革。他趁此機會，把不聽話的改革者統統打下去。敗壞的是中央的旗號，實現的是他自己的目的。

中央不知道這些情況嗎？若明若暗。雖然常有人下去考察幹部，但省裡可以瞞天過海。中央下去的幹部，不可能不通過組織關係。一通過組織，省裡的組織就壟斷了你。他給你安排座談的人，異己的一個不讓你見。有一個農民，爲了讓中央下來的「欽差大臣」知曉他的意見，他給近在咫尺的中央幹部拍了一份長達數千言的電報，因爲省裡在「大臣」周圍設置了隔溫層，不讓他接觸到不同意見的冷空氣。張長珍說，即使你見到上邊的人，也不敢談真實情況。你不知道他與第一把手轉彎抹角的關係，他可能把你的話轉告省委書記，讓你糊里糊塗地被賣掉了。

---

4 月 28 日

「風病」

出席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的「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會期兩天，30 多人參加，是北京政治學界的精英。

著名炮筒子于浩成首先發言，會場霎時成了戰場，一片炮聲隆隆。過激的言詞不少。還一時痛快地提出「言論自由」。但理論上，對策上都沒有談出多少深刻的東西。「放炮」可能是學術不自由的產物。禁區太多，不讓研究，使人感到研究了也沒有用。不研究，當然談不出東西。心裡不舒服，總想放一

通才痛快。一遇時機，就不加約束。正如無政府主義是專制主義的產物一樣，「放炮」是學術不自由的結果。

于浩成激昂地抨擊刮風現象。他說：「鬆的時候，幹什麼都行，違法亂紀也可以；緊的時候，什麼都不能幹，正當的事也不能幹。憑『風』辦事，不是依法辦事。」

他這個見解是深刻的，但沒有一個醫生能開出藥方。這種「風病」的產生機理也還不清楚。這可能是組織癱瘓的一個癥候，如同法國人佩雷斯特說的，出現了巨大的政權「真空」。沒有有效的起作用的中間組織機構，或者說，這些組織機構沒有自己明確的目標、正常的功能和獨自不受干擾的運行規律。風一來，所向披靡，不能抗衡。最好的時候只是傳遞信號，沒有獨立處理信號的能力。也可能是組織的層層放大效應。每一層組織表面上都想出色地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上級強調什麼，下級一定要「超額」強調，自然是層層放大，實際上卻借放大上級決定，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或獲取新的利益。

摸透了「風」的規律的人，常常在風鬆的時候，大撈特撈，爲非作歹，等你剎風時，撈得越早的人越沒事；風一緊，他把兩只手插進褲兜裡，什麼也不幹。於是，全國人都唱「大風歌」，都跳「大風舞」。「風派」成了最大的派別或學派。這就是我國的政治周期。這種周期沒有繁榮和蕭條，只有混亂和死氣。風鬆時，大家一哄而上，偷搶共同財富；風緊時，關起門來盡情享用。就是沒有創造財富的繁榮時期。

「風病」大概是人治社會的不治之癥。

---

4 月 29 日

壞透了的「好人政治」哲學

繼續參加「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昨天以遵守時間自豪的嚴家其所長，今天差不多是最後一個到場的。

許多發言者隱隱約約地談到政治體制與政治哲學問題。似乎不同的政治哲學，影響了東西方政治傳統。西方是「壞人政治」哲學，假定當權者是壞人，爲了防止壞人運用權力干壞事，他們發明了一整套制約措施，這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中國人是「明主清官」政治理想，相信或希望當官的都是好人。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給當官的又加上了神聖的光環，得出了一個荒謬的推論：先進的意識形態造就了一個無比先進的黨，這個黨的成員都是「特殊材料製成的」，這個黨執政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都是爲人民辦事的，不可能損害人民的利益。這個政府的決策也是最好的。

於是出現這樣的推論是自然的：「反對我，就是反對黨，反革命。因爲我代表黨，代表政府，代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實際上，貪官有的是，拿不出有效辦法，只好採取三種下策：一是維護「好人政治」哲學，千方百計掩蓋罪惡事實，封鎖消息；二是搞好「清官典型」，鞏固人民的幻想，也教育官員學好；三是在問題特別嚴重時，「殺一儆百」。「清官」難遇，貪官當途。王亞南的門生孫越生把「好人政治」稱爲最低層次、最無能的官僚政治。

我想說，所有的制度，都應該是根據惡制定的，而不是根據善制定的。根據惡，我們得到一個善的制度；根據善，我們

只能得到一個惡的制度。西方人說，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用美好的愿望鋪成的。極有深意。

4月30日

耀邦、啟立同意提政治改革，要成立政治改革研究小組

進玉今天告訴我，耀邦和啓立同志已經同意在「五一」講話中提「一個中心（經濟建設爲中心）、三大改革（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他要我爲政治改革多考慮點問題，等三個研究生調來之後，讓我牽頭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小組。我深感責任重大。

5月2日

楊花飛飄

午飯後到中南海邊散步。陽光和煦，微風溫柔；垂柳倒挂，飛絮如雪。使人想起「昔我去時，楊柳依依。今我來歸，雨雪霏霏」的佳句，心頭悵然。很早以前，我就把楊花稱爲春天的白發。「楊花飛時百花休」，又一個春天老去，這於我是第31個春天了。

告別美好的事物，總是難受的。又正因爲美好，總是要告別的。所以，對愛美和肯思考的人來說，生活本身是悲劇。「不會消逝的不是幸福，沒有痛苦的不是生活。」南斯拉夫一位作家的名言，表明他已窺見生活的真諦。

給習仲勛起草講話

下午 2 時，進玉給我一份習仲勛將於明天下午在團中央紀念五四座談會上的講話稿草稿。稿子是團中央自己起草的。紀念五四早已成了失去內容的形式，而習仲勛的講話就更是形式：團中央需要中央講什麼，就寫什麼。講過以後，就成了中央精神，讓下邊貫徹執行。自己給自己發指示。

仲勛對原稿不滿意，怎麼不滿意，不清楚。據說只有「不理想」三字評語，讓我們辦公室修改。旋即，啓立處轉告啓立意見，該稿不準確處太多。不知道他們喜歡什麼，只好根據我們領會的程度修改。進玉提出了構架，大家同意。

一直寫到深夜。爲了在講話結束處，引兩句漂亮的古詩提神，我翻遍了唐詩。我記得李商隱有一句「雛鳳清於老鳳聲」的句子，未查著出處。打電話請教北大教授王瑤，才得到全聯：「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

四，政治改革研討進入操作階段

5月3日

王兆國管不了水龍頭

飯桌上，王兆國（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常常是談笑風生，沒有架子。一個人能力可以差一些，但必須放下架子。那些認為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的人，至少沒有明智。單純權力的後果是消極的。權力與無知或驕橫結合在一起，後果不僅消極，更可能是災難。位高而近人，是好的，心胸要平坦才行。「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說的可能就是這種境界。

王兆國說他家一隻水龍頭總也關不嚴，長年漏水。請人修了幾次，就是修不好。這說明了權力的限度和中國社會發育的限度。以王兆國權力之大，卻管不住自己家的水龍頭。當然，他真要下決心，自己的水龍頭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但別人家的水龍頭呢？一個只靠權力整合的社會，肯定有許多自己都補不好的裂縫。

書記處討論政治改革

下午，周傑同志（中辦副主任兼書記處辦公室副主任）向我們傳達書記處會議情況和幾位主要領導同志的講話。在書記處會議上，國家和黨的領導人沒談形勢，談什麼呢？興之所至，想到哪說到哪。什麼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啦，找不到故宮設計師的名字啦，如何與香港上層人士打交道啦，當然還有十三大會議問題，政治改革問題，等等。

十三大討論什麼？不知道，沒有人拿出主導意見。政治改革改什麼，怎麼改，也不清楚。但首長們對進行政治改革的必

要性有清醒的認識。耀邦說，沒有民主監督，就要腐敗。啓立說，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就沒有政治上的清廉。常有些好的音節，動聽的樂句。可惜，不是氣勢宏偉的交響樂，而是漫不經心的隨想曲。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書記處決定要進行政治改革。

傳達完了，大家討論辦公室下一步開展政治改革調查研究的計劃。先開一系列座談會，再找一些單位編輯一些資料，給各國使館發電，要求搜集一些情況。然後組織專題調查組進行調查研究，最後形成總體改革思路。

5月5日

中央如何決策之一：「我並不統治俄國」

下午，兆國同志召集議事會，辦公室全體業務人員和秘書局正副局長，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溫家寶、周傑同志，啓立的兩個秘書出席，討論下一階段中央的會議安排、文件安排和工作部署。六中全會怎麼開法。六中全會要通過兩個決議，一個是精神文明決定，另一個是關於 13 大召開的通知，怎麼起草。還有政治改革問題。宣傳部要開會，組織部要開會，統戰部要開會，文聯要開會，等等，等等。明天還要討論下一步書記處會議安排問題，政治局會議安排問題……

我突然覺得腳下輕飄飄的。呀，我們這群人在決定中央討論的問題！我們安排什麼，他們討論什麼。如果他們一直不吭聲，我們就要一直安排下去。我這才相信了沙皇尼古拉非常沮

喪地說過的一句話：「我並不統治俄國，成萬的書記員在統治。」俄國的書記員的素質可能是好的，是經過選拔、考試和嚴格訓練出來的。我們這些人行嗎？我總感到，包括我在內的這一群人的素質，連一家企業都可能辦不好，卻要就治理這樣一個 10 億人口的大國發表意見，行麼？我不免暗暗爲那些盼著上面拿出高明決策來的人們生了許多惻隱之心。

5月6日

中央如何決策之二：「政治局會議還沒有找到內容」

今天繼續召開議事會。秘書局長徐瑞新談了一系列會議佈局：書記處將繼續聽取有關部委的匯報，主要是與群眾生活密切的部門，還想找一些省來匯報，匯報什麼題目，沒有定。談到每月一次的政治局會議，他說五月份沒有內容。兆國說，可以談農村整黨，也可以談別的。好像我們已無事可談，天下太平。險惡的潛流在深層涌動，我們卻在水面上蕩著輕舟。我們當前面臨著一系列什麼問題，問題的性質如何，改革在什麼地方遇到阻力，爲什麼一連串的動作連遭失敗，機構精簡，企業改革，機關和企業工資改革，整黨和這一次端正機關作風等等，不知道爲什麼不考慮？

中央如何決策之三：一票否決：不民主，也不集中

政治局無事可談，也許另有隱衷。兆國說：「有些事，一交政治局討論，七嘴八舌，反而幹不成。咱們也不搞表決，15個人，8 個人贊成應該就幹。但只要有人提不同意見，就拖下去了。「而且，提不同意見的，還並不是政治局委員，而是那些列席人員。」真代表具體利益的是他們。這也是耀邦多次感到頭痛的所謂行使黨內否決權問題。題目並不難，15 個人，8 個通過就幹，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但卻總也算不出政治上的答案。既有一點民主，又不表決的制度，可能是世界上最沒有效率的制度了。

中央如何決策之四：不止一個中央

談到書記處要討論經濟改革的大事時，兆國馬上制止，「我們可以了解，提不提到書記處會議上討論，由國務院定。以往有過經驗教訓。紫陽不希望到書記處或政治局上討論這個問題。」紫陽也許正是出於否決權問題考慮，不希望別人否決他想幹成的事情。

兆國還說：「改革中的理論問題，是中央最關心的。」我們提出，可以開理論務虛會。他笑了，挾了挾寬邊眼鏡，從椅子上站起來，「你問周傑，我們提得還少嗎？誰來主持？請社科院，打了三次電話。他們說沒有這個考慮。請中宣部嗎？朱厚澤不錯，下邊也得有人幹哪！」最後確定，鼓勵地方上先突破，寫文章。實行「官民並舉，官帶民，民促官」的方針，爭取把理論務虛會開起來。

有一些蛛絲馬跡表明，耀邦、啓立和兆國這邊的工作是很難做的。有一些禁苑，他們不能涉足，一是國務院，二是意識

形態。可以敲敲邊鼓，鼓心有別的槌子敲。有幾個禁苑，就有幾個中央。他們互相制衡嗎？是，也不是。其實是互相掣肘。制衡是一個制約另一個，不讓它走上邪道；掣肘是一個妨礙另一個，不讓它走上正道。

中央如何決策之五：親戚的國家

據說，這是匈牙利一位作家對自己祖國的稱呼，是他一部著作的名字。用在匈牙利，也許不甚合適，但用在我國，就貼切得多了。我在會上談到，我們目前的幹部制度，不甚完備，封建時代的某些官制頗值得我們考慮，比如迴避制度。兆國頗有同感。他說，有一個山西幹部對他說，終明清兩代，只有兩個山西人在山西當縣令，其餘的縣令都是外省人來做的。而如今，幾乎所有縣委書記都是本省人或本縣人。連省委書記都惟恐是外省人，專門挑本省人當。中組部副部長曹志說有一個市開常委會，一位常委發言說，「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見」，此類事並不罕見。我們是兄弟姊妹七姑八姨的國家，不，是一個家族的國家，全國上下的裙帶，像國旗一樣飄揚。

中央如何決策之六：治國四法

「黨抓工作，一個是文件，一個是會議。共產黨會多嘛！就是要抓好這兩個。」王兆國說得很坦率。

其實，不只這兩個。還有批示和談話，可合稱爲治黨治國四法。

黨很健忘。過去說過什麼，憲法中記載了什麼，重要文件中闡明了什麼，一般都毫無用處。特別有用的，是某領導人最近和某人的談話。如果是最高領導，這往往是一個時期政策的基本點。其次是批示。批示有終審裁判的效力。一個什麼冤案，一個久拖不決的難題，一經領導批示，就會迎刃而解。說領導的筆，是鋒利無比的利刃是相當貼切的。

一篇談話式講話，是一個時期的「精神」，是產生一個文件或一個會議的源泉，也可以說是一部短期有效的不成文「憲法」；文件，就是根據這部「憲法」起草的具體「法律」，會議便成了通過「法律」的「立法會議」。這種情況直到那個領導人重新講一篇話爲止。如果他很長時間不講話，以前的談話新鮮勁兒一過，全國上下都不知道該幹什麼好。

以談話代替憲法，文件代替法律，批示代替司法審判，總之，以治黨之法代替治國之法，不可能不搞運動，不可能不刮風，也不可能不左右搖擺，不可能有法治和政策的連續性。

5月6日

基層如何工作之一：軟阻抗與橡皮牆

今晚和馮侖一起去看利川，他在河南輝縣當副書記，剛回京。他談到一些情況，很有意思。

輝縣有一個玻璃廠，1985 年因故停產待料，全套設備毀壞，中心爐維持費每天約 2000 元，一直燃燒保溫。但只要一停燃，爐子就要報廢。就這樣持續到今年 3 月。利川根據群眾反應

的情況，召開現場論證會，決定停燃，另建新爐，並決定追究原廠領導責任。沒有人說同意，也沒有人反對。他寫了一個意見，送呈縣委書記。書記欣然接受。但過了一個月，利川催問處理情況，無人知曉，問那個書記，書記說已經批轉有關方面。

有個鋼木廠的副廠長辦喜事，大操大辦，動用全縣各單位吉普車一二十輛，分文不付，收受賀錢甚多。利川想抓住這件事教育一下人們，便責成紀委處理，不見動靜。於是寫了材料，讓縣委書記批示。書記說抓得好。可是一個月過去了，不見下文。催問，書記說，已批轉紀委。問紀委，說不見有什麼批文。

這算什麼？算你遇到了「軟阻抗」，撞上了中國產「橡皮牆」。這堵牆不硬不軟，不前逼，不退讓，不會讓你頭破血流，總是讓你回到初始狀態，回到起點。管你有多少銳氣，多少正義感，撞上幾次，包你雄心消減，狀態低迷。這牆說無也無，只要你正經事不幹，混日子，搞飯吃；說有便有，如果你不滿現狀，想幹點好事，卻觸犯了什麼人的一點利益。可以設想，上面兩個廠長與縣委書記的關係非同尋常，只是表面上你看不見。

基層如何工作之二：開會等於分攤責任

利川還說，縣委常委開會很少能解決問題。只要一涉及到一些棘手的事，會場上便一片沉默，連咳嗽聲也比往常稀少，雖然混濁的刺鼻煙味比平時更濃。叫誰去幹？沒人願意幹。縱然有人想幹，誰來拍板？沒有願意拍板。他們原本不是為了承

擔責任才當官的，當官是要撈好處的。一次會議議而不決，下次再議，一直議到事情不存在爲止。

「開會，等於分攤責任。」利川說。

5月7日

兆國、家寶渴望真信息

下午兆國主持討論信息問題，準備改善黨的信息系統。兆國對秘書局起草的東西不太滿意，未能指出當前信息工作的問題所在，也沒有提供改善的辦法。

我說了幾句話。一是信息也是利益，一些省市之所以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利益所在。要想得到真信息，不能只靠黨的正常渠道。二是假信息不如無信息。無信息至多是不決策，假信息會導致錯誤的決策。

我向家寶耳語，建議專門成立小組研究此事。家寶當即在會上提出要成立小組，兆國贊成。他和家寶負責，要我也參見。

5月9日

中南海的雨後美景

早晨等人來開會，得暇觀賞中南海雨後清晨的景致。

這是無數美好早晨中的一個，空氣明淨，台階上的幾叢海棠格外蔥綠，瘦小的牡丹已放出幾朵顏色各異的小花。遠處，中海的水泛起粼粼細波，略呈青紫色的天際，襯出白塔的倩影，像我兒時反覆把玩的畫片。

此時的景色和心情，用文字表達不清楚，只覺得心裡有某種感覺在流瀉。剎時間對美的滿足之後，是某種空虛。大自然把多少優美的顏色、聲音、形狀、韻律和結構，還有氣息，無數次地奉獻給人類，而我們忙於種種，無暇顧及。社會的弊病比大自然的美麗奪去了我們更多的注意力。我總有一天會爲此追悔莫及。

又一陣清風從中海吹來，我感到些許涼意。我叮囑自己，要記住這個早晨，這微含魚腥味的湖水的氣息，這青紫色的晨光，還有海棠葉尖滴下的晨露，落在草地上的那難以分辨的聲音……

5月13日

《海國公主》怎麼進的中南海

「……她忠於愛情，寧願不可能與王子結婚，也要變成人形去見他。王子一心等待那個救了他的姑娘，而海國公主又不能說出她就是那個姑娘，否則，王子就要喪生……」

我很納悶，一貫在餐桌上不苟言笑的陳進玉，怎麼今早大談起浪漫的愛情故事，更納悶的是向那個對愛情已沒有多少興趣的郝建秀談？

等到進玉給中辦管理局局長打電話時，我才明白：

「……我在餐桌上給建秀同志談到這個劇，她有興趣……你也看過，是吧？怎麼樣？……我和你看法一致，是一出難得的好越劇……在懷仁堂演一場怎麼樣？……好，由你定吧！」

原來是這麼回事。浙江某縣越劇團把安徒生《海的女兒》改編成越劇，效果很好，在杭州、南京、上海等地演出獲得好評。這次進京演出，想到中南海懷仁堂演一場，就算是成了正果，被「欽定」過了。進玉是浙江溫州人，他們走門子來也。

5月14日

胡啟立談政治體制改革調研計劃

周傑傳達了啓立同志對我們辦公室關於開展政治體制改革調查研究計劃的意見。他說，「題目太多太泛了些，怕抓不實。不是先有模式再改革，而是解決現實困難，現實問題，逐步摸索，逐步完善。計劃要有行動感，實踐感。要抓政府機構設置問題。戈爾巴喬夫砍掉了幾十個部，精簡掉十幾萬人下企業。我們行不行？指導思想要解決，光撤廟不行。趙東宛（當時的人事部部長）有人在研究，我們可以調他們的材料看，可以找他們談。我們也可以談意見。當然還要抓黨的機構設置問題……

「黨管幹部，各部委管多少，管什麼，組織部門管多少？現在批幹部，都是閉著眼睛批，都不認識，仲勛（習仲勛，當

時的書記處書記，分管幹部）不認識，組織部不認識，閉眼睛劃圈……」

「福建省有位同志給小平同志寫信，說我們的工作重點要抓好省部級領導人。我們要有省部級第三梯隊名單，要掌握一批人，要熟悉幹部。」

「現在的幹部根本減不下來，精簡一次，增加一次。」

他談的不是什麼政治體制改革，頂多是幹部制度和機構改革。

---

5 月 14 日

我喜歡趙紫陽

沒有和他私下談過話，我還是喜歡他。

「農村整黨不解決黨員雇工問題」，這是趙紫陽斬釘截鐵地對薄一波說的。

在關鍵問題上，他從來不讓步，方向明確，原則堅定。

胡喬木等人借批年輕人崇拜西方經濟學，向經濟改革潑冷水。「批經濟學上的自由化可要小心，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紫陽予以堅決拒絕。中國經濟學如有發展，應當歸功於他。是他多次首先使用有爭議的西方經濟學概念。

一般情況下，他只管幹活，一些議論只當蚍蜉饒舌。但涉及大政方針，絕不退讓。這次就是。一些人早就想拿雇工問題開刀。這次薄一波也許聽了什麼人的話，向耀邦、紫陽匯報農

村整黨問題時，要整黨員雇工，雇工的黨員不予登記。果真如此，農村的改革形勢勢必遭受挫折。

「如果在這次整黨中就對有雇工問題的黨員不予登記，勢必引起大的震動……」紫陽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

他進一步指出，「隨著中國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力進一步提高，在農村工業、服務業、商業、運輸業、種植業新品種試驗等等方面，必將出現更多的個人經營和私人經濟……如果不允許雇工，將會阻礙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

他還提到，通過用不同稅種限制私人經濟消費，同時，鼓勵擴大投資，對大規模私人經濟進行參股。這些表明，紫陽已經成長一個成熟的領導者。

令人欣慰的是，耀邦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五、溫家寶地位上升

1986年5月18日

貓兒刺

今天整理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改革討論會」的材料。

上午，進玉修改為李鵬起草的紀念「抗大」50周年的講話稿。他邀我出去走走，說要討論一個問題。

我們沿中海東沿向北走。晨風清涼，柳枝牽曳，陽光在湖面上玩弄無數小金幣。

到西苑門，門內擺著兩大盆裝飾性的植物，仔細一看，原來是貓兒刺！不知道它的學名叫什麼。每一片葉子都長滿了尖尖的刺，成星狀。看上去，雖不賞心悅目，倒也不污景觀。記得小時候，和哥哥上山砍柴，砍得最多的就是這種貓兒刺。缺少保護的手腳，不知道被它們扎出了多少小血孔。貓兒刺很好燒，剛砍下山就可以當柴禾。它燃燒時，像澆了油一樣，火焰象爆發出來的，很旺，很亮，很熱烈，它一邊燃燒，一邊啪啪作響。當時家門前種了一小塊菜地，周圍的籬笆多用貓兒刺護上，雞往裡鑽時，一碰上貓兒刺，就會縮回來，貓兒刺能透過羽毛，刺到雞的身體。

現在，老家有煤燒了，不再有人上山砍貓兒刺。但它對於我兒時的貧寒之家，幫了大忙。現在突然看見它，覺得格外親切，彷彿見了親人。它雖然出身微賤，但在缺少植物的北方，卻被請進了宮廷。地位雖然不同，滿身的尖刺依然如故，決不因爲有高貴的目光投向它，它就變得像溫柔的紫羅蘭。

陳雲讓耀邦啟立受挫，小平讓喬木賦閒

散步回來，進玉和我談了幾句當前的情況。我們都對中央黨校的狀況不滿，它成了教條主義的保護層，外殼非常堅硬。

「啓立本來要當中央黨校校長，但是……」進玉說。

我知道，陳雲那裡沒有通過。書記處去年末已決定免去鄧力群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職務，讓王兆國接任。電文已發到各省，第二天卻緊急收回，陳雲堅決不同意。

他們爲什麼那麼硬朗，那麼有底氣？有蘇聯。蘇聯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是他們手中晃動著的並時時想出示的王牌。蘇聯不改革也挺好，我們爲什麼要改？蘇聯是社會主義。陳雲一聽到否定蘇聯就不舒服。北大老鄉張炳九認爲，和越南打，製造三個障礙，是鄧小平的高招，他不想和蘇聯和好，不想讓保守派利用蘇聯壓國內的改革派。此論雖可疑，但中共高層對蘇聯持有不同態度是真實的。

蘇共 27 大一召開，改革呼聲日高，陳雲及其一幫人便蔫了，像被霜打了似的。據說，小平最近嚴肅批評了喬木，讓他少管閒事，去休養。喬木到了上海，陳雲也到杭州療養。

「蘇共 27 大對他們是釜底抽薪……」進玉說。

我同意他的這個判斷。要不，爲什麼蘇共 27 大一結束，中央書記處就開了兩次會討論蘇共 27 大呢，這是趁熱打鐵，讓保守派閉嘴。

南海漫步

差不多每天晚飯後，辦公室的幾位同志，還有啓立的秘書張宏遵，建秀的秘書翁祥生，都要環南海漫步一圈。

這一天夕陽西下，晚風爽人，我們又嘻嘻哈哈地上了路。這半小時的路程是一天中最輕鬆最愉快的，每個人又恢復到人的狀態。

「有時，我真想在浴室裡吆喝幾聲，又怕離我辦公室不遠的胡總書記聽見。整天找不到人說話，憋屈得受不了……」張宏遵原是《天津日報》副總編，熱鬧慣了，進了深宮，自然受不了。

他的話音剛落，進玉馬上嘻皮笑臉地接上了：「我有個建議，請翁大秘給你找個每天給你打電話的人……」翁大秘的首長郝建秀在書記處分管工青婦，資源自然十分豐富。

「聲音要尖的……」

「要溫柔點的……」

「哈哈……」

這是在過嘴癮。走上一個小山坡，滿地野花，散發著陣陣清香。

「還是野花香呵！」

「家花沒有野花香，是吧？」

「可不要沾花惹草呵！」

「哈，哈，哈……」

這半小時，不談正經事，肆意說笑，宣泄心中積淀。這是鬧市中的一片靜土，禁苑中世俗而又是人的笑聲。

---

5 月 21 日

意識形態第三梯隊

進玉和我討論了關於重視教育等問題，要寫入李鵬紀念「抗大」的講話。

「寫文件要求簡明、準確、妥貼，要經得住推敲，要攻不倒。有些人否定一個文件，往往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當然，要有新意。沒有新意，一個東西就成了廢話和套話。」進玉對我講文件起草課。

接著，他指點我的人生：「要使自己成爲多面手，能說，能寫，能組織。寫理論文章你受過點鍛煉，其他方面還要提高，要寫得準確。中央要培養意識形態的第三梯隊，需要比較全面的人才。」

他是在暗示我的前途。其實，我並不想成爲意識形態的第三梯隊，我對意識形態沒興趣，我想做實際的經濟工作。

出賣「中南海的人們」

午飯後，和宏遵、喬石的大秘陳繼平等人到瀛台散步。見一風塵仆仆的大卡車載滿貨物停在瀛台路邊，有幾個人在卸貨。上前一看，是湖北利川縣來的，在卸湖北利川縣產的煙，煙箱上卻印著「中南海」的字樣。

「從來沒有聽說利川縣產過什麼好煙……」我嘟囔了一句。

「要好煙幹什麼，不管什麼煙，打著『中南海』的牌子，在中南海都能賣得掉。」繼平說。

這使我想起中南海商品部賣過的種種煙酒，各種物品和紀念品，很少有名牌產品，大多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的東西。

「爲什麼會這樣？」我問。

「嗨！有人在中南海唄！要麼是爲家鄉謀點利，幫助銷點產品，要麼有別的關係，還有的說不清楚……」繼平感慨道。

這就是權力與金錢的「結晶」，它不可能產生先進的東西。他們這是在出賣中南海，用神聖包裝兜售劣質產品。他們還是小人物，只能賣賣中南海，誰又能擔保那些大人物不去賣國呢。

5 月 22 日

百分之五的人想起黨

下午全室開會，研究起草一個聯繫群眾的文件。

進玉說，中央領導聽北京市的一個調查匯報，說在被調查的人員中，只有 5%的人在遇到困難和急事時找黨組織，其餘的人都找親人和朋友。黨不受歡迎到如此地步，大概讓領導人十分吃驚，所以要起草一個文件，要求黨的領導和組織密切聯繫群眾。進玉說，文件要寫好，不能一般化。

我表示，不論文件是否寫得一般化，都解決不了問題，因爲不密切聯繫群眾也不再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當然，不會因爲我發表了唐突的意見，文件就不起草。工作交給了黨群組的李任仕，讓他先拿出提綱。

5 月 23 日

中國沒有新聞的原因

昨夜北京市百貨大樓起火，《經濟日報》破例在未經什麼人批准的情況下，率先報導了。今晨中央台在新聞節目中播了這條消息。

這一下捅了馬蜂窩。

首先在飯桌上大罵的是鄧力群的秘書劉中海，附和者一片。

「這樣的消息發它幹什麼？」劉中海高聲嚷道。

「是呀，中央和北京市都還不知道情況……」

「我們都是聽廣播才知道的……」

「況且，情況沒有完全弄清楚，損失多少，事故原因……」

我這才明白中國沒有新聞的真正原因。不要小看這些人，他們可不是在街談巷議，可不是主婦饒舌，這些首長的秘書們的意見最容易變成命令。

他們懂新聞嗎？不懂。但他們有評點一切的嗜好。

剛剛出現的一點生氣，新聞界少見的生氣，很可能像一柱光亮有限的香一樣，就這樣被折斷。

---

5 月 24 日

政治改革應從發達地區開始

家寶今天主持周六的議事會，主要談政治改革的調研問題。他已準備接替兆國任中央辦公廳主任。

一些中央領導同志有一種擔心，怕政治改革涉及重大問題，所以一再強調要從中國國情出發，從具體問題出發。

啓立同志的秘書楊仲瑜談到一個很好的觀點，經濟改革首先從落後、貧困地區開始，人們活不好才要求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可能情況相反，首先從發達地區開始，人們生活好了，才

想到民主等問題，他的這個觀點得到了證明。蛇口和上海就率先全國進行了幹部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

機構病之一：惰性癥

討論中，我想到一個問題，精簡機構爲何收效甚微，有一個原因就是法國思想家佩雷菲特在《法蘭西病》中所說的，「一切大機構，都愈來愈不是爲它的任務而存在，而是爲了它的人員而存在。」這可以說是百試不爽的規律。

機構一旦存在，要撤掉它很不容易。中宣部幹部局原來是管理整個思想界局級以上幹部的。書記處於 84 年決定改革幹部管理體制，一級管一級，中宣部不再管自己部門以外的幹部。任務不存在了，幹部局應撤銷。但是，不，他們寧可整天聊天，下棋，打撲克，也不愿散伙。中宣部教育局也是如此。成立國家教委後，教育方面的一切工作都由教委管。這個教育局卻不愿壽終正寢，它要爲自己的人員繼續提供廟宇。

即使動用強力撤了某個機構，它的幽靈依然不散，不是借屍還魂，把一個新機構變成舊人員的集結點，就是復活過去的僵屍，重新恢復原有機構。

---

5 月 25 日

朱厚澤：他們不知道當今誰在做「皇上」

誠德隨朱厚澤（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部長－－今注）赴上海、武漢歸來，我去看他，聊了一些情況。

「上海人已經在喝今年的新茶了，清香撲鼻；而武漢人還在喝陳年老茶，似乎還有點霉味……」

這是厚澤在武漢精神文明討論會上說的一句俏皮話，差點引起風波。會議結束時，武漢市委副書記引述這句話代表市委作了自我批評，說武漢的工作與上海相比，差距很大。

上海文化發展戰略討論會，讓所有與會者振奮，都在呼喚和諧氣氛，創造融洽的討論問題的環境，洋溢著才氣，蒸發著朝氣。我就聽到嚴家其從上海歸來興奮不已地盛贊這個會。可武漢人討論精神文明問題，還在大談商品經濟的消極後果，談純潔性，談反自由化，甚至談反精神污染……整個氣氛與當前的形勢蹩擰。

「他們這些人，」歸途中厚澤對誠德說，「不知道當今誰在做皇上……」。

說得好。下邊有許多人真的不知道誰在中央真正掌權，中央的主流派是誰。一聽到一點「精神」就跟，也不明白這「精神」是怎麼出來的，是不得已而爲之暫時讓步，還是非主流派叫嚷出來的。話又說回來，這能怪下邊嗎？似乎又不能只打下邊的屁股。前些天，向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等人通氣時，傳達今年 1 月 2 日書記處討論理論、文化、電影電視問題的紀要，文中還大談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言辭相當嚴厲。向下傳達的文件，大多是折衷的產物，像一個肥胖過度的女人，無法讓人把握住她的脈搏，只有「老中醫」才能看出門道。這不苦了下邊的人？皇上不只一個人，似乎誰都可以到金鑾殿上坐一坐。難怪地方官員不知道當今皇上爲何人了。

晚間嘉波、新艷夫婦來，都說要出國。北大有能力出國的人都走了，這是在放血呵。

5月26日

機構病之二：雞多不下蛋

國家計委機械局 6 個幹部給委黨組寫了一封信，爲計委工作效率之低感到憂慮。下邊一個項目報上來，一年半載批不下來，有的近兩年沒有下文。有的報告寄來後，找不到下落。公文在許多機關（包括計委）長途跋涉，旅途艱難。有的京外單位，文和催辦的人一同到京，文不批人不走。你上班他到辦公室；你走他才走。文轉到哪兒，人追到哪兒。今天《工人日報》披露，有一個單位爲了建一棟樓，報批近三年，沒有結果。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像造成老母豬不育癥的原因一樣多，但有一條可以肯定，機構越多，工作效率越低。有了一個機構，就要有權力。權力的象徵就是「批准」。每一道「批准」關，都是一個重兵把守的關卡，雖有關大將軍的本事，也難過關斬將，除非你成噸成車的好東西。只要一柱香燒不到，一道城門關死，你就完了，等吧，「一等」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5月27日

機構病之三：互相別馬腿

爲起草聯繫群眾的文件，今天上午召開座談會，請北京朝陽區、崇文區、通縣和密雲縣的頭兒來談，溫家寶主持。

「『推拖磨』，是當前官僚主義作風的突出表現。有作風問題，也有體制問題……」崇文區委副書記華森說。

「比如，下水道問題，難以解決，你不知道堵在哪裡。院內的下水道歸房管局管，院外的下水道歸環保局管……互相扯皮，互相推諉。」

我想起了公路。我在廣東調查時，坐車路過廣東陸豐縣。我注意到，縣城裡的公路泥濘難行，柏油路面坑洼不平。一出城，又是坦蕩如砥的康莊大道。原因就是城內的路歸城建局管，城外的公路歸公路局管。

如此這般，每個機構都在別另一個機構的馬腿，誰也跳不了。最佳狀態就是原地不動。

6月3日

溫家寶出任中央辦公廳主任

和福今到全國記協，請他們提供一批名記者名單，召開座談會，以便發現合適的人作爲書記處辦公室信息員。

下午王青林傳達中央精神，兆國專職負責書記處的幹部工作，不再兼任中辦主任，由溫家寶接任。溫家寶 44 歲，北京地

質學院碩士研究生，到青海搞過地質勘探工作。當過隊長和地質局長，後調到地質部當研究院長，接著出任地質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耀邦請中央組織部挑一些優秀的部級幹部，作爲中辦主任候選人，家寶是進入最後決賽的三個人之一。決賽是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耀邦讓他們都參加會議的組織和秘書工作。最後，家寶表現最出色，於去年 8 月調入中央辦公廳任副主任。從啓立、兆國到家寶，都是學理工的。據說，兆國有一種理論：學理工的人不愛批評，肯幹活。

六：鄧小平下旨：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6 月 6 日

民主環境「強權」內核＋自由企業

下午到北大，見到同鄉、國際政治系教師楊鳳春。他向我提了不少問題。探討中，我形成了對我國未來政治經濟結構的一般看法。

我的想法是，要把現在已經顛倒的情況理順。我們目前的政治狀況是，專制或極權的外殼，相當無能或軟弱的權利核心。自己做不了決定，幹不成事情，社會上的人也做不了決定，幹不成事情。到中辦來這段時間，我看到，不用說做出使中國改觀的重大決定，就是討論問題、講話或寫文件，連稍微有力的措辭都不敢用，用所謂「準確」的尖刀，閹割掉了許多

有用的想法和讓人提神的表達方式。這種管不住自己的官員，又要管死全社會思想的做法不改變，現代化無望。先進國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我們依然在岔道上徘徊。

我提倡要有堅強的權力核心，有能力把重大決策推行到底。這種「強權」的鋒芒主要指向反對現代化的人們，尤其是指向幹部隊伍內部的保守派和腐敗分子。

同時，要有更加民主的外殼和社會環境，要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學生可以遊行，甚至可以利用這些爲推行現代化服務。

要建立強權內核，就要想盡一切辦法把中華民族的精英輸送到權力機構中來，使衰敗的官場大換血。這個過程已經開始，有些地方在搞第二條用人渠道，還可以搞越來越多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鳳春問我，用什麼辦法限制新的權力，我說主要是兩條，一是輿論，二是自由企業。沒有自由企業，設計再好的政治結構都會變壞，要說制約機制，這是對權力的最根本的制約。只要有了自由企業，我們就不愁沒有民主的未來。

6月9日

清理政治改革歷史頭緒

今天上午，進玉召集我、福今和小姜開會，要整理一個材料，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事情和改革理出一個頭緒來，編一個大事記之類的東西。準備盡快送給

啓立同志。下午，我到中央文獻研究室要來十二大以來的重要文獻目錄，開始閱讀。

6月10日

耀邦囑咐要重視組織宣傳工作

我告訴過進玉，中央組織部要在洛陽召開「第三梯隊討論會」。他當時表示這是重要信息，要派人去參加。最近耀邦囑咐，要特別注意抓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

今天早上進玉找我，說家寶已同意派人去，讓我一人與會。

6月11日

端陽之思

今天端陽，在北方，是一點氣氛也沒有的。不知道是因爲北方缺少河流，還是缺乏對屈大夫的懷念，龍舟競賽很少有。儘管也有粽子，但都在商店裡出售，吃起來，全然沒有蘆葉的芬芳和濃郁的端陽情調。

在故鄉，端陽這一天很是讓人激動。一早起來，就把散發著清苦香氣的艾蒿插在門楣上。之後，合家圍坐在一起，用新鮮的蘆葉或竹葉裹粽子。歡聲笑語到處蕩漾。恪守老規矩的家

庭，午飯或晚飯時是要喝雄黃酒的。據說，喝了這種酒，可以消災弭難，小孩子一年裡肚子不痛。我總是爭著喝。至於它會把誰變成蛇，那不是我關心的。

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龍舟競賽。江中彩龍飛渡，岸上人山人海，萬人空巷。記得 1965 年端陽，我們正在上課，忽聽得江上鑼鼓喧天，江邊人聲如潮。孩子們一個個抓耳撓腮，如坐針氈。最後連一本正經的老師也按捺不住，宣佈放假半天，去看龍船比賽。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看過龍船比賽了。我們村的一條巨大的黑龍船在文革中被砍成劈柴，供值班的民兵夜間燃燒取暖。

今年的端陽，故鄉想必非常熱鬧吧。我上高中時回憶小時龍舟競賽盛況，曾寫過一首小詩，其中兩句是：「老婦簪艾葉掃目，小兒追船粽敲胸」。好多年過去了，對故鄉的那一點感覺依然脈脈的，像門前的江水，時寬時窄，忽近忽遠。

---

6 月 12 日

耀邦政治上「不成熟」一例

繼續閱讀黨的文獻，尋找政治改革線索。看到一些有趣的材料。1982 年，中央雄心勃勃地要對臃腫的官僚機構進行外科手術。爲了顯示決心，小平同志給大家鼓氣「現在一些外國人也在議論，說我們搞這件事看起來要失敗。我不相信搞不成。」這是他一月在中央政治局會上說的。

不久，趙紫陽在五屆人大常委第 22 次會議上作關於機構改革的報告，他說，「國外有些幸災樂禍的人評論說，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毫無希望』的改革。這種預言只能以徹底破產告終。」口徑和小平一致，而且口氣更堅決，對國外輿論的駁斥更有力。

三年過去了，1985 年，耀邦卻承認機構改革完全失敗，機構越精越多，人員增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這一定是事實，但耀邦和事實和外國輿論站在了一邊，卻沒有和小平、紫陽站在一邊。他用事實說明小平和紫陽說了大話，別人可能注意不到，那兩個當事人不會忽略這一點。耀邦就是這樣一個人，敢說真話，但在政治上得罪人，得罪那些他必須依靠的人。

永久的「暫行」

收錄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匯編》一書中的不少文件，都是些「暫行」文件，比如「暫行規定」或「暫行條例」，有「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暫行條例」，還有「國營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等。

說是「暫行」，好幾年過去了，既沒有被取消，也沒有變成「常行」條例。這個「暫」表示多長時間？恐怕找不到答案。可能要永久地「暫行」下去。

是這些條例完全符合實際情況，不用修改，就自動地由「暫行」變成常規條例了嗎？不清楚。更有可能是，這些條例根本就沒有多少人注意過，也從來沒有什麼人認真執行過，它是否暫行，對生活本身不起實質性影響。也有可能「暫行條

例」公布以後，大家忘記了，只有歷史家偶爾能想起來。主張起草條例的人忙別的去了。起草者也許是臨時湊起來的一個班子，現在回各自單位去了。有時我想，我們有些領導人把開會、起草文件本身當做工作。會開了，文件公布了，工作就做完了。至於開會或文件要達到什麼效果，效果怎樣，就不去管它了。

「文件爭奪」與「地盤爭奪」

經常聽到下邊有些領導幹部唱一些不和諧的音調。是他們有意與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唱反調嗎？也許不是。他們試圖從黨的重要文件中領會精神，但是他們錯了，越是重要文獻越不能讓你領會精神。重要文獻的起草往往是兵家必爭之地。像走私集團過海關，人人都想夾帶點私貨。所以，重要文獻又是最不起作用、最曖昧不清，也是矛盾最多的文獻。下邊不能靠這些文件領會精神，上邊也不能靠這些文件實施領導。

今年第一季度的幾個書記處會議紀要，所有談到思想文化問題的段落，都聲色俱厲地批判自由化，還要抵制精神污染，那顯然是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私貨。

所以，聰明的領導者，不把希望寄託在「文件爭奪戰」上，而把主要力量花在人才爭奪和實際地盤爭奪上。最近，好幾撥人輪番到上海，胡啓立兩度到上海，陳雲、胡喬木也到了上海。朱厚澤也去了。據說耀邦說，「你們都去上海，我也要去。」去上海幹什麼？私下做工作。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上海一直是高層政治家必爭之地。往下面跑，是貫徹自己政策意

圖、澄清文件上不清楚地方、實行私下的「面對面領導」的好方式。

6月14日

盤點保守派陣營的四大據點

又是十分緊張的一天。下午 4 時完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改革材料的摘編任務。

進玉找我研究我明天去洛陽開「第三梯隊討論會」要注意的問題：兆國現在分管組織工作，昨天還找我們辦公室人員商量組織工作的改革問題。進玉提出十二個字：「明確方針，熟悉幹部，推進改革」。中組部副部長曹志也提出了幾條，一是老幹部老辦法，新幹部新辦法，老幹部讓位，一切待遇不變，新幹部的職務與待遇相聯繫。如何讓不稱職的新幹部讓位，還缺乏招數；二是所有幹部一到 60 歲自動退休，一個月內接到通知就離職，未接到的繼續工作，不和本人打招呼或商量；三是減少列席黨的常委會的人數，等等。

進玉讓我多注意與上述問題有關的情況，如有可能，回來向兆國當面匯報一次。他再三叮囑，盡量不要發言，必須發言時，說話要注意，要滴水不漏，既談得熱烈，又不露真貨。對中組部的工作不要議論。現在兆國分管，要特別小心。不然，信息一反饋回來，就會降低我在政治上的信任度。

我還和他談到誠德前天告訴我的一些情況。李彥（當時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今注）企圖攔阻在《宣傳動態》上刊登

湖北對啓立講話的熱烈反應，盧之超頂住朱厚澤，不讓理論局《理論工作簡報》刊登耀邦、紫陽與薄一波談農村整黨問題的講話。進玉說，如確實，可整材料。

他還說，大氣候他們動不了。前幾天，發行《陳雲文選》，書記處研究室搞了一篇介紹，與當前改革氣氛相左，上邊小平同志都知道了。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還提到《光明日報》不大像話，經常在一版刊登鄧力群的一些毫無意義的講話，而把小平、紫陽、耀邦等人的講話放到第四版，或放在一版不顯眼的地方，或者乾脆不登。進玉說，一個光明日報、一個紅旗、一個中央黨校，一個書記處研究室，早就想調整了，一直動不了。這一次兆國分管組織，有了條件，但仍有困難。

心裡煩悶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心裡有點煩悶。我對自己走過的路有點莫名其妙。本想成爲一個詩人，走岔了路，去搞理論。剛剛有點眉目，又跑來當「太監」。踮著腳尖走路，捲著舌頭說話。真個是抖抖嗦嗦，戰戰兢兢。這種活法，甚不自在，皺皺巴巴，拘拘束束，像一件塞在枕頭底下的髒襯衣。

心裡不痛快，就拿出自己寫過的詩翻翻。讀著讀著，覺得我的真正價值唯有詩的形式才能體現。寫詩是一件樂事。又翻翻盧梭的《漫步遐想錄》，他的孤寂和憂郁像傳染病一樣感染了我。

6月15日

車上遐想

斷斷續續地補寫完前些天的日記，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了一回兒，匆匆忙忙地告别妻子和熟睡中的孩子，上路了，乘坐121次列車，赴洛陽開會。列車於19點27分發車。

車一開動，清涼的風灌滿了整個車廂。找到我的臥鋪坐下，才發現我剛洗過的白襯衣必須脫下，才能坐得舒服。鋪上的簟子已失去了本色，有一層可刮去的黑膩膩的東西。枕巾也象抹布一樣滿是皺褶，並有一種洗不掉的髒漬。

窗外的風景讓人愉快。兩邊的樹木連綿不斷地閃過，田野裡有忙著收割麥子的農夫，有割倒的麥穗，有收割過的泛著淡黃色的麥田。這種日子麥地特有的清香隨風飄來，讓你神情恍惚，開始回想與田野有關聯的種種溫馨的往事……

天邊薄薄的雲開始著色，東邊的比西邊的更鮮亮。桔紅色的，像少女浴後迎晚風弋起的裙裾。樹木流逝，田莊旋轉，遙遠的天空懸挂不動。愈是眼前的東西愈容易消逝，那些遙遠的星辰永遠在你的頭頂閃爍。

我忽然對眼前的一切感到陌生，對我身邊的某些屬性開始產生疑問。我爲什麼此時一定要在這兒，在這列火車上？我本來也可以在另外一個地方，比如在北京，在江南故鄉，或者和諸多同學一樣，在紐約或舊金山——我可以在這裡，也可以在那裡，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那麼多的人都曾經存在過，而今不存在了——而現在，我在這列火車上，沒有親人，沒有

朋友，沒有我存在過的標志，也沒有需要我繼續存在的跡象。我存在或不存在於這列奔馳的火車沒有絲毫影響。

我覺得自己是這等渺小，這等無足輕重，只是一個匆匆忙忙的過客，從一個特定的站上了車，到另一個站下車，列車照常奔馳而去，而我們自己則永遠地墮入忘川，沒有人再需要你，或者沒有人需要過你，沒有人想起你。你的奮鬥，你的憂郁，你的思想，你的一切，都不過是傍晚時分小樹林裡一片樹葉在晚風中的一次輕輕顫動。

晚霞漸漸暗淡下來，血一樣的夕陽最後露一下臉便沒入雲層之中。氣氛凄涼而悲壯。也許，人的存在並不表現爲外在的屬性，而取決於當事人的內心感受。人活著，需要得到各種心理上的體驗。這種心理需要也是極其多樣化的，歡樂、悲傷、憂郁、等待、渴望、沮喪、失望、幸福、痛苦－－如果少了一樣，人的心靈就不夠豐富。我們應盡量少地關注是否存在過，而應全身心地體驗那些感受過的東西。

人如果總是想到末日，我們就不可能熱愛身邊的生活，我們對周圍的一切就會喪失興味，生活便變成了湊合其事和死刑的緩期執行。「不管結局如何，我們要一往無前地生活，」一位哲人說過，「規劃未來，要如同我們永遠不會離開人間一樣，確立宏圖大愿；爲人處事，完成今天的工作，要想到我們明天就要壽終正寢，給人們留下美好的記憶，幹出臨死前最後一件漂亮的事情。」

列車駛過一座小橋，隆隆之聲猶如雷鳴。我聽見了時間毫不猶疑地向前疾行的腳步聲。唯有在行進中，我們才能感到時間的力量。我把自己安然地平放在車鋪上，翻了幾頁盧梭的書，眼看著田野漸漸躲藏到夜色的輕紗後面，一種從未有過的

幸福感撫慰著我的眼睛，一直到一陣急促的剎車聲把我驚醒：車到鄭州了。

6月17日

看好張煒的政治前途

今天是參加洛陽會議的第二天。中午和同學張煒聊了近兩個小時。這家伙已當上天津開放區主任和黨委書記了。他的地形極爲有利，胡啓立和李瑞環都在著力培養他。現在需要躲開人們的注意，暗自成長。他成熟多了，學會了寬忍那些暗害過他的人，學會了唱低調。未來政壇的祭主？

張煒對現在某些領導的素質產生疑慮，他擔心這些人沒有能力領導這場艱巨複雜的改革。他說，他可以舉出無數事例說明，中央和國務院如何爲開發區建設帶來困難，如何出爾反爾，贊成過的又反對，反對過的又贊成。他不屑於談論這些，該幹什麼幹什麼。就是這樣的舞台，要唱出好戲。一些檢查組來查，他交代下面，有錯要承認，但事情一過，該怎麼幹，就怎麼幹，不理那一套。我贊成他有這種堅定性。

一個領導人能有的主動性很小，時常被這股那股社會潮流夾帶著跑，但自己心裡要明白，什麼是我不想幹而又不得不幹的，什麼是我應該幹而一時幹不了的，但一遇機會就幹。好比電影散場時，被人夾帶著往前走，不由自主，隨大流而去。但要記住自己的家在什麼地方，一旦能自主行動時，就要堅定地回家。

唐若昕的行而後知

晚間與唐若昕聊天。他在深圳蛇口當了幾年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最近要去山東威海市當市委書記。他屬於北京一幫人馬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先是在就業組，後是《走向未來》圈子裡的重要人物，與「農村黨」也有來往。

他特別強調要實際操作。他勸王岐山等「對策派」要向三個方向分化：一部分可繼續搞對策，但不能多，現在已經不是簡單對策可以解決問題了；另一部分要在理論上深化；第三部分要趕快下去實際操作。再不操作，遲早要喪失發言權。他下去以後發現，說的與幹的相差太大，根本不是你想的那回事。當諸葛亮的不能太多。「三個臭皮匠能抵一個諸葛亮，但三個諸葛亮不如一個臭皮匠，」他說。都想當謀士，事情便沒有人幹。只有幹起來，對中國的事情才有透徹的了解，才能找到適當的實現自己信念的途徑。

他還說，胃口不能太大。我們原以為，只要讓我們幹，我們就能立即幹出一番大事業來，這種想法錯了。他說，編未來叢書時，大家躊躇滿志，以為好書會滾滾而來。後來，出到第三批就沒書可出了。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相當貧乏。有人兩萬字的論文可能寫得十分精彩，但二十萬字的書則寫得一蹋糊塗，枯燥之極，不能卒讀。我們對自己不能估計過高。從歷史上看，我們這一代人至多只能把歷史往前帶出一小段，然後把責任交給下一代人。大跨度的動作不大可能。在下邊做事，大刀闊斧地動班子的人大多失敗，需要精雕細刻。細小的變化有時是深刻的，而大幅度的跳躍則可能墮入陷阱，甚至倒退。

6月21日

無形「恩惠銀行」

今天掛牌討論，有人談到組織系統的腐敗和關係網，說有一種無形的「恩惠銀行」。這個「銀行」我 1983 年到山東搞整黨試點調查時就發現了，可惜我沒有存點東西進去。這些銀行大部分是大官開的。一個大官一上任，立即有許多人前來立「戶頭」：我把你的兒子從農村遷入城市，他把你的女兒發展入黨，或捎來一些罕見的「王八」或對蝦，如此等等，不要你立即兌現好處，恩惠都存在你的「銀行」裡了，你心中有數。如果我也是一個大官，你也會主動到我這兒立戶頭。等到下一次有事求你時，也就是從你的銀行裡支取恩惠的時候。

這實際上是一種交換，但與一般商品交換有三個不同：第一，它不等價；第二，交換不是一次完成的，延期支付，是它的特點，而且永遠交割不清楚，總有「存款」餘額；第三，雙方交換的東西，大多不是自己所有的，而是憑借權力把別人的東西或國家的東西變成你的東西。在這種交換中，不限於物質產品，從名譽到貞操，從良心到廉恥，都可以交換。這種交換一般不在公開場合進行，「市場」在寓所。

6月26日

走卒不能久幹

方明要回貴州。要我推荐一個秘書給厚澤，接替他。他既是厚澤的秘書，又是我們辦公室工作人員。我推荐了王誠德。

晚飯後，我們閒聊了幾句。對許多東西，我們有同感。像我們這種人，到書記處辦公室來工作一段，有好處。多受一點約束，能幫助我們更快成熟起來。我還覺得，在中樞工作一段時間，了解我國政治機制的運行情況，對我們改革的前景和限度會有大致的認識。在這兒呆過，與沒有在這兒呆過，閱歷是大不一樣的。看不到全局，對自己的言行及後果不作認真的分析，人總是輕飄飄的。

但是，時間呆得過長也不行。呆長了，「邊際效用」會遞減。我們是思想型的人，是傾向於獨立思考和決策的人。在這兒，我們面臨三個矛盾：一是既要我們廣泛獲取信息，又不能有太多的社會聯繫；二是既要我們更多地獲取別人的思想，自己又不能談思想，思想需要交流，你不談，別人怎會暢所欲言？三是既要我們出新思想，又不能寫理論文章，不能進行學術交流，還沒有時間看書。這是要魚兒離開水，還要在空氣中游得姿態優美。在水裡呆久了，魚兒是想跳一下，跳到空中去，但不很快落回到水裡，還不渴死？

所以，孫方明在這兒「跳」了兩年，要求回貴州，回「水」裡去了。

---

6 月 30 日

鄧小平第5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初涉趙胡矛盾

今天上午，進玉召集我和福今布置工作。他說，上周六（27日），兆國向他們傳達了小平同志26日的一篇談話。這篇談話是在聽取喬石同志關於端正黨風的匯報之後說的。小平指出，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率下降，有人爲的因素。我們要下放企業權力，他們在那裡辦公司，要收權。這說明，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行。一切改革的成效，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各項改革都要人進行。從現在開始，政治體制改革要抓緊進行，到13大之前，要搞出個東西來。

小平同志今年初以來，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的認識愈來愈深刻。在同朗伊、霍克和帕藩德里歐三個外國領導人的三次談話中，都強調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6月 10日，他召集紫陽等人匯報經濟情況，再一次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認爲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將無法進展。加上這一次，在短短半年時間內，已經5次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一次比一次提得緊迫。

6月初，他沒有提到黨政關係問題，這一次他指出，有同志反映，書記處管得過細了一點。書記處管一切，但怎麼管？要總結一下經驗，不要干擾過多。這說的可能是書記處和國務院的關係，耀邦熱衷於管經濟，紫陽卻覺得被管得過細。這情況顯然是被捅到小平那兒去了。小平這樣講話，表明耀邦的地位下降了。

這一刀直捅心臟。兆國馬上召集會議，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認爲，書記處干擾過多，管得過細的情況確實存在，有些書記下去視察，也講了一些超出自己分工範圍的話，比如郝建

秀，對自己分管的工青婦興趣不大，就經濟問題發了一些言。我覺得這是在迴避問題。如果僅僅是郝建秀說經濟問題，別人可能不會有如此大的反應。

爲了弄明情況，進玉讓我和福今查一下去年黨代會以來的文件：書記處會議紀要、中共中央文件、中辦文件，看有沒有干擾國務院工作或管得過細的情況。

中午，清風撩起柳枝

午後，到中海邊散步，夏日優美的景色異常迷人。我踏著鬆軟的青草，長長的柳枝在肩頭拖過，清風從兩邊吹來，抖動著我的襯衣和頭髮。湖水蕩起長長的波紋，輕輕拍打著湖岸，發出陣陣柔語，彷彿是詩人在低吟潛唱。天空一片瓦藍，一團潔白的雲沿著風吹的方向發散開來，像美女迎風飄起的長髮。

從中海向北海望去，遠方的白塔在麗日下閃閃發光。北京的空氣很少象今天這樣透明潔淨，遙遠的山巒發出幽藍的光。一切都這般明快，寂靜中澎湃著如潮的生機。我真想在草地上坐下來，和什麼人討論點問題，談點詩，散文或音樂；或者一個人獨對湖面，讓思緒任湖水蕩漾，不加引導，不加約束；或者立即進入某個浪漫故事或悲劇角色，讓情感和心靈震撼起來，像受驚的非洲象群，給生活涂上比夏日的陽光更油亮的色彩……

一切都沒有發生，湖水依然有節奏地拍打著湖岸，我默默地走回我的辦公室內……

第二部分

胡耀邦受創於六中全會

七、胡耀邦與鄧力群決戰前夕

7月1日

擬建「軍機處」，不愿給兆國當秘書

下午，進玉讓我看一個材料。這是他起草的關於書記處辦公室的任務、人員編制、機構設置的總體設想。他設想辦公室在實際上要成爲中央文件總管，中央的參謀班子和首長的助手，可能有點象明代的翰林院或清代的軍機處。

辦公室下設 5 個組，黨群組、政治組、文化組、經濟組和綜合組，還設一個值班室。組長和副組長是局級和局級幹部。而且每個組都對應地爲一個中央領導服務。我擔心來勢過猛，成爲眾矢之的。這樣一來，辦公室實際上成了正部級單位，中央辦公廳領導怎麼想？而且，工作沒有幹起來，各組主要負責人尚未物色好，先拋出計劃，是否好？進玉答應考慮一下。

他問我，是否愿意去給兆國當秘書。我考慮到辦公室剛剛撐起來，需要人，而我又不擅長當秘書，表示愿意留在辦公室。

7月2日

胡啟立搶政改旗幟

啓立上午讓我去，說我和周傑同志去深圳調查的報告之一，關於蛇口改革幹部制度的情況，準備發「中央參閱文件」，讓我改一下。我們原來的標題是《蛇口從改革幹部制度、加強民主監督入手，促進黨風好轉》。我原以爲把題目做得小一些，容易被領導同志接受。但啓立認爲這個題目窄了點，要改成「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探索——蛇口工業區試行直接選舉和民主監督」。原稿沒有著意渲染「競選」。啓立說，只寫任期制，沒有抓住實質，實質是實行差額直接選舉，候選人進行書面和演講答辯。我當然樂意修改。正趕上小平同志再三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大家膽子都大起來了。啓立大概不想落後。

王兆國要試牛刀

晚上在勤政殿小會議室開會。兆國、家寶出席，討論兆國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的起草工作。這個講話對兆國非常重要，這是他在書記處分管組織工作後的第一次公開講話，而且是在中央黨校對各地高級幹部講。

我主張要講政治體制改革。會後組成了一個起草小組，陳福今負責，方兆祥（安慶市委副書記，中央黨校畢業班學員，借調來的）、華建敏（上海機電研究所副所長，是方的同學）和我參加。我還推荐了這次在洛陽開會發現的一個人才，王至元，進玉決定即與北京市聯繫，讓他明天上午就來上班，借調兩個月。

7月3日

講話稿政治之一：不能留把柄

兆國的講話稿第一稿付印。下午兆國、家寶主持大家討論。討論的結果，我有兩個印象：一是寫這類東西，出新思想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通篇不要讓人有把柄可抓，如果被人攻倒一點，通篇就完了；二是起草這類東西的人，能否成功，靠碰運氣，路子熟的，對各方面領導情況了解多的，運氣就好，寫出的東西就容易通過。

7月12日

講話稿政治之二：平衡各方面關係

又改了一稿，大家都很辛苦。寫這樣的稿子，真正的困難不在於表述思想，而在於照顧各方面的關係。稿子不能份量輕，又不能份量過重。輕了，兆國不滿意，啓立那裡也通不過。太重了，就有蓋上之嫌，反而害了兆國。所以，我們勸進玉刪去講話稿裡透露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內容的一段文字。還要照顧到國務院，把文件中有關政府機構膨脹的內容也刪了。

7月13日

講話稿政治之三：兆國擔心耀邦的名字出現太晚

周日也不得休息，到單位看兆國講話稿。

下午兆國、家寶主持討論第三稿。兆國說，他最擔心兩個問題：一是在講話中耀邦的名字出現太晚了；二是說五十多歲的幹部該提的要提，這是啓立關照要說的，但鬧不好，可能出漏子。

7月15日

講話稿政治之四：啟立嫉妒，耀邦欣賞

夜裡將兆國的講話稿改了最後一稿。主要作了三點修改：一是引用中央領導講話，在引用誰，引用次數多少，先引後引方面作了補充調整，讓耀邦出現得早了些，增加了一段紫陽的論述，又補引了陳雲的一段話；二是適當減輕了點份量，應當說，起草這個稿子所花的功夫，比起草啓立五一講話稿所花的功夫要大得多，而且用了同樣莊嚴的題目：「中青年幹部的歷史責任」，啓立講話稿題目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我一開始就擔心啓立有看法，沒有在講話題目上把他放在高於兆國的特殊位置。果然，啓立不同意用這個題目，只好暫時擱置，使兆國的講話成了「無標題音樂」。爲了便於讓啓立同意兆國這篇講話稿，進玉故意在啓立的秘書楊仲瑜面前放風說，稿子平了點。啓立當真聽信了秘書的話，同意了。三是

把「五十多歲的幹部該留的留下，該提的提」改成比較模糊的提法。

到現在我才明白，寫這類政治性文件，絕非易事。這不是一般的寫作活動，而是政治活動。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政治藝術品。不了解內幕的人，很難欣賞到這種藝術的精湛之處。耀邦能夠欣賞，他拍著兆國的肩膀說：「我知道，你也難呵。講一篇話，要照顧各方面的關係。」

---

7 月 17 日

書記處辦公室「政治體制改革資料編輯組」成立

16 日，進玉找我，說室裡和廳裡決定成立一個政治體制改革資料編輯組，福今牽頭，讓我實際負責，從各組抽調 6 個人參加，他們是丹剛、至元、建平、毅亭、永社和蘇莉。他說，要通過實際工作，對大家有幫助，才能樹立威信。

誠德來電話，說部裡已通知他，讓他當厚澤的秘書。

17 日，進玉召集福今、至元、丹剛、建平、永社、蘇莉、毅亭和我開會，布置編輯政治體制改革參閱資料的任務。進玉宣佈，福京抓總，我具體負責。

資料分六個部分：黨政分工、幹部制度、法制、民主、機構和總論。一人負責一部分。每部分選材範圍要盡可能廣泛，包括中央文件、領導人講話、調查報告、理論論著或文章、會議材料、內部情況反映和翻譯材料等等。資料對上述主題要從多方面論述或進行分析，比如歷史沿革、中外比較、現狀分

析、以往改革的成敗及其原因分析、當前改革的設想（近期或中長期目標、條件和制約因素、實施方法和步驟，等等）。每個方面編一本，供中央領導參閱，約15萬字左右。

7月19日

中央批准「軍機處」計劃

下午召開全室會議，傳達中央指示。中央已批准書記處辦公室上報的請示報告，關於辦公室的組織機構和任務性質問題，已有了明確規定。

進玉說，從下周開始，中央進入暑期辦公階段，中央首長大部分都要到北戴河辦公，北京中南海開始唱空城計。

8月13日

「暑期共產主義」

已有 20 天沒寫日記，本來可以補寫，爲了不被它拖得喘不過氣來，自己給自己免除了這筆債務。

這 20 天活得真不自在，沒有讀書，沒有寫東西，心裡總有一種負疚感。到北戴河過了一周「暑期共產主義」的貴族生活，也沒有感到快樂。一伙人，整天互相陪著，游泳，打牌，

下棋，遊孟姜女廟、山海關、燕塞湖，嘻笑逗樂。我嚐到了懶散的滋味，心裡悶得慌。該做的事不馬上動手，可能就永遠動不了手了。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身不由己，被茫茫世事裹挾著，想稍微留步，停下來思考一下，或挽回一點敗局，已成爲過高的奢望了。

---

8 月 14 日

奇怪的鐘擺

讀《美國政治制度的分權原則》，使我產生一個想法，世界各國像一個個巨大鐘擺，在各種不同的力的作用下，來回擺動。有的從這邊擺象那邊，有的從那邊擺向這邊，但漸漸地，擺速趨緩，慢慢接近一個共同點。比如西歐與美國，從放任的市場經濟擺向有政府插手的市場調節；蘇聯、東歐與中國，則由完全的政府統制，擺向有計劃的市場調節。再如，一些地方政府權力過大的邦聯制國家，如 1787 年制憲會議前的美國，擺向中央政府權力增大這一邊，而中國與蘇聯會不會由過於集中的中央集權，擺向一定的地方分權？

不過，中國的鐘擺有點特殊，它總愛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缺乏漸進的過渡。這不，由獨立性很強的春秋諸侯國，一下擺到極端專制的大一統秦國。如果要向另一邊擺動，也不會是擺向聯邦制或邦聯制，而可能擺向分裂。中國人也是奇怪的鐘擺，總是在強盜與皇帝、主子與奴才、至善與極惡之

間擺動，不是欺壓人，就是受欺壓，與別人平等相處，還沒有這個習慣。

---

8 月 15 日

給鄧力群畫像

京耀來，談起鄧力群那一伙人，我們都嘻笑怒罵。他正在看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有人說，你不必看那本書，看鄧力群、胡喬木就夠了，他們比醜陋還要醜陋。有好事者，送給胡喬木和鄧力群一副對聯，上聯是「論文章江郎才盡」，下聯是「論整人黔驢技窮」，横批是「可以休矣」。

---

8 月 16 日

胡耀邦與鄧力群在六中全會決定上的爭奪戰開始

進玉從北戴河回來，當即召集各組負責人開會，我參加。匯報完情況後，進玉說，有幾件重要工作要特別抓一下。他特別強調要學習六中全會關於精神文明決定的稿子，要統一思想。

這個稿子在起草過程中，有些不同意見。有人認爲稿子寫得不過癮，沒有提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一開始，薄一波不贊成搞什麼決定。針對這種情況，書記處決定一個一個地做工作，由啓立、兆國、家寶一個一個去談，去說明，爭取通過。

情況不錯。書記處在北戴河開了一天會，討論三稿，啓立介紹了起草經過。李鵬、田紀雲、王兆國、姚依林、喬石都發言，基本肯定稿子，只提了個別意見。

鄧力群講了一個多小時，提了兩點意見。一是這個決定與十二大以來的其它文件之間缺乏連貫性，我想他主要是指二中全會反精神污染的內容；二是反映近幾年來的新經驗、新問題不夠，新問題大概是自由化和精神污染之類。

楊尚昆發言，對文件也給予肯定。薄一波也肯定了。紫陽發言指出，連續性當然要，但把要把說過的話都說一遍也難，還是要有新話。給耀邦最大支持的顯然還是紫陽。胡喬木先前說沒有什麼意見要講，可是臨到書記處開會前，他讓楊尚昆帶來意見，說文件不成熟，建議下午的書記處會議不開了。中央認爲，取消經過討論決定的書記處會議的理由不足，會議照常進行。

進玉還講，要加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調研工作，說我們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要趕快送材料，要研究書記處的工作如何改進，要多一點戰略，少一點戰術。

9月2日

政治體制改革初遇冷風

書記處今天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我爲會議準備的材料，已經送上去了。

我鬆了一口氣，到南海邊散步。清涼的秋風吹來，我又一次感到人生的悵惘。在秋風的吹拂下，我有過一些美好時光，而瞻望未來，我情緒消沉。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能夠活下來，但都不會激動人心。未來的生活似乎已墮入枯井，沒有亮色，沒有波瀾，沒有濤聲……

我這一輩子，一誤再誤，由一個潛在的詩人，變成一個未成名的理論家，又變成一個官場「太監」；由一個自由自在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丈夫，一個父親。繩索越來越多，越來越緊。我感到窒息，感到無望。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無能爲力，一籌莫展。似乎到了要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了……

昨天去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和政治學所聯合召開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會，人們情緒激動，慷慨陳詞，要求言論自由，要求討論政治問題，要求黨放棄高度集權，要求理論徹底，要求根除封建主義。有一位發言者說，某位中央領導提出，不能把一切都說成是封建主義。發言者問道：「爲什麼總有人聽不得人們反對封建主義？」

我知道他們冷嘲熱諷的是誰，是胡啓立。中宣部副部長滕騰參加全國省報總編輯會議之前去見啓立，啓立講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其中有三點使人反感：一是說我們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爲了搶旗幟；二是說不要提什麼兩黨制、設計院，使我們又面臨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三是說不要把一切都說成是封建主義。這些指示不脛而走，傳爲奇談。不過，啓立不會自己發明什麼說法，他這樣說，可能是有來頭的。他的話，可能是給還沒有真正開始的政治改革吹來的冷風。

八、決戰第一回合：耀邦與紫陽聯手出擊

1986年9月3日，好天氣，天高雲淡

物事心事

我這幾天一直在想，不是中國人不行，是這套體制不行。同樣是中國人，台灣辦了一個大陸研究所，一月出一本《中共研究》，材料翔實，文章有一定份量；每月還有中共大事記。而我們要編一套參考資料，想用台灣政治體制的一般介紹材料，到處找不著。統戰部、對台辦、安全部都找了，一無所獲。安全部還有一個台灣研究所，連台灣最基本的政治情況材料都沒有，不知道他們整天在研究什麼？

下午去北京麗源日化總公司，他們要辦成股份公司，因爲我在去年寫了一篇國有企業股份化的文章在《經濟日報》發表，他們想找我討論一些問題。其中一個是資產入股，但資產效益不同，如何分紅的問題。我提議設立平均資產效益系數，分紅時用這個系數來調節。這實際上是把股票價格內部化了，因爲我國沒有資本市場，尤其是沒有證券市場。

午飯後，到南海邊散步，我被眼前的美景迷住了。瓦藍的天空射出固體或晶體般的光澤，大團的白雲如同油畫大師的傑作，堆砌在天邊。風不大，但清涼爽人，讓人暢快無比。經過陽光的涂抹，一切都色彩明快，明媚動人。湖水象隨心所欲的思緒，緩慢地、自由自在地擴散著，蕩漾著……獨坐良久，忽然對那些偉大的唯心主義者肅然起敬。如果我不到湖邊來，我

不留心這番美景，顯然是辜負了大自然的一片好意，自然是有目的的，如同孔雀開屏。到湖邊來的許多人，也未必見到了湖，因爲他們心中沒有湖……

9月8日，秋風四起

「花已經死了……」

妻子昨天哭了。她拆閱了我表弟龍勝的來信，並從信裡得知，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愛她了。她說，對此她早有察覺，這次不過是得到印證。她一哭，我心裡真不好受。愛這東西是不能僞裝的。女兒未未在玩一朵被掐下來的小花時，妻子發現花已經萎縮。「花已經死了……已經死了……」她喃喃地說，這是一首悲愴的挽歌。夜裡我們談了許久，我對她還是有感情的，有許多感激和恩愛之情。我們仍需小心翼翼地護衛她。

將從思想上宣判鄧力群

幾天來，我國政壇風起雲涌，很有意思。大街小巷到處在討論政治改革，人們坐不住，四下找人發表意見，傾吐心曲，寫各種宣泄情緒的文章，似乎太平盛世已經到來，言論可以自由了。《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政治問題可以討論》。新聞界的會議提出，報紙總編可以不顧黨委意見自作主張，上海有報刊還畫了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漫畫……

中南海裡卻是另一番情景。有些人，比如書記處研究室，忙得很，到處抓過激言論往上送，希望再刮起一陣陰風。陰風恐怕是刮不起來了，倒是讓一些好心而謹慎的同志膽戰心驚，說思想戰線出現的情況值得關注，並舉出上述種種。我同情這種精神緊張，因爲尚有黃雀在後，還有拿彈弓的，正逡巡著獵物。但我還是堅持認爲，不必大驚小怪。我比較同意耀邦講的，對那些言論，一是不聽，二是不發表，三是不批判。其實，聽聽也無妨，長期不聽，耳朵就成了累贅。

今晚進玉談到，現在大局很好。六中全會決議一通過，就等於從思想上宣判了胡喬木、鄧力群之流。如同「兩個凡是」破產一樣，緊接著就是組織上的失敗。看來，十三大鄧力群被逐出書記處，已成定局，頂多就是滅亡前的猖狂一跳。

面對萬里秋風，我懷想粼粼碧波，懷想樹林中瑟瑟作響的松濤，懷想色彩漸漸斑斕起來的山間小徑……我朗誦秋風，心頭又滿詩情，失去的一切又撲向我，呵，秋風。

9月9日

要智囊還是要魔術師？

一直忙著編輯《政治體制改革參閱資料》。聽說，諸位領導和室內有關同志對此項工作不以爲然，是進玉堅持要編的，說要編出一套當年寫「九評」時那樣的《白皮書》。

洞察這項工作的意義，是需要一點戰略眼光的。不了解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理論研究水平和現實進展情況，不了解歷史和

國外情況，要搞改革，只好滿足於摸著石頭過河，或者象掐了頭的蒼蠅一樣，亂飛。要有一個坐標系，要明確自己的立足點。有些頭兒，連自己在哪兒都不知道。一個缺乏理論興趣和理論修養的領導者，實際上是一隻迷途的頭羊，他信心十足、不可一世地把自己的羊群領向懸崖。

即使是本辦公室，作爲一個智囊機構，靠什麼來闖牌子？當然是成果，是自己的研究報告。而這套近百萬字的資料，本身就是成果，是我國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水平和現狀的綜合反映，歷時愈久，愈有價值。更有甚者，編出這套材料，是我們作進一步研究的一個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不可能拿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有些領導者，自己想不到，或上級沒要他搞的東西，就不讓別人研究，一旦需要，又急不可耐，恨不得馬上拿出東西，還要高水平的。自己不澆水，又不讓別人澆水，忽然春心動時，立刻就要賞花。應當請一個魔術師伺候左右才好。

---

9 月 10 日

臨戰狀態：鄧力群的研究室開始加班

六中全會要開了。近日來，書記處研究室忙得很。他們每天出好幾期《情況簡報》，專門挑「尖端言論」，想給老人家們造成一種印象：現在大勢不妙，越來越多的人要奪權了，要搞資本主義了。趕快在精神文明決議中加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述吧，肯定鄧力群們的論調吧。這是故技重演。

華夏出版社出了一套回憶文革的書：《歷時在這裡沉思》，據說發行量很大。報紙發了消息，就有人報告說大事不好。於是正在開會的書記處的書記們立即讓青林同志（當時的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姓王－－作者現注）等索要全套書來審查，看有沒有泄漏什麼內幕東西。

嘉波勸我不要下基層

前幾天見到嘉波，他剛從山東老家回來。他說，越是深入基層，越無望。縣裡的所有大小幹部，對群眾和國家所犯下的罪行，沒有夠不上逮捕法辦的。有些群眾說，腐敗在某些方面超過了國民黨。沒有節制的權力，加上狂妄的愚蠢，除了腐敗以外，不會有別的結果。他說，這種狀況從下邊無法解決。

他還嘲笑了我試圖下放到縣裡搞改革的想法。「不身敗名裂，還能回得了北京，甚至走後還有幾個人給你寫信，」他說，「就算你幹得最出色了。」也許他是對的。

9月11日

鄧力群寫信給中央常委告啟立、厚澤

鄧力群果然大打出手了。他給中央常委們寫了一封信，歷數當前思想、理論、文藝界出現的種種所謂「越軌」言論。在信中，他不點名地批評了啓立和厚澤同志，說他們不講前提、不講界限地提倡寬鬆、寬容和寬厚，並把近來出現的「不正常

東西」與作協會議和「三寬」聯繫起來，點了王若望和張賢亮的名，還批評報刊、出版界喜歡鼓吹資本主義言論，不喜歡維護馬克思主義言論。

鄧小平刪改鄧力群的修改稿

鄧力群還糾集一批人，仔細修改了六中全會決定稿，把各種反自由、反民主、空談共產主義的私貨塞了進來。總之，要肯定他們過去的錯誤，要保住他們賴以孳生的陰暗土壤。在決定稿上，他們還到處貼標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到處打棍子。小平同志看了鄧力群的修改稿，刪掉了一處：「在我國有過資本主義剝削的歷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的。」其它的，小平未動。看來，進一步的反修改，只能由耀邦自己來做了。

家寶讓我給耀邦寫一個說明

上午，家寶、周傑叫我去，說要給耀邦寫一個說明，爲什麼這個決定稿不沿用十二大的一個提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爲核心。這正是鄧力群的主攻點，他說決定稿沒有和十二大保持連續性，把一些明確的提法模糊起來，將導致嚴重後果。

我晚上加了一個班，寫好說明，交給家寶了。

9月12日

準備反攻

進玉囑我去找一點材料。主要是十二大以後，胡喬木、鄧力群等人怎樣利用十二大報告中的那個提法「以共產主義思想爲核心」大做文章，散布與現行改革政策不符的言論。他要我絕對保密，現在雙方對峙，正是劍拔弩張的時候。

9月13日

耀邦動怒，準備和紫陽聯名給中央寫信

早晨，家寶又讓我去。耀邦對我們的稿子以及他的大秘書鄭必堅的稿子都不滿意，認爲太平，套話太多。他自己起草了一份言辭鋒利的稿子，直接了當地宣佈，現在提什麼以共產主義思想爲核心，既說不清楚，也辦不到。這次決定稿修改十二大的提法，從組織原則上說也是允許的。他對家寶和周傑說：「你們拿去抄一份，不要改。改一個字可以，改兩個字不行。」家寶說，耀邦看上去很生氣。看來，鄧力群把他激怒了。「你們看到過我以前發過火嗎？」耀邦問家寶。

家寶、周傑、永海（家寶的大秘書），還有我，一起推敲了耀邦稿子的字句。送給必堅。耀邦準備給紫陽看看，他們要聯名給中央常委寫信。

9月14日

一日無事

今天是周日。進玉囑我到單位來，萬一有事，我可以幫助做點什麼。

一天都太平，我寫了一篇短文。

我注意到天空愈來愈明淨而幽藍，秋風愈來愈甘洌而柔滑，像在白雪公主玉體上的觸感。這樣的日子，適宜於無所事事地躺在草原上，想些悠遠和不可能的事情。我深切感受到，羈絆於世事而不能親近自然的痛楚。羈絆愈深，對自然的向往愈烈，也許沒有羈絆了，我也就不想看什麼自然了。

9月15日

第一回合勝利：耀邦、紫陽的奏折被小平「恩准」

進玉告訴我好消息：小平同志看了耀邦、紫陽送呈的信，批了兩句話：「耀邦、紫陽的意見很好。我完全贊成。」

進玉喜形於色地說，這是一個重大勝利。聽說李先念也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意見。可前兩天，他也同樣同意鄧力群的意見。目前，只有陳雲尚未表示任何態度。他想後發制人？想再來一次去年黨代會的動作？

周傑通知我找宏遵有事。爲了防備有人在全會期間發難，指責決定稿不用「以共產主義爲核心」，必須事先準備一點材料和思路。任務交給了宏遵、永海和我。

耀邦批評王滬寧主張「集權」的文章

下午組裡開會，討論幾個文件。福今傳達了耀邦的一個批示。啓立批印了一份中央參閱文件，內容是上海王滬寧寫的一篇文章，主張政治體制改革不應削弱集權，實踐證明集權最有利於後進國家現代化，也最有效率。文件上寫了「耀邦、兆國已閱。」耀邦的批示怒氣衝衝，火是朝啓立發的。說批參閱文件要慎重，不能什麼東西都批，要看是否真有調查研究，不要浪費別人的寶貴時間。

9月16日

出現反鄧小平的社會思潮

上午與宏遵（啓立大秘書）研究材料，下午分頭考慮。晚上再和宏遵碰頭，提出了八個論點，說明爲什麼不提「以共產主義爲核心」，駁斥鄧力群的發難。

近來，隨著勞動合同制的推行，對現行改革政策的不滿情緒有了增加。一些地方出現攻擊鄧小平的標語，一些人上街遊行說毛澤東領導這個國家那麼多年，我們從未上過街。那個人上台不幾天，搞成什麼樣子？還有人說，國務院 77 號文件（改

革勞動制度），是改革狂的作品，要廢除它。北京大學有些學生也居然寫信給報社，說讓外國資本家到中國投資設廠，是開門揖盜，放棄了革命理想。

讓人困惑的是，毛澤東將這個民族推進災難深淵，卻被頌揚；鄧小平試圖來救他們，反而被責難。毛澤東是深知這個民族弱點並善於利用它的人，對一個領袖人物來講，這是深重的罪孽。

9月17日

趙紫陽有三權分立思想，鄧小平給政治體制改革劃線

9月13日上午，鄧小平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當前經濟情況和明年改革方案時，就政治體制改革又講了幾點意見。他說，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黨政分開；其次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第三是精簡機構；第四是提高效率。

紫陽插話，說社會上也有人主張加強權力機關，解決權力機關與黨委和政府的關係。小平非常敏感，立即說，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過去我們那種領導體制也有好處，決定問題快，如果過分強調搞互相制約的體制，可能也有問題。

紫陽又說，從最近材料看有三種主張：一是主張搞多黨制，改變一黨執政；二是主張首先解決權力機關與黨和政府的關係問題；三是主張首先解決黨政分開的問題。小平這次沒說什麼，只是說由紫陽主持議一下。看來，小平對紫陽在他劃清了政治改革的線之後，還要提出不同主張，可能不快。

朱厚澤展現魅力

晚間，誠德（朱厚澤秘書）給我打電話，讓我去一下。他剛隨同厚澤去廣東考察回來。廣東給厚澤留下了深刻印象，認爲中國未來社會的好多結構正在廣東萌芽。厚澤說，只要鬆開一根繩子，社會生活就會多一股活水。人民的創造力是無盡的。厚澤此行，贏得了廣泛的好評和尊敬。他沿途發表了許多演講，反映都很好。一位年輕幹部說，朱厚澤是他迄今爲止見到過的最有魅力的演說家。厚澤思想開放而不失分寸，語言幽默而態度持重。誠德說，這一路，厚澤談了不少新思想。誠德還說，厚澤表示他不顧個人安危，準備隨時捲鋪蓋回貴州老家。如果真出現這種結局，那就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了。

給父親寄去40元錢。

九、決戰在六中全會：鄧小平揮刀向「馬謖」

9月18日

小平說，鄧力群「想把我拉向左轉」

進玉一早告訴我，耀邦近日向小平同志匯報了全會準備情況。耀邦對小平說：「會上有可能挑明，可能有人發難。」

小平回答說：「挑明好，表決嘛。」小平還說：「他（指鄧力群）在修改稿裡多處引用我的話，是想把我拉向左轉。按

他那個改法，人們就要說我們的政策又要變了。除了個別意見可以採納，其它的不管他。」

據了解，鄧力群那封信除了送給 5 名中央常委，還散發給了其他人。共發了 20 多份，尚昆、彭真都收到了。小平同志在第 10 頁刪去的那一段，是喬木加的。可見，他們那個修改稿是糾合了不少人，精心炮製的。小平同志還說了些對耀邦很信任的話，說十三大班子由他主持搞。還說十三大陳雲等人要退。

我聽說，六中全會決議稿徵求意見時，有十個部委和六個省委不同意提「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看來，「左」的東西市場越來越小。

---

9 月 19 日

我作為工作人員將參加六中全會

下午室裡開會，要到六中全會上工作的人集中學習。我被分到第四組，即華東組，寫會議快報，送給中央領導參閱。

---

9 月 21 日

第一天報到的情況

到國誼賓館參加六中全會的服務工作。組織工作很差。工作人員職責不清，沒有專門手冊明確各類人員該幹什麼，連總

値班室的電話都沒有，來報到的人員拿不到日程安排表（只印了很少一點）。這反映當前社會組織工作的一般情況。坐在我身邊一起搞簽到的中辦秘書局的小薛向我發牢騷，說在中辦幹沒有奔頭：提升難，又長不了工資，福利還很少，中秋節一分錢都不發。靠大話不行了，幹活沒有積極性。到處看到一片懶洋洋的現象。

9月22日

溫家寶召集工作人員開準備會

上午回機關，周傑、進玉等召集會議，向大家介紹六中全會文件的背景情況，講了近來的一些分歧甚至鬥爭，但沒有點鄧力群的名。

晚上家寶等召集會議工作人員開會，講了注意事項。抱怨會議組織工作不佳的人增多。連筆、紙袋、紙張都沒有。

9月24日

一般代表發言平平

全會今天正式開始，全天小組討論，我參加第四組的會議並整理快報。有三種會議情況的文字材料。一是簡報，發行範圍最廣，代表都有；二是快報，只向上送，送給政治局委員、

常委和書記處書記；三是只給幾個人看的手寫件，主要是給家寶、啓立和耀邦。我們負有整理後兩項材料的責任。

參加第四組會議的人，是上海、江蘇和浙江三省的省委書記和省長，來自這三省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不是中央委員的正部長。聽他們發言，一點也沒有使我產生置身於我們國家最高級會議的感覺。這些人既不善於言談，也看不出有什麼過人的才智。大部分人糾纏於細微末節。沒有幽默和機智，也沒有精辟的見解。讓他們考慮這樣一個大國的管理工作，頗不讓人放心。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將他們推上目前的高位的呢？也許，在討人歡心、搞倒對手方面頗有本領。

左派代表讓耀邦動怒

會上，何東昌、王忍之左里左氣，要加一些共產主義的詞句，要減少向西方學習的東西。這些話被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潘維明聽成是要加上「以共產主義思想爲核心」，並迫不及待地給宏遵（胡啓立的大秘書）打電話。宏遵向上一報告，這可犯了大忌。耀邦立即要把王忍之的發言登在簡報上，然後組織人反駁。我告訴他們，王忍之並沒有用這個提法，這才作罷。如果真有人挑戰，耀邦大概是不會放過他的。

晚間和方兆祥聊天。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事，我感到無奈。我搞政治改革研究有一段時間了，有了些考慮。最近，小平同志和紫陽、紀雲等人談話，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就是下放權力、精簡機構、黨政分開和提高效率。他這麼隨便說說，下邊立即以此作準，六中全會決議照此作了修改，還要求

我們的調研計劃也照這個精神進行修改。這四個內容其實不好並列，提高效率不能算作改革內容，而是目標；下放權力和精簡機構都可以包含在機構改革裡。這就是我們黨的決策過程。

小梅的故事

說到用人問題，兆祥談到一個有趣的事情。現任安徽省委宣傳部長牛小梅，原是安徽省最早的幾個省委副書記之一的女兒，後來在蕪湖造船廠工作。前幾年，紫陽同志，也有人說是耀邦同志到安徽視察，問起那位副書記和他的女兒牛小梅。省委書記黃璜不久即將牛小梅召到合肥，即將她內定為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並送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一次，黃璜和省委副書記王光宇來北京開會，到中央黨校去看望安徽來的學員，其中有牛小梅。大家寒暄了幾句，在屋裡坐下。

「小梅呢？」黃璜迫不及待地問道，「小梅來了嗎？」

一個中年婦女從後排站起來：「我在這兒……」

「哦，小梅呀，」黃璜也站起來打著手勢，「到前面來，到我這兒來坐，來，來，來。」

牛小梅推托人擠，沒有去。

「小梅呀，」黃璜親切問道，「最近回家去了沒有，父親身體好嗎？」

王光宇不甘示弱，馬上插話：「小梅呀，我最近忙一些，沒空上你們家。問你父親好。今年我去過你們家一次。」

「我去過你們家四次。」黃璜馬上說。

9月25日

閻明复希望第三次國共合作在議會裡

繼續參加討論。沒有聽到有趣的發言。見到統戰部部長閻明复，他好像挺有水平，人也隨和，平意近人。50 多歲，上得夠快的。我問他以前是幹什麼的。他告訴我，他 50 年代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楊尙昆等人的俄文翻譯。文革中因楊尙昆案坐了 7 年多秦城監獄。1978 年後，到編譯局工作，以後任全國政協秘書長。

我們談起政治體制改革，我說我在做研討工作。他說，政治改革非常必要。他已經安排統戰部秘書長胡德平（耀邦的長子）領導一個研討小組，研究西方的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他說，國共已經有過兩次合作，都不成功。如果有第三次合作，不能再在戰場上「合作」，而應該在議會裡合作，既合作又競爭。

他的思想夠前衛的。

9月27日

中顧委、中紀委對改革心懷不滿

討論姚依林代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作的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的情況通報。江蘇省哭窮，要錢要政策，書記、省

長、顧委配合得很好。發言中，許多人關心糧食生產，要求抓緊農田基本建設。都說經濟效益下降，有許多增本減利的因素消除不了，但似乎都沒有說到根本點上。只有上海的芮杏文接近了問題的本質。他說：「最重要的是讓經營者有積極性。一個有成就的鄉鎮企業廠長說，『國營企業有八大優勢，比集體廠強，但我們有一個優勢就夠了，就是我說了算。』」芮杏文主張讓國營企業經營者的責任和權利統一起來，不怕他多拿錢。在政策上規定死了就行，不允許他們私人投資辦自己的企業。他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醫生，能治好廠長的「糖尿病」，但卻可能讓他得上「肝炎」。既然廠長收入那麼高，收入低的國家幹部能讓他幹長嗎？

聽在中顧委、中紀委組做工作人員的同事說，中紀委、中顧委對當前的經濟形勢一片指責。有些中顧委委員甚至說現在有些政策措施不是「出台」，而是在「拆台」。比如工資整改，強化塊塊，等等。我們這些搞快報、簡報的，只好把這些意見壓住，既不敢上報，更不敢下放。

---

9 月 28 日

對決：決定耀邦命運的 30 分鐘

今天，我有幸親耳聆聽、親眼目睹一幕好戲。

六中全會正式會議上午九時開幕。宣讀完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後，耀邦詢問與會者有沒有新的意見。

問了兩遍之後，一個老者突然說他有意見要說，場內一陣輕微的騷動。大家定睛看時，原來是陸定一。耀邦顯得很興奮，要他到講台上來。陸定一上了講台，顫巍巍地說，「我建議把決議稿中『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刪掉。這是五十年代蘇聯用來批判我們的，說我們實行『雙百方針』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後來，造反派和『四人幫』又用這個帽子整了不少老同志，也包括我。」

這個局面的出現，對其他人可能是始料不及，但對耀邦和我們來說，卻在預料之中。文件起草小組事先準備了一個說明，說可能有人要在大會上提出取消「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但耀邦沒有拿出自己的看法。我想是小平關於「挑明好」的說法鼓勵了他。

陸定一發言後，耀邦說自己沒有傾向性的意見，請大家發表看法。他這個態度本身就有傾向性。萬里首先發言。他說：「沒有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沒有什麼無產階級自由化，有的只是民主與法制。建議去掉那句話。」

形勢似乎很有利。陸定一和萬里的發言都博得了熱烈的掌聲。我注意到，掌聲是從中間爆發出來的，那裡坐著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和候補中央委員們。

他們和耀邦剛剛得意了幾秒鐘，就聽見有衰老的嗡嗡聲從前排座位上傳來。楊尚昆和余秋里發言，說要保留這句話，他們贏得了更熱烈的掌聲，這回主要是會場兩邊的中紀委和中顧委的委員們在鼓掌。接下來，薄一波作了較長的發言，主張保留這句話。天平已經很明顯地傾向了對耀邦不利的一邊。

這時，一個乾脆而權威的聲音從主席台上傳來，那是鄧小平的。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我提的。自由化就是資

產階級的自由化，像郭羅基、魏京生、王炳章那些人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包括香港一些人，就是希望我們搞自由化。這個提法不僅現在要保留，將來二、三十都要保留。」

這下耀邦不出來說話不行了：「保留這個提法比較有利，有利於政治安定。至於過一些時候還要不要再用，還可以研究。」他要麼是忘了，要麼是沒聽見，要麼是不同意小平剛剛說的「將來二、三十年都要保留」這句話。

李先念馬上接著說：「幾十年後都要用……」

陳雲也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取消，幾十年不能取消。」

紫陽也發言。他沒有正面說用不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只是說，「我們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又要堅持改革開放，不能走老路。」

前後歷時大約 30 分鐘，我想耀邦遭到了重創。他也許納悶，小平告訴過他，不怕在會上挑明，等挑明了，爲什麼鄧沒有支持他？我也納悶。

---

9 月 29 日

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的政見

我和同事們乘首都汽車公司的車（被大會租用的）回中南海。司機主動和我們搭訕：「你們參加了昨天的大會嗎？」

我們點點頭。

「我怎麼覺著還是那些個空口號呢？」司機發表評論說，「空口號有什麼用？不解決問題。這樣的會開得再多，也沒有用。沒人關心。當然，他們有權力，他們開什麼會都可以。但我們可以不聽，可以沉默。」

撞上一個紅燈，他稍微停停，又憤然地說：「我們很落後，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這一點，我們淸楚，你說一萬遍我們是社會主義，我也不信，生產力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說得好聽，工人當家作主。別逗了，連說話的地方都沒有。報紙都是黨的喉舌，有一張群眾自己的報紙嗎？」

我們無人作答。

---

10 月 1 日

吳國光的止痛妙藥

上午拜會吳國光、姜蘇莉夫婦。蘇莉是我的同事。據說，國光現在成了國內第一流的雜文家。我們神聊起來。對中國的現狀和前途都感到失望。我們的痛楚無藥可醫。國光說他有一妙法，可解脫苦痛。叩問再三，他才說，應當有一種哲學，這種哲學認爲，人生本來就是悲劇。想通了這一點，你就會發現生活還是有趣的。

我笑了。將生活看成苦海，你就有甜絲絲的感覺；將目標定爲負數，說不準你會喜出望外。這和佛教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和契可夫的幽默也很接近。他曾經勸那些爲倒霉事而垂頭喪氣的朋友說，如果你老婆偷了漢子，你應該高興得跳起來，

因爲她畢竟沒有伙同那家伙殺了你；如果一盒火柴在你的褲兜裡著了火，你應當舉手額慶，因爲那畢竟不是一顆炸彈……

晚上去看金立佐夫婦。立佐準備拋下剛懷孕 7 個月的妻子曾華，要去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一年半左右。他是一個比我更實際的人，每次都能給我許多忠告。他對許多事看得很透，堅持認爲，這一輪改革不會有戲，下一輪再說吧。他不想爲眼下的改革爭吵不休，他要爲以後的改革學習本事。

---

10 月 2 日

我臨時全面負責政法組

早起妻子犯了急性胃炎，昨晚吃了不潔的螃蟹。扶她上醫院，她痛得數步一停。

中午到原中宣部的同事鄭仲兵和韋典華處，說了些話，就喝酒。感覺比以前生疏些了。談起仲兵的長兄鄭伯農，他前不久寫了一篇批判劉再復的文章。我和典華奇怪他怎麼會幹這種事，他們弟兄倆，雖是骨肉，但是政敵。伯農是鄧力群的戰將，仲兵是鄧力群的對頭。仲兵說，他是被人利用了。在反精神污染期間，他寫過一篇批現代派詩歌的文章，一些原來的文友對他十分冷淡，而鄧力群的人卻對他熱情招手，他就橫下一條心跟他們走了。

進玉約我晚間去和他一起討論一下十三大報告的問題。他的意見是，報告可以寫四個部分：一，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基本完成；二，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四，今後的幾項工作安排。他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特徵問題，社會主義允不允許剝削的問題。

我們接著討論了辦公室的工作問題。他讓我時常提醒他要注意些什麼問題。進玉說，政法組組長陳福今被抽到紫陽那邊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去了，這個組暫時由我全面負責，從副組長升任臨時組長。

第三部分

風暴前的寧靜

十、轉移戰場：13大報告開始啓動

10月7日

「賭徒」與「妓女」：兩種為官哲學

今天山東的朋友吳曉夢來，在家請他吃飯。我們談了些官場情況。我告訴他，在官場上我感到痛苦。我的價值和長處都不在這裡。我有一種強烈的要逃離這一切的感覺。

談起做官之道，我有一個發現：在中共官場上，要升官，當「賭徒」；要保官，當「妓女」。賭徒一般把賭注下在最粗的腿上。鄧力群是「賭徒哲學」大師，他敢向陳雲下注，不惜得罪鄧小平。其實他看準了除鄧小平以外的老人們都不大贊成改革，他的注是下給以陳雲爲首的老人幫的。

而李先念則是「妓女」的領班，他永遠不倒的奧秘，就是誰找「她」，跟誰睡覺。文革中和毛澤東上床，甚至和四人幫眉來眼去。現在又在鄧小平和陳雲兩張床之間穿梭。在起草六中全會決議過程中，他既同意鄧力群對胡耀邦起草的決議稿的批判，又同意鄧小平對胡耀邦決議稿的稱贊。

10月8日

胡啟立開始退縮

我主持編輯的政治體制改革參閱資料第三輯關於黨政分工問題，編成付印，約 10 萬字。

和宏遵一起給中央領導寫一篇到政協常委會上的講話稿，談六中全會和決議問題。原來啓立決定去講，但他聽了宏遵的匯報提綱後，覺得不好講。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輕了說重了都要得罪人。說輕了怕得罪陳雲、鄧力群，說重了得罪耀邦，遂又決定不去。最近港台報刊在傳喬石可能要當總書記，啓立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考慮，他當然知道，陳雲堅決反對的人要想保官不易，要想當總書記更難。

---

10 月 9 日

溫家寶推動市場化改革

晚間，家寶、周傑主持討論華建敏寫的溫州調查，我參加討論。家寶對在此之前陳俊生（國務院秘書長）、林子力和浙江省委寫的有關溫州的調查材料評價很高。他說，陳的文章抓準了要害，私人經濟和民間市場問題，文章對此作肯定評價；林子力的文章有理論深度，從理論上說明溫州的私人經濟具有二重性，有社會化的性質和進步意義，與社會主義經濟有聯繫，民間市場的發展是大好事，是發展商品經濟求之不得的；浙江省委關於溫州試驗區的報告，則提出了一個精彩的方案，方案提出要放手發展私人經濟、雇工經營（不限雇員人數）和股份經濟，還要推動國營和集體經濟的所有制改革。

家寶認爲，我們的報告無論怎麼寫，也無出其右，乾脆爲浙江省委的報告作論證，推動中央盡快批准浙江的報告，並批轉全國參考。我聽了很興奮。歷史畢竟誰也阻擋不了，共產黨高層領導已經開始著手自我改造。儘管鄧力群把持的書記處研究室還在那兒炮製批判溫州試驗的材料，也無濟於事。經濟規律是無情的。群眾雖然不知道社會理想，但只要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就會不顧一切地去追求。

---

10 月 10 日

與嚴家其談機構病

上午與嚴家其聊天。他參加了鮑彤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負責工作。我們談起機構改革，我說 1982 年機構改革失敗的因素現在並沒有消除，這次改革的前景如何，不可過於樂觀。

他問有哪些因素，我說主要有三條。一是幹部退路問題。精簡機構是拆廟，但「和尚」（國家幹部）不能還俗，總得要安置。所以自然是拆了東廟，建西廟，並了大廟增小廟，機構怎麼能少得了？況且「和尚」還有增無減，每年約增加 100 萬，廟宇不膨脹才怪呢。如此下去，恐怕滿世界都是叢林了，怎麼精簡機構？

二是企業還在當小媳婦，經濟體制改革並沒有使企業擺脫婆婆的控制，它仍然吊在行政機構的鉤子上，突然撤了這根鉤

子，企業還真沒有著落。沒有人代表國家來行使資產所有者職能。三是我們這個「官本位」社會還沒有轉到「企業本位」或「經濟本位」上來，追求官位的人大大多於經營企業和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家其認爲，這三個問題都很根本，都值得仔細研究。

他還說，現在政府能力在下降，具體表現就是「怠工」，大家都不幹活。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那些人，沒有幾個是幹活的。可謂是所見略同，我也一直在觀察「怠工癥」。

---

10 月 11 日

初戀、狼孩和「機關人」

北大研究生會召開配套改革討論會，我和王至元（我的同事——今注）去參加。路上，我們閒聊。他至今未婚，已經 39 歲了。曾有過痛苦的戀愛史。他爲了祭奠他的初戀，寫過一首很長的詩。我告訴他，相當多的人的初戀是靠不住的，但又是最美最動人的。許多人爲了忠於初戀，毀了後來的機遇和幸福。人總有把第一個愛人理想化的傾向。其實，他可能後來遇上過比他初戀情人好得多的朋友。或許，他如果不是第一個愛上那個人，而是後來才遇上，他也許根本就不會感興趣。毫無辦法，初戀總是和青春期的夢想滲透在一起，成爲你永恒的夢境。

「忘不掉呀，」至元說，「哪怕是一個含羞的眼神，就使你失魂落魄，關起房門來美美地享受好幾天……」

「去他媽的眼神吧，」我心裡說，「去他媽的羞澀吧！反正我是再也不會為什麼眼神費神了……」心裡有一陣悲涼。

會議開得平常。中午見到馮侖，說起笑話，他說，周為民最近十分苦惱：「我真是不中用，怎麼就寫不出一篇讓人批判的文章來呢？」說到官場，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機關幹部人的功能都退化了。笑的功能退化了，一些幹部只會一種笑，對上司的媚笑。見到其它人，不知道如何笑。他和一個處長開會住在一個房間，前後十幾天，沒有看到他笑過一次。有時，他很想笑，但面部抽搐幾下後，沒有笑意，終於放棄。語言功能也退化了。他們只會說「文件語」，不會說人話。他把這些人稱為「狼孩」，我稱他們是「機關人」。這是一種新人，如何確切分類，尚待研究。

晚間見到敬新，心裡不好受。我希望他的生活狀況能有所改變。

---

10 月 12 日

街頭的悵惘

在家帶未未。下午用小車推她上街，揀陌生小巷穿行。看到熱鬧的小集市，聽到或男或女、或粗或細的叫賣聲，一串串自行車鈴聲沿街飄落，目光掠過一排排破舊瓦楞上長滿青草的屋舍，門前的牽牛花和美人蕉，看見各色人等來來往往，或匆忙，或悠閒……

我猜想，每個人都有一大書本厚的故事，每扇門裡都有許多悲喜劇。生活在發生著，消失著，像洗衣婦手中的泡沫，而我無從得知。我突然感到生活的可愛，有許多事沒有去做，有許多人沒有去交談，沒有愛夠的感覺震撼了我。我似乎被放在硬硬的生活套子裡，與鮮活的生活隔了一層。生活要是沒有挫折、失敗、痛苦、撕心裂肺的憂愁、痛不欲生的折磨、久別後的重逢，那是什麼生活呵。

未未突然格格笑起來，她看到生活了嗎？

10月13日

參加中共13大報告起草組

進玉告訴我，我被抽去參加13大報告的準備工作。在13大報告起草小組下面設一個資料組，暫定我一個人，如果再增加人，讓我負責。目的是讓我學習大手筆的寫作技巧，增長起草大報告的才幹。

繼續編輯政治體制改革參閱資料。

10月18日

準備隨耀邦巡幸江南

近幾日一直忙於編輯政治體制改革參閱材料，全部七輯於今日脫手，耗時3個月。

本打算了結此事之後，好好研究點問題。可進玉告訴我，20日（下周一）要到13大起草組報到，更繁重的工作在等著我。今晚，進玉又通知我說，下周要跟隨耀邦一行去江浙視察。

10月19日

面對秋風

近來感到累。小未未經常夜裡吵鬧，缺乏睡眠。回家辦了些該辦的事，到辦公室睡了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散了架，渾身上下攏不到一塊。

窗外秋雨迷蒙，寒意襲人。遠處幾棵樹已呈現一片金黃。面對秋風，我又生人生之慨，心裡有一種蒼涼的美感。世間的一切是值得愛的。只要我們努力去愛，一定能找到可愛的東西。甚至蚊虫嗡嗡的夏季，被愛女的啼哭敲碎的睡眠，政治上的對手玩弄的小小詭計，這一切都賦予生活某種意義，讓你不能忘懷。細雨中的秋景，總是讓我激動不已。一片悄然飄落的秋葉，都能輕觸到我心裡某個敏感的部分。

我們生活著的人，不滿意的居多。也許生活本身不可能讓人完全滿意。我們追求各種目標，有些是根本達不到的，有些達到了就失去原來的美感，甚至變成禍害。重要的是，永遠追

求。永遠保持對生活的期待。沒有期待，你就不再會面對秋風，看秋雨中的黃葉輕輕飄墜……

10月19日

短缺偏好

今天早上，我騎車去換煤氣。非常走運，一批煤氣罐剛剛運到，我已經來過幾趟，沒有煤氣罐，白跑一趟。正在我往自行車後座上綁煤氣罐時，我聽到這則對話：

「煤氣罐再少一點才好呢，」正在開票的女人說。

「就是，讓他們每天早上來排隊……」坐在她身後的男人說。

他們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可能是：那我們才威風呢，有人求，有人送東西了。兩句對話，已經點破了我們這個社會難以消除短缺的原因。我們不僅短缺煤氣、名牌產品，更短缺信任、愛和同情。我們不得不用蜂窩煤代替液化氣，用白糖代替蜂蜜，用涼白開代替啤酒，而且，我們還用廢話代替思想，用馬屁代替友情……經濟學家寫了幾大本厚書，想要消除短缺。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有能力消除短缺的人，並不希望消除短缺，他們有「短缺偏好」。只要銷售量和他們的收入沒有關係，他們寧可選擇短缺。產品越短缺，他們的腰包就越豐腴。

10月20日

到 13 大起草組報到

進玉帶我和建平去 13 大報告起草組報到。起草組在中南海 81 號內的中辦警衛局大樓裡，占了一層樓。王愈明和我們談了近期工作。先找資料，一共 7 個方面，十分龐雜，有的要買，有的要找各部委。

我們差不多每起草一個文件，都要找一批材料，用完，就沒了。在中辦，連起碼的圖書資料都沒有。找一份文藝報，要到北圖。我們辦公室有所意識，前不久買了數千元的書，那也是杯水車薪。1982 年，書記處會議就決定將中宣部圖書館、書記處研究室圖書館和紅旗雜誌圖書館合並成中央圖書館，沒有一家愿意。幾年過去了，毫無動靜。

---

10 月 11 日

等級消費

上午和建平上部長們才能光顧的內部書店購買內部資料。我想買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另一位法國人的書《人的問題》。問店員，答曰沒有。碰巧該店一個職工正接到一個詢問電話，打電話的人想知道書店裡是否有《萬歷十五年》這本書。接電話的店員懶洋洋地回答說，「沒有。」可是，我剛轉過一個書桌，就看見《萬歷十五年》的精裝本赫然擺在那兒。我告訴一個女職工，她漫不經心地哼了一聲，轉身走開了。

這是等級消費必然帶來的懶惰。等級消費在我們國家已不足爲奇，在精神生活上尤其如此。一個外國高級藝術團來華，如果演員衣服穿得很少，那平民便無緣觀賞。據說，蘇聯舞蹈家代表團來華演出，一個公子哥就包下了 1000 多張票。

突出反映等級消費的，還是內部材料。一般百姓，不知道內部材料爲何物。一個最普通的外國出版物，如果譯成中文，也大多內部發行。日本作家菊地昌典對自己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內部發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十分惱怒。一次，《中國美術報》社長張薔告訴我，總有些人想槍斃他這張報紙，原因是它登過幾幅裸女畫。他問審查機關，一些美術雜誌登了裸女畫，爲什麼你不管？答曰，雜誌發行量小，報紙發行量大。又問，一些美術作品展覽也有裸女，爲何不禁？答曰，展覽只在大都市，你的報紙發行到農村。哦，原來如此，農民看不得裸女畫，他們只配看自己的老婆。

香港台灣的出版物，一般百姓更不讓接觸，稍犯禁忌，必嚴懲不貸。山西出了個《大陸與台灣》雜誌，其實並無問題，只有幾篇台灣人寫的文章，筆還沒有碰到女人的臀部，就引起正人君子的憂慮，被勒令停刊。我住的沙灘北街附近有一家經營得很好的書店，經常賣一些你想買的書。我常常光顧這個「華都書屋」。不知道何故，這個書店在 85 年關了門，直到 86 年春才重新營業。我問何故，店主說，因爲賣了一些《大陸與台灣》的雜誌。而我們這些人，特別是首長們，什麼不能看呵，香港台灣的報刊雜誌隨便看。不少秘書房間裡，還有很昂貴的錄像設備，經常有一些性片供解悶。

10月11日

學會打擦邊球

晚上賀可存從中央黨校來。閒聊起來，他說大家對這次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精神文明的決議深感失望，主要是兩條，一是沒有充分闡述高度民主，二是保留了反自由化的提法。我說，這個決議的通過仍然是一個重大勝利。這個決議對整個局面沒有多大影響，沒有引起多少人關注，這本身就是成功。因爲有些人是要通過搞這個決議給改革開放一個當頭棒喝，把中國再次拉向左轉。想一想八三年反精神污染，引起全國震動，就是最好的說明。況且，我們這撥人只是坐在中國之船的左邊，拼命把船向右劃，可是不要忘了，還有一些人坐在船的右邊，拼命把船向左劃，甚至還有人站在「舵手」身邊，去掣他的肘，希望把船扳向左轉，結果，船既沒有按左邊人的意志也沒有按右邊人的意志航行，它駛向一個合力方向。不能離開中國的現實政治考慮問題。你如果想通過一個讓知識界感到過癮的文件，結果是要麼根本通不過，要麼通過一個更糟的。中國只能「半步」前進，這可能比進一步退兩步要好。要學會打「擦邊球」。不能用理想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這樣不是國家受不了，就是自己受不了。這就是現實，有時十分骯髒。只能在複雜的處境中堅持韌性的戰鬥。

10月12日

13大報告起草組召開理論座談會

13 大報告起草小組召開理論方面的座談會，請大家談了思路。「會客」們都是層次較高的人，有部級幹部和全國一流學者，于光遠、林子力、蘇紹智、劉國光、趙復三、李慎之等。但會間一聽就知道，大家並沒有做充分的準備，東扯葫蘆西扯瓢，漫談感想。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要對現行政策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說明，否則，很難保證政策不變。如何說明，一要堅持提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有商品經濟，有多種經濟成分，有貧富差別，還要允許並包容一點剝削；二要明確我們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關係要不斷適應生產力狀況，經濟、政治制度要不斷完善，為改革提供依據。

于光遠提出：「現在一個大問題就是人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如果就此做一個調查，問每一個人在現在的崗位上發揮了多大潛力，一定很有意思。我有一個老秘書，有很多委屈，保護不了他，我毫無辦法。大家都生活得不自在，很難受，有各種干擾。要研究這個問題。怎樣才能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開會前，必堅說，葉劍英去世了。大家面帶笑容，沒什麼反應。據說啓立說，葉帥能維持到今天，完全依靠的是現代科學的發展與中國傳統醫學的合璧。啓立忘了說，還有人民的血汗。

十一、隨駕胡耀邦巡幸江南

10月13日

專機上的蜜餞之行

飛機於下午三點從北京西郊軍用機場起飛。這是胡耀邦乘坐的專機，中辦主任溫家寶和溫的秘書王永海和我隨行。服務是一流的。未到機場就看見警戒人員，機上小姐的臉總是陽春三月那塊最明媚的天。各種小吃、糖果、巧克力、蜜餞和牛肉乾等等，各種飲料不斷送上來。隨行的警衛人員六七個，還拿著步話機。

到了南京，警衛更多。一出機場，沿途到處都是軍警。顯然人們已經知道車上坐著什麼人。車隊到處，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向車隊投來。有些路口已禁止其他車輛通行。他們害怕首長的自然生命受到損害，但似乎並不害怕首長的政治生命受到損害。

我們下榻東郊公園賓館。接待工作凌亂不堪，辦事人員不知道誰該住在哪兒，家寶和錢其琛該在何處吃飯。整個組織工作也無頭緒，我不知道我們要去哪幾個市或地區，家寶也不知道日程安排。

晚間，省委設宴款待，耀邦在裡間，我們在外間。完全是官場奉迎，但無復江南的文章之氣。酒還是美酒，人已非才子。

「天雨為你們送行，我們為你們接風。」

「酒的顏色不同，心意是一樣的。」

「我不向你學習，我向你致敬。」

這就是當晚聽到的最有才氣的祝酒辭了。

---

10 月 24 日

感謝誰

早晨在住處四周散步，空氣清新，樹木蔥郁，有聲聲蟬鳴，這兒的夏天似乎還留下一點尾聲。有一兩個哨兵荷槍實彈，不時從樹叢中露出嘴臉，給寬和自然的氣氛帶來一點凶險。

耀邦今天在南京接待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家寶和我們自行安排活動。上午請來幾個區縣領導人，聽他們談基層精神文明建設情況。這幾個人，像語言垃圾車一樣，傾倒了成噸的語言垃圾。經過仔細尋找，才能發現幾件有用的東西。雨花台開始重視爲群眾服務，從計劃生育到死者火葬；建鄴區兩年來建了50 多萬平米的居民住宅，雖然我們知道其中 90%以上是給「公仆」住的；南京市已注意到要發掘「南京精神」，這是個不錯的主意。每個城市，每個村莊，每個行業，每個公民，都應當樹立自己獨有的精神，或堅強不屈，或英勇無畏，或勤勞儉樸，或清潔乾淨，或忠厚愛人……果真如此，人們將不再是行屍走肉。

令人不快的是這撥人的沾沾自喜。「30 多年住舊房，現在兩年換新宅。群眾做夢也沒有想到，都說感謝共產黨……」其實，他們的潛台詞是感謝「我」。30 多年了，才讓百姓住上象樣點房子，不覺汗顏，還開笑顏，讓人不解。

「匯報學」

「領導體制也有了轉變，以前是大隊支部，現在是村支部……」

「我插一句，你能談談村支部的現狀嗎？」家寶問。

「……哦，」這位縣委書記略微遲疑了分把鐘，然後說，「我過會兒還要詳細匯報。」

我知道，他再也不會「詳細匯報」村支部問題了。在官場上遛達過幾年的人都知道，遇上了一個一時答不上來的問題時該怎麼辦。在不成文的《匯報學概論》第 1 章第 3 節裡就載明，「你應當說，我下面再匯報這個問題，然後，東扯葫蘆西扯瓢，滔滔不絕，盡說廢話，不留空隙，一直到開飯時間過去 1 小時，讓聽匯報的人只有胃沒有心，只想到食物，想不到問題。這時你才恭恭敬敬地問，領導，還有問題嗎？」果然，那位書記再也沒有回到「村支部」的問題上來。

我早就想寫一本《匯報學》，在我們每天有無數匯報活動的國家，這本書可能會比登上美國《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的書還要暢銷。只是宦海無邊，我涉足未久，不敢造次。不過，有幾條建議如果公諸於世，可能對無數罹匯報之災的同胞有所裨益。

——要胸中有「數」。你一有空閒，就把各種數字背得滾瓜爛熟，說不出幾個數字來的領導人，等於砸了自己向上爬的梯子。在我們黨的字典裡，背誦數字的多少，向來被看成是衡量領導才能大小，胸中有無全局的標志。要不，耀邦的秘書李漢平說，耀邦每次散步，嘴裡總要嘟嘟囔囔地背些數字。

——要搞數字轟炸。一開始匯報，你就要用數字狂轟爛炸聽匯報者的頭腦，讓他昏昏沉沉，拚命記錄，忘了要問其他問題。你要知道，數字是一張有情的網，把領導網在網中央，網越放越大他越迷茫……

哦，飯在等我，以後再說吧。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這是一個設計得很好的紀念館。黃褐色，墳冢般的造型。入內，一片空曠，斷垣殘壁，幾株枯樹，一帶砂礫，宛如皚皚白骨。斷壁上有數堵悲壯可怖的浮雕，屍骨陳列館前，有一座呼喚親人的母親的大型雕塑。即使是剛愛上一個心上人的姑娘，走進這裡，他愉快流蕩的情緒，也會驟然凝固，只覺得天幕唰地低垂，白日成了白色的花圈。只是站在高處，外景與內景不相協調，外面是破舊的小屋，淩亂的民宅，斑駁細小的道路，有一家小屋把一根圓木伸過牆頭，搭在美麗蒼白的浮雕上，讓人遺憾。如果有參天的勁松，虯曲的古柏，氣氛就肅穆多了。

走進史料陳列室，我的心情更爲沉重。慘死的同胞的各種慘狀，使我挪不動腳步。30 萬同胞，做了九泉之下的游魂。此後的整個晚上，我沒有能從悲憤、沮喪又激昂的心境中擺脫出來。我在想，我們爲什麼沒有守住南京，爲什麼不進行巷戰，一街一巷地爭奪，打埋伏戰，引敵人進城，以削弱敵人飛機大炮的威力；爲什麼不提前疏散居民，讓百姓早點離城避難；爲什麼幾百幾十甚至幾個日本兵就能屠殺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爲什麼那麼多中國男人目睹野獸奸淫自己的妻女而不拚死去保護

她們；爲什麼中國女人拚命去搶敵人爲取笑她們而撒到地上的糖果……對這些問題，我找不到答案，也許，我們民族已經喪失了自己的氣節。

這不僅是敵人罪行的陳列館，也是我們民族恥辱的陳列館。

---

10 月 25 日，陰，有雨

煙雨太湖

從東郊賓館去火車站的路上，看到明孝陵的石人石馬。車輪下的路，被人們戲稱爲「努克路」。據說，這是文革期間專爲西哈努克來南京修築的。這條路沿玄武湖畔東西延伸，岸柳依然婀娜，湖面煙雨迷蒙，一派柔景逸致。

看見石人石馬，人們會想起朱大皇帝；走在湖堤上品味湖光山色，自然會提起享樂國王「努克」。這事有點不對勁。似乎暴君和奢靡皇帝總是和美景、名勝相伴。埃及法老與金字塔，凱撒與古羅馬馳道，秦始皇與長城，隋煬帝與大運河……似乎人類沒有廉君，就不會生存下來，但沒有雄主，就沒有壯美的時辰。

耀邦和我們同車到達無錫，他的二兒子胡德華及妻子也來了。胡德華原在南京軍事電訊學院任教，這次要調回北京在一個「軟科學」工廠工作。德華個頭不高，略瘦，但精力充沛，約 30 多歲，已經謝頂，看上去較爲樸素。他的妻子更是桃花源中人一般，保持著十幾年前的穿著打扮。一件村姑樣式的綠上

衣，褲子肥大，且顏色灰暗，兩條三、四十公分長的粗辮子探到腰部，穿一雙平底布鞋。

經過一段很長的路，汽車把我們拉到一個遠離塵世的地方——太湖邊的錦園賓館。如果不是雨天，站在樓上一定能飽餐太湖秀色。沿湖邊有幾座這樣的別墅或賓館，掩映在山坳樹木之中。到湖邊散步，絲絲細雨，習習微風，使我的肺葉像清水中的白木耳，舒張開來。巨大的藤蘿植物爬在長長走廊的架子上，一邊是迷茫的湖水，一邊是滿池秋荷，「留得殘荷聽雨聲」，臨其境，始得佳句之妙。夏日的盛裝已褪，景色有點寂寥，這是相思病和憂愁癥象蘑菇一樣生長的季節。

下午開始了旋風一樣的活動。雨中看了一圈無錫市容，到華莊鄉工人文化館心不在焉地聽了點匯報，然後是鎂光燈閃爍，留言簿上題詞。在東鋒鄉采油設備廠快速穿過。我不知道總書記這種視察會帶來什麼效果。

一步入美麗的蠡園，我就體會到做一個總書記這樣的領導人的悲哀。前呼後擁一大群，還有幾個永不休止地在你耳邊聒噪的人。讓你聽不見太湖輕輕對你訴說的柔語，聽不見細雨在柳枝上聲聲低喚，剛看到樹叢後突然展露的一片美景，正待細細欣賞，不料前有攝影、攝像記者，後有隨從。這種前堵後逼，徹底敗壞了你的興致。面對如此奇景秀色，需要觀察、品味、思考、感受、聯想，需要詢問、諦聽，最好有一二密友，雅興同好，交流心得，寫點詩篇。

走到太湖邊，耀邦要在一亭子裡的石凳上坐一會兒。本應欣賞一下太湖美景，但可惜又是顧秀蓮等人殷勤左右，不得片刻安寧。

想起那隻螃蟹

晚間有好酒美食招待。茅台酒喝了一瓶又一瓶。上螃蟹的時候，我想起一件往事，食欲大減。大約是 59 年，母親病臥在床，全家飢寒終日。實在熬不住，我到大食堂（當時的「共產主義」食堂）去尋找吃的。裡邊杯盞交錯，美酒滿斟，正在款待嘉賓。我爬到桌子底下（當時只有四歲），去尋找大人先生們吃過的魚刺，有一點肉的我再吃一遍。也許這些人就是什麼檢查團或下來視察的領導之類，其中有一個人可能看見了我，動了惻隱之心，把一隻沒有吃的螃蟹扔到桌子底下。我的眼前一亮，像看見了一片美麗的陽光。我抓起螃蟹就跑，生怕有人要奪走我的寶貝。我氣喘吁吁地趴在母親床前，母親聽了螃蟹的來歷，抱著我痛哭起來…… 現在，當我坐上酒席，面對山珍海味時，我總不免想起那個桌底下的孩子。

我聽見有人說：「你吃的不多……」我報以微笑。

---

10 月 26 日，沙洲賓館

荷塘聽雨

起床後到賓館（無錫錦園帆雲樓）前的湖邊散步。這真是一個好去處。秋風乍起，細雨霏霏，左邊是一片荷塘，半數荷葉已枯黃凋零。湖上有片片船帆，點綴出江南特有的水鄉景色，讓人喜悅。我小的時候，門前的小河上經常有船帆如雲飄過，現在很少見了，代替它們的是一隊隊難看的拖船，冒著黑

煙。現代化的確是一把無情的利劍，刺破了田園詩美麗的衣裳。我同情湖畔詩人，特別同情蘇聯詩人葉賽寧，他站在轟鳴的拖拉機前，高舉起拳頭，抗議這頭怪物毀滅了俄羅斯荒涼而美麗的田野，震碎了田野上一輪皎潔的俄羅斯月亮。

兩條新聞

聽新聞聯播，有兩條新聞引起了我們的議論。一條是江蘇省委書記韓培信的講話，強調加強基層精神文明建設。永海（家寶秘書）說，這些話原本照抄中央通知，他擔心電台一播，又要刮風。刮風成了我們的頑癥，美國和日本就沒有，爲什麼？我想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人家國民素質好，有獨立精神，而且有不受制於任何官府的企業，企業是最有效的「定風丸」；二是人家地方官員的命根子不操在中央首腦的手裡，不必跟你轉，討你的好，他們要討好選民。有了這兩條，可望根治刮風頑癥。還有一條新聞，羅馬尼亞要減少軍費開支，大國民會議已經通過，明年要訴諸全民投票。我知道這都是形式，關鍵是齊奧賽思庫的一句話。不過，人家還能想起這一民主形式，顯示他們是近西歐之樓台，先得民主之月。而我們有些地位很高的人，一提民主，一提選舉，特別是一提競選，就搖頭，認爲是浪費時間和錢財。

辜負了萬頃碧波

早飯後，無錫市黨政領導和耀邦合影，要求耀邦講話。細雨蒙蒙中，我們登上太湖龍形游船，真有帝王氣象。古樂低

吟，「宮女」敬茶，一派金碧輝煌。作為一個高級領導人，老呆在辦公室裡不出來，是錯誤的。你走的越遠，到的地方越多，就越能體會到權力並不是飄渺虛無的東西。它十分具體，範圍廣闊，是一切東西的一般等價物，要把權力發揮的淋漓盡致，你必須滿天下跑。你到了哪裡，哪裡的東西就是屬於你的，包括人們的微笑。屁股一落座，就開始了冗長惱人的工作匯報。我們中國領導人，總也不能把工作、休息、玩樂區分開來，結果是幾方面都耽誤了。辜負了眼前的萬頃碧波，千縷秋雨，百般殷勤，十里風帆，四圍香稻，兩舷浪花，只聽了一派胡言。

聽完了匯報，耀邦談了幾點隨想。一是要求江蘇在技術上保持全國領導地位；二是要開發新的工業領域，比如非金屬材料工業；三是要有人力、設備、技術、資金的出口，向外國和外省輸出，搞綜合承包；四是國家集體個體一起辦好旅遊。

下午驅車往沙洲縣。一路上，只見城鄉一片，房舍鮮亮，讓人愉快。停車看了幾個鄉鎮企業，都達到全國一流水平。

隨從越來越多。在沙洲賓館住下時，已達百餘人。

10月27日，蘇州南園賓館

人看人是一種樂趣

中午到蘇州。沿路看到一派富庶景象，農舍不少是新蓋的兩層小樓。胡德華說，比北京的部長住的還闊氣。他把江蘇全省跑了個遍。

離開無錫，天就放晴，讓人遺憾。爲了彌補這一損失，蘇州派車送我們到吳縣東山區看太湖。東山產多種佳果，有枇杷，柑橘等。還是橘子未收季節，傍山臨水的橘子樹閃爍著誘人的紅光。橘林中閃出一座小山村，一派升平景象，讓人想起世外橘源。不過美麗的包裝後邊，村民們到底生活得如何，則不得而知。

登上游船，半天開不出港。擱了淺。這兒的太湖水不深，湖水混濁，有點掃興。船是地質部在這兒的療養院的。家寶原是該部第一副部長，故而借用。中央各部在全國各地名勝之地修建療養院無數，下邊競相效仿，大家都占山爲王，禁地越來越多。不屬這些高級單位的小老百姓，要想到這些美好的休憩之地，怕是難了。這就是「歸屬社會」，找不到歸屬的人，獨立於社會政治組織之外的人，是活不好的。這也就是最講「計劃」的無計劃社會，倒有點像英國十八世紀的圈地運動，不同的是，土地還沒有價格。城市建設也是如此。

剛剛落座，匯報又來了。看得出耀邦相當厭倦。一個攻勢結束，又來了一個合影攻勢，這是顧秀蓮導演的。她讓省地縣三級領導紛紛坐到耀邦身邊合影留念。耀邦對這種把他當成公園裡供人留影的石獅子的做法甚不以爲然，他頭也不回，目視窗外的一片湖水。

歸途中和顧秀蓮的秘書小陸聊起來，我問她總是陪首長接待中央來的人，是否感到厭倦。她說，下邊的人還真盼著中央領導同志來，人看人是一種樂趣，總沒有人可看，大家都覺得怪沒意思的。我想，下邊希望中央領導來，可能還有別的原因，可以要錢要政策，可以顯示一下自己的政績……

晚上耀邦要到賓館門前的個體商店看看，這可嚇壞了保安人員，緊急動員，便衣成群，好幾處停著準備緊急接應的轎車。

我們住在七號樓。據說這是蔣介石爲他的前妻毛氏蓋的。風格和我們中南海的房子差不多，外表灰不溜秋，甚不起眼，裡邊備極豪華，桌椅都是昂貴的檀木所做，嵌有大理石圖案。耀邦住在一號樓，室內有游泳池，比這棟樓又勝一籌。據說以前林彪來，就住那棟樓。

---

10 月 28 日，有雲

看得遠一點

耀邦參觀虎丘、寒山寺、拙政園和蘇州刺繡研究所。所到之處都受到許多群眾夾道鼓掌歡迎。有一個婦女看到耀邦後，高興地跳了起來，「過去得太快了！」人看人的確是一種樂趣。怕被警衛人員攔住，或被圍觀的人堵住，忙於趕路，一路景致顧不得看。一個隨從人員說：「要看景致可不能陪首長出來。」極是。

我們都被蘇州刺繡研究所的美麗刺繡迷住了。一幅刺繡作品要花去一個繡女四個月至一年的時間，好的作品能賣數千美元，有的超過一萬。耀邦一激動，要求他們把贏利的百分之七十給繡女。「不要收她們的稅嘛！」贏得了滿座掌聲。

上飛機前，耀邦給省市領導講了一篇話。大意是要看得遠一點。黨的十三大解決規律性認識問題；十四大要提出新的奮

鬥目標，力爭本世紀末達到工農業總產值達到 5 萬億，即將近翻四番；十五大要爲下個世紀發展作準備。他還講，要發展個體戶，高級知識分子、高技術工作者，如醫生、藝術家等，都可以當個體戶。

在碩方機場登上專機，得到一大批饋贈食品。

此行再一次讓我咬了一口權力的尾巴，美滋滋的，最後有一種永遠抹不去的苦味。

十二、胡耀邦與鄧小平矛盾的根由

10 月 29 日

為十三大報告畫速寫

參加討論起草 13 大報告的設想，于光遠、林子力、吳象、王愈明、郝懷明、陳進玉、賈春峰、羅建平和我參加，鄭必堅主持。

鄭必堅說，報告要突出強調我們現在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言可以興邦，以後再也不要吵著要搞共產主義了。

談到群眾對現狀的不滿問題，鄭必堅說，劉賓雁提到第二種忠誠，姑且不論，但確實有第二種不滿，這種不滿是愛國的表現，要給予肯定。

林子力談到，民主的基礎是商品經濟。必堅馬上說，那公有制就是集中的基礎了。中國這麼大，沒有一點集中不行，老

人家在，不要緊，要是不在了，誰聽你中央的，聽你張三李四的？

光遠提出，要講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

下午談到所有制問題。必堅說，我們再也不走過去那種搞所有制過渡的老路，不搞個體到集體，小集體到大集體，大集體到全民的過渡，要承認個人財產。

談到政治改革，大家認爲就是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必堅說，隨著人道主義的發展，將來城市裡的裸體雕塑會多起來。到西歐去，看到一些裸體雕塑，給人很深的印象。人體是很美的，值得留戀和愛惜，隨便把人象螞蟻一樣抹掉是醜惡的。

總的設想是分六個部分，第一部分寫前五年的回顧和下一步的打算；第二部分寫改革；第三部分寫建設；第四部分寫外交，第五部分寫理論，第六部分寫黨。

說來頗有意思，似乎整個中國發展方向的首創權，就操在這幾個人手裡。所以，在中共歷史上，起草班子從來都很重要。這工作有意思，要好自爲之。

---

10 月 30 日

大筆桿子鄭必堅

繼續討論 13 大報告的設想。

討論到理論部分。大家認爲，一是要強調小平同志的理論貢獻，國內外都認爲他是務實派，沒有什麼理論，這次要講淸楚，小平首要的貢獻是理論。二是要提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以回擊那些所謂經典派。

看來，鄭必堅這個人是個値得研究的人。他文史哲知識基礎比較雄厚，思想解放、開明而又沉穩，語言風趣幽默，又不失之滑稽輕浮，他談出的思想，給你以冰山尖頂的感覺，下邊還有更多的東西含而未露。他從不發表公開的講話，不寫公開發表的文章。他給人博大之感。也許真的博大的人，並不急於顯露自己。他象大自然，讓人們去觀賞。相比之下，我這種人，就顯得淺了。

10月31日

學習打下手

根據前兩天討論的內容，必堅、春峰、懷明、建平和我把它細化並具體化爲文字，寫成了第一稿。

有一些重要的提法，如果通過，將使中國有進一步的開放。當然，在有些問題上沒有觸到問題的本質。我想，不必著急，急了反而壞事。幾天不見，女兒未未的語言能力大有長進，會說想爸爸了。

11月1日

耀邦怒批劉賓雁

把起草 13 大報告的設想又改了一稿。早餐時，耀邦秘書李漢平說，有一本《人才》雜誌，說他們得到了最優秀的人才劉賓雁的支持。耀邦大怒，說有些人專門和我們作對，你批評誰，就說誰好。他算最優秀的人才，我們算什麼？耀邦的另一個秘書也說，劉賓雁走到哪裡，人家的狀就告到哪裡。蘇維民（郝建秀的秘書，也在我們書記處辦公室工作）說，「要說人才，張賢亮算個人才，劉再復也是，但我對他們討厭透了。」我默默地聽著，能說什麼呢？

11月2日，天氣不錯

鄧力群爭奪中宣部陣地

晚上誠德（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的秘書）來談中宣部的情況。他擔心中央領導過於重視 13 大，輕視了眼前的局勢。從中宣部看，「左」派們又發動了一次新的進攻。放出風聲說，朱厚澤、萬里和胡啓立受到了中央批評，鄧力群還提議讓胡繩任社會科學規劃小組組長，安排厚澤當副組長，著意貶低厚澤。部內已出現複雜局面，幾個副部長不支持厚澤工作。凡是得罪人的事，都往他這兒推。新聞局、出版局等局長離任前，都提

出了新的組閣名單，如果照此任命，中宣部就完了。可分管幹部的副部長照常劃圈。有的副部長還急於安排自己的人。

這種局面，不獨中宣部一家有。全國所有的領導班子，能協調一致工作的並不多。主要是兩種情況：一種「貓鼠班子」，另一種「螃蟹班子」。只要主要領導人有特別過硬的後台，地位不可動搖，他就是「貓」，其他成員都是一群「耗子」，不敢則聲，一切聽貓的。據說有一家報紙，副主編決定節日電影票每張一角錢，結果遭到總編的痛罵，要收一角五，什麼理由？不知道，反正你不能在任何事情上作主。更多的班子是「一筐螃蟹」，你夾我大腿，我夾你肚臍，誰也別想動。我們的領導班子產生的方式，既非選舉制，也非組閣制。任命誰，不任命誰，是上級班子力量對比的結果。每個下級班子，都是上級班子安插自己代言人的場所。各有主子，便都有恃無恐。於是爭權奪利，民無寧日。即使是同時效忠同一個主子，也會爭寵不已。況且，精於權術的主子，也需要下屬鬥個不休，鬥得越凶，他們各自對自己的需要和依賴就越甚，就會不斷發揮創造性來效忠自己。

在這種情況下，要搞什麼首長負責制，只能落空。你怎麼負責？你想幹的，你的同僚不想幹；你想築台，他拆台；你想說東他說西。你到一個新單位，他給你留下一個老班底，使盡渾身解數給你出難題，引頸翹首看你的笑話。我們的怪事就是比人家多。在西方，人家是新上任的首長組閣，我們是誰離任誰組閣。爲什麼新班子工作難有起色？它是老班子的影子。要想真正實行責任制，必須實行組閣制。

11月3日

按圖索驥

全天討論起草 13 大報告的設想，光遠、子力、吳象和愈明也參加了。

早餐時，耀邦的兩個秘書很憤慨地訴說一件怪事。安徽省亳州市一個副書記寫信給耀邦，還附上一張和耀邦合影的照片，那是耀邦外出視察時照的。他要求見耀邦。昨天，他來京按圖索驥來了，非見總書記不可。問他有什麼事，又說不出來。聽說亳州市人大會議一結束，他就北上了，原因是沒有當上市長。「太不像話了，照一次相，就要見，那還得了？可能發昏了！」他們的話引來一片議論。那又怎麼樣？我想，不是另有所圖，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要和首長照相，你以爲首長比楊貴妃還美麼？

11月4日

戈揚與《新觀察》

回中宣部拿工資。幾個人見到我，盡說些讓人肉麻的話，如果我是從監獄出來，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樣。

和鄭仲兵一起去看戈揚老太太。她是《新觀察》的主編，年愈古稀，想早點退職寫點東西，但又怕雜誌落入「左」鬼和平庸之輩手裡。她想讓仲兵去當副主編，先控制局面。戈揚主

編的新觀察，是受苦人伸冤的法庭，是回擊「左」先生言論的陣地，是鼓蕩改革之風的雲帆。有苦的人，受委屈的人，遭迫害的人，無家可歸的人，都來找新觀察。黃宗英還住在戈楊家裡。她在深圳辦了個影視公司，她的一個副經理，國家安全部安插的人員，在香港把她公司借的一筆巨款捲逃海外。從此，政治迫害迫使她四處流離，說她是逃亡者的同謀。「共產黨的這招把戲，比國民黨的老虎凳還厲害啊！」說著，黃宗英女士的眼圈就紅了。一秒鐘裡，她又破涕爲笑，抹上口紅去出席一個外國人的晚宴了。

「你有點象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聽見我這樣說，戈揚的眼睫毛上便閃爍著晶瑩的淚光。

---

11 月 5 日

體驗尷尬

去看王至元。談起所有制問題，他們都勸我盡快把我的想法寫成書。

下午中共中央農研室的羅海綱來，我勸他研究一下發展中國家家庭農場的可能性，這也許是解決目前我國農業規模效益差、難以搞現代化等問題的一條出路。

晚上山東的吳曉夢來家談。他走後，看蘇聯片子《戰地浪漫曲》。忽然對我目前的處境感到難過。我必須放棄自己的一些本性來生活，這種生活也許有成功，但不會有幸福。我的本性是自由自在地創作，沒有遮攔地傾瀉感情。而現在，我必須

學得持重，學會看別人的臉色，學會討一切人喜歡，學會掩藏自己的思想感情。悶得很呵！

這一切，爲了什麼？可能有一個很神聖的目標，但那個目標可能永遠達不到，也可能本身就是可笑的。我們每個人的悲劇，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什麼，特別可悲的是，一些很有智慧的人，也往往懷著殉道者的莊嚴感情，幹著後代人看來很荒唐的事情。或許人活著，就應像一江春水，一瀉千里，活得酣暢淋漓。但是又一想，人之所以爲人，就是不斷地違反自己的天性，在難以沉默時保持沉默，在難以作出犧牲時作出犧牲，在難以忍受時堅持忍受，這些都只有人才能做到的，沒有這些品格，不鍛煉這些品格，也許我們也做不成一件正經事情。

11月6日

胡啟立與「第三種勢力」

進玉來談了一些情況。

總的看，形勢不錯。但有「第三種勢力」值得注意，啓立和萬里關係非同一般。萬里讓首鋼寫了一個材料攻擊紫陽，結果首鋼受到批評。萬里人不錯，改革很積極，他與紫陽的矛盾，還應該是改革派內部的矛盾。萬里嫌紫陽過於保守。

啓立則不同，他試圖在各種勢力中保持平衡。此人水平極有限，尤其缺乏主見，再加上一個壞秘書楊仲瑜給他出瘦主意，就更糟。他幾個月前，大批了一通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

人，說現在又面臨著「1957 年夏季」的形勢。幸虧厚澤把住了，沒有傳達。沒幾天，習仲勛通知中宣部不要傳達。前幾天，中宣部研究室搞了個材料，說有人認為「第二次文革」不可避免，他又義憤填膺地批示說，不要讓這些人胡說八道，不要發他們的文章。沒幾天，又有人通知，不要傳達這個批示。

可是，他要開明起來，也開明得很，關鍵看他受誰的影響，在什麼關口。六中全會前夕，許多人攻擊決議稿，他在這個關鍵時刻，跑到武漢去了，不去支持耀邦。從各方面看，這個人不可能成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領袖。歷史可能在打盹的時候，把某個小人物推上了歷史舞台，但是這種小人物在舞台上，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像茨威格說的那樣，他們並沒有感到興趣和喜悅，也沒有為大展鴻圖、實現抱負而煥發出驚人的天才，而是惶恐不安，作不出重大決定，坐失良機，最後毀了自己，也害了民族。我猜想，啓立這種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不會存在多久。

不能及時、堅定地起用自己的支持者，是耀邦的缺點，特別是不能保護他們免受傷害。這種事若一再發生，會使人寒心。一個好的政治家，要注意克服這個缺點。

---

11 月 8 日

胡耀邦父子談「自由」

讀到《文匯報》上于浩成的文章，題目是「區分兩種不同的自由」，與吳建國的一篇關於對自由的「反思」的文章商

榷。吳文強調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強調沒有科學的世界觀，不會有自由。這篇文章居然受到胡耀邦的賞識，並作了批示，說現在許多年輕人對大量的問題有一大堆糊塗觀念，特別需要象吳文這樣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個批示是思想理論界感到困惑，因爲吳文從根本上否認我們現在有爭取自由的必要，肯定這樣的文章，無異於是對鄧力群之流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吳建國是左派大本營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得力幹將之一，這種人可輕易贊揚不得。

爲了抵銷吳文和耀邦批示的影響，新觀察雜誌決定發表一篇反駁文章，文滙報也發表了于浩成的文章。看來，要在現在和將來的社會中贏得和保持威信，光靠權力不行，更需要思想和智慧，需要政治家的膽略和判斷力。耀邦問兒子胡德平，這篇文章怎麼樣。德平剛看了幾行，以爲談自由就不錯，便順口答道，「不錯，和我那篇『爲自由鳴炮』差不多。」耀邦聽後笑道：「你算老幾，人家和你一樣！」於是便有了那段批示。這是德平自己說的。

下午去見山東省委秘書長高昌黎。吳曉夢多次稱贊此人非同一般。聊了約兩個小時，果然不錯。許多思想深刻、新穎。他分析了當前的政治經濟形勢，認爲農業快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他提出，改革要成功，要起用一大批改革人才。用好人，光靠組織部不行。論知人，它還不如辦公廳。辦公廳的同志伴隨省委領導左右，了解上下左右幹部，有實感，組織部了解人，靠的是檔案材料。爲此，他要在辦公廳下設一個秘書室，專與領導作伴，一起討論問題，研究對策，起草報告，考察工作，每二、三年，人員換三分之一，放下去就當地市級領導幹部。這是不組閣的組閣，有遠見。

11月9日

兼職副教授

武漢大學教學改革搞得不錯，想了不少點子。該校經濟學院來京聘請一批近幾年來經濟學界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做兼職副教授，隨時可去該校講課，或代培研究生。被請的有周其仁、田源、盧健、華生、張少傑、鄭洪慶、曹遠徵、楊沐、王誠德和我。今天上午在國誼賓館與大家見面。慷慨陳辭者有之，危言聳聽者有之。我基本一言未發，對那種情緒已經感到陌生。

11月10日

官多民少

典華找我有事，晚間去見他和仲兵。

他們談到理論局和中宣部的處級調研員的評定，其目的是要解決工資待遇問題。理論局共有 23 名幹部，其中副處級以上的幹部 13 人，包括局長、副局長 3 人。評級以後，有 4 個局級調研員，6 個副處級調研員，兩個正科級一個副科級調研員。全是官。算起來，有 7 個局級幹部，13 個處級幹部，3 個科級幹部。這是整個中宣部幹部狀況的縮影，也是整個社會幹部狀況

的縮影。中辦的《綜合與摘報》摘登湖南省委黨校羅小凡的一封信，信中談到，目前邵陽市幹部已成倒金字塔型：處級以上幹部 700 多人，科級幹部 800 多人，一般幹部才 500 多人。官本位加上「官祿同軌」，造就這座倒金字塔。

---

11 月 11 日

胡耀邦是鄧小平的「促退派」

耀邦與起草小組談 13 大報告起草設想。他看了我們搞的那個提綱，認爲不太理想，主要問題，一是龐雜，二是語言陳舊，三是行文沉悶。

他談到小平同志與中曾根談話要點，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一是保證黨和國家的活力，同領導層年輕化和素質好有密切關係。小平同志強調領導幹部年輕化，13 大要進一步，14 大、15 大要更進一步，要選拔一批三、四十歲的政治家。耀邦問大家有沒有看電視裡的智力競賽，第一名叫李少軍，是個炮兵排長，反應很敏捷，知識面很廣。要考察一下，要行就調上來，到團中央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考察人，了解人。不少部門既不學習，又沒有熱情，霸著位子不放，一提年輕化，就說太快了。青年團幹部要更新，每年都要用一批素質好，有才華的人，不要總是老實人，只是老實聽話，選拔人的標準要變化。看來，耀邦還是把團中央看成黨中央幹部的後備隊。

他談到小平同志的第二個目標，克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鄧強調，黨領導一切，不要包辦一切。要搞成一部機器，

一個合唱隊，各幹各的不行。蘇聯模式、西方模式都不能搞，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人多了怎麼辦？」耀邦問道。他並不是在徵詢答案，而是在提醒我們注意。果然，他緊接著說，有些幹部退下來，說沒有事情幹。怎麼沒有事情幹？放下架子，事情多得很。當人民代表，當中小學教員、做居民工作，多得很。一退下來，就要安排，到人大，到政協，還是要當官，要當長。人大幹什麼？代表人民說話，聯繫人民群眾是最大的工作，要到群眾中去。人民代表嘛，要爭權力，哪有那麼多權力？看來，耀邦不贊成把人大搞成權力機構。代表人民的沒有權力，不要權力，那權力從何而來？還有，幹部退下來還要當官，當然有個人作風問題，我想還有兩條重要原因，一是平民生活與官員生活差距太大，一退下來，不能適應；二是我們的官員素質不高，許多人除了當官，不會幹別的。習慣於命令別人，不習慣為別人服務。

耀邦繼續說，小平同志講的第三個目標是調動基層的積極性，權力要下放。

耀邦主張報告不要分 6 個部分，分得過多，顯得龐雜，啓承轉合也有困難。他認為分三部分比較合適。第一個部分總結前 5 年的成績，指出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方向已經指明。要從事實出發，夾敘夾議。我們原來都以為前 10 年翻不了一番，事情的進程超出我們的預料，87 年就可翻一番。除了經濟，還可以講政治上的安定，講整黨，講外交，講個七、八條。總的要求，要站在高處，用清新的語言進行高度概括。能不能講現在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把「之一」去掉？過於謙

虛不是我們的品格。啓立跟在後面附和了幾句，耀邦沒有答理他。

耀邦還講了一段吐露心曲的話。他說，這幾年的艱難，我不講別人，講我自己，我當了總書記，除了下去，我從未離開過辦公室。82 年我在軍委會上講，我們的事情不好辦，急也急不得，慢也慢不得，左也左不得，右也右不得，輕也輕不得，重也重不得，步履維艱呵！對「左」的也不能鬥，一鬥就亂套了。有些青年人講，你太軟弱了。不是那麼回事。有人批評周揚批錯了（指胡喬木），你反過來又批評批評周揚的人行嘛？不行。

第二部分寫我們今後幾年怎麼走，要解決什麼問題，有的作 5 年打算，有的要有長期考慮。華國鋒搞的抓綱治國八條，我還有點欣賞，那八條歸納得可以，給人一個好的概念，水平不低，語言的表達還是蠻生動的，要言不煩（耀邦不知道，那正是在座的大筆桿子也是他的秘書鄭必堅和龔育之主持起草的）。缺點是沒有平反冤假錯案。講了我們所處的情況，今後的目標，抓什麼事，再講要有什麼條件，講國際和外交。

耀邦說，第三部分寫改善黨的領導，抓住三、四個環子。我們的事業還是要靠黨的領導，國家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的領導、黨的組織。我們有權力與全國人民一道回顧一下近百年來黨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的關係，沒有哪一個黨能象我們黨這樣把國家搞得這樣好。現在講黨的怪話太多了，我心裡很不舒暢，又不能壓服。要說服。

一是不要包辦一切，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黨政分開；二是要堅決廢除終身制，要講一大批老革命家帶頭退下來的意義。13 大人家主要報導這個，報告裡沒有反映怎麼行？年輕人上來

的意義要講充分，不然人家造謠。特別要把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帶頭退下來的意義講夠，一、二百字講不清楚，不然，深圳青年報說，功勞是他的，他媽的！（耀邦對陸鏗談話，說小平要全退，陸鏗違反耀邦和他的約定，在國外透露了風聲。深圳青年報聽風下雨，要小平 13 大退休，老頭子震怒。有人向小平告狀，說耀邦要小平退休，是促退派。耀邦很被動，因而對深圳青年報很生氣。）第三講黨內民主生活，黨組織要有造血功能，要有免疫力，要講新東西，每個黨組織每個細胞都要自我完善。現在大案要案都要上邊查，你不查，他不解決，他媽的！（他已經罵了兩次娘，怪不得他的警衛秘書李漢平動不動就在餐廳裡大罵什麼人她媽的。）第四，要用馬克思主要觀點、立場和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的毛病，現成的藥方找不到，要充分地講一篇話。

耀邦最後說，他要盡快找小平同志一次，把主要意思談談。13 大全世界都注意，老同志退下來了，年輕同志中不中用？政策會不會夭折，事業會不會停滯？這個問題要回答。報告要在選舉前 5 天發表，不然，有人造謠。在座的同志，還不知道我們中央人事變動盤子，一大批老同志一退到底，一大批年輕人上台。

啓立接著說了些言不及意的話，耀邦沒有接話，他要大家發表意見，點了兆國、家寶等人，就是不點啓立。

袁木、鮑彤、吳象、光遠、家寶都發了言，贊同耀邦的思路。鮑彤的發言有點意思。他說，黨的領導要「一少三好」，威信才高。具體事情少管些，出的主意要好，模範作用要好，聯繫群眾要好。權力集中，責任集中，挨罵也集中。黨內民主，要有程序，要有表決制（鄭必堅後來對此嗤之以鼻，我想

是嗤錯了）。我們各級組織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我們沒有及時由革命體制轉向建設體制。革命體制要求保證主要目標不錯，不惜付出代價。我們不惜拆了機器用零件，搞許多臨時機構，不注意發揮常設機構的正常職能。有人說，我們的社會是個龐大的單細胞社會，只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西方不同，什麼事能辦，什麼事不能辦，都有明確規定，一個辦事員就辦了。辦事員認爲不能辦的，你找總統也辦不了。

鮑彤很健談，頗有點學生味，口才極佳，但給人不夠穩重的感覺。穩重和才華是有矛盾的。果然，大家對他的發言評價不高。

十三、胡耀邦下台前的上海、溫州

11 月 12 日

研討 13 大報告的大主意

耀邦要去江蘇上海視察。必堅問我們跟不跟去，讓大家討論。我力主去溫州調查，去直觀地看看私營經濟發展的勃勃生機，有利於寫初級階段的經濟成分那部分。必堅贊成。於是，我們另走一路，先去上海，再到溫州。

討論 13 大報告第二部分的大主意時，我提出兩種形態的所有制概念，一是實物形態的所有權，二是價值形態的所有權。兩種形態不分，是古老原始的所有制形態，特點是經營權和所有權不分。要使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開，就必須使所有權的價值

形態與實物形態分離。分離的途徑是股份化，讓持股者只支配價值，不支配實物，這樣企業才有真正的所有權。大家同意用新形態的社會主義所有權這一概念。

---

11 月 14 日，北京，晴有大風；上海，小雨

體驗民航

頭仍然發暈。差不多餓了十幾個小時。爲趕飛機去上海，凌晨四點多起床，怕誤車，乘不上八點半的飛機。這回和上次隨耀邦同志去南京的情況完全不同。到機場，沒有聽到飛機是否正點起飛的說明，到九點，仍不見有動靜。一問，才知道上海天氣不好，推遲起飛，十點以前可啓航。十點多了，沒有下文。又問，答曰十點以後登機。「後」到何時，無可奉告。一直到十一點，才通知十二點起飛。結果十二點半登機，一點半離開跑道。候機廳冷風嗖嗖。我們又飢又寒又悃。一下飛機，建平就爲中國民航的出色服務感動得「直流鼻涕」：他感冒得不輕。

住在上海西郊賓館，遠離塵世。

---

11 月 15 日，上海西郊賓館，細雨

繁華背後

參觀上海電視機一廠和華亭賓館。

華亭賓館極其豪華。明鏡般的大理石地面和四壁，草坪般鬆軟的地毯，光亮派建築風格，使你置身其中有無窮洞天之感。有各種健身、娛樂和服務設施。房間素樸淡雅。只是價格太高，一夜合人民幣二百多元。整個賓館與港商合營，造價七千多萬美元，約兩億元人民幣。一切材料和設施均進口。據說，豪華賓館風已吹到上海，僅西郊虹橋機場到西郊賓館一帶在建和建成的高級賓館就有二十多家，已投入使用十六家。司機告訴我，中低檔賓館十分短缺，外省市到上海的人找不到落腳之處。

飯後在住處外邊走走，發現秋天的上海是美的。溫度、濕度都宜人，秋葉未盡，草坪微黃，尚有菊花、月季等盛開。上海道路雖泥濘狹窄，且年久失修，凹凸不平，但兩旁梧桐樹似傘如蓋，一片片落葉鋪在街上，也別有情趣。

「梁山泊稅收思想」

下午在市委小禮堂與六名企業家座談。有寶鋼的黨委書記、副總指揮朱爾沛，高橋石化總公司經理劉鈞，國棉十七廠副廠長方敏，飛樂電器總長副廠長李永正，上海皮鞋廠廠長張國良，市服裝公司經理王樹塞，都是大中企業領導人。

所有的企業家都愁眉苦臉地訴說，目前的稅收政策，使我們的企業永遠長不大。55%的所得稅，20%多的調節稅，還有能源稅，再加上地方政府收的各種費用，如教育附加費、排水費、交通費和治安管理費等等，80%以上的利潤被抽走。企業

留不下一點油水。西德有一家礦山機械公司，企業利潤首先用來發展企業，剩下的才考慮交稅，國家支持他們這樣做。寶鋼的人說，南朝鮮有個普相（音）鋼鐵公司，與寶鋼同時建設，設計能力也一樣，人家目前已能年產 800 萬噸，還辦了一個子公司，年產 200 萬噸，已使日本鋼鐵業望而生畏。寶鋼現在年產只有 300 萬噸，再過五年才能達到 600 萬噸。他們爲什麼發展的那麼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企業有自我發展的能力。國家只抽 15%的公司所得稅。當然，我們國家從企業拿走的還有一部分所有權的體現——利潤。利潤應當成爲資本本身的增值部分，留在企業，讓它發展。把它拿走（包括一部分折舊費）在全社會重新分配，這還是把整個社會當成一個「大工廠」。企業長不大，變成盆景似的「小老樹」。

儘管企業被抽得很幹，仍然有一些生命力很強的企業和地區能生產更多的利潤。更糟的是，誰稍微「胖」一點，我們就先「割」他的「肉」。這叫「肥豬先殺」。高橋石化總公司一萬六千人生產的利潤與金山石化總公司五萬人生產的利潤一樣多，高橋人均利潤比金山高，結果就要高橋上繳更多的利潤。經營好的企業多繳，經營差的企業少繳，虧損的國家補貼。國家從上海拿走財政收入的 23.5%，從天津拿走 40%，從北京拿走 50%給別人補貼，而內蒙、新疆、西藏等，國家給補貼。這是抽肥補瘦，劫富濟貧，讓整個社會都變成弱小的侏儒。這種劫富濟貧的稅收思想，有點象「梁山泊財政」。

我主張實行級差稅收政策來發展落後地區，有的地方實行「低稅低補」，有的地方實行「免稅免補」，主要吸引企業到落後地區投資，讓企業成長。而發達地區，大大降低所得稅，

這樣可以逐步扔掉補貼落後地區的包袱，讓民間搞開發性「補貼」，代行一部分國家職能。

獎金的嗎啡效應

我早就知道獎金已經不能起刺激工人積極性的作用，這次得到了證實。一個原因是獎金按平均主義原則分配。不可能不平均分配，獎金總額太少，拉不開差距。獎金應當是人們享受或發展資料的貨幣體現，當獎金成爲人們生存資料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就難以把一個人的獎金扣給另一個人。有人稱這是「虧心錢」，不忍心要。就目前情況看，廠長也不敢不平均分配。工人中有頑強的平均主義傾向，廠長無力違抗。獎金只要平均分配，它的刺激作用就喪失了。其次是獎金數額太小，起不到激勵的作用。重賞之下才有勇夫。更重要的原因，還是獎金有一種「嗎啡效應」，要求劑量不斷增大，稍有減少便有副作用。獎金是讓人「上癮」的東西。激勵人上進的，不光是利益，還應當有利益的喪失。這就是西方所說的「胡蘿卜加大棒」原則，或「蜜糖和鞭子」原則。

管羊皮的不管皮鞋

條塊分割使我們的經濟生活出現了許多怪現象。他們反映，由於羊皮大量出口，使國內羊皮價格暴漲。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皮鞋廠的羊皮供應不足，反而要從國外進口。進口的羊皮制革有些就是我們出口的，經外商一轉手，賺了大筆的

錢。想起到蘇州去的時候，聽說蘇州地方改革前，東山（屬吳縣）有一座寺廟，屬市裡管，而山下屬地區和吳縣管。要進廟必須地市兩家批准。有的地下溶洞，洞外一個單位管，洞內另一個單位管。城市下水道也是，院內房管局管，院外城建局管。聽說中國獼猴桃資源豐富，就是發展不起來，原因很多，其中一條，就是獼猴桃不知該哪家管，是林業局還是農業局？是果品公司還是木材公司？沒有人管，中國是辦不成事的。

回來吃飯閒談。席間有麻雀。於是談起 1958 年捉麻雀。必堅說當年在十三陵水庫抓麻雀，全民動員，敲鑼打鼓，麻雀和其他鳥類被驅入天空，整天不敢下落，許多鳥兒活活累死掉到地上。毛澤東的動員力量確是亙古未有。後來就輪到人累死了。安徽就累死餓死四百多萬。有些人並不是沒有糧食吃餓死的，而是有些幹部慌報成績，不許開倉救濟災民。

---

11 月 16 日，上海，小雨

江澤民的「上海經」

上午與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市長江澤民等領導座談。他們都談到上海的困擾，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拿走太多，二是外省市對上海搞原料封鎖。爲了突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江澤民提出，現在有三種經濟，計劃經濟，商品經濟和封建莊園經濟。他舉了一些例子，有些地方不賣山芋乾給上海，酒精

廠要找市政府；內蒙自己引進毛紡設備，羊毛不給上海了。他們要求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要保持相當的干預，就是說，在市場調節失效的地方，運用政府的力量。

我理解上海的困擾。它面臨兩個困境，一是國家繼續拿走上海的高額利潤，而支持高額利潤的廉價原料卻越來越得不到了；二是幾十年來，上海象 個大肥鼠，被關在計劃的籠子裡喂慣了，突然放出來自己覓食，一時間還不適應。所以，與上海人交談，能聽到很多留戀計劃分配和政府干預的言論。

市委書記芮杏文要求給企業家以高收入，不然，他們不值得爲搞好一個工廠冒太大的風險。他還談到上海人才的流失，大批流往國外和其他省市，他主張用高工資留住人才。這表明，中國人已經開始學習「用腳來表決」了。

鄧偉志的斗室

下午見到鄧偉志。他家住淮海路，位置不錯，但住房太擁擠。一家三口，擠住在一間約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女兒已經十六歲，亭亭一少女，她的床離父母的床只有咫尺之距。沒有地方放書柜，書都堆在床下，要找一本書，夫妻倆要折騰半天，有些書不得不寄放在友人家裡。兩張桌子，堆滿書刊，一個五斗柜，放著一台圖象昏黃模糊的十二寸黑白電視機。由於柜子太高，看電視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門後有一個冰箱，靠東牆擺著一張沙發。家具少到只夠維持正常生活的最低水平。但室內整潔，一切都井然有序，地板擦得錚亮。廚房和廁所都是公用的。一來客人，快要高考的女兒，不得不躲入油煙嗆人的廚房去看書。父母不忍心，不得不在門上貼了聲明，自即日

起到明年高考前，恕不在家接待客人。我壞了他的規矩，深表歉意。

這就是一個著名學者的生活狀況。如果他不「誤入歧途」舞文弄墨，而是當個什麼行政科長之類，早已有三室一廳了吧。

---

11 月 17 日，上海

陰影在慢慢縮小

今天參觀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這家公司是中國與西德大眾公司合營的，生產桑塔那牌小型轎車。廠址在嘉興縣。汽車在彎曲狹窄、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顛簸了一個小時，才從市區到了廠里。環境很糟，一片雜亂，到處是堆放物。接待我們的是中方經理，不知為什麼言語行為都給人一種煩躁的感覺。大眾好像只是一家裝配廠。用大量外匯進口西德零部件，在國內銷售，還與對方分享利潤，我們出口汽車發動機，德方又要分成。進車間一看，工人依然透著股懶散勁兒。

下午召開對外開放座談會。意見比較集中，都認為目前的外貿體制弊端很多。主要是兩條：一是中央與地方的外貿權劃分不合理，過於集中在上面，要下放；二是工貿權利和利益分配不合理。由外貿部門包攬對外貿易弊端百出。大家要求逐步過渡到以工為主體，尤其是以企業為主體的外貿體制。美國絨布不要配額，工廠要多生產，要給職工一點好處，每米布多給四分錢。可是層層不批准。等到市政府領導批准，已過去三個

月了。年終一算，國家得了三百萬，企業得了三十萬，職工得了三萬。政府人員自己什麼也沒得到，他們阻攔，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

幾天座談，我有一個印象：只要你搞商品經濟，你賴以建立的一整套舊結構勢必被一點一點吞食掉。太陽出來了，陰影自然會慢慢縮小。人類共同進步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

11 月 18 日，上海

房子問題

閔行開發區是上海兩個開發區之一，另一個是虹橋開發區。現在正式投產的中外合資企業只有環球玩具有限公司一家。看到油頭粉面的港方經理，我心裡很不自在。香港與上海比，幾十年前算什麼東西。上海是遠東最大的城市，摩登到香港人都不用日本貨，只用上海貨。而如今，上海衰落成今天這種樣子，拱手揖請香港人幫助上海造玩具。香港靠什麼發展起來？經濟自由！這一對比，該讓人們看到自由的價值。可是，上海人並沒有認識到。這從開發公司總經理的滿腹牢騷中可以看出來。每辦一件事，總要過五關斬六將，每一個行政廳就是一道關卡。

回來的路上，市委馬副秘書長大說什麼幹部住房待遇，副局級 40－60 平方米（不包括廚房、廁所），局級 50－90 平方米，市長副市長級 70－100 平方米。可是他聽見了全市無數市民

的呼聲了嗎，他們三代、四世同室，疊床架屋，苦不堪言。我實在忍不住，說：「太多了。」他深表不解地看了我一眼。

果然，下午在徐匯區召開的街道居民座談會上，他們反映最強烈的就是房子問題，還舉出了許多悲慘的例子。另一個會上，一些工人說，如果誰解決了我的房子問題，我給他幹一輩子的活。

11月19日，上海

上海知識精英之一：思想界的集權意識

上午與上海一批年輕有爲的理論工作者座談。他們的意見驚人地一致，我懷疑是市委宣傳部長潘維明等人事先做了疏通。主要見解是：中國人要像日本人、南朝鮮人、台灣人那樣有「危機」和「憂患」意識。美國人說，中國大陸官員臉上總有輕鬆滿意的笑容，這種笑容在日本人臉上極難看到，他們總是如臨大敵似地表情嚴肅；要加強共產黨的領導，要由六大班子變成一大班子，「國不堪二日」，不然中國喪失控制中心，要出亂子。潘維明聲色俱厲地說，對於無理取鬧的工人，要鎮壓；要平穩，不要太著急，目前，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不出亂子就是最大的進步；要搞好改革時期的利益轉換，把政治貴族變成經濟貴族，廣開經商門路，減少阻力。不然，再好的改革方案也行不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現在是要重視精英分子，不是給錢，而是給掙錢的機會；也有人提出，現在黨的作用是倒著的，要順過來。現狀是上邊控制力弱，政出多門，下

邊對群眾管得過細。要強化中央領導，弱化基層領導；城市改革不盡如人意，主要是投資主體還沒有改變。

這些意見都表明年輕人正在成熟起來。但是離開了自由企業制度和人民的權利，談加強控制，走回老路上去是可能的。

上海知識精英之二：文藝界的獨立意識

下午與文藝界人士座談。著名導演謝晉，小說家茹志鵑出席，還有演「城南舊事」的女演員張閔，不用化妝，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她坐在那兒，靜得像一滴水。

大家爲中國出不了大作家、大藝術家、巨著感到難過。謝晉說，一些解放前的大作家，如巴金、曹禺、老舍，也沒有寫出象樣的作品。大家分析，一個原因是精神上的，限制太多；二是生活平庸，受限制，沒有坎坷經歷和苦難的歷程，寫不出好作品來；三是稿費太低，包括導演和演員收入，使人們附屬於黨政機關，沒有生活和創作的獨立性，也不能鼓勵人才拔尖。現在優秀人才留不住，紛紛跑到國外。平均主義再不解決，文藝難以繁榮。現在都忙於行政升級，作協享受局級待遇，其他協會坐不住了，也要攀比。據說，寺院，如靜安寺、玉佛寺也都要定局級，可憐西天佛爺也要來爭個權，真乃今古奇觀。

老韋來看我，他隨耀邦走了蘇北，又到上海，兩天多，看了上海郊區九個縣，可謂飛馬觀花。

上海真夠忙的。除了接待耀邦，還有李先念在此度假，據說要到春節才回北京。去年也復如此。上次英國女王來，上海人忙了近半年。特別爲她刷新街道，扎彩燈，還鑽了一口專供

她飲用的水井，深約千米。托她的福，西郊賓館的工作人員每人發三套西服。群眾頗有意見。

---

11 月 20 日，上海至溫州望新輪上

鄭必堅的「精英黨」思想

我們一行七人下午要去溫州，光遠、子力、吳象要分頭去北京和大連，行前議論十三大報告起草問題，以及分頭召開座談會的情況。談到昨天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一些文藝家格調不高，大談高報酬時，吳象插了一句，「正因為他們報酬太低，格調就不高了。」這有道理。

談到現階段黨的問題，大家提到座談中許多人要求重新分析我們社會的階級狀況，認為決定我們社會命運的主要是三大集團：企業家集團、知識分子集團和政治家集團。這三個集團構成了我們社會的精英階層。黨已不再是一個階級的政黨，而是全體人民的先進代表。「這樣共產黨就成了『精英黨』。」鄭必堅開玩笑說。我想，這次代表大會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建黨理論走到這一步，就開始了黨的現代化過程，中國就有了希望。我要為此盡力。要盡力，就要留在目前的崗位上，犧牲自己的某些追求和愛好。

下午兩點，由上海開往溫州的望新號客貨輪啓錨。我們住二等艙，成了上等人。大批的旅客橫臥豎躺在地上。望新號排水量三千噸，客貨兩用，掙錢一定不少，管理卻十分差勁。剛上船，我還以為是溫州農民集資辦的。衛生極差，床頭燈不

亮，想開窗戶，固定窗扇的鉤子斷了。播音器刺耳，女播音員發音不準，嗓音沙啞，像個農婦叨家常。我到五等艙去，一股騷味撲鼻而來。飯後有音樂茶座，每人一元五角，免費供應一杯雀巢咖啡。我們三個人去見世面，每人得到一杯透明的咖啡，彷彿是涮咖啡杯的水，至於是「雀巢」還是「貓巢」就不得而知了。我不敢相信這是上海航運局經營的客輪，也不相信它航行在上海和溫州之間。

夜間，有半輪明月挂在海上。想起「海上生明月」的名句，感到愉悅。心裡想的事多了，面對如此壯美的月夜海景，也沉不下心來。默默地看著，一座座小島的黑影在天際蠕動。並不象第一次看見大海那樣激動。

---

11 月 21 日，溫州華僑飯店

船泊溫州

凌晨四點三刻起床，想看海上日出。起床太早了，見濃雲密布，大海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潮濕的海風把船頭犁起的浪花吹打在臉上，一絲絲涼意沁人。海鷗跟在船後翻飛，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也許，它們飛來安慰旅人的孤寂。謝謝你，海鷗，我已經沒有那種使我靈魂有力的孤獨感。這使我感到驚訝。雲層漸漸淡薄，漸漸明麗，左舷露出一片淡藍的天空，薄雲處微微發紅，海天也高闊起來。只是一路混濁的海水，延綿不斷的小島，破壞了大海應有的魅力，使我難以感受到大海深沉無涯的力量和純淨無邪的深情……

天亮後，許多人站在甲板上，船已駛入溫州灣。鄭必堅和一個小伙子聊起來。他是溫州皮革長的采購員。問到收入，就笑了，「五十多元。」必堅拍了拍他的肩頭，「剛夠你抽煙的。你大概是每月收入五十多元的萬元戶。」小伙子笑而不答。他常往來於上海和溫州之間，問他喜歡生活在哪兒，他說喜歡溫州。溫州自由。工作自由，跳舞自由，看錄相也自由。

船靠在甌江碼頭。江水如泥湯。碼頭上一片混亂，滿是雜物，正在建造候船大樓。車開往住地途中，溫州市容給我們留下了不壞的印象。

發現早期資本主義的溫州模式

吃午飯時，陪吃的溫州市委辦公廳主任徐國林說，溫州的幹部已相對貧困化。人們把差煙都稱「幹部煙」。群眾對幹部的貧困已感到不安，他們說，政策早晚會變，從來沒見過當官的窮老百姓富。此言不差，這種狀況肯定不會長久，要麼改變政策，要麼提高幹部收入，要麼幹部無人當，人人去經商，要麼貪污受賄，走著瞧吧。

下午，徐國林等人給我們簡單地介紹了溫州經濟的大致情況。聽了使人感到異常興奮。盼望已久或設想之中的情況，已成爲現實。溫州的官員已經學會了承認私人經濟，已經學會了管理商品經濟的一套聰明辦法，這些辦法是西方發達國家行之有效的。比如，他們遵循薄稅多收的原則，保護私人經營積極性；用稅收政策鼓勵私人投資，如，凡用於再投資，不徵或少徵所得稅，如變賣消費，要徵固定資產轉移費；學會了不急於從性質上（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去劃分許多無法確定所有權

類型的企業；學會了用法律保護私人經濟，打擊假冒欺霸行爲，學會了把主要精力用於市政基本建設，特別是交通、能源建設。令人興奮的還有，私人小經濟通過現代方式向規模經濟發展，如雇工形式，股份經濟形式；出現了現代式的所有權不確定的非國家、非集體、非個人所有的企業所有制，出現了現代金融的萌芽，浮動利息率，出現了一批富於冒險精神的企業家……徐國林說，我們並不爲國營經濟產值只占工業產值的 17%感到不安，這是國家自己的事，它 不投資，我們的經濟不能不發展。我們不爲沒有大型骨幹企業擔憂，我們是有後勁的，我們有千百萬農民在商品經濟的大海中游泳，這批成長起來的運動健將，就是我們的後勁。他還應當補充一點，與農民一起游泳的，還有一大批國家和黨的工作人員，他就是其中之一。

繁華如夢，可有冷雨淒風？

晚飯後到門口的街上遛達。街道並不寬，卻異常繁華。沿街的門，差不多都是店鋪，大多是小本經營的個體戶。也有國營或集體的商店，多數已打烊。個體店鋪卻十分紅火。各種小吃都有，還有各種小服裝店和化妝品店，有不少進口貨，美國牛仔褲，法國香水，台灣打火機。有些店鋪專門賣塑料表，燈具，瓷器。還有不少理發店和美容店，裝束入時的女郎招徠顧客。白天徐國林說一些國營企業職工搞第二職業，白天像條虫，夜裡是條龍，有的開店，有的做工。夜裡，溫州市市長盧聲亮來看必堅，說逛夜市七、八點鐘太早了，而且我們走的信河路還不是最熱鬧的街市。應當夜裡十點多鐘去，才趕上高潮。

走在信河街上，看著眼前紛亂的人流和繁星般的燈光，彷佛置身於明清的風俗畫中。歷史的長河拐了個彎，又流到故道上來了。我感到這些如花的燈光和笑靨，仍然是一種沒有根底的繁榮，像八月枝頭的粒粒桂花，一陣飄風冷雨，便紛紛飄零。一夜之間，這兒就可能再成爲一條門戶緊閉、寂無一人的街道。

十四、從溫州到杭州

11 月 22 日，多雲，溫州

中國的「伊利里亞」企業

這是一個南斯拉夫加日本型的企業，又帶有中國地方政府特點。溫州電焊設備總廠雖然是一個街道企業，只有 156 人，卻在今年 1－10 月份，就創造了 735 萬元產值。

廠長黃國華自豪得有點得意地介紹他創業的歷史。這個廠是 1975 年由一批待業青年集資 7000 元辦起來的，到今天已有 550 萬自有資金，能生產出國內一流的等離子切割機。但是這個廠現在歸誰所有卻誰也說不清。集資的 7000 元早已還清，國家又沒有投資，因此，它應當歸企業全體員工共同所有，可又是不完全的所有。企業沒有權力對企業資產行使最高處置權，它不能變賣企業財產，用於消費，甚至無權決定與區外的企業聯合經營。這有點象南斯拉夫的企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是企業最高權利機構，每年開一次會，決定企業大事。

但職工卻無權選舉廠長，黃廠長的地位是不拔的。他是創業者，可以說他握有企業的「名望所有權」。他象日本企業家那樣，努力使職工忠於企業，主要辦法是把職工的短期福利與長期福利結合起來。短期是工資和獎金，每年組織一次旅遊，午餐補貼等等；長期主要是負擔職工子女從幼兒園到中學的學費，還有職工保險，住房補貼，退休金等等。這些措施看來是成功的。但問題也有，它的問題，就是南斯拉夫企業的問題。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拒絕新工人入廠，本廠工人又不愿離廠，整個工廠將不能擴大規模，提高技術。我們問他們將來的打算，黃廠長說，一不愿搞股份制；二不愿歸政府；三不愿新招工人。將來只能從職工子弟中招工。這不成了一個「家族工廠」

---

11 月 23 日——25 日，溫州

三天中，，開了一些座談會，看了一些地方。原溫州市委書記，現省政法委書記袁芳烈，市委書記董朝才，市長盧聲亮與我們談了一天。看了蒼南縣龍港鎮、平陽縣鰲江鎮的兩家私人企業，還看了瑞安仙顏鎮下林陶瓷專業戶。一天三個單元的時間（早上、下午、晚上）都利用上了。只有晚上十點鐘左右才能上街轉轉。

遲到的景象

每到一處，所見所聞，都令我興奮不已。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剛剛釋放出一點，就創造出一片興旺景象。我們所到之處，彷彿不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彷彿不是置身於二十世紀末電子時代和信息時代，而是轉身走向歷史，走進了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一派家家機聲、戶戶工廠的工場手工業時期風光。歷史畢竟比人更倔強，想違抗歷史的人，都一一受到嘲弄。我們豪情滿懷地呼嘯著前進，轉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點上，回到了十七世紀。

聽到社會斷裂聲

這種聲音，我早就聽到過。不過在別的地方，這聲音微弱隱約。在溫州，這聲音不絕於耳，有時還隱隱帶著雷聲。

任何一個發生深層變革、新舊交替的社會都少不了這種聲音。

社會機器突然間失去了和諧，有的齒輪在空轉，有的在倒轉，還有的安錯了位置。

溫州街頭，到處流動閃耀著美麗鮮亮的衣裙與姑娘們姣好的面容和窈窕的身段。妝扮是入時而個性化的。她們即使是走在香港或東京，也同樣能為都市增色。可是，就是這些美麗的姑娘，白天，要去沒有門、對著大街開放的廁所，晚上、夜裡要蹲有千年傳統的馬桶，豈不委屈她們。

個體企業和家庭工廠借用了後代子孫們的山川和土地，他們恣意揮霍，污染環境，沒有人管理；童工現象重新出現，沒有人限制；稅收收不上來，只因為請吃了一頓飯……

愚鈍的黨務和政府工作人員，精明能幹的企業家；貧困的「貴族」，寒酸的官員，富有的「平民」；與現行經濟活動格格不入的法律和司法人員；拋棄大工廠，去當個體戶的工程技術人員……

我宛如站在早春二月的中南海邊，聽著巨大的冰面深處和遠方傳來的冰裂聲。春天是來了，但也有痛苦和不適。

生前身後

在廣東調查時，我們就看到了與經濟一起繁榮起來的廟宇和墓地。溫州也是，一些墳冢的建築速度與規模，甚至超過了人們的住宅。這毫無例外地引起了可愛的黨政幹部的憂慮。溫州天主教徒的人數大大超過黨員人數。我想，對於中國，可怕的不是宗教，而是迷信。迷信是愚昧的養子，而宗教，卻是文明的伴侶。

---

11 月 26 日，雁蕩山

過雁蕩山

我們是懷著遺憾的心情進入雁蕩山的。天色已晚，不能留影，而且急如行軍，不能靜觀默想。在靈岩寺一下車，我就神情惶惚，眼前的美景使我的心靈爲之震顫。只覺得自己好久沒有閱讀詩文，文思已近枯竭，一看到眼前這明山秀水，滿腹枯腸，承受不了心中感情的激蕩。這是一個需要付出一整天無所

事事的時間的地方。「眾鳥高飛絕，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這一派風景，也需要我和它相互敬愛地看著，琢磨著，傾心交談著。真不想就這般離去。離開它，我們彼此都會孤獨的。

轉過幾個峰頭，回望蒼茫翠微，頓覺心胸開闊。雖然北京已入隆冬，飄起了雪花，這兒還正值深秋，滿山秋色秋聲。小龍湫的懸崖上瀉下的一縷小瀑布，如珠如璣，蕩入我們眼前的一泓清水裡。我擔心這清泉象林黛玉嗓子眼裡那點兒香氣，終有一天會斷絕的。樹木、花草和泉水正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快的速度在消失，我為後代兒女們那些美麗的眼睛感到遺憾。

回歸土地的衝動

今天上午從溫州出發，一路上還看了永嘉縣橋頭鎮鈕扣市場，樂清縣柳市鎮電器市場。鈕扣市場琳琅滿目，仿佛普天下的鈕扣都集中到這兒來了。他們還承包了京津滬等一些大城市商場的鈕扣專柜，並將打入國際市場，生產符合國際要求的樹脂鈕扣、雲母鈕扣和仿古鈕扣。電器市場也使我吃驚。這個鎮家家戶戶經營電器，各種油光鋥亮的電器元器件擺滿街道，而店內，男男女女在忙著裝配新電器。下午還看了樂清縣虹橋鎮村辦縫紉機廠。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一個小小的村莊，居然能生產全國第一流的工業縫紉機，並占領同類產品全國市場的10%以上。這些村鎮的市鎮建設也是好的。我們還參觀了一個水果專業戶的住宅，五層樓，瓷磚鋪地，牆裙鑲壁，每一層樓都各具風格。最豪華的主人臥室，裝飾的相當別緻，波浪式的天花板，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目睹這一切，我萌發了要回安徽工作的強烈愿望。這是一個有作爲的年代，可以在下面放開手腳幹，探索各種路子，實行自己的宏圖和理想。當然也會有曲折。人生沒有曲折，生活是平庸而令人生厭的。我再象白鼠一樣關在精致的籠子裡，恐怕再也經不起風浪了。我本來是屬於土地的，不能在盆景裡呆久了。

11月28日，杭州西子賓館

昨日晚七點多到達杭州，今天與浙江省委書記王芳，副書記、省長薛駒，副省長沈祖倫，副書記陳法文等人座談。他們談了一些很好的看法。

合理的地方主義：改變條條集權

我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我們的權力也是一盤散沙。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理解中央想辦的事情，總也辦不成。中央是想把權力集中到上面，自己又無力管這麼多，只好分部門去管。結果，中央集權，變成了部門集權。座談的同志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認爲，中央集權越多，分散也就越多。中央集中權力，要辦事，又把錢分到各部門去。一團蜜，引來一大堆蒼蠅。全國都往部裡跑，發展「跑部企業」。每年的計劃會議，都開成了「騾馬大會」，吵吵嚷嚷，人山人海，討價還價。基建膨脹、投資膨脹也與此有關。爲爭項目，爭投資，要上大項目。上一個大項目，往往要中央和地方各籌一部分資金。地方

明明沒有資金，也要說有。項目一上，就到處找錢。這是「釣魚效應」。中央一點資金「誘餌」，就會釣來基建投資的「大魚」。這樣一來，中央資金永遠短缺，而上的項目，未必就能很快形成生產能力。另外，部門集權，政出多門，搞得省裡無所適從，什麼事也做不成。

他們提供的解決辦法，就是釜底抽薪。中央少管，管住經濟上的重要命脈，如鋼鐵、電力、石油等，管住各省市的領導班子就行了，其餘放給地方管。這樣可以削弱條條，使中央權力不在條條分散與塊塊分散之間保持平衡。我們以前只怕塊塊分散，沒有看到條條分散的缺點。

浙江省委有錢不辦國有企業

杭州幾個月前出租了兩個小商店。出租前，月月虧損。一個國營企業的勞動模範承租了一個，第二天就組織送貨上門，當月就扭虧為盈。另一個商店出租前每月虧損一千多元，以每月七百元租金招租，一個福建來的生意人承租，每月愿交一千一百元，商店原有的四名職工每月各發工資四十二元，但不再錄用，另雇幾名員工。三個月後，不但扭虧為盈，還添置了新的設備。讓人驚訝的是，這兩位承租人都是女的。她們那種起早貪黑，捨命苦幹的精神，一點也不比阿信差。中國人中也有阿信，而且一向以勤勞著稱。如果她變懶惰了，那不是勞動者的過錯，而是我們的制度強迫他們變懶了。

這個道理，浙江省的幾位領導同志有深刻體會。他們一致要求，十三大要在所有制改革上做文章。副省長沈祖倫甚至尖銳地提出，近幾年來的情況，說明我們過去社會主義改造搞早

了，搞急了。現在，全省大多數幹部群眾都認準一條，有錢不辦國營企業，只辦集體或個體企業。這樣的領導者是成熟的。有些領導人不懂這一點，到處視察，出了不少點子，什麼非金屬礦業利用，什麼沿海灘涂開發，其實，只要有好的體制，這些事自有人幹，點子自有人出，而且，一定比肉食者高明。

「我不知道一個皮鞋廠爲什麼要搞國營，凡不決定國家經濟命脈的輕工業和部分重工業都可以讓集體和個體經營，我們浙江經濟上的快，靠的就是『小、輕、集』。」憑這個見識，浙江經濟就大有希望。

---

11 月 29 日，晴， 北京

我臨時負責政法組

乘車離開西子賓館，沿西湖轉了一圈。開車的老周一路介紹，這個地方是林彪住過的，那個地方是毛主席住過的。有的地方現已對外開放，不開放不行，連設備都維持不下去了。真讓人高興，美麗的西子湖畔之禁苑在減少。金錢的太陽一升上天空，權力的陰影就會退縮，禁苑就像殘雪一樣融化。雖然金錢也是一種權力，但享有這種權力的人總比享有傳統權力的人多些，取得這種權力的機會也平等些。這是歷史的一種進步。

回到辦公室，正趕上開會，花十分鐘匯報了一下出差感想。宣佈我臨時負責政法組。



1985年秋與中宣部同事游慕田峪長城



1986年6月在河南洛陽參加中組部召開的第三梯隊討論會，游少林寺時與青幹局幹部崔武年合影。



1986年6月與同學張煒合影於嵩山少林寺。



1986年早春，離開中宣部之前與同事在樓前合影。



1986年10月作爲工作人員隨胡耀邦先生在江蘇考察，在蘇州遊太湖時與警衛人員合影。





1986年11月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到上海、溫州調查，與吳象先生在上海虹橋西郊賓館合影。



1986年11月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到上海、溫州調查，與林子力、吳象等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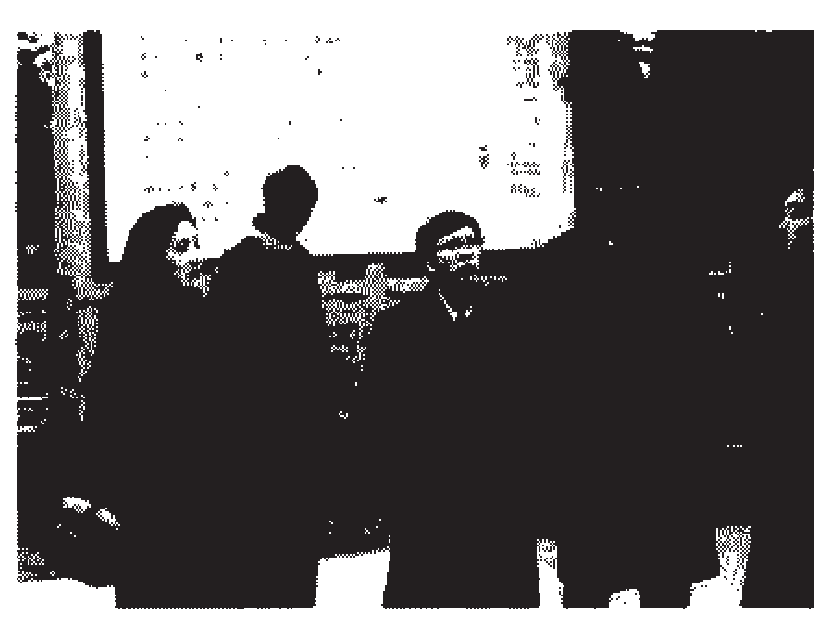
1986年11月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赴上海調查，在虹橋西郊賓館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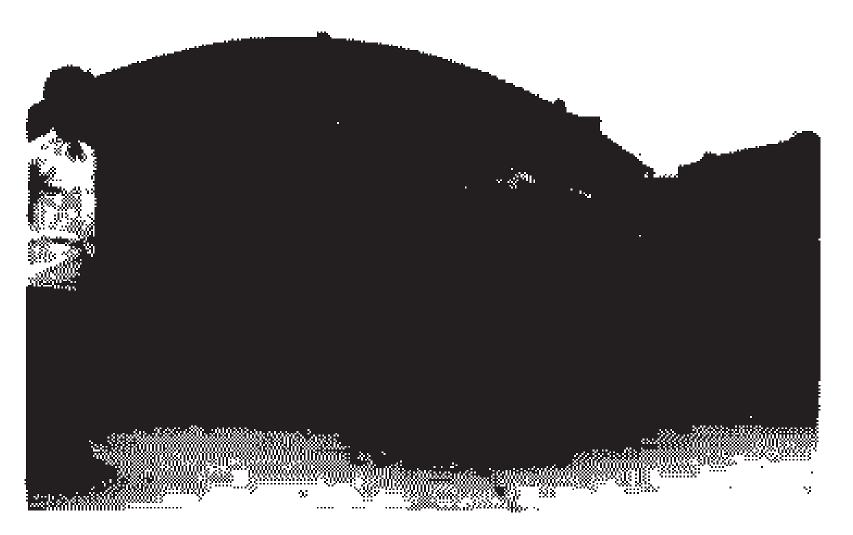
1986年11月在
上海西郊賓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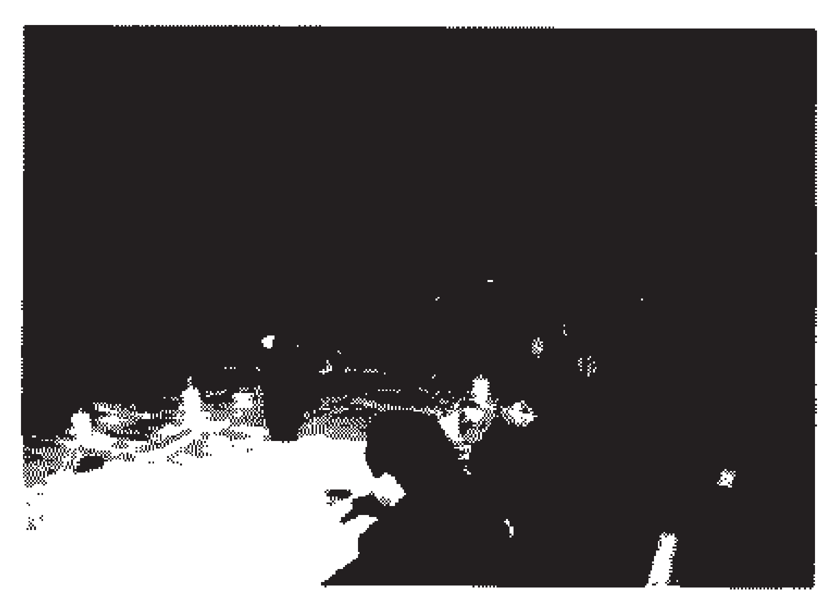
1986年11月赴
溫州調查，在上海
至溫州的望新號客
輪上，當時該客輪
正離開黃浦江。



1995年春在山東泰山，陪同美國
投資人陸華婭小姐參觀考察。



1987年在臨潼參觀兵馬俑。



1987年春節隨中央首長考察山東。



1987年春節隨中央首長在膠東考察與其他隨行人員合影。

第四部分

胡耀邦下台，鄧胡趙體制崩潰

十五、山雨欲來：學潮雲涌，耀邦失寵

11 月 30 日，晴

改革派內訌：紫陽與萬里發生衝突

見到誠德。他說北京近來又刮起冷風，有人故意製造事端。王震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說小平同志是我們的皇上，不能退，誰要小平讓，他要反對。深圳青年報前不久載文認爲小平應該退，惹得耀邦等勃然大怒，連聲罵娘，要制裁報社的頭兒。他生怕節外生枝，鬧出事來。只要平平安安到十三大，老人們都退下來，中國的事情就更好辦些。也不會天下太平，權力之爭總是會有的。最近紫陽和萬里之間的矛盾已經愈來愈尖銳，衝突之點是首鋼。萬里乘紫陽出國之機，讓首鋼整了一個材料，攻紫陽，罵國務院。紫陽回來向常委們作了匯報，中央批評了首鋼。這是小顏色。接著就是大顏色。紫陽批示批評首鋼製造一起冤案。人民日報在頭版作了報導，還加了編者按。接下去，冶金部批評經濟效益差的幾個鋼鐵企業，其中也有首鋼。要鬥，萬里當然不是紫陽對手。我擔心萬里背後有耀邦，如果那樣，則有可能把紫陽逼向陳雲、彭真等人那邊去。

晚上曉夢來，帶來一名老幹部的信件，要給中央領導，反映省委副書記、省長李昌安諸多不是之處，怕他繼梁步庭之後任山東省委書記，那就把山東毀了。此人心中沒有大主意還玩弄權術、剛愎自用。我真不明白這樣一個無能的「勞模」怎麼能爬到如此高位。

12月1日，晴

起草小組開會，交流情況。按報告的三個部分，分成三攤，我在第一攤，與進玉、春峰合作。

與至元談了些情況。

「劣幣」效應

上周六我匯報時，談到幾大差別已經倒過來了。現在是當官的要趕上老百姓的收入，工人要追趕農民的收入，知識分子要減少與體力勞動者的差距……至元說，這是反現代化的。我也認爲是這樣。這種狀況，使大批原材料和人才涌向低技術、低效益、低水平的地區和企業，使人們放棄高級勞動從事簡單勞動，放棄大生產從事小生產，不學知識，崇尚體力……這就像金幣中的劣幣驅逐良幣一樣，將降低整個社會的素質。長此下去，還可能滋長社會不滿，造成社會緊張狀況。最近，全國十幾所大學鬧事，其中就有伙食問題，這與學生貨幣生活費用日益貶值有關。

這是一場羞羞答答的改革必然造成的結果。捆住龍，放開虫，最終龍都會變成虫。就中國的歷史和現狀而言，這個過程又是不可避免的。不這樣改革，反而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動蕩。先放開小的，讓小企業、農民、鄉村和私營企業經濟先得利，吸收人才，造成壓力，有利於整個制度的緩慢而又平穩的轉換，這是釜底抽薪。儘管眼前看來是反現代化的，但長遠看

來，有利於現代化。如果沒有良幣被逐，幣制改革可能更慢。現在關鍵是要把劣幣變成良幣，讓私人企業有合理的發展。

12月3日，大風、晴

十三大難有理論上的突破

上下午開了兩個座談會，請來三名高士神聊，科委副主任吳明瑜，體改研究會會長童大林，國務院副秘書長、紫陽辦公室負責人、中央財經小組辦公室主任白美清。

大林和明瑜希望十三大報告不要扭扭揑揑，要把問題挑明說，說徹底，甚至要回到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讓城鄉資本主義有一個大發展，到了這一步，就沒什麼好爭論的了。

我個人覺得，這個期望可能太高。我估計，十三大在理論上還不會有太大的突破，一批老同志還沒有退，他們要站好最後一班崗，要你們接他們思想的班，決不會讓他們不放心的言論寫入十三大報告。當然，我們不應該放棄努力，如果不努力寫出漂亮的初稿，後面就更難出好東西了。你等他不同意，還可以妥協。你愈向這邊，「妥協中線」就愈靠近我們的預期。真正的突破在十四大後。

保守派陣營：八大金剛、哼哈二將與托塔李天王

他們說到，要繼續改革，首先要革三里河「經濟內閣」的命，也就是政府部門的「四大金剛」：計委、財政部、銀行和

勞動人事部。在黨的部門也有「四大金剛」，中組部、中宣部、中紀委、書記處研究室。中組部把幹部管死了。我們管幹部的辦法，既不是封建的，也不是蘇式的，還有些東西來自戰爭時代的山溝裡。我們全國的幹部只有五種，中央級幹部、省級幹部、司局級幹部、縣團處級幹部、一般幹部。據說南普陀是副處級幹部。有些東西讓你莫名其妙。中紀委硬是要打倒項南、任仲夷同志，可是某領導的兒子作惡多端，兩年前就有人告到中紀委，卻被保了下來。有人說，不是黨務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而是中紀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

依我看，除了這「八大金剛」之外，還有中顧委和人大常委會這哼哈二將。就在前幾天，彭真在常委會上高唱共產主義，指責有人不信共產主義，說宣傳共產主義是大話、空話、高調，他對此很憤慨，責問有三處之多。又說什麼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高得多，卻又沒有什麼證據。接著，王震在中央黨校講話，爲彭的講話叫好，聲稱鄧小平不能退，他是皇上，我們是臣下。他是說了老實話，皇上退了，臣下怎麼辦？

與改革相違的還有政法系統，他們是托塔李天王，隨時準備抓人，用塔壓住。他們對發展商品經濟所知甚少，死抱著公有與計劃的條文不放。

要衝破這些阻力，可不是件輕鬆的事，說過五關斬六將，恐怕是說得太容易了。

兩頭鬧：上層愈保守，下層愈激進

晚上室裡部分人開會，討論近來大學生鬧事的問題。十一月份，全國有十四個省市的二十六所大學的學生或因伙食問題

或因學生被打，或因與其他單位的糾紛上街遊行請愿，或寫大小字報。山東大學有的大字報提出，打倒官僚政治，共產黨滾出去。華東師大研究生開會討論一黨制好還是多黨制好，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多數人認爲多黨制好，資本主義好。這你沒有辦法，失去信仰和信任，你就乾瞪眼，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權是靠棍棒和警察維持長久的。聰明的辦法是順應潮流。這就是制度彈性。資本主義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概念，可以是法西斯，可以是君主制，可以是總統制，可以是議會制，爲什麼社會主義非要像一件漿過的衣服呢？

一聽學生有動作，就神經緊張。既然要搞商品經濟，既然要建設民主政治，首先就要鍛煉自己的神經，讓它強健些，要提高自己的適應能力與接受能力，要學會過民主的生活。不能只愛平靜的海，討厭風起雲涌的海。學生搞運動是他們的天職，不是新鮮事，古今中外都有。還沒見過學生一上街遊行，政權就完了的，如果真完了，那也太嬌嫩了。

倒是應該想想另外一層。爲什麼學生突然集中鬧事，而教師們袖手旁觀，甚至同情支持？這實際反映了知識分子的態度。在整個社會趨於低技能高收入時，知識再一次貶值了。學校趨向現代化，而社會趨向簡單勞動，這種相反運動的摩擦，讓大學生們首先發熱。除此之外，大學生的鬧，與上層彭真、王震、鄧力群等人的鬧也有關係。上邊愈保守，愈唱高調，低下就愈受不了。有了陰極，必有陽極。不然社會就不平衡了。

12月4日，晴，有大風

紫陽看重私人經濟問題

下午請袁木來談十三大報告起草問題。他正在參與起草明年三月的政府工作報告，談了一下起草設想，其中紫陽要求他們考慮一下，如何寫私人經濟問題。要承認其積極作用，限制其消極作用，只要運用稅收杠桿引導他們多投資就沒有問題了。

等袁木時，我注意到葉片飄盡的小白楊樹後的那片天空，白雲在慢慢飄動，雲後面的天是藍藍的，被雲擦得乾乾淨淨。

12月4日，晴，大風

胡耀邦失寵：十三大報告一分為二

一天討論十三大報告起草提綱。按照耀邦意見分成三大塊，第一塊寫過去幾年的成就和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深化，第二塊寫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從十個方面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三塊寫黨的建設。

下午，必堅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小平同志在聽取耀邦、紫陽匯報政治體制改革調研情況時，提出十三大報告分爲兩個，一個政治報告，一個改革與建設報告，後者由紫陽做。改革建設是十三大的主旋律，抽去這個，政治報告就成了空殼。這是一個信號，表明耀邦在小平那兒失寵，小平有意加強紫陽的地位。前不久把政治體制改革的領導工作賦予紫陽，這一次又把十三大報告的最精彩部分給了紫陽。這是否表明小平最近

一直在思考他退位後由誰來掌舵。爲了政治局面穩定，不好造成胡和趙的二頭局面。如果胡成爲第一號人物，軍方和人大、政協、中顧委、中紀委是否都接受，比較起來，也許趙更易爲人所接受，他思想比胡更西方化，但處事比胡穩重。中國的上層權力分配進入了一個敏感而微妙的時期。

12月6日，晴

上午討論十三大報告黨的部分的起草問題。

大院世界

談到中國的黨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有人認爲不能沒有集中。也有人認爲首先要有民主。我看，不必各執一端。我們的黨從來也沒有過真正的民主，也沒有過真正的集中。民主且不說，選舉成了兒戲，連三歲孩子也能看出破綻。說中央是黨代表大會選舉的，並接受後者的領導，可黨代表只有幾天的「壽命」，會一散，就成了沒事人了，接受誰的領導？有集中嗎？如果集中等於一個人說了算，那毛澤東在世時是有這種「集中」，這種集中總使人想到獨裁。集中，本來應當與民主的多數原則的含義是等同的，即多數人說了算。可我們黨內從不搞表決制，黨委開會，只要一個人提出不同意見，事情統統就辦不成。

既沒有民主，又沒有集中，有什麼呢？有分散，有一個個獨立王國，有條條塊塊集權，有派別集權。看一看北京城各部

門的地盤就知道這種一盤散沙的局面了。誰動手早，誰來頭大，誰就能占據好地盤，門面堂皇，院內寬敞。北京，是「大院世界」，什麼海軍大院、空軍大院、中南海大院……各大院之間，誰也管不了誰。一個大院就是一個天下，就是一個王國，頭目就是「皇上」。在大院裡可以爲所欲爲。在中國看不出一點「計劃」的痕跡，到處是隨心所欲的雜亂無章。放眼全國，就更是如此。一個地方官爲非作歹，中央幾番批示，就是頂著不辦，又奈他幾何？中央提出的意見，地方和部門可以用種種理由加以抵制。

這當然關係到權力的來源問題。這個中央到底是怎麼來的？中央領導的權力是誰授予的。如果不是人民直接給予的，甚至不是下級幹部逐級推選的，自然缺少必要的權威，說話便不中聽。分散實在是不民主的產物，要真正集中，恐怕還是要以民主爲基礎。但是，只要最高決策者有足夠的能力和魄力，也能用強權來實現集中。可嘆的是，我們的決策中心又過於軟弱，對群眾板起面孔，對同僚和下屬，則過於慈愛和遷就。我倒主張，黨要由群眾的「後媽」變成開明的母親，由官僚們的「慈父」變成嚴峻的法官。也許，我這個想法過於天真了。但捨此，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的。

12月7日，晴

去看鳳春。談起當前的形勢和去溫州調查的情況。我談了點自己的想法。

改革要「釜底抽薪」

我去溫州最大的感受，就是改革要「釜底抽薪」。農民先辦起工業，增加了收入，首先讓集體和國營工廠坐不住，自己要求改革，不改革的工廠，技術人員都紛紛辭職到私人企業就業。到這步田地，你在國營的「官老爺」廠裡怎麼改，都能接受。工廠和農村的人收入高了，幹部就寒傖了。聽說，溫州市委辦公廳要找個秘書，四處找不到。給我們開車的市府司機，也要求調走。這時候改革機構和幹部人事制度，裁減人員，就容易得多。改其他方面的政治體制也是如此。企業一放手，權力之「水」一落，各種政治上的問題和管理上的問題就「石」出了。企業界、農民要求改革政治體制的呼聲日高，改起來也容易些。如果下面沒有動作起來，你首先要減少上邊官員人數，第一是做不到，即使做了，也是揚湯止沸，終歸要搞得「官怨」沸騰。

---

12 月 8 日，晴

中央收入下降，但不走收權老路

上午和老賈討論第一部分的寫法，進玉也參加了。

下午，必堅傳達上午書記處漫談當前形勢的情況。趙紫陽首先講話，說今年赤字確實大，形勢確實好。赤字大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地方財政收入增加，中央財政收入相對減少，而中央財政負擔沒有減少。中央不想再走收權的老路，一味抓錢，

明年打算下放一部分財政負擔，甩一些包袱。我認爲這個思路對頭，地方擴大了收入，也應當承擔更多的義務。

堅持對話：在學潮問題上紫陽、萬里意見一致

紫陽談到十五個省市三十三所大專院校鬧事。他認爲學生的好意見要採納，隨著形勢發展，國家民主勢必擴大，這類事件估計今後還會有。又不能禁錮，搞得鴉雀無聲，像東邊鄰居那樣，那很危險。不禁錮，就有提高本領的問題。萬里同志講，民主是世界性潮流，確實是這樣的。台灣也開放了黨禁，取消了禁嚴法。菲律賓、南朝鮮民主的發展，對國內也有影響。這就需要我們有相當的本領，我們確實缺乏這個本領。怎樣與社會對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戈爾巴喬夫講公開性，我們要與社會對話。第一，不要出大亂子；第二，不要希望沒有這些事情；第三，要學會社會對話。建議喬石同志了解一下，看有什麼對付鬧事的辦法。

接著紫陽還談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調研情況。

耀邦成為配角

整個會議，看來是紫陽在唱主角。其他發言者都在支持、附和、印證紫陽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萬里這一次與紫陽配合得相當好。爲紫陽說好話，支持他的形勢好，不要壓學生的觀點，也同意紫陽關於政治改革是長期任務的觀點。

倒是耀邦、啓立顯得遜色。耀邦只說了幾句話，說黨內極少數人瞎說八道，煽動青年，不要讓他們亂了我們的陣腳。他

是指方勵之、溫元凱在科大學生集會上的演講。啓立剛說了一句話，「越到下面形勢就越好」，就讓姚依林堵回去了，姚說，有些宏觀問題地方上反映不出來。接著，啓立又說了些不着邊際的話。

至元認爲，這是紫陽地位進一步加強的表現。萬里素來與紫陽不睦，這次支持他，可能是小平同志做了工作。

---

12 月 10 日，晴

繼續寫草稿。

中午楊利川來電話，到西大門談了一會兒，他今天夜間就回河南輝縣。

向日本民族討教

利川隨中國青聯訪問團訪問日本，日前剛回到北京。日本民族辦事之認真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目之所及的一切，都經人們的精心料理。他們訪日的日程表，自始至終沒有變動過一次，一切都按預想的進行。見到的所有人，從司機到導游小姐，都非常熱愛自己的職業。利川到日本浮光掠影，所見當然多是社會表面現象。我相信每個社會都有自己頭疼的問題，只不過有的問題隱藏的深些罷了。但這不是爲了爲我們這個社會糟糕的組織狀況辯護，中國若想好起來，必須先從認真辦每一件事做起。指手劃腳的太多，敷衍從事的太多，是我們社會的一大禍害。一個人，如果幹什麼都打不起精神，幹著這一樣，

老想著幹別的，要成就大的事業，恐怕不大可能。一個民族亦復如此。不要老是一副沒落貴族面孔，應當好好向日本民族討教。

簡單的事情最難做

「組不成得心應手的班子，幹不成事……」利川不止一次這樣抱怨。縣委常委應當是一批黨務專家或戰略專家，可輝縣的常委都是些只會當官的各部門的頭頭。辦公室主任素質不錯，可這次黨代會選舉，上邊說不再提什麼人，常委相當於副縣級，這主任不是常委，所以不能被「選」爲常委。而上邊又規定，辦公室主任必須是常委，於是主任滾蛋，調來常委宣傳部長當辦公室主任，一個無能之輩。再從地區派一個人來當宣傳部長。沒有人密謀，但總的結果是要搞得大家都幹不想幹或幹不了的事，讓所有人都用不得其所，都幹不成事情。這是中國「怠工病」的又一病因。治這個病並不難，只要吃一丸甜甜的「組閣制」就可以了。但組閣制不是君主制的產物，就是真正的代議制的產物，在我們這既不民主又不集中的體制裡，組閣制搞不成，硬要搞，還可能觸發別的「病」。人民或上帝選中一個人，再由這個人組閣，組閣不成功，可以再組，整個內閣腐敗，再另選一個。我們產生不了這種人民自己選擇的人。他一上台，還垮不了，要壞起來，組成一幫壞人，豈不禍國殃民？因此，多頭制，互相有個制約，有扯皮，雖然幹不成多少好事，也幹不成太大的壞事。大家都不幹，這就是結局。所以，事情是簡單，幹起來可不容易。

還有一件簡單的事情，就是獨立的職位工資系列制。不管是什麼職位，是部長還是職員，或是秘書，都有各自的工資系列。秘書的工資最高可以超過總理，科長的工資最高可以超過部長。當然，部長也可以拿更高的工資。總之，讓每一個不想升官但想收入不斷增長的人都安心自己的工作。現在把收入與升官合成一張皮，是導致目前官多兵少，人人想升官的直接原因。把官位和收入既聯繫起來又分離開來，可以把工作人員的精力由追求升官轉向做好工作。這事雖然簡單，做起來也難。真要這麼做，官就有點貶值了，這是作官的人不樂意接受的。這是導致中國「怠工病」的又一病因，人人追求升官，升不了就躺倒不幹。

十六、胡耀邦四面楚歌

12 月 11 日

學潮當前，胡耀邦談大好形勢

繼續寫報告草稿。

下午傳達胡耀邦在書記辦公會議上的講話。引發這篇講話的主要是學生鬧事。當然是首先談形勢，而且形勢自然好。不僅當前好，已經好了八年，與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初七年半比，與勃烈日涅夫比，與戈爾巴喬夫比，我們都更好。談完形勢，就著重談學生鬧事。團中央宋德福說，明年大學可能也不會平靜，有三宗鬧事的由頭，一是物價問題，二是人大換屆的選舉

問題，三是十三大人事安排問題。物價與十三大人事安排讓報界不要提及，選舉要改進，城市民主要擴大，甚至已提到了「競選」，候選人與選民要擴大聯繫，明年的選舉要讓人耳目一新。

由於工作疏忽，沒有通知必堅去，我給他講了點主要意思。當我說到明年改進選舉，要增強高等學校和知識分子代表名額，要與基層多接觸時，他有點不以爲然，「還不是大鬧大解決，一鬧就給民主，平時都幹什麼去了，平時都去訪問，接待外國人去了，常委書記怎麼當的。」他當然不敢說總書記。他還說，民主早該有改進了，三十多年了，還是老一套，叫人家怎麼沒有意見。

總書記還提出，青少年學生是紅旗下長大的，不要看成敵人，不要看成異己力量。但是，那幾個黨內的有名人物（指方勵之、溫元凱）發表不負責任的文章講話，屢教不改，不能留在黨內，讓他們到黨外講。啓立加了一條限制，不要讓他們到校外講。方勵之的問題，要與科大黨委談，要發一個通報。

---

12 月 13 日，有雲

萬里想了解中宣部情況

完成了我承擔的草稿任務，五至九年的總結，約七千字。

萬里秘書孟曉蘇中午讓我去談了談中宣部的情況，我猜想萬里是爲十三大舉荐意識形態總管人選作準備。我著重講了厚澤的出色之處和目前工作的艱難。中宣部的班子是一個不能做

事的班子。人事權在王大明手裡，賀敬之、李彥還與厚澤對著幹。曉蘇說，有人告訴耀邦，李彥在中宣部沒有幹好事，總書記說，沒有幹好事，也不會幹壞事。拍別人馬屁時，你看著不舒服，真要拍到你頭上，很少有不吃拍的。再偉大的人物，有時也難免俗，何況我們這些平常之輩。

「秘書領導」

國光到海裡來送材料，我們聊了約兩個小時。多才多愁。他爲自己目前的狀況感到痛苦。看不了書，寫不了東西，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辦公室整點材料，會議特別多，晚上常被拉去看錄相。他是被調來考察一段，有可能到總理辦公室工作。談到一些領導人的水平，我們頗感憂慮。那邊的鮑彤，這邊的鄭必堅水平都是不錯的，比他們服務對象的水平可能更高。這就形成了中國的一個有趣的局面，秘書人員有決策水平，而首長缺乏這種水平。是秘書在真正領導，首長只是當官。比如，書記處的會議，多數議題是辦公廳自己安排的；領導人的講話，起草人提出創意，講話人只保留否決或通過的權力。十三大報告也是，只是總書記講了點大而化之的意見，從設計到行文，甚至到主要思想的提出，都要靠起草小組。水平較低的領導，必須有水平較高的輔助人員，否則中國豈不要亂套。單這一點，就可以解釋爲什麼中國文件、會議這麼多。這是秘書人員實行領導的唯一形式，即幕後形式，其他直接或前台領導形式，秘書不能爲，而首長們又不會。

啟立又開始搖擺

回家前去看誠德，他告訴我，喬木、力群退下來已定，讓他們去政協，他們不愿。還談到啓立日前的拙劣講話。一說到政治體制改革不要多宣傳，立即就說我們制度的優越，人家怎麼不行。他的字典裡，只有兩類詞匯，一類是資產階級的，一類是社會主義的。說要解放，什麼自由、平等、博愛就上來了，說要穩一點，社會主義好就來了。如此這般，怎麼能不在兩極之間搖擺？厚澤沒有照他的話直接傳達，而是用自己的思考委婉地說出了上邊要表達的意圖。上邊力群、喬木壓著，你動不了大手術，當下動不了還不如十三大以後再動。可是，耀邦、兆國不同意，甚至說，厚澤怕丟選票。要小動吧，人事權又在大明手裡，由於對問題的思考深度不同，對用人的標準也有不同的看法。大明同意的某些局級領導，實在不是什麼大才。這一次提了，勢必給以後留下後遺癥。

12月15日—16日，晴

局勢不妙

耀邦要一個報告提綱，我們三個年輕人與必堅一起討論。進玉說耀邦要向小平匯報，近來局面有些變化，看他神色，可能有些不妙。

12月17日，雲轉晴。

學潮尚未平息

討論提綱前，必堅念了幾個材料，大學鬧事風波未平息。上海交大兩千學生集會，痛斥校長，要通過學生民主議會。有一張大字報要求共產黨離開學校，說馬克思主義學說與死官僚結合誤國殃民。並指責不許他們貼大字報的人，說輿論都掌握在共產黨的手裡，不寫大字報到哪裡去說話？成都也有大學生遊行。

今年第一場雪。看見雪，心裡總有點喜悅，有點憂傷。

---

12 月 18 日，晴，大風，很冷

為蔣經國惋惜

看了幾頁書。想到黨政分工。目前這種狀況，黨政不可能分開。要麼是多黨制，要麼是一黨多派制，才有黨政分開。蔣經國絕不是有見識的政治家，只是向後看，算舊帳，怕與共產黨合作。其實，以前兩次合作失敗的基礎，現在已經基本不存在了。如果真能實行一國兩制，說不準有希望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形成兩黨制局面。真要選舉，應當說，有理由害怕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

---

12 月 19 日，晴，大風，降溫

上午和福今與人民出版社副總編林言椒、《情況周報》主編盧敏互通情況。我們介紹了一些新精神後，盧敏談了點感想。他情真意切，憂國憂民之情讓我感佩。他說：自己已到退休年齡，給中辦編《情況周報》提供信息，感到很高興，但這是最後一班崗了。工作了這一段，有幾句話不吐不快。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人民要求當家作主，領導者卻缺乏民主意識。我們宣傳法制，不宣傳民主，這是一個偏向。沒有高度民主，一切都是空的。中國老百姓不會造反，不必害怕。中央應當考慮這個問題，現在爲什麼鬧事的人多了，大學生不安分？主要是群眾的民主意識增強了，領導的民主意識跟不上。

現在的知識分子有一種相當普遍的灰心失望的情緒。他們並不想當官，只想做事。現在沒有給他們提供必要的條件， 有的生活十分困難，待遇太低。他有兩個知識分子朋友，都要出國，並說，再這樣下去，知識分子可能會鬧事。上海的大學生上街遊行，受到了民警和群眾的歡迎。群眾有些想不通，西單民主牆支持小平上台，小平給予肯定，後來又抓人，青年怎麼服氣？彭真最近講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高，這是講空話，群眾沒有切身體會。最近，深圳青年報登了一篇文章，贊成小平同志退休，就撤了該報領導的職，反映很不好。（其實，這是總書記拍的板。）中宣部原來要禁止出版《文革十年史》，真要這麼做，很脫離群眾（中宣部替啓立等人背黑鍋了）。還有第三梯隊問題，群眾很有意見，說是「欽定」，與民主潮流相悖。可是中組部還發表公報式的東西，爲第三梯隊辯護。

《紅旗》發表編委吳建國的文章，耀邦寫信贊揚，理論界很反感。他那篇自由反思的文章充滿陳詞濫調，矛盾百出，按他的邏輯，中國不要自由。他拿著這封信到處宣揚，《紅旗》如同過節一般。耀邦以後不要就個別文章和歌曲發表什麼意見。再有漫畫問題。上海畫了小平和耀邦的漫畫，這本可視爲民主的信號，非常好，結果，又壓下去了。世界上所有的領袖，包括斯大林都上過漫畫。對民主意識，一定要愛護，不能隨便損害。

他這些話幾乎是一口氣說下來的，由於激動，幾次停下來喘氣，眼圈都潮濕了。這些肺腑之言，領導們能聽進取就好了。可惜，我向進玉匯報這些時，他有些不耐煩，說這些都是老情況了。

耀邦受到圍攻

福今就說，政治改革研討小組那邊傳出消息說，紫陽要當總書記。下午，進玉向我證實了這個消息。小平原打算退下來後，讓耀邦接自己的位置，任顧委主任，軍委主席（這一點沒有最後定，可能軍隊有意見），紫陽當總書記，紀雲或李鵬當總理。就在耀邦視察江蘇、上海期間，一批老人在家裡做了手腳。他們都跑到小平同志面前，勸說小平同志不要退，現在局面還不穩，要他掌舵。小平找紫陽，徵求紫陽的意見。紫陽是個聰明人，立即說自己當總書記，沒有經驗，需要小平同志扶持，主張小平不退。

這就造成了耀邦一個人主張小平退了。而且有想當一把手之嫌。接著，他們就串通一氣，圍攻耀邦，列舉了三條罪狀：

一是重用團派，二是插手外事，邀日本三千青年訪華（小平對此有意見），三是反小平同志（這一條最要命）。這是重演了八三年上半年的鬧劇。當時，喬木主攻，指責耀邦第一說話太不謹慎，第二重用團派，不象個總書記。陳雲則一邊表揚力群，一邊批評耀邦。當總書記這一幻想使力群幹了許多愚蠢而禍國殃民的事。結果，是小平把耀邦保了下來。

去年全國黨代會前夕，原也打算要讓一批老同志退下來。於是又演出了一場反耀邦的戲。當時在北戴河，軍隊、顧委、人大、中紀委的頭頭都圍攻耀邦，又是小平去解了圍，借自己生日，請大家吃飯，做了工作。這一次來勢更猛，公開就有王震、彭真跳了出來。王震在黨校講話說，小平不能退，誰要小平退，誰就是三種人。彭真在人大常委會上氣呼呼地講了一篇話，矛頭直指耀邦主持搞的精神文明決議，堅持要宣傳共產主義理想。

進玉說，紫陽黨總書記可能定了，啓立不行，當不了。如果小平不退，耀邦可能就挂起來了。進玉認爲，可能不會出現這個局面，小平會明白，耀邦絕不會反對他，這幾年主持書記處工作，也是有成績的。

不過，小平要退的話已經說出去了，而且以前就說過多次，這一次再不退，可能使他失去一次成爲比毛澤東更偉大的人物的機會。況且，越南六大上，長徵、黎德壽等人都退了，我們的老人再不退，如何向天下人交待？

耀邦屢遭攻擊，主要是他樹敵較多。強加給他的三項罪名，基本上不能成立。

進玉要求我們保持鎮靜，努力工作，不要亂了方寸。尚有一年的時間，好戲還在後頭。

12月20日，晴

保守派繼續進攻，局勢進一步惡化

「老人」們集結起來，發動了更加猛烈的攻勢。他們製造了一種氣氛，似乎國內已彌漫了反對鄧小平的空氣。一些看似湊巧，也許有精心安排的偶發事件，被他們巧妙的利用了。有一封山西省辦公廳的同志寫的信，反映省委書記李立功治下的山西省游蕩著華國峰的幽靈。省電台、電視台幾次出現歌頌華國峰的節目，全省發現多處有「打倒鄧小平」的標語，也不追查。信中還反映，李立功和華國峰是兒女親家，又是同縣的老鄉。小平看信時，一定十分激動，立即批給政治局和書記處討論。

據我所知，李立功確實不是東西，已經引起天怒人怨，可胡耀邦卻要死保，原因就是文革中李立功有功於他。這個把柄恰好被彭真、薄一波等人抓住了。我猜想，這封信可能是他們送給小平的。這就成了反鄧小平的一個證據。加上深圳青年報的事。更有甚者，近來學生運動興起，也給保守派幫了忙。今天，上海學生鬧得愈來愈凶，數千學生上街遊行，逼得江澤民與學生見面。學生不滿他的答覆，還要去外國領事館，並要使上海癱瘓，切斷交通。保守派們幸災樂禍地袖手旁觀，「這就是他們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必然結果。」他們要告訴小平的，就是這個結論。

老人復辟

於是，我們突然看到一個奇怪的開會通知，所有省市委書記於二十三日到北京開會，討論十三大人事安排問題。這個通知當時誰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發的。經過了解才知道，中央人事小組進行了大改組，小平親自任組長，下屬有六名老人，薄一波、楊尚昆、宋任窮，陳野萍等。在這個小組下面，還有一個小組，是喬石、鄧力群、王兆國。這個決定和開會的事情，政治局、書記處都沒有討論，由小平一個人定的，撇開了紫陽、耀邦、萬里、仲勛等人。

這個消息使我十分震驚，苦苦思索，不得其解。他爲什麼要這麼幹？一個可能，是老年綜合癥發作。每個人都有個晚年問題。據說，他自稱能游泳，證明身體很好；能打橋牌，證明腦子還清楚。這一番話本身就證明他患了老年綜合癥。這種病的主要癥狀就是怕喪失已有的一切，並伴有陣發性的猜疑癥和妄想癥。他一面表示要退下來，另一方面又對贊成他退下來的人很反感，對勸留的人很喜歡。這就是說，他的理智勸他退，他的感情勸他留，既想退，又怕退。

另一個可能就是因他退而要蒙受損失的一批老人把他包圍了，使他開始不信任他的學生胡與趙。還有一個可能（我希望這個是真的），就是小平迫於這幫老人的壓力，作出暫時妥協，等形勢有了變化，再作調動。他的全部歷史功績就是改革開放，如果搞倒了胡、趙，就否定了這條路線，他恐怕不至於和自己作對。如果是這樣，這股陰風會很快刮過去的。

五點感想

一是，中國的政治每隔一年就有一個冬天。自從七八年以來就是如此。七八年的冬天因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喜慶氣氛推遲到七九年三月，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時理論界噤若寒蟬。緊接著就是推倒西單民主牆，追查逮捕青年民主派。八一年七月，由批《苦戀》開始了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八三年底則開展了一場更可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八五年底則刮起了更冷的三股陰風，一是否定廠長負責制，二是借糾正不正之風，有中央紀委出面打擊改革派，三是企業工作套改使平均主義回潮。這些陰風帶來的消極歷史後果直到今年十月、十一月才逐步消除，按理，要等到明年底再折騰。但是，十三大的人事問題使折騰提前了。應當研究我國的這種「冷熱病」式的政治搖擺病。

第二點想法是，這種間隔性「冬天現象」是目前有毛病的政治體制的產物。總有一個不受約束的人在那兒，為防止大權旁落，他總要同時任用兩派意見相左的人，使他們互相監視，都來告狀，好從中控制與平衡。這種體制使得國家大的動亂不易發生（除非特例），中小亂子不斷。一號人物有時偏聽偏信，一旦發現造成明顯惡果時，便加以糾正，但手下兩派輪番得勢與失勢，導致政局不穩。由此看來，導致政局不穩的根子在上邊，在體制，不在民間。

第三點想法是，我們這個體制不是政治家們做事的體制，而是以不出亂子為主要目標的體制，不是調動下邊積極性的體制，而是限制積極性的體制。你做了一件好事，政敵一字不提，你如果做錯了幾件事，導致了一點動亂，材料會立即送到第一號人物手中，政治生命可能完結。所以，幹事的人要象魯

迅那樣橫著站，而且總是站在被告席上。這是產生我國「怠工癥」的一個政治原因。

第四點想法是，在我國這樣實際上存在著政治派別，而又不予公開化的國家裡，權力鬥爭都在幕後進行，人民無法選擇自己擁護的派別給予支持，從而產生了一種奇妙無比的政治機制，民間發生的支持改革、開放的運動，支持民主的運動，反而給改革派、開放派和民主派以打擊。因爲保守派會動用意識形態武器，批評對手過於軟弱，或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行爲。在這樣的國家裡，政治民主化的過程被大大延長了。

第五點想法是，眼前的不安局面，證明經濟上開放，意識形態收緊尺度的指導思想的錯誤。經濟上搞活，必然伴隨思想活躍，要禁錮思想，勢必遭到反抗，這種反抗極易觸發社會政治運動。

十七、鄧小平出面掌控局勢

12 月 21 日，周日，晴

聚友添愁

好久沒有見到小敏、潤生、維迎、之元、海濱，今天見面，一聽潤生談他的「工具理性論」，聽維迎談「變壓器」所有權理論，使我十分驚訝，他們在學術思想上的進展，既讓我高興，又加深了自己的苦悶。

12月22日，晴

上海學潮升級

上海的學生運動進一步發展，幾萬人上街，工人也開始響應，掀翻了兩輛小臥車。學生們顯示了出色的組織能力，成立了好幾個聯合行動委員會。但這些憤怒而善良的人們，哪裡知道，他們正在幫助鄧力群之流增強食欲。這幫人哪裡是真在關心馬克思主義原則及其命運，那種「鬼魅喜人過」的醜態，就表明了他們的司馬昭之心。

晚上，姚禮明邀誠德，袁祥和我去他那裡，張燦也在。我們對著滿樽美酒，只能抒發心中的郁悶。有好幾次大家眼圈發紅，有人潸然淚下。災難深重的中國，何日能有出頭之日。大發中華民族的精英分子紛紛遷往海外，民族在流血，但尚沒有救急方案。

12月23日，晴

上海事態平息

上海的事態基本平息，主要靠封鎖消息，出動軍警，同時，也滿足了學生的部分要求。文匯報、解放日報、上海電視台發表了答記者問，透露了學生上街的消息。黨的組織顯示了應付突發事件的能力，在共同遇到挑戰的情況下，整體意識增

強了。當然有一些無傷大雅的小手段，比如秘密跟蹤，竊聽電話，限制學生公民的通信自由（收取電報費後不予拍發電報），記下爲首鬧事的人的證據，準備秋後算帳（這招不錯，一是可以讓帶頭鬧事的人得不到好處，以後的「帶頭人」可三思而行；二是搞掉「頭羊」，其餘的人就成了烏合之眾，既提不出有感召力的口號，又缺乏組織）。

書記處亂了方寸

至元昨夜忙了一陣，上邊讓他和小姜收集幾年來的「自由化言論」、政治謠言和非法組織人員的活動情況。他看了昨天上午書記處會議的原始記錄。整個氣氛是慌慌張張。有人主張中央派人去上海，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作。有人主張當前著重反自由化。耀邦說，四人幫時期，寫文章的配合得很好，寫了那麼多文章，造了那麼多輿論，還不重複，現在怎麼不行了。決定人民日報連續發四篇社論，珍惜安定團結局面，反對全盤西化等等。

今天人民日報果然發了第一篇社論。他應當明白，現在官方社論對社會的感召力已經大不如從前，靠「社論治國」的日子可能不會再來了。還應當明白，用指導全局（發社論）的方法來解決局部問題，不僅是牛刀殺雞，而且可能人爲地擴大事態。耀邦還說，不要讓大學生亂了我們最高司令部的陣腳。我看陣腳是自己亂的。去年九一八事件（愛國有罪事件），書記處整整花了一個月來應付，今年又花去了一個月，還沒有接近

毛齋。要不要如此緊張，尚可研究。「每臨大事有靜氣」，說來容易做來難。

---

12 月 24 日，晴，有雲

學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學潮有新的發展。杭州、南京又有幾千學生上街，聲援上海學生。昨夜清華一千多名學生到北大，鼓動北大學生兩千多人一起上街，要到城裡遊行。據說一些團市委、團中央和其他一些負有特殊任務的人裝成學生潛行其中，故意高叫，上街沒有意思，回去吧。最後有一些學生到了府右街中南海西門。

鄧力群、胡喬木興奮起來

看來，學潮使兩撥人都在緊張地工作，一撥當然是耀邦、紫陽這些人，另一撥是胡喬木、鄧力群、薄一波這些人。前面的人要千方百計平息學潮，後面的人要千方百計利用學潮大作文章，同時，借機策劃新的事端。有這樣幾件事：胡喬木給朱厚澤寫了一封信，要求批駁幾種已成爲「權威性」的觀點，其中之一就是「全盤西化」。胡喬木說，有人主張什麼東西都要拿來嚐嚐，才知道什麼滋味，才決定要不要，難道外國人的糞便也需要嚐過之後才知道是臭的？這是對中華民族的侮辱。鄧力群也活躍起來，召集光明日報等十幾家新聞單位開會，要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誠德告訴我，中顧委榮高棠上午忽然打電

話責問，文匯報在上海市政府就學潮問題答記者問的消息上方登一則大廣告，把收音機的「收」字寫那麼大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暗示要「收」，這暗指什麼？中國還真有人要從報縫裡讀出味道呢！

12月25日，晴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調子沒有變

中組部派人到中宣部了解部局級幹部狀況，我回去談了半個小時。

既有好的跡象，也有使人不愉快的消息。看到一份材料，是小平同志本月十九日在聽取紫陽等人匯報八六年經濟工作時的插話。堅持改革和開放的調子沒有變，而且說，債券等經營方式既可以爲資本主義所用，也可以爲社會主義所用，都是發展生產力的，誰用的好就爲誰服務，在這方面，還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對八六年的形勢也有好的評價，認爲比預料的要好。離開了改革、開放，小平本人也就完了，這一點，他很清楚。要改革開放，鄧胡趙體制就不能破壞。

王震反對反對封建主義

從中央黨校又傳來王震的昏話。他在全校大會上又說了一篇話，說社會主義民主不能擴大，只能加強民主集中制；反對封建主義就是要搞資本主義，我們只能反對資本主義；要認真

學習彭真同志關於共產主義理想的講話；今後，凡是有關民主自由的討論會，中央黨校的教員和學員不得參加。硬要參加，就開除出中央黨校。真乃一桃花源中人，如此晚年，著實讓人同情。

向鄧力群學習

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思考，終於懂得了要戰勝對手，必須首先向對手學習的道理。中國無望，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幹壞事的人手段高明，意志堅強，有把壞事幹到底的決心，有把對手置於死地而後快的精神。而那些想做好事的人，或則流於空談，或則一遇順境就手舞足蹈，一遇逆境就垂頭喪氣，嘰嘰嗟嗟，沒有把好事做成的決心和手段。

鄧力群有一點非常可貴，任何時候都不承認失敗。看著就要輸光了，他仍然在那裡大打出手，常常就這樣由劣勢又轉為優勢。這種堅強的意志應當學習。他的另一個長處就是堅持一個謊就絕不動搖，有把謊言說到底的精神。而我們有些人連真理都輕易放棄。堅定不移，就能穩住軍心。再有一點，就是愛護下屬。只要為他賣命的人，無論阿貓阿狗，一概封以高官，即使出了問題，也堅決保到底，不允許任何人攻倒手下的人。憑這一點，使他許多對手望而生畏。一個品格如此惡劣的人，一貫堅持天怒人怨的「左傾」教條的人，尚有許多徒子徒孫為其搖旗吶喊，足以證明他有某些不同凡響之處。要擊敗這樣的「左」家軍，不可不具備他的上述長處。

中國走向進步的大勢變不了，但小的曲折少不了。像我過去那樣，一遇挫折就想躲入書齋，或者想翩然出國，這樣的人多了，豈不是要讓惡人通行無阻？

不，我們要堅持住，要咬定青山不放鬆，崩掉幾顆牙齒也不鬆口。通向光明之路，是從黑暗的隧道裡鑽出來的；通向花叢之路，必經雜草荊棘；通向聖潔美好的路，有時也會有血污、醜惡，潔身自好的人，只能永遠生活在自己心裡。

結論自然是，沒有霹靂手段，哪有菩薩心腸。讓鴿子用鷹爪來武裝。

---

12 月 26 日，多雲，傍晚有小雪

朱厚澤自我解嘲

兩天前，我在中宣部看到朱厚澤。我問他身體怎麼樣，他笑了笑，說，「身體還好，腦子不行了，跟不上，轉不過彎子來了……」我當時就理解他的苦衷。學生運動一起，一些領導者紛紛洗涮自己，高唱反自由化的濫調。儘管厚澤處在受攻的地位，但到目前爲止，沒有聽到他作出什麼反應。他在沉默。今天，老郝（懷明）告訴我，鄧力群在書記處研究室說，胡耀邦認爲粉碎四人幫以來的五任宣傳部長（包括他自己？）都沒有幹好。他這樣說，重點還是發泄對厚澤的不滿。我對厚澤的「腦子不行」論有了深一層的理解。

鄧小平帶耀邦、紫陽亮相

今天也有好的跡象。各大報頭版頭條刊登大幅照片報導小平同志帶著耀邦、紫陽同志接見全軍軍以上幹部。小平近來對學潮一言不發，只是在聽紫陽匯報經濟工作時，說了一句，拿出一些錢改善一下大學生的伙食，不就三百萬人嗎，花不了幾個錢。看來，他比較能沉住氣。和耀邦等人一起接見軍隊幹部，是對軍方的一個警告。

胡啟立彈保守派調子

也有令人心憂的消息。下午，必堅給我們念啓立、李鵬、芮杏文在中直、國直和軍直三個機關黨委會議上的講話，專門講學生問題。除了重彈過去壞人操縱的老調外，就是指責思想、文化、理論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搞亂了學生們的思想，對其他方面的深刻原因只字不提。或者是分析能力的局限，或者是服從政治需要，迎合反對派的口味，導致他們看不清問題的實質。

學潮五因

據我看，導致十年來最大規模學潮的根本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內外、上下民主運動和民主意識發展的不平衡。不說西方，就是蘇聯都提出了批評無禁區、公開無限制的口號；亞洲民主運動也掀起狂潮，菲律賓專制政府的垮台和民主政府的產生，台灣當局取消戒嚴法，開放黨禁，民進黨在台灣競選，

南朝鮮民主運動也進一步高漲。與此相比，國內顯得過於冷清了。官僚主義者依舊得志，選舉依舊是老一套的欺騙。對外開放使民眾民主意識大為增強，要求民主的呼聲日高。可是，當官的卻聽不見，或者裝聾賣傻，引起社會普遍不滿，觸發了澎湃的學潮。學潮之上的「風帆」始終是「民主」與「自由」。

二是知識貶值的結果。方勵之有一個說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國教育投資之少世罕其匹，只比海地高一點，居世界倒數第二位；知識分子待遇之低堪稱世界之最，僅僅比柬埔寨高一點，也居世界倒數第二。這大大刺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知識分子處境艱難，使大學生心寒，感到前途黯淡，遂有此舉。

三是奉行經濟放開，意識形態收緊的政策之結果。不給群眾說話的地方，不貼大小字報，何處去宣泄內心苦悶？

四是當局從來不向群眾讓步的結果。群眾有要求，如果能隨時滿足，或部分滿足，問題就不會積壓，也不致釀成亂子。中國的官僚很嬌嫩，碰不得，而老百姓卻特別能忍受。一旦到了老百姓忍受不了的時候，就會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這種社會雖然穩定，但最容易發生不測事件；沒有問題罷了，一有，就不是小問題。所以，這是一種虛假的穩定。

更深刻的原因，當然還有改革給整個社會帶來的不安，利益分配機制紊亂，共產黨集中了權力，也集中了咒罵、怨恨和不滿，等等。

說學生鬧事是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結果，是本末倒置；說這是要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更是無稽之談。文革並沒有提出民主自由的口號。文革是造神運動，這一次才是真正的造人運動。

12月27日，小雪，一片晶瑩的世界

紫陽、耀邦被迫表態反自由化

在雪花紛飛中，中國的政治氣候進一步降溫。

下午，聽了幾位領導同志在省市委書記會上，專門就學生運動講話的錄音。大家情緒都十分激動，異口同聲討伐宣傳、文藝、理論界、新聞界。是他們讓美化資本主義，醜化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言論通行無阻。趙紫陽說，學潮稍有平息，學生們說他們要反思，我們也要反思。反思什麼呢？紫陽反思所得，就是學潮與一個時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有關，而且有極大關係。他說，講出版自由，我看這一段是太自由了，罵共產黨都可以。怎麼辦呢？紫陽說，首先是思想領域領導部門，各級黨委宣傳部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一要擁護改革開放，二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自由化。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要對思想界領導部門和輿論單位進行整頓、充實、提高的任務。一句話，要從組織上向這些部門動刀。

在紫陽發言過程中，薄一波、余秋里大喊大叫，點人民日報和于光遠的名，進行批評。耀邦的講話，聲音蒼老，語句不連貫，沒有了以前談笑風生的風采。他講了兩點，一是下決心把思想戰線整頓一下，還點了《芙蓉鎮》的名，說那是借罵文革來醜化黨，「酒向人間都是怨」。看來，謝晉可能要出國了。二是明年一年，中央各部委和省市一級要抓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耀邦沒有講得這麼明確，

而是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但歸納起來，就是這個意思。這是明顯地被迫表態。

胡和趙作上述表示，首要的當然是抓旗幟，與其你們發動一場反自由化運動，不如我們自己來，免得失去控制，還讓別人抓了反對自己的借口。這可以理解。這也可以說明，大的局勢還是穩的。但有兩點讓我擔憂。

再次首先拿知識分子開刀

中國至今沒有擺脫一遇風浪首先拿知識分子開刀的惡習。每一次開刀，首先幹掉的總是我們民族最優秀的分子，既有才華，又有風骨的民族脊梁。這一次，首當其衝的是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方勵之、劉賓雁、許良英發起召開紀念反右三十周年會議，讓被劃成右派的各人準備文章參加會議。中央擔心這個會開成對黨的控訴會，堅決反對，並要黨員「右派」進行抵制，並向方、劉等人施加壓力。中央已決定開除王若望黨籍，方、劉等人這一次恐怕也難過關。這一次可能要使許多知識分子徹底心寒了。知識界一片死氣，要搞現代化，豈非幻想？

「瘧疾政治」

其次，中國等級式的體制，實行目前比較平等式的領導方式，可能是中國政治難以穩定的根源。儘管我們向國內外多次保證政治不會變，但實際上做不到。每一派都想使政策按自己的願望固定下來，結果自然是政策的鐘擺在兩極之間擺動。中

社會結構只有實行真正金字塔式的政治控制，而且塔尖要有絕對高度，才有效率，才有穩定，而實行目前的體制，則既無效率，又不穩定。可以稱這種政治為「冷熱浴政治」或「瘧疾政治」，忽冷忽熱是它的特徵。

12月28日，周日

用孩子的方式處理孩子

到辦公室想補寫日記，看幾頁書。至元來了，聊起來。他說北京市一些思想相當保守的人都認為，當局對學生遊行的反應過分了。他們說：「學生們是一群孩子，上面處理這些孩子的方式也象孩子……」不錯，那幫老人，不就是一群老小孩嗎？

十八、鄧小平打算讓耀邦「軟著陸」

12月29日，陰

鄧力群集團加大政治壓力

幾個人終於按捺不住地跳了出來。王震、薄一波、宋任窮、胡喬木、鄧力群借會見《三國演義》評書演員袁闊成的機會，大談什麼反對全盤西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什麼搞

民族虛無主義，貶低中國、否定中國，搞全盤西化，是一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真荒唐，你愛聽《三國演義》評書，你聽就是了，關別人什麼事。《三國演義》是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添磚加瓦，看西方現代著作倒成了「全盤西化」。封建主義的東西愛為珍寶，資產階級的東西視為猛獸。可惜，借《水滸》、《三國演義》等古典作品搞政治的時代畢竟過去了。毛澤東搞了，下場不佳，何況爾等何許人也。

晚間開會，進玉說辦公室出了一件事，有人把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內容透出去了。耀邦說文革初期打了許多反動學生，毛澤東講，反對學生運動的沒有好下場，看來並不錯。外邊傳成這樣的說法，說中央在如何對待學生遊行的事上有分歧，耀邦不贊成採取嚴厲態度，說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我很擔心，因為我中宣部的一個朋友談到過耀邦、紫陽對待學生運動的正確態度，也提到過上邊的說法。如果是他傳出去了，我的政治前途可能就毀了。不如馬上離開中辦去搞學術研究。我到沙灘，那個朋友不在，仲兵說，等等再說。在這種地方，不犯錯誤則已，一犯就是大錯誤，將承受不起。

12月30日，晴

缺乏政治權威

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情況是何毅亭透出去的，我為他感到難過。看來，我需要更嚴格地控制自己。這是一記震耳的警鐘。

繼續寫十三大報告第二部分的開頭。

晚間，上海市委組織部研究室顧文平來找我，他是來參加政治體制改革調研小組幹部人事制度專題調查的。他說，上海有相當多的人擔心，中央沒有人說了算，一些明顯該做的決策，就是遲遲不做。比如開發落後地區，應當實行低稅高工資政策，才能吸收人才和資金過去，就是不這麼做。中國目前沒有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的絕對權威。我說，我們這種體制，有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需要有金字塔式的結構，需要個人集權、才有效率，才有穩定，後進國家實現現代化大多是這種模式。但另一方面，如果掌權的人不開明，不想真正搞現代化，或搞的方式不對，那就壞了，他一直幹下去，還沒有人能夠制止，如毛澤東。東南亞、亞洲「四小虎」和拉丁諸國搞專制也能發展快，有一個重要條件我們不具備，即私有制。老顧還擔心目前兩種勢力長期相持不下，會大大延誤中國發展的進程，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量出國，會使人民受不了。

今天，胡喬木又露了一次臉，人民日報報導了他在中青年知識分子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要維護安定團結。

---

12 月 31 日，晴

小平批評耀邦，紫陽劃清界限

一早，必堅讓我去幫助找幾份材料，主要近幾年來耀邦關於反右的講話或文章，以及小平同志的評價。耀邦近期要找小平談一次。

進玉告訴我，小平把耀邦、紫陽、啓立、李鵬、萬里、何東昌找去，詢問學潮情況。小平對耀邦近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不滿。聽說北京學生元旦要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小平說，去一個抓一個，去一千抓一千，不要怕我們形象不好。夠強硬的。紫陽爲了洗刷自己，便順著小平的話頭說，有人反對清除精神污染是不對的，提出創作自由也是不對的。這明顯是在批評耀邦、萬里，表明紫陽這次無意挽救耀邦、萬里，挽救也沒有用，他是否想搞倒耀邦、萬里，不得而知，但向陳雲、喬木、力群那邊靠攏的意圖很明顯。這是改革派內部長期不和種下的惡果。萬里等人幾次要搞紫陽，耀邦也說過紫陽的不是，紫陽沒有吭聲，這一次，算了總帳。小平還說，清除精神污染是對的，學生鬧事，是近幾年軟弱渙散的結果。

官民相互「逆反」

這樣搞，學潮可能會壓下去。但問題本身沒有解決。頂多是退燒，並沒有治病。我最感失望的，還是中國人從來沒有學會妥協，學會讓步。中國歷史上，凡是皇上學會了讓步，就國泰民安，可惜這種太平盛世並不多，更多的是，專制與動亂的互相替代，關鍵是統治者不愿讓步。現在，老百姓中有一種「逆反心理」，凡是官方提倡的我都反對，凡是官方反對的，我都同情。官方也有這種「逆反心理」，學生，老百姓要求的，偏偏不給，還要嚴加斥責。對立情緒滋長，終將釀成禍患。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的每一步發展，都是官方和民間妥協讓步的結果。一個不會讓步寬容的民族，必將在自相殘殺或一片動亂中走向滅亡。

但愿中華民族學會寬容與讓步。

1987年1月1日，雲轉雪

數百學生繼續到天安門遊行

真有不怕死的，今天中午一時許，有數百學生到天安門東側遊行，數千軍警在廣場四周警戒。抓了五十三名學生，其中三十七名是北大的。據劉嘉波（他去了廣場）說，警方比較克制，沒有做到去一個抓一個。電視播放了新華社的報導。報導最後說，下午三時許，北京瑞雪紛飛，天安門廣場雪景迷人，游人流連忘返，沉浸在節日的歡樂氣氛之中。這是真正的粉飾太平。電視在播《人民日報》元旦獻詞，號召全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重新祭起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法寶，爲鎮壓學生運動製造輿論。

請方兆祥、王誠德夫婦到沙灘我的寓所喝幾盅酒。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誠德說，他的心在流淚、在流血。電視在演雜技。老方說，雜技演員非常辛苦。他認識安徽省雜技團的演空中飛人的姑娘，摔成了腦震蕩。誠德苦笑了一聲，「搞政治的人，有時也象空中飛人，原先說好那邊有人接的，不知爲什麼突然燈光一變，那邊沒有人接了……」。誠德指的是厚澤。

夜裡騎車回沙灘，燈光下，雪花晶瑩閃爍，仿佛是天帝之淚。我的心裡亂極了，真想狂呼亂喊，但嗓子眼裡有什麼東西堵住了。

1月2日，晴，雪光晶瑩

保守派穩固陣腳

整整一天，我什麼事也不想幹，心緒不寧。看這形勢，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要停下來了。我們誰也沒有預料到會出現今天這種局面，大家都洋溢在一片喜慶的氣氛之中。六中全會決議通過了；鄧力群等人受到打擊；小平表示要退；看來一大批老同志也保不住職位，天下似乎是我們的了，中國從今之後，可以走上更開放，更穩定，更文明的道路了。高興的太早了！沒有預料到老人們在共同威脅之前發動了強大的攻勢。

過去的失誤是高興得太早，現在也不必沮喪的太早。中國的事情自有自己的邏輯，把事情做過了頭，都會反過來。這一次，鄧力群、陳雲、胡喬木等人比較清醒，看來是吸取了上次「清污」高興得太早的教訓，先把局勢穩住，沒有公開出來跳。雖然「勸導」、「批評」、「恐嚇」大學生的報導、文章、談話大有吞噬報紙頭版之勢，雖然王震、薄一波等人跳得較歡，但他們總的策略，可能是以穩爲主，先鞏固勝利，再在人事問題上大作文章，從根本上掏空鄧胡趙體制。不知小平同志有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倒希望他們鬧，鬧得越凶越好。事實上，他們比以前聰明多了。

1月3日，有雲，晚晴

中國正面臨著十年來最大的一次危機。雖然都以安定團結爲借口來處理學潮，但處理方式卻真正不利於安定團結。學生沒有真正服氣，產生學潮的真正原因沒有清除，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是產生學潮的原因，是誤診，誤診是要治死人的。這樣壓下去，必然埋下更危險、對立情緒更強的學潮的禍根。當前的主要危險還不在這裡，秀才造反不成事。主要在於反自由化和鄧胡趙體制的瓦解。反自由化將從根本上動搖改革開放政策的基礎，將會掀起一場整人運動和算帳運動，不僅持續發展的改革形勢將會受到遏制，更要命的是一大批剛剛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將再次受到衝擊。反自由化，將使整個知識界唱起哀歌，只有極少數的流氓文人和御用文人才會興高采烈。如果這場運動要波及私人企業，外資企業，改革企業導致投資減少或企業家辭職不幹，將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目前的財政金融情況，再也經不住這樣的折騰了。剛剛從波谷裡走出來，又會跌入更深的波谷。

使人悲哀的還是鄧胡趙體制的崩潰。上午看到鄧小平 1986 年 12 月 30 日召集耀邦、紫陽、萬里、啓立、李鵬、東昌關於學潮問題的談話。小平已經聽信了那些告耀邦的話，通篇是對耀邦的批評。說學潮表明不是一兩個地方，也不是一兩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說他在六中全會上講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沒有傳達；說王若望處理不了，連上海人都知道中央有保護層，在要不要反自由化上有不同意見；說自己堅持清除精神污染的意見，那篇講話要收入自己的文集；說凡是學潮能鬧起來的地方都是領導軟弱；言下之意，你們中央書記處領導不力。

紫陽也說反對「清污」帶來嚴重後果，說學潮的大氣侯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等等。這是互相殘殺。由於紫陽的行爲，又導致耀邦這邊作出了反應。鮑彤搞了一個黨政分開方案，提出撤銷省地縣三級常委，只設書記處副書記，一個月或半年開一次會，不討論經濟、人大等問題。進玉、必堅認爲這是真正的自由化，不準備提意見，讓他們交上去，使其成爲紫陽的「完蛋方案」。這不是阿慶嫂和沙奶奶打起來了嗎？這樣打橫炮，勢必延緩改革進程。

靠小平，不捧小平

鄧胡趙體制的裂痕不自今日始。耀邦這個人無疑是好人，但確實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太注重事，而不注重人。不主張搞人際關係，他沒有真正支持他的同僚。既不能把對手變成朋友，又不能置對手於死地， 便不能自己站起來，必須靠小平的扶持，這是他唯一能幹下去的依靠。可他對這唯一的依靠又缺乏「忠心」的表示，並有意無意中犯了幾次犯上的大忌。

他七十多歲了，確實有甩掉拐杖自己走路的愿望。但說他反對鄧小平，我根本不相信。也確有幾件事讓小平不快。一是宣傳小平不夠。他本人爲此對進玉說，文革中大家都去抬毛澤東，調子一個唱得比一個高，終於使毛跌下來了。他不愿意重複過去的不幸，不想多突出個人；二是向小平請示匯報不夠；三是給人造成了比小平還開明的印象，小平發動「清污」，你制止，小平要處理一些人，比如王若望等，你要保。據說香港陸鏗對鄧說過，耀邦在海外人的心目中，比小平還開明；第四，這是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勸小平留任。小平對華萊士談

話，分明表明自己不想退，說是要退，要說服全黨全國人民，這是把不退的原因神聖化。耀邦沒有看出來。

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小平就自己退不退徵求意見，找的都是老人，都是戀棧之人。小平找耀邦時對他說，我退下來，你接我，紫陽接你。耀邦信以爲真，回來急忙傳達，這就正好上了圈套。耀邦主張小平同志退，有沒有自己想當一把手的欲望，我不敢斷定，但耀邦確實是出於對小平的愛護，出於對中國安定團結的良好愿望。小平一退，一幫老人都跟著退，改革的阻力大爲減少。而且你們八十多歲老人不退，要求省部級以下幹部退，工作難做，而且罵聲四起，新老交替的政策如何繼續推行？

與自己作對的偉人

更要緊的是，小平年歲已大，精力不足，又無法日理萬機，手下的人不獨立治國，時間一長又耽誤了一代人；兩派相持不下，終將釀成權爭，這些都是極不穩定的因素。小平如果十三大退了，他是功德圓滿，將成爲比毛澤東更偉大的人，如果不退，犯錯誤在所難免。這種錯誤已經犯了，比如踢開政治局、書記處成立中央人事小組，「十二·三十」談話已宛如毛澤東第二，出現專橫、輕率的斷語。我懷著十分惋惜的心情，看著一個歷史偉人在與自己作對。

1月5日，晴

小平想讓耀邦軟著陸

輿論風起。所有人都在傳耀邦被告，已經做了檢查，並要求辭職，他的總書記是當不成了。我也主張耀邦辭職，這樣比較有利。要鬧，就要把事鬧大，引起國內外關注。等別人收拾不了局面的時候再說。

下午得到消息，事情果然要鬧大。上午書記處開會，據進玉說，情況還好。本來這次會議要開成揭批胡耀邦的會，以後還要開多次。小平從中做了工作。他找陳雲、薄一波、彭真等人談了話，還是讓耀邦「軟著陸」，維持到十三大。這次會的調子是團結對敵，「敵」即學生。成立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領導小組，啓立牽頭，喬石、李鵬、力群、兆國參加。

成立反自由化領導小組

下午，小組開會，決定十五日召開萬人大會，紫陽主持，耀邦講話，全面展開反自由化的攻勢。堅決處理自由化代表人物，先處理王若望，然後是方勵之，再然後是劉賓雁，由各自單位出面處理。小組認爲，處理方勵之，科大可能要鬧事，要有準備，組織一個反自由化寫作組，由力群負責。小組認爲，反自由化可能引起強烈反應，但不可怕。這些舉動委實讓人費解，要維護安定團結，學潮平息了，你又要去刺激，還說不怕。這就使人懷疑在維護安定團結的後面還有什麼別的東西。至於處理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等人，那是幫助他們名垂青史，還能有別的嗎？

下午的小組會議，何東昌、王鶴壽出席了，朱厚澤被甩在一邊，等待他的沒有好運。每一次反對資產階級的什麼東西，總是讓我們民族、我們國家、我們黨的一大批極優秀的分子，讓錚錚鐵骨不折腰的男子漢遭受困厄和打擊，能說資產階級的東西都是壞的嗎？每一次舉起馬列主義的旗幟，都有一批無知無恥之徒，一批權欲熏心的惡棍手舞足蹈，大開殺戒，難道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吸引力嗎？倒行逆施者將被釘上歷史的被告席，讓後代子孫們唾罵。

讓我參與起草耀邦萬人大會講話稿

廳裡讓辦公室幫助起草耀邦在萬人大會上的講話，進玉牽頭，昌鑒、至元和我參加。我知道進玉的用意，他要給我們塑造一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形象。真是多謝了。但我內心的痛苦，至元已經看出來了。在傳達反自由化小組會議精神時，他注意到我面色蒼白。

多難的祖國啊，我能爲你做些什麼呢？處此逆境，越發需要我們振奮精神，頑強工作，堅持住陣地。我不能退卻。我要與那些爲滿足自己的權欲，不惜出賣毆打祖國母親的人戰鬥到底。我們還年輕，我們有的是時間。「公道人間惟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更公道的，還是八寶山無情的火焰。我堅信，中國確實已到了隧道的盡頭。在這幾年，祖國還步履艱辛地前行，在後幾年中，她將步如行雲。我們已到了舊時代收尾的收尾。

上一代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的代差，超過以往任何時代。歷史只要艱難地渡過我們兩代人之間的鴻溝，它的進步，將不再

以年月計，而以時代計。我們兩代人代表了兩個時代。這是中國特殊國情的產物。我們能夠忍受，因爲我看到了隧道的盡頭，那一團明媚的亮光，直射到我的心頭。我的祖國，我爲你祝福，不用動亂和鮮血，而用意志和韌性。

十九、總書記突然被拋棄

1月6日，陰

鄧小平終於拋棄胡耀邦

討論起草萬人大會講話。

形勢進一步惡化。耀邦已經找小平談了話，小平無意寬恕，可能要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胡耀邦進行揭批。萬人大會不要耀邦講了，可能由紫陽講。下午討論講話稿起草問題時，鄧力群提出講話稿應由熟悉紫陽文風的王忍之起草，經過妥協，辦公室寫第一道，王忍之改第二道。辦公室的地位下降由此可見。

事已至此，我希望他們跳得越高越好，事情鬧得越大越好。我對進玉說，不讓耀邦講，要揭批他，這是好事，應當向他祝福。到這步田地，耀邦一定要挺住，不要輕易給自己上綱上線。走到這一步，「左」派們失敗的命運已基本鑄成，鄧小平的國內外聲望將下降，這十分可惜，但又無可奈何。

老人開始瘋狂

讀了昨天上午書記處會議紀要，讓我仰天嘆息。完全是瘋狂了的老人們的一派昏話。學生的溫度降了下來，勤政殿的溫度愈來愈高了。趙紫陽準備讓中國科技大停課一年下鄉勞動，還有人提出要停辦所有小報，要逮捕幾位記者，因爲他們元月一日在天安門廣場拍了對「我們」不利的照片，要對劉賓雁進行刑事訴訟，因爲他攻擊「我們的好同志」，即那些貪官污吏，作威作福的人。如此等等。後代子孫們研究我們這一段歷史，將以何等鄙夷的心情來看這些令我們羞辱的記錄。

由此我想到一個問題。中國的官場雖然是一盤散沙，堡壘林立，要辦成一件好事，要破除無數關卡。但是，一旦他們遇到共同的威脅，就會立即行動起來，辦起壓制民主、人權的事來，可以通行無阻。這就是中國官場的特點，好事多磨，作惡容易。

鮑彤提議要撤銷省地縣委的常委

國外有激進的保守派之說，反共猛士尼克松敲開了中國的大門。往往是鷹派能幹出比鴿派更溫柔的事，當然必須是假鷹派。

在中國要搞政治，要真改革，必須把自己打扮成正統派，保守派，「左」派。要擊倒真左派，必須以比他更左的旗號。以開明主張，以仁愛之心，以民主、自由的名義，不僅打不垮左派，打不垮醜惡的政客，反而使自己處於被動挨打、永難翻身的境地，這是不勝之地，必須避免。

「鼓吹薩特存在主義的人，搞亂了青年們的思想……」一個「左先生」這樣說。「有人過分低估了在我們黨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們的覺悟，過分低估了馬克思主義的魅力，過分誇大了存在主義的作用，看不到絕大多數青年的立場是堅定的，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爲何誇大『敵情』，令人不解……」你必須這樣說。如果你強調存在主義的合理之處，你必定要捱一頓棍棒。

人類常有這種情況，人們並不太看重主張，十分看重「色彩」。一個自由主義者提出自由化主張，肯定要受到保守主義的猛烈攻擊。如果是一個鷹派提出了一個鴿派的主張，反而易獲通過。前幾天趙紫陽身邊的鮑彤提出黨政分開方案，要撤銷省地縣委的常委，黨委一個月或半年開一次會。這個主張若是「西單民主派」提出來，肯定受到嚴厲痛斥，如果是胡耀邦提出來，也會受到攻擊。可是趙紫陽提出來，反而得到了薄一波等人的稱贊，因爲趙近來反自由化近乎迷狂，至少在表面上。

以資產階級自由化、民主派等名義打倒的人，將永世不得翻身，儘管你的主張，被實踐證明是對的，或者甚至已落後於形勢，成了保守主張，你還是「敵人」。比如「競選」，1980年的「競選」鬥士，至今遭受貶黜，而我們黨的領袖近來激進地提到要有限制地進行「競選」，當然是基層人民代表。

1月7日，陰

人心惶惶

人心一片惶恐。中宣部陶驊等人組織一些人編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幹部教育大綱，下午在宣招討論。我和至元去了。會場上人心浮動，大談當前可怕的形勢，大談中國越來越快的政治周期。熊映梧、人大的何偉等人要求停止這項計劃，理由是這種氣氛中沒心思寫，寫也寫不好，怕抓自由化，搞出來了也不一定發得下去。當前第一位的教育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商品經濟教育。聽說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傳達了鄧小平「十二· 三十」講話後，人們惶惶不可終日，三五成群議論紛紛，無心工作。中國的悲劇正在這裡。上邊一壓，先自縮起腦袋，壓力尚未及身，自己先垮掉了。不堅強，不抗爭，中國怎麼有希望？我給他們打了氣，看來無甚用處。

國法黨章背後的手腳

科大黨委給中央報告，要求從現在起把方勵之控制在北京，不讓他回到科大，中央同意。中央學生工作小組編的幾期「學潮動態」上說，北大，北京外語學院都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請遊行，完全按組織手續辦事，但經過校黨委做工作，他們同意撤回申請。

按黨章，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也必須經過黨的代表會議或中央全會罷免。可作為中央常委之一的鄧小平卻可以太上皇的架式召見總書記，訓斥總書記，進而罷黜總書記。這一切說明什麼？說明我們國家我們黨的所謂法律黨章都不過是官樣文章，根本不能防止個人專權或國家、黨的機構和官員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侵犯，不能保障

公民享有法律規定的權利。如果用了法律或黨章的話，那只是用它們打扮領導人的決定或意志，使其顯得神聖而不受指責罷了。

所以，根據法律條文，黨的規章和文件等等表面文章來理解中國社會是可笑的。有人開玩笑說，如果說市場經濟是斑馬，那中國的商品經濟只不過是黑馬身上劃上了白道道。中國的法制也就是這種劃白道的黑馬。它不僅是模仿，而且是倒著來。法律是社會各種力量均衡化的結果，首先是社會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的成長發育，然後才有真正的法制。極權社會的法律只能是商品的包裝，像冒牌的茅台酒，瓶子好看，但卻是唬弄人的。

1月8日

書記處辦公室前途未卜

劉賓雁訪美歸來談到一個強烈的感受：「我覺得中國與美國在一切事情上都正相反，它們處在兩極上……」。他舉了一些例子，我都忘了。處在當前的境況中，我也有了這種感受。在美國，大多數人民痛恨的人，肯定做不穩官；而在中國，只要群眾痛恨某人，某人就一定要升大官了。比如周谷城，人們厭惡之極，而鄧大人說他表現好，一直好，馬上當了民進中央主席。再比如費孝通，早已為社會學界不齒，在學潮中表現積極，獲得鄧大人好評，便立即「選」為民盟中央主席。

在美國，受人歡迎的人到處走運。而在中國，群衆熱愛的人每每大難臨頭。比如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當局恨得咬牙切齒，而群衆卻非常敬愛他們。結果，遭到了嚴厲懲罰。在美國，兩個黨往往是一條路線，在中國，一個黨常常搞兩條路線。在美國，政權的上層變動不波及文官階層，而中國，一朝天子一朝臣，每個政治領袖只用自己的心腹。耀邦受到打擊，人們立即以一種異樣的目光來打量我們辦公室。他們都明白，辦公室前途未卜，很有可能被撤掉。頭兒遭殃，手下的人立即成了砧板上的魚，幹等著別人來宰割。我與進玉、至元一起討論了我們的命運，大家認為，關鍵看紫陽對這個辦公室的態度了。

1月9日

中央成立與耀邦談話小組

中央成立了與耀邦談話的五人小組，紫陽、尙昆、萬里、啓立、一波組成。值得注意的是，喬石沒有參加。可能因為他仗義為耀邦說了一兩句話，而遭到冷遇。我理解了文革中為什麼沒有人敢站出來批評毛澤東的行為。在這種不正常氣氛中，任何真話都足以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毀掉。面臨突發事件，無論小人還是胸有宏圖的君子，首先想到的是保全自己，能夠沉默已屬不易，哪裡還敢說個不字。況且，你說了不字，不僅不能挽救遭打擊的人，反而會更激怒獨裁者，還要加重處罰。為

了這一點點把事情弄糟的同情與正義，犧牲掉自己經過畢生奮鬥得來的官職，對「權力迷」當然不值，對政治家也不足取。

所以，對宦海中人來說，正義與權變的衝突是永恒的。一個以權力爲中心的「官本位」社會，這種現象導致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社會缺少掣動裝置，在獨裁，或者在動亂（這是同一社會的兩種常態）中一路滑向深淵，這就是中國長期處於專制獨裁與貧窮動亂這兩種常態的原因之一；二是造成一個不真實的社會，不說謊就活不下去，真情實感最爲稀缺，但又像違禁品一樣到處遭到查禁。這種社會患了不可救藥的「真情缺乏癥」。

鄧小平被人唾罵

可存晚上從中央黨校來看我。他談到黨校的中青年聽了小平「十二．三十」講話後的反應。主要是三句話：小平開始走向自己的反面；紫陽的表現讓人失望；耀邦的成績是主要的，如此對待他極不公道。大家對鄧小平以太上皇自居的「垂簾聽政」做法極爲不滿，三五成群地破口大罵，認爲這是公然踐踏黨章。對王震在中央黨校大叫對學生運動要進行「熱處理」（派軍隊鎮壓）的昏胡話更是不以爲然。

---

1 月 10 日，今年以來的第四場雪

保守派乘勝追擊

以獲取最高權力爲目的的黨內保守派沒有以攻倒耀邦爲滿足，又向紫陽、紀雲、啓立、兆國同志發動了攻勢。昨天上午的書記處會議上，紫陽同志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只在文化思想界進行。紀雲補充說，不要搞到經濟和科技領域中去。薄一波馬上說，運動剛開始，不要劃範圍。他們這次吸取了上次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訓，當時，方毅首先說科技沒有精神污染，萬里等人說農村沒有精神污染，經濟上也不要清污。看來，他們這一次是想把事情鬧大。只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就必然搞到紫陽和紀雲頭上。

趙紫陽力保嚴家其

與此同時，他們又從側翼展開攻勢。鄧力群首先提出，讓嚴家其離開政治體制改革小組，紫陽不理。接著，喬木又寫信給紫陽，要求把嚴家其搞出政改小組，紫陽仍舊不理。這都是爲了獲取紫陽搞自由化的「罪證」。陳雲又放出風來，說啓立、兆國也不行。這是要把改革派一網打盡。同時，他們利用李鵬與紫陽、紀雲的矛盾，把李拉過去。李在今天的報紙上已經表態，批評他們批評過的自由化觀點，雙方情投意合，求愛成功。

楊尚昆扮演主帥角色，攻勢不會止於耀邦

在整個這場攻勢中，楊尚昆扮演了主帥的角色。他利用與小平的私人關係，做了陳雲派做不到的事。他先是挾軍隊迫使小平立即解除耀邦的職務。但紫陽當總書記他並不滿意。倒

胡，是因爲胡要當軍委主席。現在紫陽上來，仍然有可能當軍委主席，這仍有使楊當不成軍委主席的危險。由此看來，他們的攻勢絕不會到耀邦爲止。

但從目前情況看，軍方內部也有矛盾。據說政治局幫助耀邦的談心會上，余秋里與楊尙昆打招呼，楊不理。楊對余控制的軍報可能不滿。到目前爲止，軍報對反自由化一直不積極，有關消息和文章，大多數放到第四版，只發了一篇表態性的文章。也許，余秋里看到這場鬥爭是項莊舞劍，最終威脅到鄧小平。多行不義必自斃。如果真要攻到紫陽等人頭上，說不準小平會猛醒，又會整個翻過來。

鄧力群開始老練，李先念會享清福

在這場鬥爭中，有兩個人値得硏究。一個是鄧力群，他這次出頭露面的事不幹，過激的話不說，只把主要精力放在人事調整上。前天就口授了中宣部人事調整名單，根本不用中組部考察和書記處討論了。這表明他在政治上更老練。二是李先念，他知道可能要出事，從秋天開始，就遠遠地躲開北京這塊是非之地，到上海去享清福去了。你們鬥你們的，我快活我的。誰鬥勝了，我回來加盟誰。事情幹得越少，福享得越多，能耐越小，官當的越長久。這是一條官場定律，在傳統社會，這條定律是絕對眞理，從來沒有失過手。

政治改革硏討停頓下來

在保守派的強大攻勢之下，紫陽的政治體制研討工作也停了下來。研討小組開始反思過去的工作有無漏洞。各路諸侯被當前的事態驚呆了，他們不知道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想送效忠信，想送土特產不知道往哪兒送。從各地報送的材料看，諸侯們對小平「十二．三十」講話的反應是謹慎的，調子都不太高。

與厚澤痛陳心扉

晚間和誠德去看厚澤。他勸我們從大的方面進行歷史的思考。要研究當前各種社會政治力量是怎麼配置怎麼相互利用的，五千年的封建包袱到底有多沉重。爲什麼一提到政治改革，反對封建特權阻力這麼大。

我說，十三大的來臨，使鬥爭激化和公開化了。十三大是改革派與保守派在權力分配上的決戰。厚澤同意。他還說，中國要研究好老年問題和青年問題，這兩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問題不解決好，都可能發生動亂。他說，中國的改革如果成功，對世界進程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正因爲如此，這場偉大變革不可能輕易成功，沒有幾次反覆是不可思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我同意，但有一點要補充。如果改革派內部更團結（他們之間矛盾很多），對這場鬥爭有預見，採取更有力的措施，也說不準可以避免。事實上，幾乎沒有人預計到會有這場戲劇性的鬥爭，保守派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掐住了改革派的脖子。厚澤說，他上任時，雙方都已經擺開架式了。到六中全會召開前夕的北戴河，已接近崩潰的邊緣。我慨嘆改革派的領袖們不

議大事，不分析時局，缺乏強有力的領導，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厚澤說，說來別人不信，我當中宣部長一年多來，總書記只和我單獨會見過五分鐘，說了兩句話。在去北戴河的車上，總書記問我，怎麼當中宣部長，想清楚了嗎？厚澤說，不僅沒有想清楚，從哪兒開始想也不知道。「那好吧，到北戴河聽幾天會再說吧。」會見就這樣結束了。不用勸，厚澤想得很開。他說，人的一生，很難得經歷幾次大風浪。平平安安，幾十年一晃就過去了。而每一次大曲折，卻能豐富人生。二十多年前，他當貴陽市委宣傳部長，被搞下台，和現在一樣，連《參考消息》都不讓看。

表弟龍勝就要回家，中午去北京外語學院看他。他感到苦悶，活得沒意思。苦悶，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心境；沒意思，是許多中國人的共同感受。

1月13日，晴

楊尚昆搞倒余秋里

大家仍然無心讀書，無心寫作。至元找我聊了一上午。在關鍵時刻，某人經不住考驗，四處活動，有向辦公室發難的跡象，使進玉很痛心。

下午開會，談學習小平「十二·三十」講話體會。除了方兆祥和我說了點真話，所有人都言不由衷地王顧左右而言他。我談了五點意見，第一，雖然有自由化思潮，但形勢仍然好，

這樣好的形勢是全國人民共同奮鬥得來的；第二，安定團結的局面非常珍貴，所有人都要珍惜；第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有共產黨領導；第四，現代化道路是漫長而曲折的，反覆不可避免，這是國情決定的，既有殖民地遺產，資本主義影響，又有封建殘餘和「左」的東西；第五，要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批自由化也要防止「左」的東西。

聽說楊尚昆已經搞倒了余秋里，沒有得到證實。

---

1 月 14 日，晴

官場太極拳動作要領

進玉讓整理了一份辦公室學習貫徹小平「十二‧三十」講話情況的材料，要送給紫陽一份，要表明，我們樂意為您服務。並讓福今也在政治體制改革小組那邊走一著棋。聽說小組內部有人要反水。進玉要福今在會上講三點意見：第一，小組的研討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的；第二，研討過程中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是完全正常的；第三，對研討情況要注意保密，絕對不允許泄露。這分明是在向鮑彤示好。進玉認為，這就是搞政治，是藝術，不是科學。看他這一次能否死裡逃生。不少人都認為他這一次完了。

看來，對頂頭上司絕對忠誠，對最高領導（不管換了誰）表示效忠，如果他倒了，要果斷地離開他，這就是官場太極拳的動作要領。

臨回家時，進玉在樓梯邊向我耳語了一句，「情況比原來估計的要好。」不知又有了什麼消息，明天再問他。

第五部分

鄧小平與陳雲過招

二十、下一個目標是趙紫陽

1月15日，晴

公布方勵之等被開除黨籍

方勵之、王若望被撤職、開除黨籍的決定公布了。爲了證明這些決定是皇恩浩蕩，深得民心，各報頭版都發表了各界人士對英明決策的頌詞。整批的知識分子對權勢趨之若鶩，紛紛表示擁護對幾個「壞蛋」的處理。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骨頭之軟，感到驚訝。且不說讓他臨危不懼，挺身而出，向惡勢力抗爭，就連 保持沉默的權力都不敢享受，著實讓人悲哀。

1月16日，晴

警察怎樣對付學生

鳳春、二林來，談起北大學生上街的一些細節。鳳春說，元旦那天，爲了對付學生上街，警察採取了四大流氓手段：

一是在天安門廣場潑水，讓整個廣場變成世界上最大的溜冰場。不過廣場上的景象既無美感，也不讓人激動。下午一時左右，幾個學生衝破警察封鎖進入廣場，一場速滑兼花樣滑冰開始。一個警察仰面滑倒在冰上，頭盔鏗啷啷滾出去好遠。一

個外國記者拍下了這個動人的場面。不料另一個警察看見，動了雷霆之怒，朝記者猛踢幾腳，記者抱頭鼠竄而去。

二是讓成批的兒童到廣場挨凍，借口過隊日向人民紀念碑獻花，以便神聖而莊嚴地封鎖廣場。這時他們忘了兒童是祖國的花朵，沒有人去關心他們的身心健康，除了凍其體膚之外，還讓他們目睹了一場鎮壓學生的醜劇，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陰影。

三是動用一批女警察。在遊行的學生剛要向廣場衝去時，唰的一聲，一排女警察撲到前面來，誰敢繼續往前衝，就是調戲婦女。學生知趣，馬上就退下來了。

四是故意製造交通堵塞。元旦中午警察抓了五十多個學生後，北大學生三四千人分兩路向天安門方向遊行。學生們知道當局的手法，每遇到一輛車開過來，都自動散開放行，有的公共汽車上乘客們爲學生的舉動鼓掌。可是警察卻讓汽車停下來，故意造成交通堵塞，如果必要，這可以成爲鎮壓學生的借口。

鳳春說，北大學生此次的表現堪稱偉大，使人感動。他們不顧官方威脅，元月一日到天安門遊行。北大三十四名學生被抓時，許多女學生失聲痛哭。爲了爭取學生獲釋，北大三、四千學生不約而同向天安門走去。沿途衝過了警察設置的「封鎖線」。在天安門廣場上，有一個北大學生因幾天幾夜未眠，疲倦之極，靠在人民紀念碑下睡著了。有一男一女兩個學生，可能是情侶，凍得支持不住，互相擁抱著抵御風寒。爲學生的悲壯行爲所震懾，當局當夜釋放了被抓的學生。

楊鳳春

鳳春個頭不高，性情溫和，一般不採取過激行動。但這一次，他做了一件事，使所有人對他刮目相看。前些天的一天傍晚六點鐘左右，他和國政系的另外三名研究生聯名向當局提出要組織一次「合法遊行」的申請，並把組織「合法遊行」的通知貼了出來。

次日凌晨五點，他們「自動」撤銷了申請，揭下了通知。有人指責他們懦弱，但指責者不知道他們承受了多大的壓力。當晚六點一刻（貼出通知後一刻鐘），系總支書記就登門拜訪，要求他們撤銷申請，遭到拒絕。十分鐘後，研究生會主席來了，過了半小時，副主席、系主任來了。他們就這樣進行車輪戰，過十幾分鐘來一個「思想政治工作者」。

凌晨三點，他們的導師也來了。都勸他們不要這樣幹。校研究生會副主席以校黨委書記私人代表的身份再一次來時，態度相當蠻橫，聲稱，學校黨委，市委，中央書記處都有人徹夜不眠聽候你們的決定，希望你們凌晨五點前撤銷申請，不然，將開除黨籍。鳳春等人請他不要著急，他們要思考一下。「思考者」一聲不吭，拼命吸煙，滿屋煙霧騰騰。後來，他們中有一人有些動搖，最後做出了撤銷申請的決定。

這就是中國法律背後的行為。雖然如此，我已經感到相當寬慰了。第一，他們想到要制訂法律；第二，沒有馬上把鳳春等人抓起來，「文質彬彬」地等小人物作決定。這就是大有長進。

與張煒的談話

天津開發區主任張煒一見我，就沮喪地說，這種氣氛真讓人受不了，真想辭職不幹了。我勸他三思。他告訴我幾點信息：余秋里被搞掉了，我想這是軍隊內部鬥爭的結果；公安部長阮崇武、安全部長賈春旺被撤職了。在一次書記處會議上，薄一波等人就指責這兩個部在了解搞自由化的人的行蹤和言論方面工作不力。兩個部長解職，表示中國將向「警察國家」邁進一步；李瑞環可能要進京當副總理，可能還是常務副總理。

張煒說，上次小平帶來自己的兩個女兒到天津開發區視察，對張煒的工作表示滿意。女兒說，都說「太子黨」，小張不是「團派」嗎？還有王兆國，不是您一句話就上去了？張煒說，這番話說明，「太子黨」對當前的幹部政策不滿，對他們升得不快不滿；還說明，王兆國並不象別人想像的那樣是小平的人。據說是胡耀邦借小平的旗號培植自己的人，已引起小平的不滿。

張煒希望我能到天津跟他一塊幹，我勸他先不要用自己的同學，可利用自己的影響，把同學推到別的省去。張煒這一次有可能進入天津市的領導班子。

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

晚上七點，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出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作出四項決定：一，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職務；二，一致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三，保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四，以上決定提請下一次黨的中央全會通過。公報說，胡耀邦在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上有失誤。

公報要求全黨「五個繼續」：繼續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各項內外政策，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集中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繼續實行全面改革，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完善社會主義法制、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動員、組織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艱苦奮鬥，努力完滿實現第七個五年計劃的任務。

如此重大的決定居然未經黨的中央全會集體討論，事後亦未在黨內先傳達，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通過電視台公布於世，實在是不尋常。這顯然是一場政變。

1月17日

軍方是先鋒

昨晚的公報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巨大反響。一大早就看到半數以上的省市委班子給中央的表態電文，眾口一詞地擁護公報。唯有北京市委的電文把耀邦「罵」了一通，其他省市都是寥寥數言。近日來，《人民日報》幾乎每天轉載《北京日報》的「打手文章」，可是改革開放的文章，《北京日報》很少登。

外電做了靈敏反應。有的外電認爲事件表明鄧小平受到了損害，改革派受到了損害。鄧小平控制局面的能力受到了削

弱，他已經八十二歲了，不是永遠能控制局面的。外電還認爲，胡的下台，使人們對鄧的整個接班戰略產生了疑慮。日本的一家通訊社說，中國領導層面臨著十年來最大的一次危機。但願鄧小平能看到這些議論，有所警覺。

我們猜測這次事件是一次「逼宮」，後台是陳雲、彭真那一派，鄧力群當了「秘書長」，先鋒是軍方，直接向小平施加壓力。造成軍方此次舉動的原因，主要是兩方面：

一是軍方對幾年來的軍事政策不滿，泄憤於改革開放，泄憤於鄧胡趙體制，從策略上考慮，首先搞胡耀邦，因爲他已經成了眾矢之的；

二是軍委副主席楊尙昆有想當軍委主席的野心，借著軍方不滿向小平施加壓力，不讓胡接軍委主席之職。幾年來，有以下七項政策讓軍方不悅：1、削減軍費，據說楊尙昆有一次把姚依林叫去大罵了一通；2、裁軍一百萬；3、軍隊轉業幹部到地方降級使用；4、軍工轉民用，或軍民合用，撤銷兵器工業部；5、成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人民武裝部歸地方建制，把軍隊排擠出國內安全領域，建設與軍隊抗衡的軍事力量；6、軍隊最高領導被排斥在國家政治生活的決策之外，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軍方沒有發言權，政治局常委裡除了小平，沒有軍方代表；7、軍隊部分官員改成文職人員。

從理想主義的角度看，這些決策是了不起的，是想把軍隊真正建設爲服從政府的維護和平的武裝力量；但從策略上看，卻犯了嚴重錯誤。軍隊在文革中是指揮一切的太上皇，突然「淪落」到聽別人使喚的「丫頭」的地位，而且使喚他們的人又得不到軍方的尊重，這當然使他們忍受不了。

改革成功的國家有一條經驗，首先得到軍方的有力支持，必要時還可以實行軍管，以消除改革的反對派和群眾由於對改革的不適應而產生的騷動。軍隊是落後國家最後的「穩定器」，也是派別鬥爭中戰無不勝的「多數票」，軍方支持誰，誰便上台。

楊尚昆首鼠兩端

以前，我們談論改革形勢，大家都對軍方的動態表示關切，感到軍方對改革是最大的威脅。現在果然如此。從 1986 年在北戴河討論精神文明決議開始，楊尚昆就愈跳愈高。他首先朝胡啓立發火，「搞什麼精神文明決議，搞個思想政治工作決定就行了嘛！」這不是觀點之爭，明顯是派別之爭。反精神污染時，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讓盧之超等人起草思想政治工作決定，那個決定初稿於八五年在北戴河討論時讓耀邦否了，說三年之內不要搞這樣的決定。因爲那個決議處處與改革開放唱反調。楊尚昆這個表態顯然是支持胡喬木、鄧力群，反對胡耀邦。

啓立正要屈服，兆國、家寶頂住了，告訴了在外地的耀邦，耀邦趕回來控制了局面。楊尚昆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借黨內理論「權威」胡喬木之口，傳話來說，精神文明決定寫的不行，沒有討論的基礎，建議第二天的書記處的會議不要討論這個文件。又被耀邦頂住了。

六中全會上，陸定一首先提出取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萬里附議。又是楊尙昆、余秋里首先表示反對，逼著小平表態。這一次向耀邦發難最猛烈的是楊尙昆。

依小平的意思，讓耀邦「軟著陸」，到十三大退下來算了。楊尙昆不同意，逼耀邦立即下。

目前，關於軍隊的傳聞很多。南京軍區正在收集各國軍管的資料。軍隊前不久就有一次調動，事先小平並不知道。免去了楊德中八三四一部隊政委之職，楊尙昆兼任（即中南海警衛部隊）。北京周圍集結了大批軍隊，說是爲了對付秦基偉，說秦是耀邦的人，其實秦是小平的老部下，是一員常勝的儒將。又說秦基偉要接替余秋里任總政治部主任，目的是把北京軍區從他手中奪走。

這種種說法如果屬實，應當足以使小平警醒：楊尙昆便是當年的林彪，正在覬覦最高權力。就目前情況看，軍方的進攻已經得手：1、搞倒了胡耀邦；2、楊尙昆進入最高人事安排小組；3、農村改革的文件正在送交軍委和顧委審閱，這在粉碎四人幫以來還是頭一次。

1月18日

送方兆祥

兆祥結束了在這兒的工作，回安慶繼續做副書記去了。他的走，我是有點惆悵的。論人品、論才幹，別人難以企及。我們交往 並不深，交談也不多，但他象窗口的微風，你注意到它

的時候，總讓你愉悅。好的，溫暖的，寬敞的東西，他愿意讓予別人，寧愿自己齷齪，狹窄，受累。他說，他這次回家鄉，要利用自己手中的一點權力，扎扎實實爲人民辦點好事，他稱之爲「青山項目」。我表示過一段時間要下去到他那裡幹一點實務。車站一別，似聞斑馬蕭蕭而鳴。

---

1 月 19 日

兩種中國人

爲了批評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上頭編印了他們三人的「言論摘編」。這對我是件好事。這些材料，拿錢還沒有地方買呢。讀劉賓雁的材料，能讀出他的赤子之心和灼人之見。他說，我們的生活有很多變化，在這變化中有兩種力量在較量。他寫的報告文學《未完成的埋葬》第一章的標題就叫做《兩類中國人在較量》。他說，這兩類中國人在各種不同意義上都可以分的，比如幹事情的和不幹事情的，整人的和挨整的，愛國者和漢奸……

在眼前這場事變中，這兩種中國人展開了比以往更激烈的較量。有在報上拍馬討今上歡心的，有在公開場合高聲咒罵宣泄心中塊壘的；有手舞足蹈象過節一樣快活的，有憂心忡忡爲中國命運悲慟的；有一批蛆虫爬到火山口上作官，有一些硬骨頭寧愿挂冠也要守衛自己的良心……

朱厚澤拒不唱和他們的鬼魅之歌而失去中宣部部長職位，王忍之一貫充當文棍搶到了這把交椅；王若望、方勵之、劉賓

雅被開除黨籍、撤職罷官，徐惟誠、何東昌等人卻到處攀緣求官。一些在報上爲處理方、劉、王三人大唱頌詞，而科技大學數百名學生涌上火車要歡送被免職的管惟炎回北京，北京還有數百學生到火車站歡迎。安全部向中央告急，在中央的另一種中國人則下令火車不許進京，停在天津。

一種中國人視劉賓雁如敗類，另一種中國人說他是英雄。人民日報大多數人抵制對劉賓雁的處理，劉所在的支部拒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另一種中國人鄧力群、胡喬木則下令：「支部不同意，黨委開除；黨委不同意，編委會處理；編委會處理不了，就解散編委會！」方勵之被流放到天文台，13 位研究員一致推選他爲人民代表，另一種中國人則做了許多說服工作，仍有 8 人堅持己見，絕不動搖。

一種中國人，如紅旗雜誌的大人先生們，哨棚揮舞，重操文革打手舊業；另一種中國人，如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們，則痛苦萬狀，浩嘆報國無門。副主編范榮康想要效法彭德懷向中央進萬言書，然後辭職，經勸阻，才作罷。一種中國人，如胡耀邦、李昭，慈眉善目，慈悲爲懷，總想爲人分憂，從不想給別人帶來痛苦；另一種中國人，如鄧力群、胡喬木，狐步鷹視，蛇蝎心腸，爲了登上權力頂峰，管它生靈涂炭……

一種中國人是民族的脊梁，另一種中國人是國家的闌尾。闌尾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下場：被割除。那些在報上發表批判文章的人，不是無名，便是化名，他們只要實利，怕留罵名。一種中國人要的是靈魂不朽，另一種中國人要的是糞土封侯……

下一個目標是趙紫陽

不知道趙紫陽是否清楚，當他違心地在胡耀邦快要摔倒時踢了一腳時，他自己腳下的權力基礎正在塌陷。無論怎麼說，胡耀邦一直是他的擋箭牌。正是因為有了他，趙紫陽才顯得穩重而務實。胡耀邦象磁鐵一樣，吸附了所有對改革派怨恨的鐵釘。耀邦一完，人們理所當然地為紫陽捏一把汗：耀邦是唇，紫陽是齒，唇亡之後，豈有暖齒？

有兩方面因素使得紫陽在未來的坎坷道路上遲早要翻筋鬥。首先是時事更加艱難，全國人民陷入不想幹活的絕望情緒之中，黨的各級幹部也處於無所適從、動輒得咎的尷尬境地。反自由化使知識分子和黨的部分中青年幹部精神沮喪，「壓縮空氣」的經濟緊縮政策，對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指責，使得經濟工作者進退維谷。不幹工作的是與中央「壓縮空氣」的精神一致，拼命幹活的則是助長「過熱」空氣。同時，壓縮消費的政策使我們的經濟體制將喪失任何刺激人們幹活的手段。可以預計，1987 年可能是懶洋洋的以蝸牛為標志的一年，經濟將跌入幾年來最深的低谷。只要經濟上一出問題，紫陽自然要首當其衝。

其次，保守派、元老派、「左派」並未以幹掉耀邦為滿足，他們正聯手向紫陽包抄過來。手法有三：

一是讓你吃力不討好，活活累死你，把你一個人抬到前台，總攬一切黨務和國務。這是黨內由來已久的分工：你吃苦，我享受；你幹活，我掌權；不出問題作罷，一出問題首先除掉你。在政治鬥爭中，在其他因素相等的條件下，壽命起著決定性作用。你像一頭牛累死累活，我像一隻貓一樣臥在客廳的沙發上，打打呼嚕，打打橋牌，抽抽熊貓煙。

二是幹掉你的助手，讓你的對頭與你合作，讓你與狼共舞，還不給你安排自己幹部的權力。兩個人事安排小組都沒有紫陽的份兒，讓啓立、萬里、李鵬當副手，同時，凡是紫陽用的文人或諮詢班子都給以攻擊。先是攻嚴家其，繼之攻鮑彤，聽說吳國光要給紫陽當秘書，也被人列入黑名單。

三是縱容各種打手放肆地攻擊，放冷箭，跟你唱反調，製造搞倒你的輿論。紫陽提出反自由化不要涉及經濟領域，薄一波就說，運動一開始不要劃界限。紫陽提出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改革開放，何東昌之流就反問道，這樣提有科學根據嗎？改革開放怎麼能與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相提並論呢？

如果紫陽被搞倒，鄧小平就岌岌可危了。我看剛發下來的中央三號文件（薄一波關於胡耀邦錯誤的講話），其中有幾條其實是針對小平的。比如，要人治不要法治，違背集體領導原則，不民主，等等。搞到這一步，要麼中國陷入更深的危機，要麼那幫野心家自取滅亡。我想後一種可能性更大。

---

1 月 21 日，濃雲

砧板上的魚

我們這些曾經積極推進改革，想讓中國變得可愛可親一點的人，現在都有一種感覺，我們都象被人放在砧板上的魚，乾等著別人來宰割。這種「等待宰割」的心情就已經夠難受了，巴不得屠刀早一點落下來。可屠夫們嫌這樣幹太仁慈了，不符

合革命原則。他們要我們這些魚之間先動刀子，互相捅，並逼著一些魚自我宰割，他們坐在一旁欣賞我們流血，美滋滋地大碗喝酒。

他們逼著人民日報寫自己痛恨自己的社論和文章，這是要它自殘；逼著朱厚澤主持會議布置反自由化的任務，逼著上海、人民日報處理王若望、劉賓雁；用烏紗帽引誘你，讓你們政治局委員們，書記處書記們都去割胡耀邦。我們辦公室也提出了自我宰割的任務，要求大家批判劉賓雁、王若望和方勵之，並要我和王至元寫大批判文章，使我感到不割自己幾下子，就過不了關。

可是，我下決心不自我宰割。那些愿意自我宰割並相互宰割的魚，無非存有一種僥幸心理，只要我割了自己，勇於自宮，並割了別的魚，就可以逃掉被宰割的厄運。這樣想就大錯特錯了。你已經是砧板上的魚，就是不宰你，還不是要下油鍋？他們只是要看我們互殘或自殘，出於欣賞的需要才這麼幹的。要死，也要象秦王面前的勇士那樣，準備用頸血去洗他們的皇袍。

二十一，趙紫陽與鄧力群矛盾加深

1月22日，陰

又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剛剛結束的省長會議上（19 日），趙紫陽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只限於思想、理論、文化戰線，不要搞到經濟領域，在農村、生活和科技領域也不搞反自由化鬥爭。這番話並不能讓人寬慰。這場運動無論在手法上和實質上，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翻版。紫陽的保證能否有效，值得擔心。

與文革一樣，反自由化運動實質是整人運動。毛澤東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階級也是這樣。反自由化，表面上看，是意識形態運動，實際上是要搞倒一大批人。不發動運動，不打出無往不勝的意識形態旗號，不進行聖戰，要搞倒一個地位很高的人，要清除他手下的派系，是很難的。你突然在一個早上說，胡耀邦不行，應該下台。人們要問，他怎麼不行，請你回答。你不能說，他主張我們退休，他反對我。必須想一個辦法，使所有人都不敢問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革命」。

與文革一樣，筆杆子打衝鋒，槍杆子做後盾。文革從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罷官》開始，並成立了一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無獨有偶，這次也從批判三個人開始，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並由鄧力群主持，成立了一個寫作小組，專寫大批判文章。文革時，毛澤東搞劉少奇等人時，緊緊抓住軍隊，讓中央文革在前台表演，讓林彪在後台支持，並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從組織上加強軍方的權力，把劉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把林彪提到第二位。這一次，也大大加強了軍方的權力，讓軍隊造成逼宮態勢。

與文革一樣，爲了搞倒對手，故意製造陷阱，製造矛盾。毛澤東爲了搞劉少奇，故意在大學燒了火之後，躲到杭州去隔岸觀火，看你劉少奇怎麼收拾局面，在同意劉少奇派工作組造成矛盾激化後，又神秘地回到北京，批評劉少奇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煽動學生反對劉少奇。這一次，是首先煽起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情，然後又製造老同志退休的圈套，讓你鑽。胡耀邦剛興高采烈地鑽進去時，一拉活扣，他便成了獵物。

與文革一樣，這一次也利用了學生鬧事，不過方向相反。

與文革一樣，這次運動大概不會馬上結束，恐怕要搞上幾年。因爲兩次運動都有一個一意孤行的主宰在上面，都有一大批不能講真話的臣屬在下面。除了想自取滅亡的人，大概沒有誰愿意向上面遞一個折子，說，陛下，您老人家搞的這個運動糟糕得很，人民要遭殃。即使有這樣不怕死的人，折子也送不上去，總有哪一層扣壓了。對外國輿論進行封鎖也和文革相仿。現在有關評論胡耀邦下台和反自由化運動的所有外電和外論，都沒有翻譯，偶爾一兩篇，也經過大量刪節，只留下和中國人一樣的頌詞。

但畢竟時代不同，這次運動與文革也有深刻差別。

文革是一次造神運動，這一次是進一步毀神運動。文革對毛澤東的崇拜推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而在這一次運動中，沒有人得到人民的崇拜，胡耀邦得到了人民的同情，而鄧小平則摔碎了自己的形象。人民對鄧小平普遍感到失望。有人稱爲毛澤東第二。

而我本人則懷有一種痛惜之情。鄧小平本來可以使自己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領袖之一，如果他在 13 大上退下來，帶領一批老人讓權，把改革派推上台的話。現在是完了。

據說，美籍華裔女科學家吳健雄對香港一家報紙說，鄧小平是當代最偉大的領導人之一。中央「一・一六公報」公布之後，她立即打電話給報紙，要求刪去關於評價鄧小平的那段話。他說，現在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情，我還沒有明白是怎麼回事，對鄧小平我現在沒有什麼可說的。

文革是一場學生支持、學生鬧事的運動，這次則是老人鬧事，學生反對。文革是毛澤東作爲少數派打倒多數派的運動，不發動學生，就成不了多數；這次是多數派元老搞倒少數改革派的運動，雖遭學生和群眾反對，也能搞成。

但這也就鑄錠這場運動不可能搞得像文革那樣規模浩大。只是一批老家伙得意於一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近日來，就像過老人節一樣，老人們張開滿口假牙的嘴，樂得合不攏。1 月 21 日，中顧委、中央軍委和中組部在人民大會堂招待一千多位老同志，舉行迎春茶話會，其樂無窮。

耀邦的盟友在生活會上

在政治局生活會上批評耀邦的發言，已按發言順序整理出了材料。據閱讀了該材料的人告訴我，耀邦以前的改革派盟友在會上對耀邦落井下石。一是王兆國，揭發耀邦的一些情況，言辭還比較尖銳，甚至還批評了萬里。王是耀邦當時最重用的人之一，他的揭發，對耀邦傷害可想而知。二是紫陽兜出了他與耀邦的矛盾，說耀邦這個人很自負，剛愎自用，無法合作。他說他 82 年就給小平、陳雲寫信，談到了他與耀邦的關係問題。紫陽說，他早就聲言，老同志在，他可以幹，老同志不在，他就不幹了，不想與耀邦共事。

這還算說得策略，有點避重就輕，就他當時的境況，這樣說有點小罵大幫忙了，沒有上綱上線。萬里也說了話。他說小平交給我的任務就是調節好耀邦與紫陽的關係，他沒有做好。大家攻耀邦最激烈的，也是小平最反感的就是他與陸鏗的談話。陸鏗在談話中說到了陳雲與小平的矛盾，說到中央高層的鬥爭，耀邦沒有給以批駁。唯獨沒有急於和耀邦劃清界限的倒是溫家寶，他是耀邦一手提拔任用的。16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小平說，會議公報不用討論了，大家舉手通過就是了。這就是今天黨內的所謂民主。

薄一波、楊尚昆聯手，顧委軍委指揮中央

21 日上午，書記處開會，薄一波提出，各省的領導班子要分批到中央黨校學習，統一思想，在反對自由化鬥爭問題上認識不清的，不能進班子。這分明是文革中辦學習班人人過關的做法，他曾經是受害者，如今要害人。楊尚昆立即表示同意。他們兩人，一個是中顧委常務副主任，一個是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又都是 13 大人事安排小組的負責人，是小平的副手，他們說話，誰敢不聽？看來，顧委、軍委成了鄧小平的左右臂，是指揮書記處的兩根指揮棒。在這種情況下，紫陽能說什麼，只好贊同。這次會上，也突破了紫陽只批三個人的限額，提出還要批于光遠。

力群秘書與紫陽衛隊長發生衝突

今天中午在餐廳裡發生了一件微不足道但意味深長的事。鄧力群的秘書王懷臣捻了捻警衛局副局長王某的衣服，說：「不花錢的吧？」沒想到王副局長竟勃然大怒，讓王懷臣少來這一套，並且火氣愈來愈大，直至怒不可遏，破口大罵。滿餐廳的人都被逗樂了。不知別人觀感如何，我是既開心又開胃，多喝了半碗面，仿佛是我自己在痛罵一樣。事後知道，王副局長是趙紫陽的警衛長，更覺有趣。在這場仆人之戰中，可能隱藏著主子之間的矛盾。

1月23日

一件有關信仰的事

上午室裡開會，進玉傳達了啓立同志布置的工作。在書記處會議上，紫陽說，當前報刊上的宣傳文章水平不高，只有陳俊生、鮑彤的文章不錯。看來，紫陽並不忌諱表揚自己秘書和工作人員。紫陽說，目前學生沉默了，這並非一件好事。他們的思想並沒有通，心情不愉快。在13大前，要想辦法解開學生思想上的疙瘩。他讓啓立準備一下，可否與學生進行幾次對話。

啓立把任務直接交給進玉。今天討論方案。對這件事能否成功，誰都沒有把握。之元說了幾句不同意見，並表示出對這件事不以爲然的態度。這深深觸怒了進玉。會後，他十分激動地對我說，「不行，讓之元回原單位。這幾天他什麼都不想

幹。還擺出一副旁若無人的架式。跟他談了點機密事情，就抖起來了。」

我傻了眼。進玉不能理解此刻大家的心情。人們不能幹什麼事情都起勁，而不問它的價值。不論幹什麼，不論給誰幹都十分賣命，這是一個好的文職人員的素質。但對我們這些有點政治信仰的人來說，對違背自己信仰的事是不愿幹的。不得已幹了，內心很別扭。看來，要繼續與進玉合作下去面臨著艱巨困難。

兩件有關廉恥的事

中午到中宣部，聽仲兵、典華說，彭湘福又一次從改革派陣營倒向「左」派，大罵胡耀邦和朱厚澤。局裡一些年輕人在接受鄧力群的代理人盧之超的密談之後，都面有得色，不肯向仲兵透露半點消息，而以前，他們是把仲兵當知心人的。我不敢相信經過文革的洗禮，人們看過那麼多醜惡靈魂的展覽，怎麼在心靈上一點長進都沒有。這些朝秦暮楚的人，除了功利心之外，就沒有羞恥感麼？

聽說最近一位記者到薄一波家採訪，老頭兒竟然當著記者的面對自己的兒子說，「趁我還在位，你們有什麼要求赶快提……」有人說，中國人三、四十歲薄臉皮，四、五十歲厚臉皮，六、七十歲沒臉皮。此話可信。如果是一個有臉皮的老者，話就不能那麼說。俗話說，無私者無畏。依我看，無恥者才無畏。

1月25日

紫陽續用原耀邦報告起草組

今天開除了劉賓雁的黨籍。

紫陽同志昨天召集我們13大報告起草組談話，必堅和進玉一商量，去了5個人：他倆加上林澗青、龔育之、王愈明。下午讓原起草組全體人員（當然不包括于光遠，他在危難中）開會，把事情說成是紫陽點的將，讓他們5個人去的。具體內容一字不透，只說紫陽讓他們繼續工作，搞出一個稿子來。他們看上去很快活。

1月26日

天問

紫陽感到大學生目前的沉默，暗示著他們的一種無聲的執拗，讓人不安。他指示啓立要摸摸學生們的思想脈搏，看看他們到底想什麼，好有針對性地做工作，啓立可以直接與學生進行幾次對話。

團中央、北京團市委、北大、清華、北師大團委來了幾個頭兒。開始，大家不敢說什麼，但終於有幾個人憋不住說了點實話。他們說，學校的政工幹部普遍感到不好做工作，學生提了一些問題，我們無法回答。

比如，端正黨風搞了一年多了，怎麼沒見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處理幾個人，怎麼這次這麼雷厲風行？胡喬木的兒子，耀邦的兒媳，紫陽的兒子，一波的兒子，他們都幹了些什麼？有些太子當大官，有的在國外銀行有存款，這些問題爲何不解決？

什麼叫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泛濫是不是大部分人、大多數報刊都在搞自由化？可現在能說得上的不就是三、五個人，七、八家報刊嗎？是不是還要往多裡搞？爲什麼要開除劉賓雁的黨籍，是不是因爲他爲人民鳴冤叫屈？讓耀邦辭職是不是向保守派讓步，因爲他是改革開放、民主自由的代表？

政治局擴大會議爲什麼讓中顧委副主任做報告，他只是列席者？爲什麼讓 17 個顧委的老人參加，是不是顧委開始主持中央工作了？有的學生說，鄧小平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他正在重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把個人凌駕在黨之上。一號文件最後一句話我們不能理解，小平對紫陽、耀邦、萬里、啓立等人說，我今天明確方針，具體工作你們做。這叫什麼？一副太上皇的嘴臉。

有些學生說，讓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什麼？堅持社會主義，是堅持公有制嗎？可我們看到的是全民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個體，東德不如西德，北朝鮮不如南朝鮮，蘇聯不如美國，大陸不如台灣，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堅持黨的領導？黨這 30 多年幹了些什麼？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死了那麼多人。我們看到的黨的領導幹部，幾乎無官不貪。黨要不要內外制約？堅持人民民主專制？實際上對誰專政，誰就是敵人。堅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現在還要堅持嗎？等等。

這些問題，聽起來象屈原的天問。只是現在天意高難問，誰能回答得了這樣的問題？

迷途「羔羊」

黨正在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對大學生進行「圍剿」。先是警察，繼之輿論，把學生說成是與工農爲敵的人。把參與鬧事的學生趕到農村、工廠接觸「社會實際」。一群北京大學的學生到山西農村。農民端來一盆稀粥，吆喝道：「吃吧！」象喂牲口。一夜停幾次電，「都是你們鬧的，再鬧，燈就不亮了！」有的省市，讓所有的學生家長給子女寫信，勸他們不要鬧事，如果學生鬧事，還要追究家長責任，這可以叫「家庭聯子承包責任制」。

一些大學生講，現在誰都可以出來教訓他們，工人、農民、中學生，小學生，他們一下墜入了社會的底層。剛剛有了點自主與獨立意識的大學生，被指責爲世界觀與人生觀出了問題，最好讓他們重新變成渾渾噩噩、自生自滅的一群。大學生冒著嚴寒，挨餓受凍，徒步遊行幾十里，爭民主自由的可貴精神沒有得到社會的理解與尊重，反而遭到指責和打擊，使他們十分沮喪和委屈。

使他們更困惑的還是中國的奇妙政治機制，你擁戴鮮花，偏強加給你一塊臭肉；你想走到東邊，結果一定走到了西邊。你以爲抓住了春姑娘的裙帶，其實，你掉進了冬天的冰窟窿。你追求的你得不到，你得到你想逃避的。你擁護的人下台，你痛恨的人權勢熏天。中國的官僚政治，是一個黑箱，天鵝進去，出來的是醜小鴨。總而言之，對中國的事情，你無能爲

力。你的努力只能得到反效果。中國的老人們和青年人一樣，有著極強烈的逆反心理和脆弱的承受能力。

大學生們被眼前的事件驚呆了，突然陷入一片沉默之中，由政治狂熱，變成政治消極。北大的學生寫了一副對聯：「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我屁事；風聲雨聲讀書聲，全是哭聲」。哀莫大於心死。人民，特別是學生的失望加深了。海上的風暴已經變成地下流火，這種沉默是可怕的。

---

1 月 27 日

鄧力群試探鄧小平

和昌鑒、汪濤一起整理學生們關心的問題。

文件夾裡有一份中央參閱文件，是啓立商鄧力群後批印的。內容是北京一個民警寫給陳丕顯、鄧力群的一封信，建議要把鄧小平同志當作黨的第一號領袖來宣傳，這是革命事業的需要。考慮到小平同志百年之後的政局穩定，還要宣傳一個「副領袖」。

有人寫這樣的信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鄧力群居然有批示：「很値得一讀，做好也不容易。」耐人尋味。在我看來，小鄧並不想捧老鄧，他靠的是陳雲。但信是寫給他和陳丕顯的，他如果不屑一顧，被陳批了一段熱情的話，先機就被人占了，還可能讓老鄧不悅。他這樣批示，其實是不置可否，要看老鄧與其它人如何反應。如果老鄧將小鄧定爲「副領袖」，小鄧會積極投入新造神運動。如果老鄧不予理睬，他也不會失分。

1月28日，除夕

紫陽與鄧力群的矛盾加深

上午，紫陽召集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在懷仁堂說了一個多小時的話，目的是消除人們對當前形勢的憂慮。這個講話，我看是紫陽與鄧力群劃清界限的一個聲明。一是絕不重複過去「左」的錯誤，他特別提到清除「精神污染」的兩個教訓，即擴大化的錯誤和中途夭折，前者指的是鄧力群，後者是胡耀邦。二是盡量縮小反自由化的範圍，嚴格限於黨內，不涉及黨外民主人士和黨外知識分子；嚴格限於思想政治領域，不涉及經濟和改革，不涉及農村，不涉及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論戰線，點名批評的就那麼幾個人，不能隨便點名，點名要經中央批准。

紫陽對思想理論隊伍有一個估計，可稱之爲「三少兩多」：熱衷於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以改變社會制度、改變四項基本原則爲己任的人是極少數，堅持反對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政策，竭力擁護過去極「左」路線，看不見改革開放成就，要尋找機會再幹「左」的一套的人也越來越少，精通馬克思主義，自覺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上，能解決當前現實問題的人也不多。比較多的是兩種人，思想活躍，想套用外國的東西是一種人，有馬克思主義書本知識，思想不夠活躍是另一種人。這兩種人對實際都了解不多。這兩種人要團結起來，同舟共濟，消除隔閡。

三是明確表示對當前報刊反自由化宣傳的不滿，說文章質量不高，內容千篇一律。技術不要重複引進，報紙文章也不要重複發表。只有陳俊生的文章反映還不錯。紫陽在另外的場合還說，報紙發反自由化的文章過於集中，報紙頭版都被占了。還說，有些人對改革就是沒有興趣。所有這些都可以說是衝著鄧力群去的。

鄧力群再玩清君側

在用人問題上，紫陽也與鄧力群等人針鋒相對。嚴家其自不必說，是鄧力群一伙追查的重點對象，喬木和他都親自要求紫陽讓嚴離開政治體制改革調研小組，紫陽不理。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又打電話給嚴家其，要他回社科院參加反自由化「學習」（其實是接受批判），鮑彤嚴詞拒絕。

廖蓋隆是鄧力群的死對頭，他們之間的宿怨我不知道，但1986 年初，廖在中宣部理論局召開的座談會上，破口大罵胡喬木、鄧力群對抗中央，不與中央保持一致，對改革開放態度消極。鄧力群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把廖嚇出一身冷汗，住了醫院。這一次，鄧力群又舊事重提，要算舊帳。可是，廖找到了避風港，他在政治體制改革調研小組下面的一個專題調研組任負責人。

在這個專題組裡，還有鄧力群的另一個對頭理夫。理夫近幾年來處處與鄧力群作對，到處講演指責鄧力群。在理論局，還與他鄧的代理人盧之超進行激烈對抗。反自由化一開始，鄧力群就首先拿理夫開刀，幾次點理夫的名，還勒令他立即離休，聽候處理。鮑彤聽說後表示，離休很好，可以集中精力抓

調研工作。當中宣部理論局要求理夫回去「學習」時，鮑彤也拒絕了。

依我看，鬥爭還剛剛開始。恩格斯說過，磁鐵分爲兩極，摔碎了，小的磁鐵還是兩極。政治磁鐵也是一樣。過去的兩極是胡耀邦和鄧力群，現在的兩極是趙紫陽和鄧力群。他們之間的鬥爭，基本上反映了鄧小平和陳雲之間的較量。

午夜除歲

午夜 12 時，整個北京城淹沒在花炮的吼聲裡。我站在門口，看著五彩繽紛的煙花噴入空中，心裡有一股激情在激蕩，有一種躍躍欲試要隨花炮突入空中的感覺。我彷彿置身於槍林彈雨的戰場，感到有某種東西在崩頹。我突然想到，這是春天向殘冬發起的最後總攻，被束縛的花炮、鞭炮，在火的啓發下狂怒地發射著，爆裂著，吶喊著，閃耀著，聲勢嚇人。試想，如果每個中國人都象他們手中的花炮那樣，在同一時刻怒吼起來，還有什麼力量可以抗拒呢？中國人不是沒有力量，而是力量分散和使用不當。

空氣中彌漫著硝煙的味道，春天邁著貓步來了。

二十二，鄧小平與陳雲短兵相接

---

1 月 29 日

朱厚澤的離職演說和王震的奇談怪論

昨天上午，王兆國、鄧力群、尉建行、王忍之到中宣部宣佈人事任免事項。王兆國廣播（人們說他的嗓子象廣播員）了中央決定：任命王忍之爲中宣部部長，免去朱厚澤中宣部部長職務，任命朱厚澤任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厚澤發表了四句「離職演說」：「剛才，兆國同志宣佈了中央的決定，一年多前，是喬石同志來這裡宣讀中央決定的。除了這一點不同之外，還有一點不同，就是一年多以前，我本人不愿意來中宣部，但服從中央的決定而來；現在是我本人愿意離開中宣部又服從中央的決定而去。但任何人的功過是非都將在歷史面前作出公正的評價。我在中宣部工作期間，得到了同志們的支持，我在此表示感謝；也歡迎同志們對我的缺點提出批評。」

話音剛落，下邊掌聲雷動。這是鄧力群離職時所沒有的。鄧力群馬上批駁朱厚澤的講話，責問道：「難道胡耀邦的問題也要等歷史來做結論嗎？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和中央 3 號文件不是歷史的結論嗎？」這是何等愚蠢的問題。

與朱厚澤男子漢風度形成對照的，是關於胡耀邦、胡啓立和王兆國的傳聞，說胡耀邦在中央生活會上痛哭流涕，胡啓立和王兆國亦復如是。

鄧小平的大公子鄧樸方最近和他父親吵了起來。樸方向他父親直陳人們對當前反自由化的不滿情緒，勸他作罷。鄧大人喝斥兒子不要多話：「你懂什麼！」

王震在中央黨校和天津都說了些奇談怪論。他主張對學生鬧事要「熱處理」，「他們有 200 萬學生，我們有 400 萬軍隊。有人說我王麻子殺人的毛病又犯了，我渾身都是病呢！」又說巴金是什麼東西，人類渣滓，民族敗類。

2月2日——2月7日

趙紫陽講話引起退潮

趙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與 28 日上午懷仁堂講及中央 4 號文件一致）發表後，一周來，沒有任何其他要人再就反自由化問題發表其他講話。像退潮一樣，領導人的活動突然從報刊、電視、廣播中消逝了。前一段上躥下跳的「白胡老頭」（群眾這樣稱呼薄一波）、王大麻子（王震）、楊尚昆、鄧力群、胡喬木、宋任窮等人突然不見了。他們可能去向鄧小平告狀，看老人家有什麼反應。

趙紫陽贊成自由選舉

從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那邊傳來信息，紫陽追求西方某些好東西的積極性並沒有因反自由化而受挫。他要求研討小組要研究如何率先在知識分子較多的機關或單位實行自由選舉。他指出，我們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不是不要自由。選舉 13 大代表或委員，不要過多地搞照顧，選科學家不是照顧。勞動模範不一定要當代表、委員，繼續當勞動模範就挺好。

鄧小平開始為趙紫陽撐腰

2月5日或6日，鄧小平找紫陽、萬里、楊尙昆、薄一波、胡啓立（這是「找耀邦談話小組」）談話，說了三點意思：第一，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很好，你們要支持紫陽的工作；第二，這個小組要工作到 13 大；第三，當前的改革開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穩了。從權術的角度說，這是左一巴掌，右一巴掌，讓挨打的人莫名其妙；從政治技術的角度說，這是看風使舵，經過方向調整，使國家的航船不偏離軌道。

我重新參加13大報告起草組

2月2日，我重新參加必堅主持的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紫陽2月中旬就要初稿，時間很緊，文章又難做。紫陽要求多論述三中全會的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很難說清楚，我被搞得很苦。一個星期沒有喘息的時間。

2月8日

倒鐘擺效應

以前我認爲，雖然中國有比女人的裹腳布還要長的歷史，但根基很淺。像一首現代詩裡寫的那樣，「北京城裡變動幾個鉛字，就會在全國引起7級地震」。中國社會像一隻懸在空中的鐘擺，上邊動一動，下邊晃幾晃；上邊差之毫厘，下邊失之千里。這是鐘擺效應。

這次反自由化的「強力試驗」，使我驚奇地發現，我們社會機制有很大變化。今年一月，幾個老人發瘋似地跳了起來，也大有讓全社會和他們一起發瘋的勁頭。但社會沒有發瘋，而是歪著頭，冷眼旁觀。各路諸侯也反應冷淡，思想文化界除了少數幾個江郎才盡的文人歡欣鼓舞以外，絕大多數人抱有強烈反感和對抗情緒。民眾則無動於衷，不予理睬。

這就是說，當社會上層的某個極點激烈地大幅度擺向一側，大大偏離歷史中軸線時，社會中下層不僅沒有作出更大的擺動，也沒有作同幅擺動，而是只作了微小的動作。社會有了自我生長機制，雖然這種機制還很脆弱。社會鐘擺已經倒了過來，當上邊大幅擺動時，下邊只有微小擺動。倘若當局不顧社會機制的這一轉換，硬要做強迫擺動，下死命令，其結果則可能出現「反鐘擺效應」，即你要社會向左，它偏要向右。

春節前，國務院布置 87 年要廣泛開展增產節約，增收節支活動，國務院還發出通知，要過一個節約的春節，各單位不要濫發錢物。實際上呢？據我所知，所有單位，包括中辦、中宣部、紅旗雜誌等單位所發的東西，比往年春節還要多。這叫什麼？這叫反擺。

陳雲與鄧小平過招的政治學

許多人都指責胡啓立、王兆國、喬石等人，說他們太軟弱，爲什麼不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示自己的意見，改革派爲什麼不能團結一致，應付挑戰。他們不僅不提反對意見，還在生活會上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有人說，如果他們挺身而出，

說不準會出現另一種政治局面。從政治道義的角度看，這種觀點可能是對的，但中國當前的政治有它的特殊性。

中國重大人事變動，一般都是兩種以上的政治力量對抗的結果。這次打擊的原動力來自陳雲、鄧力群，通過楊尙昆、薄一波、王震等轉發和傳遞。我稱此爲「第一次打擊力」。這種打擊力有隔山取牛的效力，胡耀邦是山，鄧小平是牛。鄧小平必須將這股打擊力轉換爲自己的作用力，再向胡耀邦體系打過去，表面暴烈，內裡綿和；表面奔山而去，其實是對第一打擊力的化解。這種被轉換的打擊力，如果遇不到反作用力，就不會增強，並逐步衰減。倘若被「山」，也就是被胡耀邦體系彈回，那鄧小平的佯攻就會變成真的殺氣。

「山」的反作用力，不大可能反擊到第一打擊力即陳雲等人那兒，而是直接作用在鄧小平身上。這樣，胡系作出的反應愈劇烈，就會導致鄧小平愈強硬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胡系的劇烈反應，其實都在幫第一打擊力——陳雲體系的忙。這是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高手過招，看不懂的人，自然要遭殃，比如耀邦本人。

中國政治特產——「恭順」

我當然不是說胡啓立等人的順勢而倒，是完全看懂了鄧小平的招數，他們可能遵循的是另一種政治規律，即中國政治市場規律。在中國官場，每個官員，都是一個生產「政治產品」的「企業家」，他們的第一主顧，不是治下的百姓，而是頂頭上司。換句話說，他們的產品主要不是或根本上不是供百姓消費的，而是供上司消費的。所有上司需要的頭等重要的政治產

品，就是「恭順」。恭順生產得越多，上司支付的報酬就越大——提拔得越快。除非你誠心想破產，生產上司不要的產品——頂撞。這個市場上有沒有競爭呢？當然有，恭順的競爭。生產的恭順越多，爬得越快。生產恭順如果不是中國官場第一要訣，至少，在政治危機關頭，也是保住官位的第一秘方。

2月11日，有了幾分春意。

王忍之對紫陽不滿

據啓立的秘書說，新任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對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和中央4號文件公開表示不滿，他說，這些講話都是折衷調和的東西，按照這樣搞下去，反自由化鬥爭又會中途夭折。王大部長大概是想搞他個7年8年，像文革那樣。這個態度，應該是在鄧小平表揚趙紫陽講話之前表的。大概紫陽講話後，又有人向小平告狀，小平支持了紫陽。

太子黨的春天

胡耀邦事變之後，出現了「太子黨」撈取權力與金錢的跡象。葉劍英的侄子可能要到天津任職，這是一個兆頭。政治局擴大會議剛結束，薄一波、陳雲處立即打電話，要求給他們的子女、秘書和警衛分房子、提級、升官。也許，這種後果，正是老人們要搞倒胡耀邦的真正目的之一。胡耀邦是太子黨發跡的障礙。從此之後，太子黨的春天來了。

紫陽對溫家寶表示信任

紫陽最近找家寶談了一次話，說中辦是中央的辦事機構，不是哪個人的辦事機構，不要因爲中央人事變動影響了工作情緒。中辦各機構的工作是出色的，繼續努力大膽地工作。紫陽這步棋是妙著。早幾天，有傳聞說楊尙昆文革前的老部下李東冶要來當中辦主任，這是楊想從耀邦下台中撈取的好處之一。也許趙紫陽沒有同意。如其讓李來，不如留溫。換人，不如不換。換自己的人，有任用私人之毀；讓權臣安插親信，不如留用前君舊臣，耀邦已失勢，不會威脅紫陽的政治安全。

2月15日，晴

小平對陳雲的反調唱反調

萬里的秘書吳象說，小平最近找萬里、紫陽等人談過一次話，主題是中共13大報告的起草問題。小平明確指出，13大報告不再用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的提法。看來，他對陳雲在全國黨代會上與他唱的反調並未忘懷。在那個會上，陳雲提出鳥籠經濟思想，強調計劃經濟的重要性。小平明確否定陳雲的主要觀點，還是第一次。看來，小平主動廢儲君耀邦，爲自己爭得了政治優勢。

鄧力群向趙紫陽發起新一輪進攻

鄧力群這幾天按捺不住，向紫陽頻頻出招。他轉給啓立一封信，是他的部下梅行寫的，揭發紫陽的大秘鮑彤的政治問題。還說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秘書長陳一諮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接受了美國的錢。這又是在玩「淸君側」的把戲，這把戲在搞耀邦時屢試不爽。鄧力群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部下，還大整各種人黑材料，向老人們遞送。在這場攻勢中，陳雲挂帥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力支持，副書記王鶴壽在中央生活會上堅定地說，要開除嚴家其的黨籍。看紫陽如何應付。

陳雲向鄧小平讓步？

人民日報和經濟日報突然轉載《國際金融研究》雜誌上發表的陳雲於 1973 年對人民銀行負責同志的談話，還轉載了該雜誌的評論員文章。陳雲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要人民銀行搜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的資料，特別是金融資料，提出了 80%對資本主義貿易，20%對社會主義國家貿易的主張。這是向鄧小平提出的廢除計劃經濟爲主的提法讓步，或是要向世人表明，我陳雲早就力主對外開放，比你鄧小平還早，爭首倡權？

13 大報告的第一部分「五年來的基本成就與基本經驗」已寫成，約 7000 字，周一將送紫陽。

2月17日，晴。

中國與蘇聯背道而馳

中國開始新一輪迫害知識分子運動，開除黨籍有之，撤銷職務者有之，過「生活會」有之，大多數知識分子則噤若寒蟬。蘇聯迄今則已釋放了 120 多位持不同政見者，戈爾巴喬夫親自打電話給薩哈羅夫，通知他可以回到莫斯科。蘇聯在強調中青年幹部的作用，中國則又開始強調老幹部的價值。李先念在上海「殷切希望老同志們爲建設上海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薄一波在天津對「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做法給予肯定」。蘇聯強調實行政治公開化，輿論批評是民主的起點；中國則通過搞掉劉賓雁進一步窒息報刊批評，使政治更加隱秘。

從蘇共 27 大到 1987 年 1 月全會，蘇聯對過去採取愈來愈嚴厲的批評態度，對保守勢力給以猛烈抨擊，對改革的必要性強調得愈益充分；我們則愈來愈「收」，文革不讓批判，嚴家其寫了一本《文革十年史》，險遭封殺。反右 30 周不讓紀念，對保守派越來越溫柔，甚至公開宣傳舊體制的長處，說新舊體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戈爾巴喬夫日益採取進攻與開明姿態，在全世界捲起旋風，面目越來越鮮亮；鄧小平則背著世界而去，背影越來越模糊。

陳雲與鄧小平交上了火

陳雲發表 1973 年關於學習資本主義的談話第二天，首都各大報紙突然在頭版通欄發表鄧小平於 1962 年 2 月在「七千人大會」上關於民主集中制的講話。外電感到疑惑，不知道中國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有的外電吞吞吐吐地猜測說，這是爲了批評胡耀邦，說服知識分子，不要搞西方的民主。他們不了解

中國。這是陳鄧二人在鬥法。陳的形象不完美之處在於保守。改革派心裡清楚，他是中國當前保守勢力的領袖。發表 73 年講話，是爲了沖淡保守色彩，重塑自己形象，給人一種開明的印象：陳雲是首倡對外開放的，比小平還早。而鄧小平也受到保守派直接或間接的攻擊，主要是說他一個人說了算，不民主，破壞了民主集中制。發表 62 年講話，可能是要給人一種感覺，小平早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捍衛者。

爲了進一步把陳雲打扮漂亮，國家安全部的內部材料《書報簡訊》在 1987 年第 12 期上摘登了美國人巴克曼寫的一本書《陳雲和中國政治體制》。文章中用黑體字排出了一些重要的的話。如「陳的主張成爲 1978 年後改革和調整經濟的重要基石」；陳的八大發言「是 1979 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員要求經濟改革的最直接的發言」；「陳顯然是五十和六十年代唯一持有正確方針的中國領導人（未積極參與反右、反對文革和大躍進）」。這顯然暗中貶了鄧小平。還說陳雲的觀點「是中國一切經濟改革的起點」。

這樣，陳雲就成了中國現行改革與開放政策的鼻祖。文章還給陳雲的人格抹了不少粉。說他具有「謙遜的政治風格」，當了 7 年組織部長，「卻沒有建立個人王國」，他的「工作和領導作風是注重實際工作而不是人的關係」。說陳「被視爲遵守民主集中制的模範」，「爲人謙遜、靦腆」，「是中國領導人中最不武斷的。陳寧愿幕後悄悄地扎實工作，不喜出頭露面。」如此這般，真是可愛得很。巴克曼先生也許沒有想到，他無意中成了十三大前陳雲「競選委員會」的成員。

「倒春寒」

16日早晨，北京細雨霏霏，陰冷異常，路面結冰。我騎車上班，一連摔了四跤，車子都摔壞了。一路上只見騎車人紛紛倒地。到單位才知道，騎車來的，幾乎每人至少摔一跤，兆國、家寶都摔了跤。晚間電視新聞說，積水潭醫院一天裡至少接治了一百多摔斷了骨頭的人，勸居民明天不要騎車上班。在這之前，天氣緩和得緊，已經過了「六九」，大家都以為春天已經來了。可是，突然來了這麼一家伙，沒有準備，摔斷幾百根骨頭，凍痛了無數的耳朵和鼻子。

這就是所謂的「倒春寒」。自然的倒春寒已經過去，我們政治上的倒春寒還在繼續。一些人在這場政治倒春寒裡摔斷了靈魂，就是因為缺乏準備，因為春天到了，還會有嚴寒嗎？

2月18日

高層政治棋局中的朱厚澤

今天晚間去看誠德，他談了點關於厚澤的情況。

厚澤被免去中宣部部長職務的消息，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他來到國務院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後，已有一大批慰問信在等他。

厚澤在中宣部召開的去職會上的幾分鐘「演說」，已在社會上激起極大反響。他的骨氣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識分子。據說，出版局一個女青年（張小影）說，她聽著朱厚澤講那番話時，十分感動，哽咽起來。厚澤話音剛落，她就鼓起掌來。

掌聲從後排響起，海浪般地向前排捲來。在中宣部機關幹部大會上出現掌聲，根據我的經歷，這還是第一次。可見民心黨心。當然，鄧力群派的人對這掌聲感到不悅，說要追查。追查掌聲的人，很少能成功。

誠德要跟厚澤去經濟中心，厚澤讓他跟常務副部長王大明說一下。王大明是小平橋牌桌上的牌友，與厚澤合作得不錯。他在小平面前還說過厚澤的好話。這次他對誠德說，「你跟厚澤去很好。厚澤是個好同志。據我了解，中央領導同志對他的印象也不錯。他的問題（可能指他被貶職的問題）不會拖很久。」

1985 年在北戴河，書記處開會討論反自由化問題。這是小平布置的。起因是耀邦與陸鏗的談話。陸鏗談到中共高層幹部之間的矛盾，耀邦沒有堅決制止他，只是無力地用「不清楚」，「不是這樣的」等語來搪塞，甚至用驚訝表示默認，比如說，「這個你怎麼知道的？」這次談話激起了元老們的不滿。特別讓小平生氣的，可能是陸鏗表達的這個意思，即耀邦比小平還開明。既然如此，小平就要求耀邦少開明一點。他要喬石、啓立找耀邦談話，要耀邦反自由化。於是有了北戴河這個會。

在會上，大家都大談反自由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耀邦沒有說話。厚澤剛剛從貴州來北京，就任中宣部長，尚未到機關報到，就被耀邦帶到北戴河，讓他列席這次會議。不料，耀邦要求厚澤發言，啓立馬上把話筒遞過去。推不掉，厚澤說了大約 10 分鐘。想必說得十分精彩，厚澤說完，會上鴉雀無聲，耀邦則笑著說，「你這個中宣部長亮相來啦！」

誠德告訴我，在這次所謂幫助耀邦的生活會上，楊尚昆提到了那次會。楊說，「小平要耀邦討論反自由化，他只是表揚了一通朱厚澤了事。」據說，書記處會後的一次政治局會上，耀邦表揚了朱厚澤的發言。生活會上，紫陽也提到，厚澤的那次發言令人不解。他言下之意，可能是事先安排的。其實不是。厚澤被當槍使了，而且是糊里胡涂地被當槍使了。他根本不了解會議的背景，沒有人告訴他。啓立陪他在海邊散過幾次步，也沒有說及背景。爲了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厚澤想把當時的講話錄音找來聽聽。打電話給徐瑞新（中辦秘書局局長），說錄音被趙總理拿走了。

厚澤找出了當時的筆記本，會後，他追記了自己的發言要點。誠德說，他看了厚澤的那段話，深受感動。在幾分鐘的時間裡，他概述了近一兩年來許多講話的主要思想，可見他的思想早就成熟了。他講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產生的歷史原因。只要社會主義赶不上資本主義，這個思潮總會有。不會因爲一兩篇文章就絕跡，也不會因爲一兩篇文章就泛濫。他談了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應當採取的正確方針。他思路開闊、敏捷、清晰，有宏觀的歷史感，語言簡潔生動幽默，感染力強。語調宏亮而有韻律。也許，他話音一落，在坐的一些人就已決定，要除掉這個人。容忍他存在，是對自己的巨大威脅。讓這樣的人爬到目前這個位置，就已經是一個疏忽，要糾正這個疏忽。

在那些語無倫次、思想蒼白、人云亦云的人中，厚澤是顯得太出眾了。他的可貴與可悲之處都在這裡。他是一個只會衝鋒陷陣的英雄，從來沒有想到，槍彈還會從後邊射來。與厚澤相比，紫陽更像一個政治家。他能進能退，審時度勢，不能取勝就絕不進攻，而且，這是最重要的，最大限度地團結同盟

者，不顧一切地保護自己手下的人。這次在厚澤問題上，又一次顯示了他這方面的才能。他否決了鄧力群等人要把厚澤趕出北京的動議，並親自把任免名單上的厚澤的名字從張根生（中心第一副主任）的後面，勾到張根生的前面。也許，趙又一次聽了厚澤發言的錄音，怜惜這個難得的人才。

二十三，政治軸心移向保守派陣營

2月21日

蠢人的評判

「……

你得聽蠢人的評判和眾人冷淡的笑聲，

可是，你得始終憂郁、鎮靜和堅定。」

——普希金

俄國和中國有著某種通病。所以，普希金正是說著我們「天朝之邦」的事情。無能之輩成了我們生活的主宰，但我卻不夠憂郁和鎮靜。

「寫不了小說寫評論，寫不了評論管評論……」這不僅是文藝界的特有現象。你去查一下，在各個中央機關工作的官員，有幾個是他們各自專業的才俊？凡是沒有才能的，在專業上毫無前途的庸人，才一窩蜂涌到官場，混上一官半職，便成了是非的判官和真理的標準。有才能的，首先要混成平庸的，才能做上大官；有德行的，必須變成昧著良心的，才會前途無

量。在中南海首長秘書的餐廳裡看一看，他們的火氣和他們的才德實在難以相襯，動不動就大罵文藝家和理論家，好像他們是真理的二級批發商。他們往往一句話，就可以斷送一個偉大作家的一生。你再到中宣部看看，得寵的並非有成就的理論家，而是那些連句子都寫不通的人。句子寫不通沒關係，人際關節通。

更糟糕的是，在通向官場的路旁，總有無數剪徑大盜，揮著筆杆子喝道：「留下你的良心！」既無才又無德的人有福了，他們在官場每每得手，步步蓮花。一個人要衛護住自己的良心，他要付出三萬六千個不眠之夜，忍受最親愛的人的遺棄，以及頭破血流的青春年華……

創造新思想的人不會有好下場。等待他的是指責，是辱罵，是撤職，是牢獄，是妻子的哭訴和子女的哀號……

主持正義、敢說真話的人，不會有好下場。你將獲得造謠中傷、誣蔑誹謗、醜化同胞、投降賣國等數不清的雅號，你有公牛一般的堅強神經，也會折磨得你跪地求饒……

如果你不幸既有良心又有才華，你要活下去，要活好，是根本不可能的。留給你的選擇可能是，是你自己上吊，還是他們幫助你上吊。

所以，科技上有成就的，成了流浪漢；理論上有創見的，被放逐（郭羅基被放到南京，李洪林被放到福建），至於有批判精神的作家詩人，這些人類的驕子和民族的良心，都成了狗娘養的，誰都可以踢他們幾腳，唾他們幾口。

我們的美麗國度，成了庸人的樂園，天才的牢監。這就是官場主宰社會，庸人主宰官場的結果。一個官本位社會，還能有別的結果嗎？

2月23日

王兆國：未立即廢的王儲

王兆國有點坐臥不安，外邊風傳他要被搞下去，可能任重慶市委書記。他的無功受祿，已經引起太子黨們的憤慨。看來，團派與太子黨之間有隙。十三大可能要埋葬團派。有人說，王兆國既無才華，又無骨氣，能爬到目前的地位，已屬不易，要保住更難，哪裡還能繼續升遷？

但以我的觀察，這樣評價他有失公允。兆國至少有兩個優點，第一，他關心平民和下層，平易近人。每個周末，南海向游人開放。有個周六下午，一個四川老漢很好奇地跨過草坪，向勤政殿的一個朝南的辦公室窗戶走來，踮著腳象窗口裡張望，被一個警衛戰士抓住，要罰款 10 元，因爲踩了草坪。老漢正在掏錢時，一個首長走到了他和戰士身前。「你看到這位老人往草坪上走，是嗎？」，首長問道。戰士只得點頭。「你爲什麼不事先阻止他，非要等到他踩到草坪才找他呢？你是不是有意等他走進草坪，好罰款？」戰士低下了頭。首長掏出 10 塊錢，遞給戰士：「這 10 塊錢我替他交了，但你下午要交給我一份檢討書。」這位首長就是王兆國，被老漢探看的辦公室，正是他的辦公室。兆國的第二個優點是善於傾聽並採納不同意見。中辦各局負責人開會，他總是讓所有參見會議的人都有機會發言，他最後的指示，就是大家意見的綜合。即使沒有被採

納的意見，他也能從另一個角度加以肯定。他主持的會議，氣氛總是輕鬆活潑。

但這次王兆國遇到了真正的問題，他失去了政治基礎。誰都知道，他是鄧小平發現並提拔的，可鄧家的人知道，他跟得最緊的是胡耀邦。事實上，在下台之前，耀邦已經放棄了胡啓立，著意培養王做他的接班人。耀邦讓兆國把中辦主任的位置讓給溫家寶，提拔兆國在書記處裡管幹部。按耀邦的想法，是想在 13 大上至少讓兆國進入政治局，繼續管幹部。不過，兆國還是很敬重小平的，非常注意他的感受。據說，李維漢去世後，本來要大辦喪事，王兆國進行了控制。因爲他知道李與小平之間的過節，李在延安時期，在小平落難被關押時，和小平的前妻結了婚。事後，有人轉告兆國，說老爺子對他滿意，說他會辦事。不過，就政治而言，這是小節，大節是跟誰走。就目前情況看，老爺子會在他的問題上「清淨無爲」。

鄧力群與《亮出舌苔》事件

2 月 21 日，各大報在頭版報導，《人民文學》發表侮辱藏胞小說影響惡劣，國家民委、中國作協召開座談會，嚴肅批評該雜誌主編劉心武，並責令他停職檢查。我了解其中內幕。這場攻勢是鄧力群發起的，意在一箭雙雕。第一雕是劉心武。劉是一個嚴肅正統的作家，要從他下的「雞蛋」（作品）裡挑骨頭，不太容易。他是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他對鄧力群派系在文藝思想界的倒行逆施極爲反感，在不少會議上表示了自己對「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的不滿，因而成了鄧力群系的眼中釘，總想找個機會打他一棍子。第二雕當然是趙紫陽。紫

陽總是在保護文藝界，他把反自由化限制在政治思想領域，鄧力群則死活要突破這個界限。這個界限一旦突破，則紫陽危矣。

我讀了這篇小說，名字是《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作者叫馬建。寫的是西藏見聞式的小故事，有今天的故事，有昨天的傳說。他寫了天葬，寫了藏族少女偷漢族大兵，寫了藏民的亂倫行爲，與母親性交，又玩弄女兒，寫了女活佛的灌頂場面——即當場與喇叭性交，等等。都是民情風俗，本來沒有什麼。但這裡有當前思想藝術界的兩大禁區：一是性描寫，二是民族禁忌。報導中說，「中央及時發現這篇小說的錯誤」。這裡的中央，當然不是趙紫陽，而是鄧力群。如果此案鄧力群勝訴，鄧力群就成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的代表。雖然現在不用這詞，但幽靈還在。毛澤東當年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鄧力群利用批小說反黨，利用民族問題反黨，是更大的發明。他爲了達到個人目的，不惜挑起民族矛盾和民族糾紛。

2月26日

夜間雖然有凜冽的寒風，日出之後，風就軟了，感受到春姑娘的呼吸。站在中南海邊上，聽著由近及遠，由遠及近，忽近忽遠的冰裂之聲，心中快慰。

保守派加快奪權步伐

繼王忍之任中宣部部長之後，保守派和左派更加快了奪權步伐。王忍之的老部下桂世庸，和鄧力群在浙江的親信羅東將就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文革中手腳不乾淨的盧之超可能做中宣部副部長或紅旗雜誌總編輯，他已經數次被鄧力群提議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和中宣部副部長，都未獲中央書記處通過，這次，鄧力群下決心要再次提他，看他們這次的運氣是否會好一點。房維中——計劃經濟理論的代言人之一，陳雲派人物，將接替鄧力群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的秘書藤文生可能任副主任。而老左派徐惟誠（筆名余心言）一時間成了香餑餑，中宣部、文化部、人民日報都要他去主宰。看來，在中國，反動是有利可圖的事情。

生活正在失去意義

哀嘆「活著真沒有意思」的人越來越多。參加 13 大報告起草的郝懷明說，他有一天上午走在路上，遇到書記處研究室的一個中年婦女，他以前的同事，她問郝：「上哪兒去？」「上大樓去。」大樓是警衛局大樓，起草組臨時辦公地。「咦，寫報告去呀，」她從牙縫裡擠出了輕蔑的聲音，「寫那東西有什麼用？沒意思。什麼都沒意思，保住身體最要緊。」

最沮喪的要算大學生們了。當局有意識地縱容社會輕蔑他們，嘲笑他們的熱情，毀掉他們的價值觀，讓他們神經受刺激。脆弱的人開始懺悔，大多數人消極反抗。大學裡流傳甚廣的話是「八七年是讀書年，戀愛年，莫談國事年」和「風聲雨聲讀書聲，不吭一聲；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我屁事。」他們有的在自己宿舍的門上貼上「桃源」二字，以示自己在塵世之

外。處境最糟的是被那些被定爲搞「自由化」的人。主張小平要退的《深圳青年報》的原主編和副主編3人，一人自殺，兩人被遣回原籍。

思想的鉗制也加深了。任何新思想都不見了，消息和輿論也遭到封鎖。就連我們中辦辦公室（原書記處辦公室）也是如此。去年訂閱的台港刊物和美國的《新聞周刊》都不讓借閱了，今年的一本也看不到。

趙紫陽就幹部問題迎戰薄一波

薄一波就幹部問題在天津講了一番話，說要老中青三結合。全國紛紛詢問中央，幹部政策是否有變。紫陽在書記處會上說，老同志要照顧，但幹部四化政策不能變，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在政治改革研討小組匯報會上，鮑彤大談幹部選舉的重要性，說比幹部迴避制度更根本、更重要，遭到薄一波駁斥。第二天，紫陽講話，把鮑彤的觀點重述一遍，薄一波不再吭聲。

2月27日

鄧小平回擊陳雲、李先念新攻勢

陳雲加緊向鄧小平派系進攻。他要求發表他在 1983 年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倒胡耀邦的講話，那個講話批評胡耀邦，表揚鄧力群，以表明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早有預見，犯錯誤的是鄧小

平。鄧小平當然不同意發表。陳雲堅持要發表。小平無奈，讓薄一波去決定發還是不發。料老薄不敢得罪小平。薄一波近來權傾全朝，與他的特殊身份有關：鄧陳都拉他。李先念加入了攻擊鄧小平的行列，失去他的平衡作用。他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說，西方希望我們完全放棄計劃經濟，搞全盤西化的希望要落空。還說，中國是集體領導，不是一個人領導。這都是針對小平的。小平前不久剛講過，計劃和市場都不是社會制度，而是工具，誰用就爲誰服務。說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是錯誤的。這批評的顯然是陳雲。與陳雲經濟思想一致的李先念也受到牽連。除此之外，李先念的反應與 13 大前的人事安排可能有關。李向來不輕易在重大問題上表態。這次鮮明表態，可能意味著他的權力受到了真正的威脅－－13 大他要全退。鄧小平則頻繁接見外賓，借機就國內問題發表談話。他對舒爾茨說，里根最近遇到一點小麻煩，我們不也遇到一點小麻煩嗎，搞政治哪能不遇到一點麻煩？有人說我激進，有人說我保守，其實，我是實事求是。對坦贊尼亞總統姆內尼說，我們要四個堅定不移，其中一個就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些，可能都是間接地回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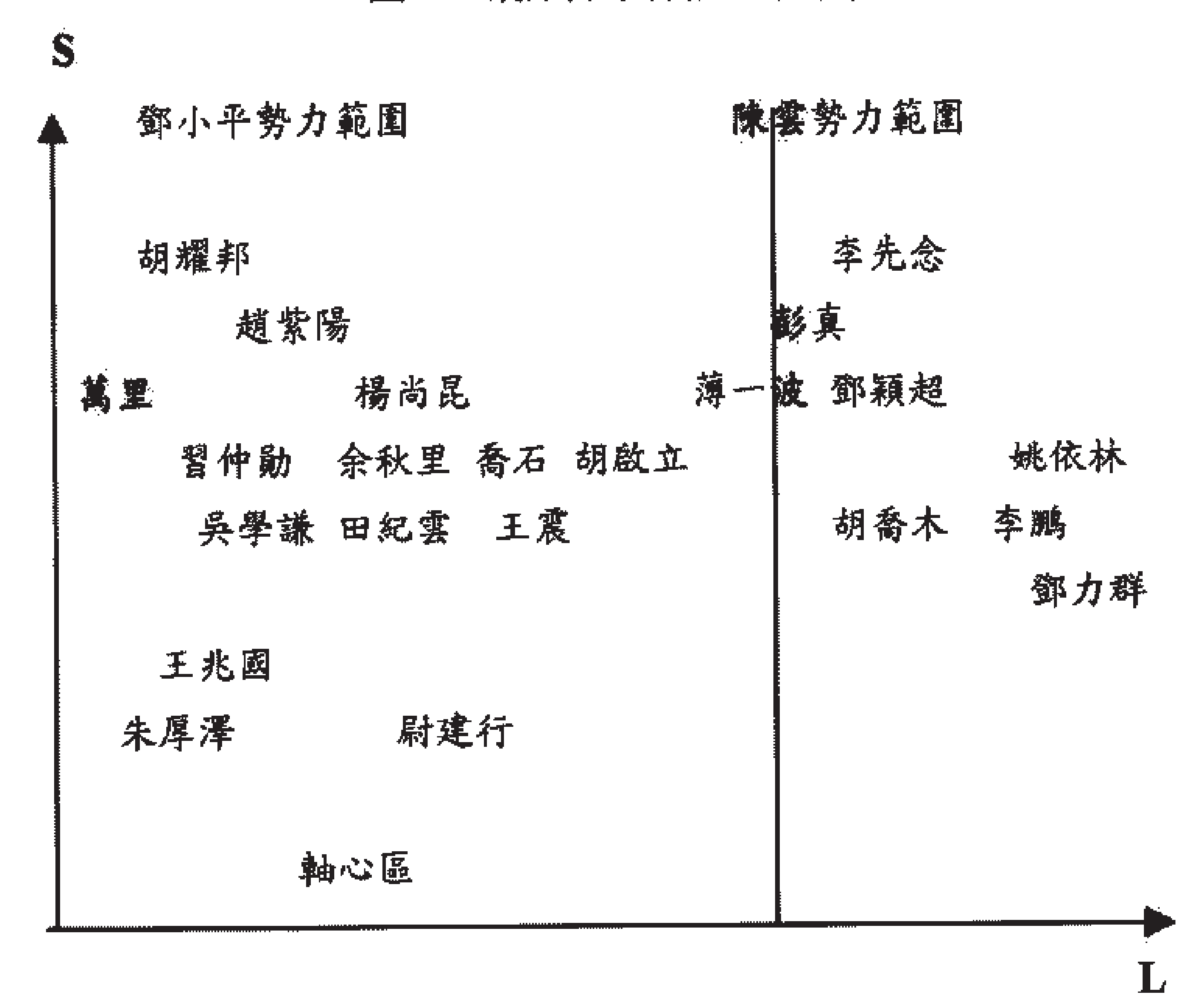
在組織地盤的爭奪中不分勝負

新一輪爭奪在幹部人事上展開。紫陽提議的讓商業部長劉毅任國家經委副主任、讓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長沈祖倫任商業部長的方案，未獲通過。鄧力群等人提議讓羅東、桂世鏞任人民日報副主編、王吉夫任文化部副部長，也在書記處擱淺，讓中組部再協商研究。傳聞陳雲要派親信宋平任中央組織部長，

看來不是空穴來風。書記處新成立一個幹部工作小組，喬石任組織，兆國、宋平、尉建行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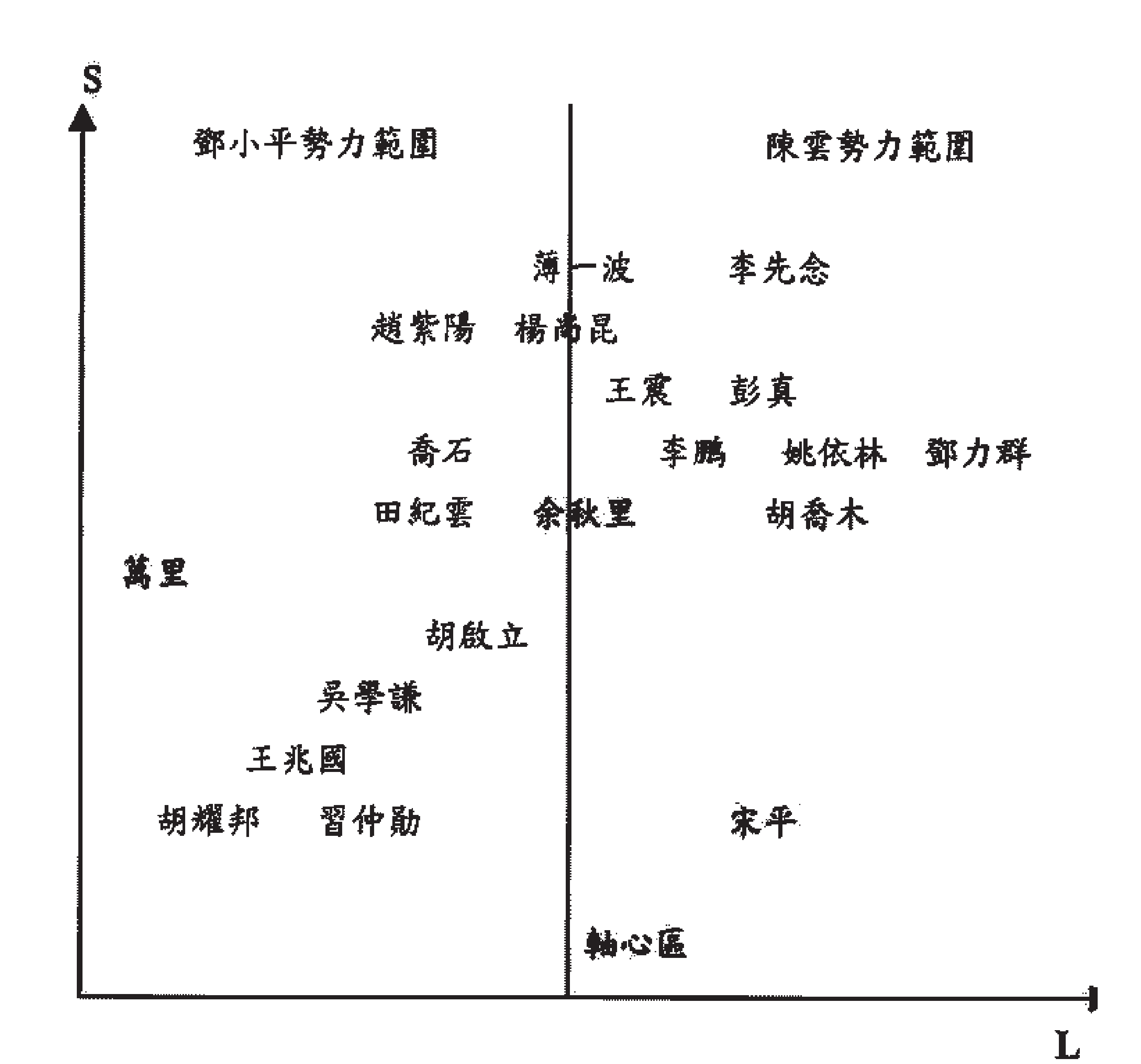
鄧系與陳系勢力變化圖

圖一：胡耀邦事件前的政治軸心



圖中的S軸代表政治地位或權力份量，或影響力，L軸表示在兩個陣營間的立場或傾向性。

圖二：胡耀邦事件後的政治軸心



圖一與圖二相比，有四個明顯變化：一是小平本人威望和地位下降，與陳雲不相上下了；二是鄧的嫡系的地位全面下降，大多一落千丈；三是重新獲得重權的元老派，幾乎都倒向陳雲；四是陳雲的嫡系地位提高了，鄧胡趙體制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色列的國徽型結構：六角連環，即鄧小平、陳雲、薄一波、趙紫陽、李先念和楊尚昆。在這六角結構裡，薄、楊在鄧陳之間玩平衡，李先念偏向陳雲，趙紫陽偏向鄧小平。

3月9日

政治局常委要聽反自由化匯報

政治局常委3月10日要聽取鄧力群關於反自由化鬥爭的匯報，紫陽讓啓立準備點材料，任務交給了我們辦公室。我負責組織6個人查閱了幾十份報刊。8日，搞出了3個材料。總的看法是港台輿論反對我們搞反自由化鬥爭，中央4號文件下發和紫陽春節講話後，反自由化更健康了。鄧力群幫派不喜歡4號文件，到處說4號文件一出來，這場鬥爭就要夭折了。

紫陽思想：座談13大報告起草

紫陽於2月28日、29日兩天上午找我們13大報告寫作組、政府工作報告寫作組、政治改革辦公室三攤負責人一起座談13大報告起草問題。他已感到蘇共一月全會的衝擊和反自由化的消極影響，要求一定要寫好13大報告。紫陽談到幾個論點：

1，第三世界搞社會主義，沒有一個搞好的

要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去取消新民主主義階段，是不對的；社會主義改造搞得太快了。我們不必翻過去的老帳。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點象新民主主義，而新民主主義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差不多：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取消新新民主主

義階段，經濟工作中發生「左」就是從這兒開始的。第三世界國家凡是搞社會主義，沒有一個搞好的。

2，列寧所有制理論被簡單化了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會有私營，有剝削，剝削就是剝削，有消極作用，乾脆承認了好。私營可以通過調節限制其消極作用。只要公有制占優勢，比如 70%，私營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公有制也可以多種多樣，國營可以搞股份。西方講國家握有 25%的股份就可以控制住經營。戈爾巴喬夫講，列寧所有制理論被簡單化了，到底怎樣簡單化了，要研究。

3，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初級階段有一個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物資體制問題、投資體制問題。有一個提法說，「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可以用。

4，社會主義高級階段也要改革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要改革，但不要給人一種印象，好像高級階段就不要改革，不要發展商品經濟。高級階段也不能搞單一所有制。

5，畏懼大學

紫陽說啓立讓他看了一份材料，是美國學者亨廷頓寫的一本書，叫《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該書有兩個重要觀點，凡是試圖發展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局都不穩；二是這些國家的大學是政府的天敵，政府與大學的分裂是一個特徵。大學的建築物就是反叛政府的象徵。與大學妥協不解決問題，像埃塞俄比亞那樣解散了首都大學，反而沒事。紫陽對戈爾巴喬夫釋放政治犯表示不以爲然。

會後把三攤合成一攤，由鮑彤、袁木、鄭必堅負責，共 17 人組成。我沒有參加，回到了中辦辦公室。

喪失荒誕感

我對自己目前的生活愈來愈感到厭倦。思想開始停滯，語言已經乾癟，對周圍的生活漸漸缺乏感受。對荒誕的生活，已經喪失了荒誕感。這是人的感覺的麻木，良心的遲鈍。有時，我忽而覺得我所從事的一切都毫無意義，所有的努力既無價值，又定然歸於失敗。真不如去忘情地享受生活，享受青春和生命賦予我的快樂。可是，快樂何在？我該去追求什麼？生活的禁錮如此之多，剩下的只有帶孩子看電視，或者看幾頁書。已經沒有了什麼期待，似乎我的周遭不是荆棘，就是陷阱，絲毫動蕩不得。吳國光和我或許有同樣的感受。他的妻子姜蘇莉告訴我，他有時哀慟得涕淚泗流，要用大毛巾擦淚。知識愈多，苦悶愈多，折磨也愈多。在我們這種社會，更其如此。

二十四，鄧力群向趙紫陽挑釁

3 月 13 日，玉泉山

紫陽與鄧力群在鄧小平面前交鋒

10 日上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薄一波匯報 13 大人事安排情況，鄧力群匯報反自由化鬥爭情況。鄧力群說，現在 70% 以上的人對反自由化是抵制的，要經過三、四年的艱苦鬥爭才能進入正軌。看來，他是準備打持久戰了，他沒有說明，進入正軌後，還要搞多少年。會議決定還要點名批評思想界 12 個人。鄧力群提到正在紫陽的政治改革班子裡工作的嚴家其，說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當著老爺子告狀，如果告準了，紫陽地位便不會穩固。這個利害，紫陽是了然於胸的。他當即說，「嚴家其沒有問題，他反自由化很積極。」這次會議沒有讓耀邦出席，鄧小平沒有講話。據說，這次會上，有人動議讓姚依林當總理。如果通過，陳雲勢力將更上層樓。

我三進起草組

鮑彤、陳一諾聽說我沒事了，想讓我到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我不太想去，我與家寶、進玉相處得不錯。我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再到 13 大報告起草組。鮑彤於 10 日向鄭必堅提出要我來起草組。我於 11 日到玉泉山報到。

國家不幸「班子」幸

國家政治生活一不正常，各種各樣的班子就多。在廠橋中辦招待所，有兩個班子，一個是紫陽的政治改革研討班子，另一個是鄧力群的寫作班子，兩軍對壘，靜悄悄的戰爭。玉泉山有三個班子，13 大報告起草組，人事安排組和黨史組。到玉泉山時，那兒沒有報紙，沒有打印文稿的人員和設備，找不到送文件的人，沒有工作程序和須知之類。

不過玉泉山風景優美，它可能是清代皇帝的行宮，有四座造型各異的小塔，有幾泓清水，有蒼松修竹，空氣清新。溫度比山下低，樹木尚未發芽。有十幾處房子，分散在山林樹木之中，主要用於中央首長周末度假。有中央警衛團守衛。

---

3 月 19 日，玉泉山，細雨

保守派侵削實地

宋平作爲幹部工作小組成員已進入中南海辦公，看來這還只是個開始。他本來要求進勤政殿，因確無辦公室，才搬進 152 辦公，中辦副主任、兼我們辦公室副主任周傑把自己的辦公室讓給了他，自己搬到警衛局大樓去了。桂世鏞當上了人民日報第一副主編。鄧力群終於把王維臣（李先念的前大秘）推上中宣部常委副部長的職位，此舉不僅擴展了自己地盤，還巴結了李先念。盧之超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提名印成了書記處會議文件，還附有鄧力群本人寫的盧在文革中沒有問題的證明材料。如此這般下去，保守派將占盡 13 大政治棋盤上的實地：經濟姚

依林控制，組織宋平把持，意識形態鄧力群統攬。趙紫陽便成了擺設。

在13大報告起草上的爭奪

在組織戰線展開爭奪的同時，雙方還圍繞 13 大報告進行角逐。13 大報告起草組分爲五個層次：第一層是最高領導小組，6 個人，紫陽，尚昆，一波，萬里，啓立，喬木；第二層是顧問組，7 個人，陳俊生，房維中，胡繩，劉國光，安志文，馬洪，林澗青（沒有溫家寶）；第三層是起草組負責人，3 個，鮑彤，袁木和鄭必堅；第四層是分組負責人，是龔育之，桂世鏞和王愈明；最後是成員，陳進玉，鄭洪慶，賈春鋒，李元，戴園晨，武樹幟，陳群林，沈伯年，魏禮群，李劍閣，吳稼祥等。

值得注意的是鄧力群本人不在領導小組裡。因爲是紫陽主持起草，所以在人員安排上有了一定的主動權，最大限度地將保守派排除在起草班子之外。領導小組 6 個人，既有權勢人物尚昆、一波，又有左派胡喬木，還有改革派陣營的萬里和胡啓立。基本上是找耀邦談話小組的 5 人小組，加上一個胡喬木。在核心的起草組裡，鄧力群的親信基本沒有。

3 月 14 日下午，顧問組談了對提綱的意見。提綱分七個部分，一是回顧，二是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是經濟建設，四是經濟改革，五是政治改革，六是黨的建設，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基本上沒有提出什麼實質性意見。只有房維中不客氣，說結構太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出得太晚。

大的衝突出現在 18 日上午的領導小組會議上。趙紫陽談了三點意見，也就是三個要點：第一是初級階段，有些問題必須

回答，不然一陣風刮來沒有個邊，要麼另一陣風又回到原地。爲什麼搞個體私營，爲什麼大的經濟單位劃小，歸根到底，條件不具備。所有制是多種的，經營方式也是多種的。第一是社會主義，第二是初級階段。既克服左，又克服右。總之，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爲什麼還要允許私人經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初級階段理論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個要點是計劃與市場，要講通，又要絕大多數人能接受，這個問題分歧很大。第三是黨風。

胡喬木在這個會上代表保守陣營展開進攻。他不留情面地反駁趙紫陽、萬里和胡啓立。主要分歧在如下幾個問題上：1，商品等價交換原則問題。紫陽講黨風受這個影響。喬木馬上說，這個口子不能開，說等價交換可以進入政治生活。侵入黨內是非法的。紫陽並沒有講等價交換原則可以侵入黨內，這顯然是有意找茬；

2，計劃經濟問題。提綱上寫了小平同志的意見，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既可以爲資本主義所用，也可以爲社會主義所用。喬木則說，社會主義經濟主體不能不說是有計劃，不然就會放任自流。紫陽立即給予反駁，只有三種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應當明確是商品經濟。當然，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比資本主義大一些，但不能把計劃只理解爲指令性計劃。

3，解放思想問題。萬里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路線要堅持到底，這個線索要講清楚講鮮明，只有這樣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胡喬木馬上打斷萬里說，解放思想有一個方向問題，小平對這個問題有嚴格的界限，後來執行中完全變了。

4，對過去幾年的估計問題。胡喬木說，歷史轉變時期，小平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但沒有跟上去，處於自流狀態。這個方面還沒有很好總結。這個問題不解決好，與小平說法合不攏。過了一會兒，啓立說，思想、政治上的成就要充分估計，不能說經濟上有成就，思想政治上是失敗，搞出了一個自由化來，這不大說得通。這實際上是反駁了胡喬木。

5，對過去 30 年的估計問題。薄一波說，對過去正確性的估計要充分。有人說三中全會前是停滯，不能這麼說，也有的說很慢，也要斟酌。這實際上是批了鄧小平。因爲小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本小冊子裡說，過去 20 多年（除掉五七年前）幾乎沒有什麼發展。

6，多元化問題。啓立說，有人說經濟上搞多元化，政治上勢必多元化。喬木馬上駁斥說，我們經濟上也不能搞多元化，如果經濟上搞多元化，政治上勢必搞多元化，這是無法反駁的。

7，三個產業問題。喬木遞給袁木一個條子，說提綱中三次產業的提法，從馬克思主義解釋不通，正式文件中不用爲好。這是針對紫陽的。總的來看，萬里、啓立支持紫陽的意見，尙昆一半支持，沒有表示反對。薄一波有反對，也有支持。胡喬木則處處對著幹。

詩人的末路

18 日晚，我去看以前的室友關群，他前不久剛調去深圳工作。他一到深圳，就被派去整頓《深圳青年報》。港澳地區認爲中國只有三家報紙：《深圳青年報》、《世界經濟導報》、

《社會報》。《深圳青年報》被勒令停刊，同時停刊的還有《社會報》、《深圳工人報》、《深圳經濟報》、《特區文學》。人員被遣散。

《深圳青年報》中有兩個靈魂人物是中國當代知名詩人徐敬亞和呂貴品。他們覺得這不是詩歌而是散文的年代，想到深圳幹一番事業。誰知報紙停刊後他們被國家安全部暗中盯梢。深圳市委怕惹麻煩，把他們送回故裡——長春市。呂貴品春節回家時與徐敬亞痛飲老酒。「死是美麗的……」呂貴品流著淚低語。不久，就從長春傳來他垂死的消息，他被歹徒扎了一刀，險些送命。

這不是詩人生活的年代。

冷熱浴

18 日下午，到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理論組去看望左方、占剛等人，林子力、林京耀、郝懷明等都在。說到當前的政治，大家都一片唉聲嘆氣。我們的政治決策中心就像是一個大澡堂，有冷水管和熱水管。一批老人一哄而上要淋浴，有的要冷水浴，有的要熱水浴，彼此意見不合，雙方都胡亂地去擰水龍頭，而且誰都可以擰。於是冷一陣，熱一陣，冷了熱，熱了冷。這就是我們目前的政治現象。大呼小叫，互相埋怨和咒罵，亂糟糟一片。

---

3 月 26 日

春天還是沒有來到玉泉山，一周內數次降溫。春行冬令，可謂天人合一。

鄧力群搞出「中央8號文件」的玄機

中央 8 號文件印發，矛頭指向胡啓立和萬里，捎帶著臭了其它書記處書記成員。書記處曾經討論過鄧力群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鄧力群受到幾乎所有書記的一致批評和譴責，這一箭之仇，他不能不報。這個文件是「廠橋大批判組」（大家對由盧之超負責的鄧力群的中央寫作組的稱呼）搞出來的。名爲中央 3 號文件的三個補充材料，匯集胡耀邦所犯錯誤的具體內容，實際上，是想通過這個文件達到兩個目的：一是把萬里、胡啓立、朱厚澤和其它書記處書記拴到胡耀邦的沉船上去，讓他們在 13 大前覆滅；二是把胡喬木、鄧力群等人打扮成中央正確路線的代表，爲「清除精神污染」翻案，爲自己復仇，並要謀求在 13 大上的政治地位。

不僅如此，他們還重操舊業，運用「文革」中盛行的黨內鬥爭高超點名術，用 8 號文件去否定剛下發不久的中央 4 號文件（紫陽主持起草的）和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8 號文件批了「整黨促進經濟，經濟檢驗整黨」的提法，這是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寫的。今年 4 號文件明確指出，反自由化只限於黨內和思想政治領域，不涉及文藝表現藝術，不涉及日常生活。8 號文件則否定了作協四大的中央祝詞，否定「創造自由」，把反自由化引向文藝界。

8 號文件還批駁了這樣一種觀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

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這分明是正確的觀點，分明是中央 4 號文件有關內容的另一種表述。他們在批了 4 號文件的同時，一箭雙雕地批了萬里和胡啓立。創作自由是萬里提出要講的，而祝詞是胡啓立去致的。

在另一個地方，文件還批評某些人：「沒有限制、沒有前提地反覆講寬鬆、寬容、寬厚，講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不應成為資產階級專利品，全部讓給人家」。前半句批的是厚澤，後半句批的是萬里、啓立和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因為決議肯定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歷史作用，說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這些觀念。

在批評作協四大時，文件還寫道，「胡耀邦同志等六位書記處成員聽取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議代表籌備組匯報」，「胡耀邦等同志回答……」這就把萬里、胡啓立、王兆國等人都捎上了。

鄧力群等人搞出這樣的文件並不奇怪，奇怪的是怎麼能讓這樣的文件下發。據說，有人（啓立）問萬里怎麼辦，批不批發，萬里說，我連看都不看。決定發的權力主要在紫陽、小平手裡。允許發，有人揣測有兩個原因，一是讓他們跳，二是借這些人的手，紫陽可以壓一壓萬里和啓立。依我看，可能還有第三個原因，紫陽不敢壓這個文件，不知道老爺子如何想，如果壓了，以後又可能成為自己的一條罪狀。

搞出這個文件，再一次暴露出最高決策體系的弊病。最大的毛病是持不同政見的雙方都要靠製造政治氣候來實現各自的意圖。改革的氣候造出來了，什麼都打著改革的旗號，只要在這個旗號下，什麼都可以幹；反自由化的氣候一到，又什麼都不能幹了，只要是整人、告密、批判、翻案，則都可以幹。搞

出 8 號文件，就是爲了進一步製造反自由化的氣候。不同政見的雙方都不是通過爭取多數來組織多數派政府，或通過多數派立法，以保證整個國家政令和法律的統一、暢通和穩定。我們則讓分歧表現在決策文件上，都要用黨中央的名義推行自己的意志。這樣，中央就變得十分滑稽。今天這麼說，明天那麼說，自相矛盾而誰也不感到尷尬。又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威的文件審核機構，不通過它，文件不能下發，以消除不同文件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如果不能消除矛盾，則宣佈過去的作廢。現在是各自都在私下裡搞文件，搞出來後首先讓各自的權威人物劃圈，讓別人不好否定。即使被否決了，換一種形式再搞，事不過三，第四次你就該劃圈了。

保守派在文藝界奪權成功

2 月初，鄧力群搞了一個通知，把作協和文聯及各協會黨組重新劃歸中宣部領導。通知一經書記處通過，他們立即於 2 月 18 日解散文聯黨組，成立黨的臨時領導小組，其他 11 個協會也都成立臨時領導小組，中宣部則向文聯和各協會派出兩個幹部考察組。這是賀敬之在 2 月 18 日中宣部召開的中國文聯及各文藝家協會、中國作協黨員負責人會議上宣佈的，王忍之出席了會議。最近，爲了鼓動全國文藝界配合他們反自由化，中宣部在召開了一系列文藝座談會，大罵自由化分子（包括中央的右派）之後，派出四大金剛組成金戈鐵馬殺奔全國：一路以馬烽爲首，一路以瑪拉沁夫爲首，一路以姚雪垠爲首，還有一路以臧克家爲首。

不久前，鄧力群讓中宣部長王忍之給中央寫信，提議李先念的秘書王維澄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讓盧之超任副部長。王是李先念的前秘書，沒有人敢出面反對，把盧之超和王掛在一起提拔，意在讓反對者投鼠忌器。這是鄧力群系在盧之超提拔問題上多次遭到挫敗後，精心研討出來的策略。盧之超被鄧力群多次推荐，要中組部將盧之超列入幹部任免送審名單，一次要求任盧為上海市委副書記，一次要任中宣部副部長，在中組部這一級就被否決了，理由是他在文革中有問題。這次宋平進入書記處幹部領導小組，在中組部一層自然順利通過。為了免在書記處討論時有人再提出盧的文革問題，鄧力群特意在王忍之的信上加了一句，經多次考察，盧在文革中沒有問題。

提議經趙紫陽、楊尙昆、薄一波、喬石、胡啓立、王兆國、尉建行等人劃圈後印成了書記處會議文件（87）41 號。我以為盧如愿以償地就任中宣部副部長已成定局，因為劃圈同意的那些人除了宋平有意避嫌不在列外，是中央人事安排小組和書記處幹部小組的所有成員，還加上紫陽。盧的被提拔，已經成為鐵案。左派和保守派的節節勝利，使改革派陣營遭受越來越沉重的打擊。盧之超是兩軍對壘的棋局上非常重要的一顆棋子。第一，盧是鄧力群旗下最得力的幹將，鄧到哪兒，將他帶到哪兒，鄧力群組建書記處研究室時，任盧為最重要的理論組組長，鄧到中宣部任部長時，將盧調到理論局任局長，是我的頂頭上司，現在是鄧力群的「中央寫作組組長」；第二，盧是否被提拔，從耀邦時代開始就是鄧胡趙系和陳雲鄧力群系在幹

部領域爭奪的一個核心據點，這次如果盧被提拔，鄧小平系將受重創。

不料，我 23 日從玉泉山回辦公室看文件和材料，發現 41 號文件被重印了，重印的文件上已經沒有盧之超的大名，只有王維澄一個人。我驚訝莫名，四處打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打聽的結果是，萬里打電話給紫陽，要求撤掉對盧的提名，紫陽同意。萬里究竟哪裡來的膽子敢與中央人事安排小組和陳雲系作對，則不得而知，也許他面見小平？我問喬石的一位秘書，他說是軍方有意見，他在文革中寫過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這話可信度有多大，也不清楚。果真如此，如何解釋盧前不久還被解放軍總政治部請去講反自由化講座的第一課？這分明是楊尚昆在玩平衡，想借機討好陳雲和鄧力群系，因為他五弟楊白冰是總政主任。事後，還要軍隊機關聽他的錄音。不管怎麼樣，是萬里出手挫敗了鄧力群，背後肯定有小平的支持。

鄧力群向趙紫陽挑釁

3 月上旬開始，中宣部召開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會議開得很神秘，中宣部有不同意見嫌疑者和年輕幹部都不讓參加會議。據說，鄧力群等人很得意，各地宣傳部長中有些人以為鄧力群要當總書記了，都來捧他。3 月 15 日，會議結束時，趙紫陽到會講話。當趙紫陽說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情況已經開始扭轉」時，鄧力群突然插話說，「有人認為，說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幹自由化的沒有問題。」這顯然是在向趙紫陽挑釁，潛台詞是你趙紫陽是幹自由化的，是公開要和趙紫陽

爭奪總書記的位子。同時也暴露了他反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要幹倒所謂幹自由化的。

另一方面，趙紫陽早就知道他們的手法，所以一直強調反自由化只限於政治思想領域，不涉及經濟領域。這時，趙紫陽朝鄧力群轉過臉去，微笑著反問道：「老鄧，你的意思是不是認爲現在搞的承包、租賃和股份制都是搞資本主義？」這一問，問到了底，問出了鄧力群的底牌，但他根本不敢把自己在私下嘀咕的想法公開表明出來，因此無言以對。

十三大起草組出現意見分歧

我早知道計委派桂世鏞不會同意小平同志所說的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的觀點，更不會贊同小平對計劃經濟爲主觀點的批評。但在起草提綱過程中，他並沒有表示不同意見。18 日上午，胡喬木對此提出異議，19 日晚，王忍之來到玉泉山活動。20 日上午，桂便在早餐時與袁木在此問題上發生爭執。袁木說，大家能接受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這個觀點不簡單，這是一個重大突破。開始，老桂不吭聲。後來，終於按捺不住，說這個問題還需要討論，現在就由中央作出決定是不合適的。袁木反駁了他。兩人越說越激動。從那以後，愛開玩笑的桂世鏞開始沉默寡言。他已到人民日報報到，任第一副主編。

猛烈的「反擺」

我前幾天寫過，我們的政策常有反擺效應。你提倡的，我不做；你反對的，我偏要幹。去年底提出增產節約，經過今年 1

－2 月的實踐，再次出現反擺：1、2 月份，職工現金收入猛漲，比 86 年同期增加 20%，大大高於 1986 年的 13.5%的速度。工資增長超過生產增長，全民企業職工 1－2 月份工資總額比去年同期增長 17.8%，同口徑統計的工業總產值只增長 9.6%。獎金增加超過以往任何一年，比濫發獎金的 1985 年還多。勞保福利和各種補貼增長比工資更快，不少單位搞「公費過年」。這就是絕境，舊招不靈換新招，新招不靈再換舊招，現在是舊招新招都不靈，看有沒有絕招。

「反思」的經濟學家們

22 日星期天，一些朋友聚會。在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小組（現稱「反思小組」）工作的石小敏談了對當前經濟改革的看法。他以前思想相當激進，而這次的發言卻令我吃了一驚。他指責過去的改革走得太急太快，一些必要的指令性計劃也放棄了。我相信，他是誠心誠意的，絕不是出於別的考慮而迎合形勢。但他的觀點我不能接受，張維迎、梁策也不能接受。我們爭論了好長時間。

對改革進行這種「反思」的不止他一個。人民大學的一個博士生就在「紅旗」雜誌內部刊物「內部文稿」上發表文章說，改革並不是要放棄舊體制，我們是轉軌，不是換車，要使原有體制的潛力發揮出來。曾經名噪一時而成爲青年導師的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今年第 2 期「經濟研究」上發表長文，題爲《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思考的結果，他認爲「股份制」、「租賃制」和「經營責任制」等「所有制改革」是輕率的，對小企業的發展表示深

切的憂慮，擔心中國出現「維多利亞時代」的資本主義式罪惡。這是改革的一股逆流，看來，一場經濟學上的大論戰不可避免。

子女與鄧小平持不同政見

在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看到小平同志的女兒肖榕（人大常委辦公廳研究室副主任）的一篇發言，充分肯定西方發達國家的議會制度，認爲其中一些東西可爲我國借鑒。這與他父親對西方三權分立的厭惡態度不同。陳一諮說，小平的長子鄧樸方親口對他說，十三大選舉，他絕不會投鄧力群的票。聽說小平的幾個兒女都反對父親目前的做法。有的說，小平與他們辯論了一個下午，結果，老爺子大罵子女一頓。也有的說，小平氣得血壓上升。傳聞陳雲在家中也陷入同樣的孤立，子女們都不同意父親的主張。

大學生的逆反情緒

朱厚澤的秘書誠德告訴我，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現在對抗情緒嚴重。新任校長滕藤的秘書說了三個例子：一是彭佩雲找來一批「思想端正」的學生骨幹聽她講演，做思想工作，短短的一個半小時的講話，竟被喝倒彩四十多次，跺腳和敲桌子聲，哄笑聲此起彼伏。二是滕藤也做了一個報告，被打斷的次數更多，達五十多次。三是被請來做學生工作的一個美籍華人學者剛講了「你們要聽話，好好讀書，報效祖國」，下面哄堂

大笑，人幾乎走光。學者大惑不解，連呼不懂文明。在場的彭佩雲、滕藤和劉吉等都氣得血壓上升。

第六部分

趙紫陽與鄧小平初生嫌隙

二十五，鄧小平與趙紫陽繼續受攻

---

3 月 31 日，玉泉山

鄧小平稱贊紫陽關於 13 大報告的設計

趙紫陽就 13 大報告問題，向小平寫了一個報告，紫陽說 13 大報告擬寫 7 個部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作爲整個報告立論的依據。紫陽的信是 3 月 21 日寫的，小平 3 月 25 日就作了批示：「這個設計好。」信及批示印發中央常委和政治局。紫陽因此爭取了主動。

政治局將 5 退 6 進

一個參與高層政治的人告訴我，13 大將有 5 個人退出政治局，他們是楊得志、余秋里、習仲勛、胡喬木和方毅；有 6 個人進入政治局，他們是鄧力群、宋平、李鐵映、丁關根和李瑞環，還有一個他說不出。鄧力群和宋平將進政治局完全如我的預料，他們將分管幹部和意識形態。

盧之超被撤下幹部提拔名單的內幕

遇到萬里的秘書，問他關於盧之超被否決的事。他說，楊尚昆、薄一波、宋平已聽到關於盧之超的反映，萬里讓他一查問，說理論局有一封信，反映盧文革中有問題。宋平便通知中

組部先撤下盧。中組部本不同意提盧，尉建行準備到書記處會議上作兩點說明：一是中組部這次未對盧進行考察，是按照某中央領導同志（誰？）的意見上報的；二是有人反映他文革中有問題（鄧力群擔保他文革中沒有問題應當如何處理？）。如果是這樣，盧即使不從名單上撤下來，也過不了關。不過，這件事並沒有完，依我對鄧力群性格的觀察，他不會就此善罷甘休。

幹部政策風波未平

姚依林的地位在上升。28 日，他和李鵬、田紀雲一起回答中外記者的問題，一些重大和敏感的問題，都由他回答。他肯定地說，趙紫陽兼職總理的情況到 13 大將結束。有記者問，中國強調幹部年輕化的做法有無變化，姚說：「沒有改變，我們強調幹部年輕化同實行老中青三結合並不矛盾……不能把幹部年輕化同老中青三結合對立起來。」這是和稀泥，爲薄一波開脫。前不久，薄在天津挑起的「老中青三結合」的風波看來尚未平息。他那番話引起黨內外和國內外一片嘩然。嗣後，趙紫陽在書記處會上明確指出，幹部還是要年輕化，要四化，要注意幹部政策的連續性，並指示中組部告訴全黨。據說，小平也爲此事數落了薄。薄於是大罵李瑞環，說這是李硬塞給他，要他講的，自己不清楚。不管他應該清楚的是，他已經開始動用公車每天接送他 3 歲多的孫女兒往返幼兒園。這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又一個偉大成果。

《芙蓉鎮》如何被閹割

31 日晚在玉泉山看了電影《芙蓉鎮》，謝晉導演，劉曉慶主演。故事的主題之一，就是中國人的一個生活信條：「活下去，像牲口一樣活下去。」故事的發生地點是 63 年四川某地的一個小鎮，以一個賣米豆腐的個體戶（青年夫婦二人）的不幸遭遇爲中心，展開一群生活於社會底層的人們的悲慘生活。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是，一個爲了新中國浴血奮戰，被打壞了生殖器而喪失了終身男性幸福的老兵，在「四清」、「割尾巴」和「文革」人與人的搏鬥中，爲了捍衛他未泯的良心卻屢吃敗仗。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拿鮮血和男人的珍寶換來的社會，竟是這樣一個社會。由於他喪失了男人的武器，他在那個要求與他發生關係的女幹部面前，連自己的尊嚴都捍衛不了。

可能是鄧力群嫌敵人的子彈對那個老兵的閹割還不過癮，他還要親自操刀對這部影片實施閹割手術。他審查了這部影片，對影片控訴極左路線的整體風格一定極其反感，因此想一棍子把它打死：禁演這部片子。受到抵制後，他要謝晉刪去一些鏡頭。有這樣一組鏡頭，老兵在處境艱難時回想起當年衝鋒陷陣的戰鬥場面，畫外音是「我們的戰士浴血奮戰而迎來的新中國，竟是這些人的天下。」現在刪去了這句話。

「四清」、「文革」中整人起家的一個基層女幹部，她兩性關係混亂還正人君子地罵五類分子不能結婚，在粉碎四人幫後，反而調到了省城作官。鄧力群不能接受這個，下令刪去。謝晉也有辦法，他含蓄地處理成這樣：被她整進監獄的右派出獄時在渡輪上遇見她，她是坐著豪華轎車來的。右派問她，「還沒有結婚吧？」女幹部回答：「回省城就結婚。」

結尾處也使鄧力群受刺激。到了 1979 年，生活恢復了正常，出現了影片開頭時 1963 年的場面：許多人圍著米豆腐攤吃米豆腐。笑聲正酣，忽聽一聲鑼響，橫行過歷次政治運動的原支部書記蓬頭垢面地趔趄而來，口中喊道：「運動哪！運動還要來，七八年一次！」他瘋了，觀眾頓時毛骨悚然。他預言的正是鄧力群現在正做的和要做的。鄧力群要求刪去這個結尾，但經過爭取，謝晉保留了瘋子出場的場面，他一邊喊「運動哪！」一邊伸手做出「八」的手勢。1979 年加 8 年，正是今年，1987 年，鄧力群大反自由化的年頭。是謝晉把這部電影的「根」留住了，雖然比原來短了一點。

被稱為「導師」的「道士」

吳曉夢從山東來，陪他來的還有賀可存。老賀在中央黨校讀研究生，正在寫畢業論文，論文題目是《論人的自主性》。他寫了人的思想表達自由的絕對性，導師批曰：「四項基本原則呢？」他論述了人的個人需要的滿足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導師批曰：「大公無私呢？要批判需要決定論，不能搞高消費。」他寫道：「思想僵化和思想混亂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思想混亂是思想禁錮的結果，而不是思想活躍的結果。相反，錯誤的思想只有在思想自由的環境中才能得到迅速糾正和克服。」導師照舊批曰：「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談思想活躍。」你真不知道這位批曰者，究竟是導師還是道士，教條的衛道士。並不奇怪，現階段，大部分中國大學的導師，是囚禁學生的思想牢籠裡的獄卒，而非給學生盜知識之火的普羅米修斯。

4月3日　玉泉山

紫陽初試平衡，陳雲再度顯威

鄧小平與陳雲的爭奪在繼續。起用宋平當中組部長是陳雲提出來的，但遭到了小平的否決。顯然，小平不想讓陳雲的勢力（計委派）掌控組長人事大權。又是相持不下。紫陽搞了個折衷，在書記處成立了個幹部工作小組，喬石牽頭，兆國、宋平、尉建行參加。看來，政治有時並非黑白分明，而是灰色的。紫陽不想一頭撲進小平的懷報，不想在一棵樹上吊死，那樣太危險，你吊的那棵樹如果把你扔下來，你就摔死了還沒人救。也許，他參考了胡耀邦的前車之鑒。

4月2日，人民日報在第4版，光明日報在第1版，北京日報在第4版報導了中國計劃出版社成立的消息。三報都報導了陳雲爲它的題詞：「傳播計劃工作經驗，服務四化建設。」這很明顯是向鄧小平示威。你貶低計劃經濟，我就高揚它。該出版社隸屬計委直接領導。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都采用新華社稿，僅 90 餘字（算標題與標點）。人民日報將報導處理得最不顯眼，夾在報縫裡，不細心找，不容易發現。唯有北京日報用了自己的消息，比新華社增加了國務委員、計委主任宋平出席成立大會的內容。看來，北京高層在鄧與陳之間正在作出選擇。正在控制並壓縮出版機構的時候，兩個大人物爲新成立的計劃出版社撐腰，絕非偶然。這是要顯示自己實力，向商品經濟宣

戰，向鄧小平關於不要提計劃爲主的觀點說不，給自己的追隨者打氣。

耀邦身體欠佳拒絕住院

耀邦近來身體狀況不好，家寶日前去看望他，他比下台前掉了十餘斤體重。但他硬撐著不去住院，理由是怕消息傳出去不利。

胡啟立「病」急亂投醫

中央 8 號文件一出，胡啓立慌了手腳，怕鄧力群朝他動手，想進一步討好鄧力群。他提出要讓鄧力群的大秘書劉中海參加書記處會議。劉中海與鄧力群再三合計，提出讓鄧的另一個秘書衛建林參加。家寶認爲，此事要先向紫陽報告。紫陽對此沒有表態，才算作罷。由此可見，胡啓立缺乏鈣質，應當多吃加鈣牛奶，這樣於己於黨於國有利。

楊尚昆提前清君側

一位高層領導人說，在黨內，誰能制服鄧力群，誰就能當穩總書記。不知道這一說法，楊尙昆是否也有耳聞。最近他有一個重要提議，要撤銷書記處研究室，恢復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時的後樓建制，即成立中辦下屬的各組，直接爲各個中央領導服務。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一，是鄧小平通過楊尙昆直接向陳雲、鄧力群集團發動攻

勢，砍掉他們的一條腿，因爲書記處研究室成了鄧力群領導的陳雲集團的智囊信息機構，陳雲和宋平的夫人都在該研究室；第二，在中宣部、中紀委、國家計委和中組部都被陳派掌握的情況下，必須牢牢把握並擴大鄧系掌握的中辦的權力，不然，小平、紫陽的君側就被人清了；第三，表明楊尙昆的心態是要與鄧力群爭奪未來的天下，當然，前提是紫陽必須下台。而在楊尙昆看來，在小平徹底退休以前，把紫陽搞 下台符合他的家族的最大利益，不能等到趙紫陽接任鄧小平的軍委主席，那樣，他就保不住軍委常務副主席的位子，他的兄弟楊白冰也懸。估計陳雲、李先念、鄧力群、胡喬木等人要竭力反對這一動議。但撤銷這一機構也並非沒有理由，書記處成了秘書性機構，沒有必要保留他的研究室。紫陽和小平當然會支持這個建議。

玉泉山的迎春花和桃花開了，滿山遍野，真個迷人。3 號樓前，對竹林的噴灌，已持續了兩天兩夜，山上也復如此。而此時，由於乾旱，許多農田在飢渴。

---

4 月 6 日，玉泉山

老人加人治等於災難

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看來要在 13 大退出中央常委。有兩方面情況支持這一消息。一是中組部副部長曹志對進玉說過這個意思；二是紫陽在聽取政治改革研討小組下設的黨內民主小組匯報時指出，黨章有關條款可能要做些修改。軍委主席、顧

委主任、紀委主任不必由常委擔任，中央常委要接受政治局領導。13 大以後，政治局常委至少每周開一次會，政治局每月開一次會，重大方針政策和人事安排由政治局定。書記處只是辦事機構，不開會，不實行集體領導，實行總書記負責制。

這從另一面表明，鄧陳李肯定要退出常委，因爲權力中心轉移了。或許他們還會留在政治局，所以權力中心從常委會到了政治局，原先的政治局常委會成了以前的書記處，成了一線決策機構。「月亮走，我也走，月亮跟我到門口。」這首兒歌現在很適合老人們來唱：「我們走，權力走，權力跟我到門口。」這種因人設制的做法，並不一定能解決權力繼承問題，甚至會帶來更深的政治危機。老人加人治，等於政治災難。

植樹政治：鄧小平與陳雲唱對台戲

4 月 5 日是清明節，中國的傳統鬼節，也是中國新定的植樹節。在什麼都政治化的中國，植樹節成了政治領袖們借台唱戲的好時機。在北京，鄧小平帶著趙紫陽、彭真、楊尚昆、薄一波、宋任窮、習仲勛、喬石、胡喬木、姚依林等一大批人以及他的小孫女羊羊和小孫子小弟來到天壇公園植樹。天壇公園是皇帝祭天的地方，這種儀式性的植樹活動倒是與公園的歷史性質相吻合。

權臣楊尚昆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好時機玩弄孫女政治表演。他故意早到片刻，指著鄧小平的孫女羊羊對對自己的孫女靚妹說：「快去同你的好朋友合作一起栽樹，去年你們兩個在這裡配合得很好。」這是要向世人說明，兩個爺爺也配合得很好。

去年配合得好，今年配合得好，明年還要配合好，明年 13 大，能不配合好嗎？

在杭州，陳雲也參加了杭州市郊的植樹活動。這種活動，他向來是不參加的，今年突然樂於此道，是否表明他心情舒暢，已經亂了鄧小平的陣腳？是否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身體特棒，不想退休？經過修改的報導充分體諒了他的心情：「陳雲同志身體健康，精神飽滿，談笑風生。……興致勃勃地揮鍬鏟土，種下了一棵香樟樹。」前面將陳雲同志置換成任何一個年輕小伙子，後面都不需要改動一個字。雖然沒有描寫陳雲同志的發達肌肉，但他青春煥發的精神面貌躍然紙上。原來，醉翁之意不在樹，在乎權柄之上也。這台北京－－杭州植樹對抗賽好像並無觀眾，人們興致勃勃的倒是另一場北京－－杭州對抗賽：京杭運河知識競賽。

鄧小平和趙紫陽繼續被攻

倒胡一役，使鄧小平損兵折將，雖然從電視看，鄧小平身體比站立不穩的陳雲要好得多，但在政治角逐中卻處於下風。倒胡使鄧的威望受損，支持他改革開放的人與機構紛紛被擊潰。中組部已喪失作用，宋平一人取代了這個機構，中組部提的建議和對幹部的考察常常被否決。部長尉建行、副部長曹志朝不保夕。更滑稽的是科委副主任吳明瑜停職檢查，罪狀之一是越過組織給小平寫信。這是想切斷鄧小平和外界的信息聯繫。

鄧力群和薄一波提議山東煙台市委書記王吉夫任文化部副部長，中組部考察結論是，此人游手好閒，素無政績，好拉關

係。書記處開會否決了這個提議。但是，王吉夫卻已經到文化部任職，沒有再辦什麼手續。胡喬木則頻頻在公開場合面對面批駁趙紫陽。一次在政治改革研討小組會上，紫陽強調制度的作用，胡喬木則說不以爲然，說不要迷信制度。誰都知道，強調制度正是鄧小平時代區別毛澤東時代最根本的東西。

黑材料大行其道。中紀委的「紀檢要情」從今年第 3 期開始，已連續 9 期整文化理論界人士的材料。被整了材料的人有：于光遠、于浩成、王若水、包遵信、馬達、李洪林、沙葉新、張賢亮、嚴家其、閔琦、陳子明等。荒唐的是，閔琦和陳子明並非黨員，也上了中紀委的「要情」，連陳子明的名字也錯寫成「陳學明」。有些材料幾乎是采用特務手段取得的，比如，說「對李洪林的有關情況我們正在收集」。有些是捕風捉影，無限上綱，把傳聞當事實，比如丁磐石告發閔琦要搞青年黨，搞出一股政治勢力；有人說他從 1986 年 8 月從南方回來，聲稱要有一次「思想北伐」。還說閔琦曾與某女同居，與哲學所的陳子明、政治學所的陳兆剛、楊百揆等人關係很密切。

他們在材料中，把真理當謬誤批，說這些人肯定西方民主自由，提倡個人奮鬥，認爲我們社會生活中封建專制的東西太多，認爲欲望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認爲人道主義是一種價值觀，人的價值是人道主義的核心，認爲我國民主程度太低，認爲要全面學習資本主義，等等。中紀委好像不是檢查黨內官員的腐敗行爲，而是專門捍衛「真理」的。

其實，他們整材料，真正的目的是想影響 13 大人事安排，阻止胡啓立進常委班子，雖然胡常常向對方討好，還想打「狗」罵主人，劍指改革陣營最高領導人。有兩份材料整的是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誰都知道這個會是胡啓立支持開

的。在關於馬達的材料裡，馬達在談到報紙也應當成爲人民的喉舌時，先引用了耀邦的話：報紙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接著引用了紫陽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說的另一句話，新聞工具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時要滿足人民傳遞信息、傳授知識、文化娛樂等方面的需要。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把紫陽與耀邦聯在一起，把耀邦、紫陽和搞自由化的人，以及搞所謂地下組織的人聯繫在一起，把紫陽說成是後者的保護傘，紫陽的言論和他們的言論一致，從而達到搞倒紫陽的目的。中顧委開會批評于光遠時，不許光遠解釋。開會時，還有「實況轉播」，書記處研究室和中央批判組的一些成員拉線在另一間屋裡旁聽，以便研究對策。這是共產黨內祖傳的整人套路：整黑材料，上挂下聯；捕風捉影，無限上綱；揪出小鬼，扳倒閻王。

紫陽阻止把火燒到經濟領域的企圖

中央財經小組正在開會，研究當前經濟形勢。紫陽在會上說，我們要和那些把當前經濟形勢說得很糟、驚慌失措的人劃清界限。他同時聲明，「我說的不是馬洪你們這些人。」這是很重的話，可能有小平的意思。馬洪雖然對當前經濟形勢持悲觀論調，但他是就事論事，還有些人，可就不同了。最近以來，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專門收集經濟上的問題，在其內部刊物《情況摘報》上聯篇累牘地刊登，把經濟形勢說得很危急。紫陽在宣傳部長會上講話時，針對鄧力群的挑釁：「說資本主義的受到批判，幹資本主義的沒受到批判」，提出，無非就是承包、租賃、股票、債券嘛，我對經濟問題很敏感，你們

可不要胡來，不許在下面批什麼經濟上的自由化。經濟問題，我們發現了，我們解決。言下之意，這和你們沒關係。紫陽對經濟形勢的評價敏感是有道理的，在經濟上反自由化，不僅會葬送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還會把反自由化的火燒到小平、紫陽身上去。

迦南之地

今天和至元聊天。他說，蘇聯一位經濟學家形容蘇聯的經濟改革走在胡同裡，只有這一條路，別無選擇。其實，與這條胡同相連的還有一些死胡同，而這條大胡同的終端則是私有制。所以，每一個指向終端的路牌上都寫著「危險」、「懸崖」、「深淵」、「萬劫不復之地」，等等。我們沿途一定要把所有的死胡同都走一遍，每走一條死胡同，就向所謂「墳墓」靠近一步。直到最後有一天，我們走通了，我們沒有看見墳墓，看見的是流著蜜和奶的迦南之地，是再生之地。我們的改革其實就是一部現代版的出埃及記。這是中國的必然歸屬。後代子孫們應當了解，這就是我們的信念。

即使我們可能葬身在某條死胡同裡，但路不會死去。

我的處方是砍頭

雖然用門板壓直脊梁不是醫療駝背的好辦法，但砍頭卻是治療國有企業頭痛癥的不二法門。歷史的進程已經判處「國有制」的死刑，可罪犯的同伙們卻在千方百計延緩死刑的執行。「國有制」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治，他們卻裝著什麼也沒有

看見，說它只不過有點傷風感冒，頭疼腦熱。於是，一些蹩腳的大夫開出各種藥方：什麼只要理順價格，國有企業就活了，什麼要有買方市場，什麼要有公平的競爭，什麼要有好的產業政策，什麼要有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等等，所有這些，西方發達國家都具備，他們的國有企業仍然辦不好，仍然虧損。該想的招數，他們都想盡了，終於被迫承認，最好的招數，也就是最簡單的招數，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就是我的處方：要治好國有企業的頭疼癥，唯一的辦法是砍頭。

「鳳凰」落毛不如雞

公平，減少剝削，充分就業，自覺維持經濟的平衡與穩定，這些，都是社會主義者追求的目標。這個目標值得永遠追求。不幸的是，我們走到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消滅私有制，消滅人類利己的動機。這種制度性變革帶來了世界性的災難，沒有哪一國的嚐試是成功的。我們原以爲，只要消滅了私有制，我們就找到了點金石和菩薩的心，我們就不僅有了公平，而且有了效率。這是白日做夢。公平永遠是效率的函數，兩者之間有替代關係，有一個交替發展的過程。效率是公平的基礎，是自變量。有效率的提高，才有高水平的公平。要想二者同時兼得是不可能的。堅持把公平放在首位，只能放棄效率，其結果是普遍貧窮，只有少數人通過種種隱蔽手段獲取巨大享樂。

這就是我們走過的路。與此相反，西方國家並沒有取消私有制，反而有比我們更多的公平和更多的效率，更多的工作崗位，更多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我們走所謂社會主義道路，

卻得到了馬克思不愿看到的結果；他們走資本主義，卻得到了更多的社會主義。這是爲什麼？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政策，在私有制基礎上，能取得好的效果；但作爲一種制度，作爲財產公有制度，則只能失敗。我們消滅的只是人們合法、正當追求個人利益的途徑和方式，消滅的是人們合法占有自己財產的權利，而沒有也永遠不可能消滅人們追求私利的天性。如果這個天性泯滅了，人類也就滅亡了。可能的選擇是，要麼是鼓勵人們通過在客觀上促進社會福利以實現自己占有和使用自己財產的欲望，要麼是不得不讓人們通過種種非法的、隱蔽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私欲。可悲的是，我們選擇了後者，至今還以爲自己走的是天堂之路。

我們歌唱金鳳凰，可她美麗的羽毛不過是被蜡粘在身上的漂亮語言。一旦融化脫落，我們看到的是比雞還醜陋的東西。

二十六，趙紫陽的政治藝術與「寡頭三角」

4月9日，玉泉山，有雨

趙紫陽再貶計劃經濟

玉泉山桃花將盡，玉蘭正盛。春風比酒更濃，讓人迷醉。

6 日，趙紫陽找 13 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問工作進度。他談了點新意見。他說，應當從根本上說清楚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只有兩條：公有制和按勞

分配。其他都是非階級性的，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要用。如果只從初級階段來說，可能給人一種印象，到了以後的階段，我們有些政策就不實行了。在談到社會主義本質特徵時，計委派的桂世鏞補充說，還有計劃經濟。紫陽說，這要從我國實際出發。我們過去一是把計劃理想化了，二是脫離了實際。我們這樣的大國，基本上是小生產，交通不便，信息不靈，搞理想的計劃經濟行不行？再說，資本主義也要搞計劃。

泡菜壇系列之一：序言

柏楊說，中國文化是醬缸，有見地。但就現實的中國來說，則更像一個大泡菜壇，所有的人都在裡邊泡。鄧小平在泡，陳雲也在泡。知識分子在泡，幹部在泡，工人也在泡。泡日子，泡生命。就當前情況看，這麼多人在泡，似乎只是反自由化的結果，是幾個老人想讓中國社會爲他們殉葬的結果。其實不然。中國社會從來就是泡菜壇，打碎過，砸爛過，重建的社會還是泡菜壇。中國歷史，就是泡菜史，一股酸味，含有致癌毒素。從今天起，我想不定期地以隨感的方式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4月17日，玉泉山

靠憂慮來統治

玉蘭花在窗外紛紛飄落，淡霧中的迎春花象固體陽光般地一簇簇金黃。布谷鳥執著地叫著，香甜的空氣似斷還續地飄來……這是一年中最美麗的時光，用來讀《開放的自我》這樣一本好書，真是少有的人生樂事。

美好的思想像阿里巴巴山洞裡的珍珠，俯拾皆是。著者莫里斯熱情謳歌多樣化的社會理想，推崇多義性的統一。他對封閉的極權社會的批判頗有韻味。憂慮和災難是產生極權和封閉的初始原因。極權主義者許諾解除人們的憂慮，但這是辦不到的，憂慮是極權社會的社會心理基礎，它必須靠憂慮來統治。統治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實行思想輿論鉗制和糧食等基本生活品的統制，不讓揭露問題，使問題積累起來，一旦不滿分子作出劇烈反應，便會增加憂慮。而且，卡住人民的生活來源，也會增加他們的恐懼；二是當國內憂慮增加時，便惡化與鄰國的關係，或發動戰爭，轉移人民的憤怒，增加對國家權力的依賴，更高明的是把反對派批判當局與擁護敵人等同起來，使其背上叛徒的污名。我們搞的這一套把戲，也就這麼幾下子：什麼安定團結，什麼防止動亂。其實，動亂都是上邊製造的。試問，從 49 年以來，是人民製造了動亂，還是最高當局製造了動亂？真正要安定團結的是人民，倒是那幾個老人唯恐天下不亂，上躥下跳，像文革中的造反派。

泡菜壇系列之二：沒有罪惡清除機制

壞東西，惡勢力，落後現象在我們的社會極易產生，卻極難消除，這是我們社會腐敗的徵兆。

書記處研究室，這個爲鄧力群個人奪權服務的工具，一旦建立起來，就是撤不了，儘管那麼多大人物對之咬牙切齒。許多單位一旦設置了臨時辦公機構，就永遠「臨時」下去，長命百歲了。國外某個產品時髦了，全國各省市紛紛引進，大大小小的同類的廠，那些生產率極低的廠，就是垮不了。官當得大，就拿高工資，不升官不加工資，這種可笑的工資政策象放屁一樣，輕易就出了籠，可要改變它，還看不到希望。還有那些道德上靈活的壞人輕而易舉地就爬上了高位，要他們下台，可就難了去了。幾乎所有的黨政部門都在盤剝企業，幾乎所有的單位都在逃避市場，用「內部價格」平分緊俏商品，幾乎所有的人都使用不正當手段在追求權勢和金錢……

軀體已經朽壞，癰疽像氣泡一樣容易產生，像咳嗽一樣難以遏制。泡菜壇的菜湯已經發臭，所有進入壇中的小白菜都在發黑發臭。泡菜壇的特徵是「泡」，是耗時間。無論美好醜惡，大家一起泡。一個泡菜壇社會，是一個沒有罪惡清除機制的社會。

在泡菜壇裡，行善比作惡要難，惡比善的壽命更長。

公墓看守人

玉泉山西邊的田野，淡淡的遠山。田頭小憩的農婦。開始抽芽的苹果樹苗。早春的田野並不美，但充滿生機，很有希望。

我和進玉午後在田野裡散步，看到廣闊的尚未泛起新綠的原野上，有一片蔥綠的園林。這片園林把我們勾引到它的門

前。原來是萬安公墓，內裡葬有李大釗。庭院收拾得乾淨利索，門口有鮮花出售。舒適的寂靜裡，蹬著一個老人。

「老大爺，我們可以進去走走嗎？」我們問。

「下班了！」粗魯地低吼。嚇了我們一跳。這與如此美麗的園林多麼格格不入。

「不是剛 4 點 10 分嗎？」

「看看牌子吧！」

牌子上寫著：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我們把工作證壓在您這兒，就在這旁邊走走，行嗎？」有點乞求了。

「不行！」斬釘截鐵。

為了解嘲，我問道：「老大爺，這墓地不小吧？」

「沒量過！」象吃了槍子。

掃興得很，走在歸途上，我又想到了我們這個官本位社會的劣根性。如果我們亮出牌子，這老人或許會謙卑地伺候你。假如我坐著轎車，招招搖搖、前呼後擁地回家鄉，許多人都會贊佩我。我一個人不張不揚地回去，人們就覺得我在外邊混得不好。1981 年，我還在讀書，和創業到安徽做學年論文，調查農村改革問題。下鄉之前，想把旅行包寄存在旅館，遭到拒絕。得知我們來自北京大學，要和省裡領導機關的人一道下去時，態度馬上轉變，不僅讓我們存包，還幫我們把包提到存包地點。國人還沒有學會相互尊重，你尊重他，他以為你怕他；你罵他，欺負他，他反而對你低三下四。他們不是主子，便是奴才。平等地與人相處，他們不習慣。有一個外國人說，遇到中國人，你不統治他，那就過分仁慈了。在這樣的人民中間搞民主，確實困難。由此看來，中國更迫切需要的是私有產權。

有了私有產權，人民最重要的權利就有了保障。讓他們多到市場上去學習平等，少到官場上去供人役使或役使他人。

快樂的中顧委委員和憤怒的人大代表

中顧委委員于光遠最近比較快樂，他在中顧委爲他召開的「生活會」（即批判會）上堅持了自己的信念。會議是在很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的。第一天的會議，就不讓于光遠所在支部的黨員參加，而是從別的支部請人來。也許嫌本支部的人同情于光遠的爲人或觀點。會議上，于首先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仿佛是教師講課，老學生們聽呆了，說不出一句得體的批評的話。幸虧隔壁坐著一批顧問委員會的「顧問」——鄧力群的中央寫作組和書記處研究室成員。他們立即出謀劃策，決定下次會請吳樹青、喻權域等于光遠的理論對頭參加，並且定下規矩，不許于插話或反駁，答應最後一天留時間給他申辯。商量好給一個半小時，又改爲一小時。到周六下午，只給了 20 分鐘。儘管如此，于光遠頗感滿足。沒有一個人在理論上駁倒他，而他自己也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還爲自己提出了進一步研究個人主義的計劃。

與于光遠不同，人大代表韓美林卻憤怒了。人大會議期間，韓應邀前往北京飯店出席港台政協委員的宴會。車子駛入飯店停車場時，一個上訪人員看是人大代表的座車，便送上一份申訴材料。韓交給司機就進去了。立即有兩個特工人員從司機手中拿走了材料。韓對自己人身權利遭到的侵犯感到震驚。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給彭真，要求解釋。當然是音信全無。

最近，某些外國駐京記者和外交官也感到常有坐在貨車或雪鐵龍車裡的人跟蹤。

4月20日，玉泉山

甲魚山

玉蘭花紛紛凋落，梨花剛剛盛開。一場小雨，又有一批新的嫩芽萌動。在玉泉山優美的環境中，有一座小甲魚山，頗耐人尋味。它是免費特供首長們周末來此度假享用的。這不，這個周末有六七位中央領導來玉泉山賞花，枝頭有春色，盤中有美味，有的還身邊有護士，樂在其中。小官如周傑周日帶家人到香山度假，大官如胡喬木到江蘇、上海作樂。全社會都在得樂且樂，這是當今流行的「撈一把哲學」大行其道的結果。今朝有酒今朝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個體戶賺了點錢就金盆洗手，開始買地蓋房，享受人生。大批商人，也只做一錘子買賣，賺一筆大錢，換一個地方，留下一批重案。當官的更是追求權力變現，撈錢撈物，安排子女。不敢設想這樣下去中國將變成什麼樣的一個社會。這彷彿是養著一大群敗家子的大家庭。享樂的多，幹活的少。每個大官都住上那麼大的房子，副部長以上的幹部還配有專車。離職不退房不退車，新官又不斷上來。我們將爲這批官僚支付多少房租、空間和轎車？我不得不爲他們向子孫們透支，而遺留給他們的，除了一堆破銅爛鐵，退化貧瘠的土地，僵化的制度，就是我們每況愈下的世風。

拒絕信仰的大學生

沒有信仰，是這代大學生苦悶的根源。最近看到三個案例：

經濟日報內部刊物《情況反映》1987 年 4 月 11 日第 51 期載，唐山工程技術學院 1300 名大學生聽一個報告會，報告的是因搶救落水兒童而犧牲生命的英雄。會場秩序混亂，交頭接耳者有之，看書讀報者有之，起哄、鼓倒掌達十多次。報告人講到悲痛之處，聲淚俱下，而聽眾席上卻發出陣陣哄笑。

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4 月 16 日第 899 期載，廣州軍區一些部隊基層幹部，特別是院校畢業的幹部忽視馬列主義和革命傳統，他們對讀馬列的書毫無興趣，有的聲稱「不信馬列信上帝」，有的要求退黨退團，有的不經請假在外留宿，受到批評還說，「這是個人自由，希望不要干涉。」

《清樣附頁》（1987 年 4 月 17 日第 123 期）載，東北工學院部分學生利用選舉在選票上發泄不滿。有的選票上，候選人全部劃去，補上了胡耀邦、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有的選票上寫了「不民主！不民主！不民主！」、「誰？誰？誰？誰？」、「愚民」、「1987 年 4 月 1 日（選舉日），愚人節。」有的選票上寫「這種選舉勞民傷財，應當改革。」還有的選票在空格裡填上了選民可尊敬的民意代表：孫悟空、豬八戒、唐僧、阿 Q、阿混、馬大哈、王八蛋、趙混蛋、大瘋子，等等。

這些不過是苦悶之流中幾個小小的漩渦。可以看出，支撐這個社會的舊價值體系正在坍塌。老貝（貝聿明）可以建香山飯店，但重建不了這個上層建築。這個建築已經破爛，年輕人已經從這個破爛建築中逃了出來，下決心不再回去居住，那裡潮濕、低矮、陰暗，還有夜半歌聲。他們各自懷揣著自己的價值藍圖到處游蕩。他們是價值觀上的無家可歸者，是失去精神家園的流浪者。這些精神游民一旦亂了套，那將是一場風暴。

泡菜壇系列之三：官本位

什麼是官本位社會？在官本位社會裡，官僚是整個社會的中心，是全社會的肚臍眼。鮮花、美酒、女人、塵土、王八、飛機、狗雜種，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圍繞這個中心旋轉，像肥肚子上腫脹的脂肪圍繞著深陷的肚臍眼。

在一個官本位社會裡，權力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它是瘋和尚的風月寶鑑，是灰姑娘的水晶鞋，是觀音菩薩的楊柳枝，是唐僧的緊箍咒，是閻王爺的生死簿……有了權力，你今生今世花天酒地，榮華富貴，享樂不盡；沒有權力，你就是私生子，狗娘養的，誰都可以罵你打你，踹你一腳，唾你一口，死了也不得翻身，五官朝下。得到權力，不管你是偷來的，搶來的，拿老婆換來的，不管你是無賴白痴，殺人犯，騙子手，玩弄朋友的妻子者，你都可以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接受成百上千條舔你屁股的舌頭；失去權力，即使你是爲了制止罪惡，同情弱者，追求真理，保衛良知，你也要遭親人唾罵，被朋友遺棄，你的抱負化著孤獨的淚水，你的文章接受塵土的垂怜……

在官本位社會中，官位是一般等價物，是衡量一切人高低貴賤、偉大渺小、美麗醜陋、真假善惡，臉上有無雀斑，身段是否窈窕的唯一標準。官位是價值尺度背後的黃金，一切社會職位、職業，只有換算成官位，才可以辨認，才可以比較，才有價值，才能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於是，上海的靜安寺定為副局級，該寺的主持，大概是副局級幹部。於是，有了副處級的尼姑，正局級的廠長，副科級的教師，正處級的醫生，正科級的詩人，處級運動員，甚至還有……處長級保姆。

在官本位社會中，官職是人們瘋狂追逐的最高目標。幹一切事情都是手段，作官才是最終目的。球打得好，當副局長。詩寫得妙，做文聯副主席，從副科級到副部級。和尚經念得好，當佛教協會什麼長……人間最大的幸福，是升官。平生最深的痛苦，是丟官。為了作官可以忍受一切，犧牲一切，可以忍氣吞聲，可以搖尾乞憐，可以出賣良心、肉體和靈魂。所以，如果一個社會全體成員都去追求作官，那這個社會十拿九穩是個閹豬社會。

幸好我們這個社會總有一大批人永遠做不了官，他們對於高官厚祿「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但也有人痛恨所有當官的人。因此，在官本位社會，社會只分裂為兩大集團，作官的，和不作官的。不管你愛官也罷，恨官也罷，官本位社會中的官職總是社會爭奪的焦點，像拔河者手中的粗繩，總是社會台風的風眼，是社會輿論的中心。

由於我們實行國有制，成功地把全社會財富都變成官員的財產，所以我們社會爭奪權力的人數之多，精神之執著，態度之瘋狂，都是以前任何官本位社會所無法比擬的。由於我們實行國有制，成功地將社會全部成員的命根子操在官方手裡，官

僚對於整個社會控制之全面、之嚴厲，也是古人做不到的。全國人民以官喜爲喜，以官愁爲愁；非官視勿視，非官聽勿聽，非官爲勿爲。

這就是泡菜壇產生的根源，社會成員多，官位少，自古華山一條路，大家都奔官場跑，其擁擠可想而知。不是官的要想泡成官，小官要想泡成大官，不泡鬆牙齒，不泡白頭髮，不泡駝背，不泡彎腰是不可能的。可以設想，在任何一個時點上，不僅所有的職位上都塞滿了官員，而且，每個職位都有許多人排隊等候。下級官員等著上一級官員升上去，或者被整掉，以便空出位子給自己。無官可升的頂級官員，只有死了才會讓出位子給別人。因此，要升官，第一要等別人犯錯誤，第二要等死，等別人死。這就得泡。

趙紫陽的政治藝術與「寡頭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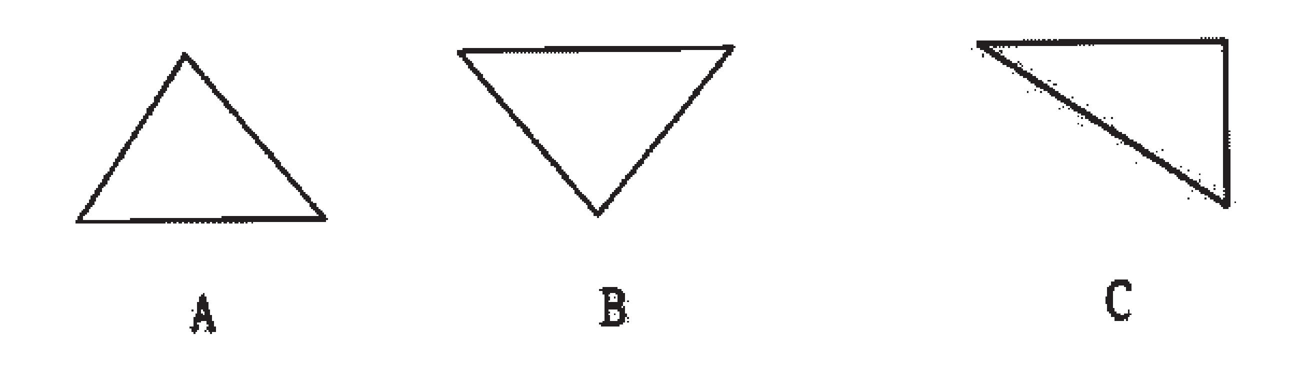
近一個月來，鄧陳集團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由互相否決對方的主張，進入暫時誰也不提主張的階段。打了個平手。雙方都在粗重地喘氣，死盯著對方，尋找對己有利的戰機。誰也不敢先動，先動容易被動。暫時的沉寂，一種緊張至極的沉寂，如同蓄滿電子的黑雲和夜幕重壓下的海面。

在這種相持中，紫陽的某些舉動引人注目。前面寫過關於宋平任職的事情，陳雲提議宋任中組部長，小平力拒，紫陽折衷，讓宋參加書記處幹部工作小組。結果，宋獲得了比中組部部長更大的權力。前幾天，趙又讓宋平作爲自己的代表去看望途徑我國的一個非洲領導人。紫陽還推荐陳雲的嫡系姚依林任總理。與此同時，他對陳雲的御用文人鄧力群卻毫不客氣。

「盧之超文革中沒有什麼問題，那篇社論他不是主要執筆人……」鄧力群對最有打人才華的下屬盧之超的任副部長的提議被否決還不死心，又一次在書記處會上異議。

「每一稿都有他。」趙紫陽說。

紫陽是汲取了耀邦下台的教訓，大大提高了鬥爭藝術，把主要鋒芒指向最危險、最死硬的對手。他的態勢是，坐在鄧小平的椅子上，背靠鄧小平，手拉陳雲，腳踢鄧力群。關鍵是要當漁翁。從中國高層政治鬥爭來看，有三種「政治三角」值得研究，見下圖：



A 可以用來表示毛澤東時代的情況，一人高高在上，下邊兩派爭鬥。得利的是高高在上的漁翁毛澤東，「蓑衣笠箬翁，獨釣寒江雪」。這是政治平衡點在上的模型。B 可能是鄧陳趙之間的互動模型。毛澤東之後，無人在中國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力，原來在下邊爭鬥的兩極，如今移到了上邊，趙紫陽成了三角的頂點和平衡點，這是政治平衡點在下的模型。C 是剛剛過去的胡趙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失去平衡點的模型。從一般情況下，無論平衡點在上或在下，處在這個點上的人，往往能從鬥爭中獲利。但是，如果平衡點本應處在兩個巨頭鬥爭的下面，而與這個點對應的人卻偏移位置，移向在上面鬥爭著的雙方中

的一方，像胡耀邦移向鄧小平，整個政治結構就失去平衡點，這個孤立的點就容易被犧牲掉，於是會出現新的平衡點。

這可能是君主專制、民主政治之外的寡頭專制的通用公式，可以稱之爲「寡頭三角」。但是研究這些三角模型，應當小心翼翼，要考慮到具體政治家的地位，及其爭取權力的策略。一般來說，權欲極大而離權力頂峰尙遠的政治家，往往不願意呆在平衡點上，他要採取「抱粗腿」的「賭徒」策略；而靠近權力頂峰，並且只要保住現有權力便可在不遠的將來位極至尊的政治家，傾向於小心地焐在平衡點上，這時他採取的是取悅所有人的「妓女」策略。

獨坐斜陽

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下午。艷陽西斜，陽光淡淡的。幾株小松樹的影子長長地畫在草地上，也淡淡的，緩緩地擺動，輕輕地撫摸著草叢中的小花。有藍花，有白花，有黃花，在春風中搖曳著，向這溫馨的世界頻頻致意。風是悠長的，不間斷而且方向恒定，我額前的頭髮也青草般地拂動著。我坐在草地上，感受著春風的溫軟和草地的清香，久久注視著搖動的野花，心頭有一種既空虛又充盈的感覺，仿佛有月光。

我無法想像，這碎金般的午後陽光，這悠然地撥弄著春風的小蜂，這甜蜜的空氣，這青草和小花的韻律，怎能不和一片可愛的目光連接在一起，怎能不承受柔軟的體溫和綿長的呼吸，怎能不勾起美好而悵然的遙遠回想，不觸發對生之永恒的向往和對當下美好之物的珍視。我也無法想像，一個人不深深呼吸這青草的氣息，不深入地猜想這藍色的地丁香的精密結

構，不久久地注視小松樹蔭的模糊輪廓和朦朧搖動，怎麼能活下去，怎麼能擁有生命，怎麼能有比金子更珍貴的憂傷。

我獨坐斜陽，享受這美好時光，心懷感激之情，對土地，對母親，對生命，對我愛和愛我的一切……

二十七，「五一三行動」：趙紫陽的總反攻

5月4日，玉泉山

暗潮在大學校園涌動

松樹在窗前伸出長長的勁枝，白楊樹在不遠處閃著油亮而墨綠的光，天空夢一樣的藍，我怕這種藍會滴下來。春風吹來，陣陣清涼，白楊樹葉在搖頭晃腦地吟詠，松枝微微搖擺。偶爾有清脆的鳥鳴，遠處傳來布谷鳥執著的歌聲……

一個迷人的清晨。掩去了人世間所有的苦難與不幸，但不能抹去我對這個日子的歷史感覺，不能抹去被拋棄在教室裡和社會上千百萬苦悶的心靈：

——全國十五所高校收到據稱是清華、复旦、北大、北師大、南京大學同學聯合會的《告全國同胞書》，號召五·四這一天罷課遊行，要求建立人民民主主義政權，制定民主憲法和法律，實行民主自由，推行國家資本計劃和自由經濟體制，實行開放文化政策。

——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陳必紅給校黨委寫信，要求修改四項基本原則，不給「左」派和保守派分子留下借口。

——洛陽出現民辦刊物《民主論壇》。

這些都上了公安部的情況反映，都是很快被掐去的嫩芽。中國人的希望就是這樣一代一代被掐去了。每一代中國青年都這樣狂熱過、痛苦過、抗爭過，最終都被掐去了。更重要的是，「最終」之後又生長出更新的一代青年。每代青年都是一排撲向專制堤壩的浪頭，儘管每次都退回來，但每次都咬掉一點專制的根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最好的概括。

鄧力群集團反撲，鄧趙集團醞釀反擊

鄧力群集團近來越來越放肆，攻擊的矛頭肆無忌憚地指向趙紫陽。鄧力群本人散布說，反自由化之所以搞不下去，就因爲老有人在那裡劃界限。王忍之說，反自由化是粉碎四人幫以來的第二次撥亂反正。他們在在河北琢縣開了個秘密文藝座談會，賀敬之開門見山地說，對中央 4 號文件，人們只記住一句話，就是不批人了。還說，在春節前，聽到這句話（指紫陽在懷仁堂的講話），就可以回家過年了。看來，他們有失業的恐慌。姚雪垠更露骨地駁斥趙紫陽的一個論點說，清污不存在擴大化問題。姚還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說，這幾年文藝戰線上的鬥爭是五四以來最嚴重的。熊復說，粉碎四人幫以來，他一直在做夢，現在，惡夢破了。聽說盧之超在整理趙紫陽的材料。鄧力群大批判組的成員段若飛興奮地對書記處研究室的人說，鄧力群當總書記在中央呼聲最高。

面對這滾滾濁流，趙紫陽感到再不反擊將危及自身。大約是 4 月下旬，他找小平匯報當前情況，在充分肯定反自由化成績

後說，也有人在批駁改革開放，紅旗雜誌說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撥亂反正。

「怎麼能這麼說呢？」老爺子不高興了。

「這種情況如不扭轉，改革開放無法深入，十三大也不可能開好。」趙紫陽順勢提醒。

「你們也可以組織文章嘛！批自由化是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

於是二人商定，趙在書記處上將就反自由化問題講一次話，組織報刊寫反擊。加快十三大報告的起草，鄧小平要提前看。如此，我們著實忙了一陣。

望梅止渴的遊行自由

看到公安部內部材料《情況摘報【87】第 61 期》，覺得有趣。北京市公安局報告，3 月 28 日，市公安局收到署名王化然、崔秀亭、田傑等四十五人的聯名信，要求遊行。經查，王化然，女，48 歲，北京站售票員；崔秀亭，女，48 歲，北京印染廠工人；田傑，女，48 歲，北京郵政研究所工人。據了解，他們經常活動在法院、市婦聯，對「第三者」插足導致離婚或家庭關係破裂的人相互同情，並由上述三人牽頭，串聯了 45 名有同樣遭遇者聯名寫信，提出遊行申請。原來是一批被拋棄的半老許娘苦命人，想宣泄一下她們的痛苦，展示一下她們的傷口。

北京市公安局收信後，即派專人與上述三人與她們所在單位黨委及市婦聯聯繫，共同做她們的思想疏導工作。目前，王化然、崔秀亭已分別表示不再遊行，並表示做其他人的說服工

作。田傑的態度尚不明朗，單位黨委已向她轉達了市公安局不同意她們遊行的答覆，並繼續做她們的工作。其他成員由市婦聯在日常接待工作中繼續做她們的疏導工作。

這是一個案例，可以說明我國憲法保障的遊行集會自由到底是怎麼回事。遊行自由其實是只楊梅，可以止自由之渴，可惜它高高地挂在憲法上，可望不可即。你要想真的動手去摘，便有黨委攔你，公安局嚇你，婦聯和其他官辦組織哄你。要自由，在一黨專制下，你就望梅止渴吧。

新家長政治

這幾天看到幾份材料，我差一點把辦公桌拍遍，氣得我真想找個東西踢踢。

第一個令人髮指的故事，來自 87 年第 4 期《法制文學選刊》。（這個刊物是安慶市文聯編的，從辦公室回去繼續當安慶市委副書記的方兆祥每月給我寄一本。）山西省忻州地區定襄縣橫山村黨支部書記、縣勞模、縣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李計銀制訂了一個「橫山十年建成共產主義計劃」，實際上是「李計銀法西斯小王朝計劃」。一些最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總是和共產主義聯繫在一起，真是絕妙的嘲諷。這個家伙爲了奪取全省和華北售糧冠軍，種子還沒下地，就一口咬定年底要交售 1000 萬斤商品糧，人均 2500 斤。逼得全村人到處買糧、借糧交商品糧。而李計銀卻把自己買來的糧每斤加價 2 分錢賣給農民。他還搞中心村建設，把零散的 72 戶人家當作「台灣、香港」收復。於是，一輛紅色東方紅拖拉機開來，剛建好的農舍一間間被鏟倒，來不及搬出去的家具化爲碎片，

女人們瘋了許多……李書記還把全村婦女的閨房當作他的後宮，不許被他「幸」過的小婦人嫁人，專爲他當妾守空房。有一次，他駕「幸」某村姑，出來時發現車鈴鐺蓋不見了，他認定這是有人對他的德政不滿，便讓他的「皇宮衛隊」－「治保會」抓了 85 個人，關起來非法拷打，折磨了 8 天，最後還課以各種罰款 2125 元。爲表彰打手，他買了罐頭犒勞他們。「治保會」成了李計銀實行其法西斯統治的「黨衛軍」。他還借各種名目，貪污款項。

有人將他告到北京，省地縣派了聯合調查組，就是查不下去。調查人員仿佛到了白區，群眾不敢見他們。最終查明他的罪行，請縣地領導處理。縣委態度曖昧。地委書記說是方法問題，要李計銀繼續做好工作。就在他受審查期間，山西電視台、省報還大量報導橫山的先進事跡。他長期以來給各級上司送東西，千方百計巴結記者，要什麼給什麼，不要，也主動送上門。他還爲大大小小的政客創造了政績，不能敗露。如果光環成了肥皂泡，大家都不好。不管爲善爲惡，大小官僚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成立了官場保險公司。下級官僚送禮，就是投保。小小老百姓要與這樣龐大的官僚體系對抗，是沒有指望的。

第二個是狗故事。據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87 年第 933 期報導，4 月 4 日晚，在雲南省邱北縣錦屏鎮，一群狗在農民楊柳元家門口咬架，外出歸來的楊柳元見了，隨手抄起一根棒子朝狗群打去，打死一條狗。當他發現那條死狗的主人是錦屏鎮副鎮長郭麗雲的丈夫的哥哥時，他嚇得頓時魂不附體。他的恐怖得到印證。郭麗雲要楊變成狗，從狗死的地方學狗爬，由城東爬到城西，爬一圈；還要楊每晚蹲在她家的桌下，吃丟下的

骨頭，睡在門外看家；要楊到狗的墳上燒香、燒紙，包上白布叩頭爲狗吊孝。4 月 9 日上午 8 時許，楊手拿香、紙，頭戴白布，從狗死的地方開始在大街上爬行，邊爬邊哭著說：「世人不要學我，世人不要學我，我把副鎮長家的狗打死了，現在變狗爬……」楊的妻兒在兩側哭成淚人。

如果說第二個故事是打狗之後，第三個故事就是打人之後，情況完全兩樣。1987 年 4 月 10 日下午，河北省淶水縣宋各莊鄉龍安村的幾個壯漢和一個中年人正在圍打一個老人、一個婦女和一個姑娘。揪打姑娘的頭髮，猛擊她的面部，用腳踢老人的下身，還舉起石塊朝婦人頭上砸。姑娘倒在地上呻吟。老人右耳流血，左眼紅腫。婦女嘴角滴血，面帶傷痕。那個中年人舉起鐵鍬還要朝姑娘身上打，被記者制止了。打人現場圍觀者達 100 多人，無一人勸阻。記者得知，打人者都是村治保主任吳志亭的兄弟和兒子。起因是村裡將公路邊一塊原來是烈士陵園的公用地「批給」吳志亭的弟弟吳志閣等人蓋房開店。店要建在被打者閻樹勛等 3 戶村民的房前，堵住了他們的門道。閻多次向村、鄉、區反映情況，未得到解決。10 日，吳家強行動工蓋房，閻家出面阻攔，慘遭毒打。記者到宋各莊鄉反映情況，先後兩次都不起作用，打人兇手仍然逍遙法外。到 4 月 16 日，老人已 6 天不能進食，臥床不起；姑娘神志惶惚，雙手顫抖不止。

把全國每年發生的這類事情匯編起來，可以裝滿一圖書館。三起令人髮指的事件，一個共同的罪行：土豪劣紳橫行鄉裡，不受任何約束。國家基層政權統治變成了新家長統治，它比舊家族統治更殘酷更黑暗。在這種統治下，就像上面的故事所昭示的，人不如狗。現在不少有士大夫情懷的知識分子在批

評封建專制，我們其實還不夠資格被稱爲封建專制。我的政治體制在許多方面還不如封建體制。皇上都知道要把正直之士派到各地任縣官，讓他們與地方惡霸凶紳和豪門大姓抗衡，幾年一換，不使縣政權完全落入家族手中。非如此，草民豈有活路？如今的草民，既沒有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也沒有封建帝制時代的保護，像欄裡的牲口，任人宰割。

5月7日，玉泉山，晴

北大挽歌

5月4日到北大找幾個朋友，大概是春光融融，又值佳節良宵，一個不在。所有貼在街上的海報，不是電影，就是戲劇，還有舞會、錄相，詩歌朗誦，游藝……沒有一張是學術討論或政治活動。滿校園歡聲笑語，喜氣洋洋。少男少女們成雙成對，相依相隨，從一個快活林跑向另一個。太平極樂世界，一派歌舞升平。我孤獨地走著。從圖書館前的草地，到經濟系辦公室；從俄文樓前的果園到未名湖畔和湖中小島。風物依舊，人非昔人。忽然有一種痛徹肺腑的疏遠感。我已經被母校拒絕了，我與她的精神聯繫日漸稀少。連結我與她的臍帶似乎已經斷了。我已認不出她來。只有往日的幾分痛楚、幾分美好的回憶，疊印在這湖光塔影之上，挽留我。

啊，北大學子，我的兄弟！做一個莫談國事的浪蕩子，這就是歷史希望於你的麼？在這讓前輩們痛楚的節日，你好像被薰風灌醉了。但我知道，你醉，是因爲有人怕你清醒。所以，

請來中央樂團、北京京劇團，請來了美國電影：《昏迷》。你不會昏迷的，昏迷的是他們。

不許呻吟的宗教

人類沒有宗教，能不能活下去？不能。巴爾扎克說：「一個無神者的社會，很快就會造出一種宗教來的。」他說得對。關鍵不在於一個社會有沒有宗教，而在於是什麼宗教。

中國歷史上的宗教且不去說它。當代世界的宗教可以分爲兩大類：有神的宗教與無神的宗教。沒有宗教的國家是沒有的。宗教產生的根源是人間的痛苦。宗教是醫治痛苦的一貼良藥。有人說，有神的宗教只是減輕人們對痛苦的感受，只是用呻吟來分散對痛苦的注意力，只是痲痹人們的痛覺神經，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造成痛苦的社會和制度原因。這話對了一半。痛苦並不都是社會和制度造成的，而是任何社會都難以避免的，如天生殘疾者的痛苦，失戀者、中年喪妻和晚年喪子者的痛苦，等等。

痛苦也是永遠消滅不了的。改善制度，至多改變的是痛苦的形式，而絕不是消除痛苦本身。從哲學意義上說，生活的一半永遠是痛苦。沒有痛苦就沒有人生。正是痛苦而不是幸福賦予人生以深度和意義，給予生活不斷前進的動力。歷史地看待痛苦，可以發現，人類正在逐步解脫肉體痛苦而墮入精神痛苦。如果說，宗教對於肉體痛苦只是一種呻吟的話，而對於精神痛苦，卻有真正的療效。這就是爲什麼在科學如此昌明的今天，信教者還在與日俱增的緣故。赫胥黎的見解是精辟的：

「科學所反對的並不是宗教，而是未開化思想的殘餘，以及連宗教本身也差點兒被壓得粉身碎骨的那糟糕的哲學。」

一些粗鄙的唯物主義者不懂得人類精神生活的精微和豐富。他們以爲取消了宗教就等於取消了人間的痛苦，如同取消了呻吟就是取消了病痛一樣。他們答應用一種全新的辦法即共產主義的辦法來化解人間痛苦的冰山，變成洋溢四海的幸福之水。結果，痛苦當然並沒有減少。但這種無神論的解決痛苦的宗教不愿意看到真實的情況，而承認自己的失敗，它只是從根本上取消了人們呻吟的權利。他們自欺欺人地以爲，沒有呻吟就沒有痛苦，就像掩耳盜鈴者那樣，以爲自己聽不見鈴聲，別人也聽不見。

這種不許呻吟的宗教帶來了極嚴重的後果：信仰的混亂和空白。宗教無論在歷史上犯下過多少罪行（比如用文火炙烤死異端，不斷放血的宗教戰爭等等），但仍然有不可低估的歷史功績。它從精神上把一盤散沙似的居民統一起來，像默罕穆德對阿拉伯民族所做的；它通過一個無處不在的上帝限制了惡的無限膨脹，作惡者能夠輕易地逃過人間的打擊，卻永世逃不掉上帝的懲罰；它通過宗教經典的普及和布道，普及了教育，提高了信教者的文化水平；它使那些對神和上帝無限敬愛的藝術大師在不可遏制的衝動中，創作了稀世珍品，迄今爲止的整個西方文化，從根本上講，都起源於宗教文化；它通過教會限制世俗王權的擴張，使一些苦難者得到上帝的庇護……

赫胥黎說，「教育孩子什麼是聰明的——這就是道德。教育孩子是聰明的和美的——這就是宗教。」如果再加上教育孩子什麼是善的，他就說全了。

而我們今天呢，不許呻吟的宗教理所當然地沒有多少人再信仰，因爲它不訴諸於的人的本質和心靈，只訴諸於強制的力量。沒有什麼東西能成爲人類作惡的最終限制。只要逃避了現實的懲罰，他就可以無限作惡。沒有人懺悔。沒有宗教，一些未開化的思想乘隙滋長，把人類拉向原始和野蠻。

既沒有自由市場——經濟生活中的上帝；也沒有上帝——精神生活中的自由市場，是我們這個社會無限墮落和萎縮的根本原因。

5月15日，有雲，傍晚有小雨，玉泉山

北京的春天很短，像姑娘的窄裙，冬天與夏天幾乎首尾相接。窗外風鳴白楊，陣陣蛙鼓。真想細細體味蛙聲中的鄉情。

「五一三」行動：趙紫陽的總反攻

趙紫陽採取了一個異乎尋常的舉動：5 月 13 日下午，中共中央在懷仁堂召開黨政軍群負責人會議，趙紫陽作報告。全體在京的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顧委副主任和常委都出席了會議。

召開這個會議的緣由是，4 月底，紫陽向小平匯報工作，談到當前形勢，小平指示召開一個會，布置一下宣傳改革開放。稿子寫出來後，小平於 5 月 5 日批示「完全同意。」後又讓尙昆、一波、萬里、啓立看了。在書記處會上討論時，大家認爲這個講話很重要，把原來打算在宣傳、理論、新聞和黨校幹部

會上講，改為向黨政軍群領導幹部講，並要下發文件，擴大傳達到全黨。

會議由萬里主持。

講話著重分兩個部分，一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要深入，二是經濟改革要深化。報告人首先斷定，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情況已經扭轉。針對鄧力群集團貶低中央 4 號文件的行為，趙指出，形勢的發展證明，中央 4 號文件是完全正確的。當然不能說自由化以後不反了，但為了阻止野心家借反自由化篡黨奪權，紫陽把反自由化的鬥爭長期化，縮小採取目前這種方式反自由化的意義。他說，「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處級階段，由於歷史原因，我們的發展水平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在社會主義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之前，資產階級自由化總是有市場的。」這個觀點，朱厚澤早就講過了，可惜他講在一個錯誤的時機。

接著，趙紫陽針對過去和當前一提反自由化要深入，就是大批大鬥，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鬥士們「深入」權力核心，提出，深入不是搞政治運動，不是搞人人過關，不是把空氣搞得很緊張，深入就是抓好正面教育，就是深入人腦。聽說前不久紫陽問鄧力群，你那個寫作組（廠橋大批判組）寫出幾篇文章來了？鄧無言以對，實際上，除了整出幾篇整人材料外，沒有寫出一篇象樣的東西。剛剛寫出的一篇《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徵求意見過程中，遭到人們的譏笑和駁斥。在會上，紫陽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寫大批判文章很順手，不善於寫正面教育文章。前一段反自由化的文章，只有四五篇還不錯，群眾還聽得下去。這比那些乾巴巴的黨八股好。「有些文章聲色俱厲，實際上人們不感興趣。有人埋怨文章沒有人讀，講道理沒有人聽。個別的有立場問題，總的來講，不能埋怨讀者，

作者要反躬自省。」這顯然是駁斥鄧力群的。鄧在一次會上論證自由化思潮嚴重性，說反自由化的文章沒有人寫，寫了也沒有人看。

在談到加強對改革的宣傳時，趙紫陽著重駁斥前一段鄧力群集團散布的種種論調：「當前經濟形勢糟了，是改革搞亂的」；「承包租賃是搞私有制」；「搞廠長負責制是取消黨的領導」；「家庭承包破壞了集體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暗射陳雲）；還有把發展民主、政治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都看成是要搞自由化。紫陽特別斷然拒絕反自由化必須首先反經濟領域自由化的論調，持這種論調的人說中央「過去東倒，現在西歪」，說「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挨批了，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沒事」（這是鄧力群在全國宣傳部長會上在紫陽講話時的插話原文），他們要求突破中央4號文件的框框，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紫陽說，這是要把我們的現行政策說成是自由化。他責問：「搞得人心惶惶，砍樹的砍樹，殺豬的殺豬，誰負得了這個責任？所謂打破4號文件的框框，是不負責任的，在思想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違反紀律的。」據說，原來的稿子裡還批駁了「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撥亂反正」的觀點，這是王忍之在全國宣傳部長會上公開講的，可能是鄧力群和陳雲的看法，討論中刪去了，不知出於什麼考慮。

在講話中，紫陽特別為兩個基本點的提法辯護。「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決定黨的宣傳工作必須牢牢掌握這兩個基本點，缺一不可……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搞不下去；不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也堅持不好。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然滑入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好懂。其實，不改

革也必然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搞得社會主義沒有吸引力，豈不是給搞自由化的人幫了大忙？」這個論點，可以把鄧力群派系置於死地。

這顯然是一次反擊。爲什麼會有這次反擊？一種看法是有人在威脅小平的地位。薄一波不同意小平提出的讓萬里任中央常委、國家主席的方案。薄提出兩個方案：一是總書記人選裡有鄧力群，把紫陽排在鄧力群之後；二是讓小平退出中央常委和中顧委，保留軍委主席，他自己進中央常委任中顧委主任。小平大概是知道了反自由化給自己帶來的損失。還有一種看法是紫陽受到強勁挑戰，那邊攻勢正猛。他 6 月將出訪，爲期半個多月至一個月，怕家裡生變，要在出訪前把風向扭轉過來。有人擔心扭早了，應當讓他們更充分表演，然後再收拾。

擔心是多餘的。鄧力群組織了頑抗。14、15 日兩天，輿論界對趙的講話沒有多少反映。只是《經濟參考》報、《中國青年報》兩家報紙在評論員文章中摘了趙的講話內容。與此對照，鄧力群和中宣部卻有出色表演。早晨的新聞聯播中花了很大篇幅報導中宣部組織學習的兩本書，強調反自由化，全國在貫徹中宣部通知精神。晚上電視新聞中，鄧力群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屏幕上，在小學生思想教育會上講話，又是中宣部舉辦的。除非艾知生（廣播電視部部長）得到幕後保證，他不敢冒丟官的危險，不宣傳趙紫陽，而抬舉鄧力群。反自由化開始時，鄧小平辦公室就打電話給廣播電視部，指示讓鄧力群、胡喬木少上熒屏。這個指示看來沒起多少作用。

鄧小平、趙紫陽雷聲大作，政治麥田裡雨點很小。撲不滅象正在燃燒的大興安嶺森林大火那樣的反改革囂張氣焰。好戲還在後頭。

二十八、鄧小平開始質疑趙紫陽

5 月 20 日，玉泉山

碎想之一

詩，是一種青春病，是無果花。但詩的花只要開過，就會落在人生的根基上，爲你的全部生活施肥。

我們這個時代缺少很多東西，缺少資金，缺少錄像機，缺少思想，缺少電動剃須刀，但最缺少的是熱情。感情蒼白，是我們的時代病。我們許多人的心靈變老了，像越冬枝條上的乾癟果子，對生活中的美麗鮮花無動於衷。最醜惡的行爲和悲慘事件也不能使我們的心爲之震顫，引不起我們高尚的憤怒。趵突泉、玉泉乾涸了，是很不幸的，最不幸的，還是我們心靈之泉的乾涸。讓我們疏浚我們的心靈吧。

缺乏熱情使我們變成了平庸的人，變成了沒有追求、安於現狀的人。

缺乏熱情使我們生活中的善得不到及時的鼓勵而過早的枯萎；使生活中的惡得不到有力制止而象毒蘑菇一樣大量繁殖。

我不敢想像在我們這樣的時代，如果不真正關心人，對我們這個民族的落後沒有真正痛徹肺腑的屈辱感，他怎麼會有與這個時代相稱的熱情。

趙紫陽狙擊倒向陳系的薄一波

連日氣溫下降，敏感的人又病了。

紫陽的一次進攻仍然沒有見出效果。整個宣傳輿論的調子沒有明顯改變，反自由化正面教育的報導倒是增多了。王忍之、盧之超等人忙於對自己的形象作說明，說自己從來就是宣傳兩個基本點的。鄧力群忙於露面，今晨新聞聯播報導，他又與王震、宋任窮、胡啓立、王兆國一起出席會議。

大家都不愉快，大家都呆在原地，大家都幹不成事，這就是僵局，這就是寡頭政治的常態。

每個大寡頭呆在上邊像一個大保險公司老板，逐級往下，層層保險，這整個保險系統，就是通常所說的死黨。

5 月 18 日，又有一次交鋒。書記處會上，討論中指委（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薄一波主持其工作）的整黨總結稿。這是一份經過精心策劃，反映陳雲、鄧力群思想體系和利益要求的文件。報告是薄一波主持起草的，看來，薄在鄧小平和陳雲鏖戰正酣的時刻，倒向了陳系。他們明明知道，搞掉胡耀邦，並非因爲他執行的路線和確定的指導思想錯了，這條路線像一根繩子，死死地栓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胡下台，主要是因爲他喪失了自我認識能力，想按照表面文章來確定自己的政治位置，忘記了自己兒皇帝的身份，從而触怒了太上皇。鄧力群等人想讓鄧小平、趙紫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借批胡耀邦，從根本上抽掉鄧小平、趙紫陽的立足點。這個稿子首先就是反右、反自由化，否定經濟的重要性和基礎作用。

稿子寫道，這次整黨成績不理想，一個原因就是受到胡耀邦的干擾，胡的錯誤是「端正業務指導思想」，用「以經濟檢驗整黨」取代五條標準。紫陽說，『整黨促進經濟，經濟檢驗整黨』，這個提法本身並沒有毛病，問題是取代了五條標準。這個提法雖是耀邦講的，但中央全會接受了，寫進了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這個稿子不要這樣寫，否則會引起混亂。全會決定的東西，書記處無權改變。」針對鄧力群集團的人慣於利用搞文件製造混亂，爲自己奪權製造根據，紫陽說，「文件以後由中央辦公廳把關，中辦解決不了的再提請書記處討論。中辦以前處理文件是好的。中央文件不能互相否定，用語要力求嚴謹。」這可能兼指那個混出籠的中央 8 號文件。這就斷了鄧力群們的後路，但增加了家寶肩上的擔子。

稿子引用鄧小平的話，強調反右，不引鄧小平反左的話。紫陽說，引小平講話，要引得全一點。小平多次講，現在主要的傾向還是「左」。不能因爲反自由化，就認爲長期內主要傾向都是右。

鄧力群的人到處說紫陽「兩個基本點」的提法不準確，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只是政策，有意抬高四個堅持，貶低改革開放。這是「綱目論」，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紫陽五・一三講話有意壓低前者，抬高後者，前者是基本原則，後者是總方針、總政策，使兩者擺平。這個稿子則巧妙地寫道：「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是各項內外政策的基礎。」這是「本末論」，前者是本，後者是末，中國自古就有重本抑末傳統。我鄧力群堅持的是本，你趙紫陽強調的是末，誰將掌握中國，不問可知。紫陽當然看清了他們底細，他在會上提出，這個話，小平雖然講過，但只是

就四項基本原則講的。說到改革開放，也應是我們內外政策的基礎。不要給人鑽空子，說四項基本原則重要，改革開放不重要。這個鑽空子的人，當然是指鄧力群。

紫陽進而提出，兩個基本點的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要圍繞兩個基本點培養和挑選幹部。並明確提出，要首先選好挑選幹部的人。什麼人找什麼人。搞自由化的人選自由化的人，僵化的人就找僵化的人。重要的是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搞兩校班子，大批評組，靠這些人沒有飯吃。要看政績，沒有政績，雖然沒有違反什麼原則，靠他也沒有飯吃。這分明是在調侃鄧力群的廠橋寫作組，即大批判組。

總結報告爲了取悅陳雲，還寫道，要加大紀檢部門的權力，挑選退下來的老幹部明察暗訪。這是要擴大陳雲的勢力範圍。這個提議被紫陽否定了。他說，不存在擴大紀檢部門權力的問題，按黨章規定行使權力。明察暗訪是封建時代的做法，根本原則是民主監督和公開監督。

總結報告還塞了一個更大私貨，建議把成立中央黨建研究室和馬列研究院當做一件大事來抓。如果真成立了，他們的陣地便擴大了，保守派和元老派又多了兩個堡壘。更具體的目的，是爲胡喬木退下來找一個既養老又搞事的處所。被書記處否決了。

---

5 月 27 日，玉泉山

碎想之二

人類的悲劇之一在於，少數人爲了美好的生活創造教條，多數人爲了教條犧牲美好的生活。

有一個百試不爽的定律：整天高叫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一定是他自己的社會地位優越。

「通向地獄之路是美好的愿望鋪成的。」其實，通向地獄與通向天堂的是同一條路。

自己語調激昂、慷慨陳辭地激動了一陣後，看見別人微笑著看你，突然有一種受辱的感覺。激動者把自己放在低人一等的談話位置上，放在易受攻擊的位置上。這是饋贈珍寶而招致傷害。

欺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並非都敗壞社會。對於制止孩子的不良行爲，欺騙是溫柔；對於保護美麗天真的幻想，欺騙是慈悲。

向善的愿望，源於對自然的愛。

過去說，「爛羊頭，關內侯；爛羊胃，齊都尉。」現在呢，爛羊肉，副教授；爛羊腸，副部長。

現在流行一句俗語：「防火防盜防紀委」。權力一旦用於邪惡目的，就成爲災難。

只要我的思想在子宮裡已經受孕，要阻止她降生是不可能的。我愿意用危險來喂養我的「黑孩子」。

我喜歡坐開得很快的車。風，酣暢地拍打著頭髮，生命力在躍動。快速運動，使死水般麻木的感覺退落，裸露出生之快意。

站在望夫石上

連日陰雨，悶熱。芍藥花開，還有幾朵罌粟花怒放。

民氣大傷。紫陽講話這一針強心劑很快失效。當時，一些人興奮了一陣子。聽說中央黨校一些學員高興得捧盤子，加餐，喝酒。不久，沮喪再次襲來，成爲社會情緒。

「我不樂觀。說不準又是老大人的一種手法。今天這邊一巴掌，明天那邊一巴掌。誰知道什麼時候又打過來？我們不想編發什麼文章。」一位編輯在電話裡對我說。

「現在不是幹的時候，是看的時候。」一些省裡的幹部說。

「現在所有的黨政機關都在『泡』。」團中央的一位書記說。

「我們應當等待，但卻不應當被動地或失望地等待。衝突僅是一種徵兆，它說明了還有更寬廣的真理和更美好的前景。」一個洋人（懷特海）半個世紀前說，彷彿說的就是今天我們的處境。中國人只是太習慣於等待了，這個民族都快成望夫石上絕望的石頭了。但美好的前景我相信還是有的。

劣政害於火

近一個月來，大興安嶺大火成了世界矚目的頭條新聞，使人們的心情異常沉重。法國《巴黎人報》本月 19 日說，15 天內燒毀 50 萬公頃的森林大火是近代史上最大的火災。又是 7 天過

去了，按照原來燃燒的速度計算，大概總計燒掉了 75 萬公頃。損失可能超過 100 億。

這次大火燒出了我們整個體制的弊病，暴露了令人絕望的腐敗。

——燒別人的。大火完全是人為的。一些森林職工烤火，一個職工給機械灌油，流到地面上，引起燃燒。在場的人都不在意，既不報告，也不撲火，說要等燒滅了完事。直到兩天後，愈燒愈大，才慌了手腳。即使燒的是在場的任何一個人的一雙襪子，他們也要奮力撲救的。如此浩瀚的森林，卻仿佛是別人的。這是國有制弊病的大爆發。當局者會警醒嗎？

——信息不靈。現場者不報告，我們的官僚就蒙在鼓裡。其實，即使有人報告，官僚也未必理會。去年雲南某林區著火，縣裡的一個防火檢查組正在林區檢查。接到報告後，他們吃完宴席反而更快地逃走了，回去也不向上級報告。致使燒死幾十人。

——人民的生命財產不算什麼，統治者的安全才是頭等重要的。大火燒起來後，頭幾天封鎖消息。紙包不住火，公開報導引起社會憂慮。北京幾十所高校大學生聯名要求給災區捐款捐物，卻引起公安部的警惕。阻止捐獻活動，並調查背後動機，說要防止壞人乘機搗亂。當年唐山大地震前，地震局向中央報告多次，說唐山可能要地震。為了穩定，不許公告，釀成大悲劇。

——忙於權爭甚於忙於滅火。趙紫陽一直沒有過問大火，其他領導也假裝不知，都不吭聲。學生一鬧事，可能危及其統治，全部領導都徹夜不眠。他們現在的興奮點，是 13 大上的人事安排。

——動作遲緩，一片混亂。這次大火表明，當局缺乏應付突發事件的能力。大火前幾天，只有幾百個人去撲救，到第七天，派了一支千把人的部隊。到火勢完全失去控制時，才 派出大部隊。防火道的佈局已顯出指揮者的無能。隔離帶大部分建在黑龍江邊上，而西南原始森林地帶以及內蒙方面反而沒打隔離帶。幾千人的部隊拉上去，沒有被告知要不要帶工具，到火場後才知道，一無所有，只好脫軍衣撲火。

——尋找陪綁。前些天，中央電視台又使出看家本事，尋找國際陪綁。凡中國出的壞事，全世界一定都逃不掉。中央電視台報導說，在同一緯度上的美國、加拿大、蘇聯、中國都在發生森林大火。這無非是想說，這是上帝的聖火，與我們的制度和人禍無關。27 日，中央電視台又說，蘇聯的森林大火還在燃燒，這是在暗示，我們比蘇聯能，我們撲滅了，他們還沒有撲滅。

——表揚先進，掩蓋罪責。滅火英雄充斥了大小報紙版面和電視熒屏。據說，馬上有一支滅火先進報告團要到全國各地巡回演講。

這就是當前我國腐敗政治的縮寫。可以看出，真正可怕的還不是森林大火，而是比森林大火更可怕的腐敗政治。

---

5 月 29 日，晴

碎想之三

世界上最難學會的本領，就是適時地沉默。

在今天，似乎任何高貴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不是遭到查禁，就是受人嘲弄。以致我們羞於憤世，怯於動情。胸懷高貴情操，如同懷揣違禁品，終日惶恐，生怕泄露。

受歡迎的人，常常寫不出受歡迎的作品。而那些被社會放逐的怪人，常能寫出人們爭相傳閱的作品。我們之所以放逐作者，而不放逐他們的作品，是因爲我們既想免受傷害，又想分享他們生活的樂趣。我們沒有勇氣過一種自己心裡也向往的生活，便惡毒而虛僞地譴責這種生活。

女人所理解的，多於她們所完成的；女人所判斷的，多於她們所創造的。女人總是自信。動搖了女人的自信，就等於毀滅女性。

過於沉眠過去，或寄託未來，都會損害現時的快樂。

最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總是沒有時間去做。

沒有挫折與苦難，人世間便沒有偉人。所以，靈魂偉大的人，從來不會安於逸樂，他像一個水手，只有在風暴裡才會安詳，周遭的，或心靈的。

「隱惡揚善」律

昨天，人民日報公布了火災損失和著火原因。過火面積 100 萬公頃，其中森林面積 65 萬公頃，燒毀貯木場存材 75 萬立方米，車輛和大型設備 431 台，各種房屋 64 萬平方米，直接經濟損失約 5 億元。這些數字可能大打了折扣。凡成績，數字都發酵；凡問題，數據都泄氣，這是我們官場的「隱惡揚善律」在發揮作用。5 處起火點，已查明 4 處，屬違章作業或吸煙引起。

一場大災難的結果，通常總是英雄比罪犯多，受益者比受難者多。

鄧小平開始質疑趙紫陽

28 日下午，傳達了紫陽、一波、萬里、啓立、高揚、王忍之、胡繩等人關於十三大報告草稿的座談意見。整個座談意見不像是經過充分準備的，大多是即興發言。比如，「如能破除一兩個理論上的問題，也是一個大解放」，「只從初級階段引申出改革，行不行？」很少建設性提議，只有模糊的感覺，比如，「薄弱的部分是黨」，「第七部分空」，「看來要提高，要精煉，要加重份量」。

紫陽最後傳達了小平的讀後感：一是太粗了，二是太沉悶，三是政治改革部分有三權分立的嫌疑，四是在反傾向問題上，仍應克服「左」。「左」的積習深，很難改。右的一出現，就解決，但經常性的是「左」。乍一看，小平的意見有點自相矛盾。既然政治改革部分有三權分立的嫌疑，就不存在反「左」不夠的問題；既然在傾向問題上，反「左」不力，又怎麼會在政治改革上有自由化的嫌疑呢？除非鄧大人想說，報告草稿上半部分「左」了，下半部分右了。其實，這不是個邏輯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小平一方面在敲打紫陽，說他領導的政治改革有三權分立傾向，也許他老人家已經看出趙在某些方面在他與陳雲之間搞平衡；另一方面，是在側擊陳雲集團，說他們代表的是「經常性的「左」，要經常性地「克服」。這可能符合他老人家的政治邏輯，但存在著思想矛盾，容易導致我們

的政策左右搖擺，朝三暮四，還容易導致整個民族的精神分裂。

出埃及記

改革對於中國人來說，猶如當年的猶太人出埃及，出極權社會的埃及。但出了埃及的猶太人在前往迦南的路上出了問題，他們放縱情欲，崇拜偶像，不信上帝。上帝於是震怒，降毀滅於他們。接受了摩西十誡的人們，獲得拯救，最終到了那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

如今正在出舊體制之「埃及」的中國人出了同樣的問題，這是所有被解放的奴隸都會出現的問題：擺脫一切約束，放縱情欲，無所畏懼，無惡不作。中國眼前出現的混亂和種種罪惡，都是這種出埃及的負面效應。今天上午，我們起草組理論片的人議論及這個問題，大家都長吁短嘆，束手無策。我們沒有摩西，聽不到上帝的訓誡，會不會毀於自己的欲望？

花草的氣息

夜裡，一走出門，就聞到清幽的草香。一輩子能有幾個時期呼吸到這潮濕的，略帶點苦味的植物的氣息，是很幸福的。它像一曲交響樂，你並不想分辨那豐富的和弦是由哪些樂器演奏的，它和諧優美的旋律揉合了松樹、白楊、薔薇、芍藥、牡丹、玉簪花、翠竹和各種野草的氣息，還有水面上飄來的香味。

蘇聯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說：「最難的事，莫過於講河水的氣息或田野的寂靜。而且要講得使聽者清晰地聞到這氣息，感覺到這寂靜。」其實，花草的氣息也是很難講出來的，你只能全身心地去感受。它所給你的教益和人生的啓迪，比你聽一千場無聊的報告或講話要多得多。

二十九，陳雲大殺回馬槍

6月9日，晴

碎想之四

但丁說，「地獄裡最熾烈的地方留給那些在殘酷的鬥爭中保持中立的人」。我想和但丁商量一下，能否從這地方分出一點空間，留給那些在殘酷鬥爭中左右搖擺，而且左起來比左派更左，右起來比右派更右的人。

我發現，支配人類行爲的思想基本原則只有不多的幾個。人類花幾個世紀的時間堅持這一個，花另外幾個世紀的時間堅持另一個。而且，總是不斷地回復到最初的思想原則上來。他們永恒地搖擺在公有與私有，公平與效率，自由與權威之間。

人總是自視過高。我有一種體會，我即使比身旁的人矮兩三公分，自己看起來，仍然有比他高的感覺。那些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總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可愛的男子。對自我進行評價時，最好打一個折扣。

一些表面上看來很不起眼或稀鬆平常的思想，只要找到一種好的表達方式，寫下來，就特別有力、可愛而且動人。只要不怕寫斷手指，總有一天，會接近那種「人人胸中有，個個筆下無」的寫作佳境。

有一些感覺、思想、情感，在心裡時，你覺得新鮮可愛，說出來，就失色幾分，再寫下來，就完全變了味道。這種表達過程或明確化過程中的損失是常有的事。心有所感的東西，往往與當時的心境、環境緊密相關。這種狀況，文字是不可能完全表達出來的。這就如同一園好花，剎是動人，如果摘下一兩朵插在花瓶裡，可就是兩回事了。

面對明山麗水，瑤花琪草，原本充實的心靈，反倒空虛起來。盛景難再，是一種缺憾。人生如寄，更進一層感傷。「春竟歸何處，年年說送春？可憐春自在，送盡古今人。」更何堪當美景而不見美人，此情誰訴？

趙紫陽失分

和進玉寫出了十三大報告的第一部分，自我感覺還好。更重要的是，想到了敘述所有權問題的一個良好角度：所有權的現代化。讀了些書，思路清爽了些。等改出報告的第七部分，要全力以赴研究這個題目。

在發動了一系列猛烈進攻和作了必要的妥協之後，趙紫陽出訪東歐五國和巴基斯坦。密室政治分析家認爲，最近一個時期，趙失分不少。理由主要是，太看重意識形態，沒有必要使自己降到與對手鄧力群一樣不討人喜歡的「意識形態鬥士」的地位；對鄧力群出擊太早，又過於激動和莽撞；喪失了大興安

岭火災使其成爲富有同情心和責任感的政治家的良機，不親臨前線，指揮不力，是最大的失策，更有甚者，在前段時間，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中，趙悠閒地打高爾夫球和大興安岭火情駭人的鏡頭前後出現，造成惡劣影響。火災最近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在 152 餐廳裡，這個題目使一些首長秘書十分激動，認爲組織得太差。趙現在是總理兼總書記，擔子一個人擔，所有的指責，自然是朝他去的。

陳雲大殺回馬槍

5 月底，陳雲回到北京。接著出現了幾件讓老練的政治家也感到茫然的事情。

第一，突然任命姚依林爲國家計委主任，宋平爲中央組織部部長，原中組部三位部長（尉建行、曹志、何勇）全部調離。這兩個單位人事變動原打算十三大以後再著手。而且，小平一直不同意宋平任中組部部長。這一來，小平又失去了兩塊實空。有人分析，這可能是紫陽向陳雲讓步，希望他出國期間不要發生不測事件，希望中紀委處理大興安岭火災事件時適可而止。這兩個禮物還暗示，我趙紫陽打鄧力群這條狗，並不是要給主子看，相反，幹掉這條狗，我還可能替你找個門衛來填補狗的空缺。我能給你做的事，可能是鄧力群做不到的。但這樣一來，鄧小平對趙紫陽必懷有更大戒心，知道他在自己和陳雲之間保持平衡。

薄一波、彭真抵制趙紫陽

第二，趙紫陽的話仍然沒人聽，中央文件繼續咬自己的舌頭。5 月 18 日，紫陽在書記處會上對薄一波的整黨總結報告中的某些重要論點的錯誤之處提出修改意見，並決定中央文件由中辦把關。結果，三天後，並未讓中辦修改文件，整黨總結會便已召開。薄老一講話才知道，實質性的地方都沒有修改。紫陽在總結會上講話，重申整黨成績是主要的這個論點。各省書記都支持這個看法，中指委辦公室同志也支持。

薄老大怒，趕走了所有其他講話起草人，只留下滕文生一個人。並立即召集省委書記開會，請喬木、力群等人出席。他說，「我的講話都已經書記處討論通過（不提要他修改），紫陽的發言（注意，是「發言」）很好，有啓發。不過，他提的整黨的成績是主要的，我沒有採納。」幾天後，薄一波的講話原樣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

不久前，紫陽在書記處討論政法會議文件和他自己「五・一三」講話時，多次批評一種論點，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綱。紫陽說，這是貶低改革開放。這個精神已寫進文件下發。而中央 22 號文件轉發彭真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則三番五次地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總綱。這個文件並沒有讓中辦把關。

薄和彭敢頂撞趙紫陽，或許從鄧小平那兒聞到了什麼味兒。如果鄧對趙絕對信任，謹慎如薄老的人，是不會輕易在這個時候得罪鄧大人的。當然，陳雲從南方回京，薄和彭也可能重新向他靠攏，因為，頂撞趙紫陽可能未必得罪鄧小平，但貶低改革開放可是在挖鄧大人的祖墳。

薄一波再顯一打一拉的精湛政治技巧

薄一波一邊在整黨總結報告的修改問題上頂撞趙紫陽，一邊在別的方面吹捧趙。在討論十三大報告草稿時，薄說紫陽的「五・一三」講話堪與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左」派幼稚病》相比，他看了兩三遍。在整黨總結會的結束會上，他則說，搞政治體制改革，決不能搞三權分立。這是向紫陽捅刀子，把鄧小平對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部分的意見向外擴散，動搖趙的政治基礎。

---

6 月 12 日，晴

碎想之五

男子偉大，女子迷人。使男子偉大的是力量。體力是一等，毅力是一等，智力是一等，思想的力量又是一等。最偉大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使女子迷人的是美與情。容貌美，形態美，靈魂美，都重要。但如果沒有情，就成了美的雕像，甚至美的女巫。女巫無論怎麼美，總是可怕的。

人的一生中，輝煌的時刻極其短暫。即使是最偉大的人物，極富有創造性的日子也是罕有的。他的大部分時間用於接受歡呼和愛戴，而不是用於稀有的勞作。他還和常人一樣吃和喝、愛和恨、休息與睡眠。他也有感到百無聊賴、空虛寂寞、無比懶散的時光。

當人生中燦爛的時辰來臨之時，我們要加倍珍視。

永遠不變質的愛情，屬於不在身邊的愛人：沒有得到，或者已經失去，愛不著，就愛得長久。假如你的初戀情人恰好就

是你的終身伴侶，那可能是不幸的。你的生活中不再籠罩玫瑰色的晨霧。

春天流逝，不辭而別。每念及此，我就懷想起那個下午，陽光很濃，樹蔭如潑。我坐在草地上，看小草野花在微風中搖曳。慵慵的，無所思思，無所事事，像清溪中的水荇，從水擺蕩。許多被認爲是重要的時刻，一去不返，而那些懶散獨處，似乎毫無意義的時光，卻一再回到心頭。

與不在場者的對話

「各位聽眾，今天是六月十一日，星期四……今年夏糧豐收……」

「年年豐收，怎麼年年缺糧？要真象他們說的，我們的糧食早就吃不完啦！」

「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抗議日本外務省頭頭攻擊鄧小平主任的講話……」

「誰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唄，鄧小平就不能被攻擊呀？」

這番不是對話的對話，是我坐在開往玉泉山的小車裡聽到的。對話的一方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另一方是坐在司機旁邊的中央警衛局車隊的一個戰士。

也許，這是一番真正的對話，只是，那個戰士與之對話的人不在場，他是政府首腦，或者是鄧小平本人。

離婚就像退一件商品一樣

9 日晚去北大見張來武、楊鳳春。夜宿中央黨校馮侖處。盛斌和小戴在，聊至深夜 3 點。熄燈後，馮侖和我談起他在武漢的情人。那是一個美麗、聰穎的女士，教會了他許多東西，尤其是愛的技巧。他們都有配偶，都不追求相互占有，所以能格外融洽。與馮侖同時去武漢挂職鍛煉的幾個哥們，都有類似艷遇。回到北京，馮侖與妻子魏群離婚，不是因爲第三者，而是因爲相互都不能忍受對方。在妻子那兒，馮侖說他沒有嚐到過性愛的滋味。離婚出乎意料地順利。黨校一改過去生活保姆的形象，馬上給他們開了離婚證明。

「離婚就像到商店裡退一件商品一樣，」馮侖說，「中央黨校的人尚且如此，社會其他部分的變化可想而知。」

看來，我們社會變化最快的也許還是性觀念和性生活方面。連陶驊和趙樹英也同意這個觀點。陶驊說，「封建婚姻的穩定，也是以婚外生活爲補充的。」她看上去可是萬分矜持。

性革命的風暴正在臨近。性專制，是政治專制的基礎之一。現在，讓一對男女相互依附的經濟基礎和人性基礎都已經崩潰。但弱女子和醜女子，將是這場革命的犧牲品。在性不再是統治者的計劃供應品後，必將在某種程度上成爲商品。當然，在市場上流通的東西都不貴。真正的愛情既不被計劃，也不被買賣。

---

6 月 17 日，晴，玉泉山

對得起這片風光

經過一星期的苦苦努力，和進玉改寫了十三大報告的第七部分。我看不出某些在這兒的人對自己的工作有什麼熱情，有的敷衍了事，混吃混喝，有的幹著私活，賺自己的名聲和稿費。我的熱情也不高，但我有點責任感。要對得起這份工作，要對得起這片好山好水好風光，還有好吃好喝好招待。我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使出了全部力氣。

準備加快「所有權現代化」的研究和寫作，讓其他東西讓路。日記將盡量不寫或少寫，除非發生重大情況。

6月18日

碎想之六

人生是期待。沒有期待，生活就成了無望的苦役。期待給人生活下去的樂趣和勇氣。孩子盼過年，盼穿新衣。作家期待自己的作品變成鉛字，期待巨大的反響和如潮的贊譽。老人盼女兒出嫁，兒子成親，抱小孫孫。總得有點盼頭。盼升官，盼發財，盼艷遇。實在沒有得盼，就盼一頓豐盛的晚餐，盼二兩美酒，盼一場球賽和一個電視劇。等待和一個老朋友見面，足足可以使我們好幾天情緒高漲。

勇於選擇，不斷創造之所以使人生壯闊豪邁，富有意義，就因爲這樣能創造出更大、更多的期待，對自己的期待。

思想家不是奶牛，每天早上都能擠出一桶思想的乳汁。思想是賣弄風情的姑娘，千呼萬喚不出來，等你轉身離去時，她

卻突然撲進你的懷裡；思想是汛期的魚群，成批地游動；是挂在天際的雲彩，蓄足了電，才能揮動閃電，擊出雷鳴。

這種思想高產期，大概就是蘇聯作家格拉寧所說的「突然的精神煥發、非比尋常的時刻」。在這個時刻，「力量也不知從哪裡來，如泉涌而至，頭腦變得敏銳了，想像力十分活躍……這種幸福的、如醉如痴的狀態，在作家稱之爲靈感，在運動員名爲巔峰狀態，在科學家則叫作開竅。」我也有過這種時刻，一個小範圍的談話，幾個知心朋友，說到興頭上，我的頭顱彷佛是裝滿了鋼水的鋼包，火花四濺，晃人眼睛。談話終止，火花就熄滅了。

6月20日

恨不得唾自己一口

美國幽默作家羅伯特·本奇利說過，「人人都很容易成爲自己最討厭的那種人。」

我今天非常討厭我自己。我看著鏡子裡的那張臉，恨不得唾他一口。

我爲什麼這樣淺薄？

帶小女兒未未在街上玩，有人在下棋。其中一個人面對高手苦思冥想，逃不出困境。我輕率地給他支招。高手輕蔑地瞟了我一眼，我才發現那是臭招。我不罷休，繼續提建議，連看棋的人都開始瞧歪我。

未未要回家，我起身便走。就在起身的一剎那，我突然覺得自己十分討厭。如果未未大一點，懂事，她是否愿意帶我這樣討厭的人回家？

我開始解剖自己，發現我的可厭之處甚多：

我忍不住要做的事是，輕率地提思慮不周的建議，還強人接受。

我樂此不疲的是，誇誇其談，把別人說得一無是處，唯有自己是古今罕有的香餑餑。

我最愛表白、逢人便說的是，從來沒有實現過的宏偉計劃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思想。

我控制不住的欲望是，在一切方面超過別人；在各種場合唱主角；讓所有的人聽我的。

我非同尋常的功夫是，所有人都有可供我議論之處，而且以此爲樂。

我戒不掉的癖好是，無限誇大我要強調的東西，說好，則世罕其匹；說壞，則無以復加。

三十、奪了鄧力群意識形態領導權

6月25日

玉泉山輕霧彌漫

玉泉山輕霧彌漫，景色與平日不同。正午時分，陪王至元登蒙古塔山。頤和園方向一片迷蒙。霧豐富了眼前景物的層

次，玉峰塔有咫尺天涯之感。不時有幾只白鳥從半山處款款飛過，消失在西邊池畔的綠色樹叢中。北京近郊，難得有如此靜謐宜人的田園風光。

下午與進玉散步，從 3 號樓向東上山。冬天寬闊的石徑，現在被灌木和蒿草沒去大半，行走略感不便，偶爾有一兩根正開著小花的酸棗樹枝拉疼了腳脖子。紛落的紫荊花積在凹處，被小草摟在懷裡。這繁茂又荒蕪的景象，使我突然想起小學、中學時，暑期結束後第一次走進校園的情景。蒿草高興地長著，淹沒 了校園小徑。這是期待已久的一天，到處尋找我盼望一見的人。綴滿露水的草葉打濕了我綴滿補釘的褲腳，清涼沁心。呵，那平淡又充滿著無目的的期待的時光一去不返了。如今，我已沒有多少動人的期待，而這些蒿草，無論在什麼地方，依然蓬勃，生活卻已和我擦肩而過，需要頻頻回首。

即使是打滿補釘的日子，只要清白，正值，也是美的。我願意拿我目前擁有的一切去換回 16 歲。

平淡如風

一個姑娘，麗質天生，風韻天成，是美的。如果她學會了擠眉弄眼，忸怩作態，就破壞了美。

文章也如此。好文章如行雲流水，如清池芙蓉，不事雕飾。賣弄文采和才情，會損害文章的魅力。最能打動人心的，是那些看似平淡，卻裝滿人生的句子。像午後涼風，平淡無奇，但沁人心脾。

「你害怕做的那件事，正是你應該做的事。你要是做了，就可以不再去想它了。」

這句出自一個從來不寫文章的八旬老嫗之口的話，比風流才子無病呻吟的華麗文章動人得多。

美國建築學家包豪斯提出的「少則更多」的建築學原理，也適用於寫作。

「少用副詞，基本不用形容詞。」蘇聯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說。

「三個字可能十分有力，五個字力量減了一半。」老舍說。

文章的第一要素，就是美國《讀者文摘》的主張：寫清楚，寫準確，用最通俗的概念，用「臉」，不用「面部」。

當然，首先得有思想和感情。

7月11日，晴，連日溽熱

鄧大人再次表示對紫陽不滿

開始寫《所有權現代化》，已寫了第二章的三節。有要寫下去的衝動。日記很少寫，十幾天來，有一些重要動向。

紫陽出國期間，發生了兩件事，一喜一憂。喜的是小平的秘書王瑞林找薄一波、胡啓立和紫陽的秘書鮑彤，說當前值得注意的是，紫陽「五・一三講話」後，宣傳輿論界，尤其是中宣部沒有什麼反應。憂的是，鄧力群集團又給王大炮（王震）裝了一發重磅炮彈，反映交通大學前黨委書記支持學生鬧事的材料。王把材料送給鄧，鄧閱後大怒，揮筆批下幾行火氣很大的字：象這樣的人，不是調動工作的問題，而是要開除黨籍。

不是要開出一批搞自由化頭面人物的名單嗎？爲什麼到今天開不上來？這分明是表示對紫陽的不滿。

奪了鄧力群意識形態領導權

紫陽回國後，接受啓立等人的建議，單獨找了一趟小平，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現在誰是中國黨和人民的領袖。還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鄧力群的近來的所作所爲。可能奏了效。7 月 6 日，小平約見紫陽、尙昆、一波、萬里、啓立 5 人小組，決定一波找鄧力群談話，不讓他再插手意識形態，中央臨時成立宣傳工作小組，由啓立牽頭。

紫陽被迫幹髒活

就在鄧力群集團挨了一巴掌的同時，書記處開會，紫陽要求中紀委牽頭開自由化頭面人物的名單，而且一直開到各省，甚至開到學校、機關。我體諒紫陽的難處。他不能不幹這髒活，小平剛有批示，他不能不執行。也許小平感到紫陽的威望在急遽爬升，對自己有威脅。特別是五一三講話以來，國內外反映都好。打了鄧力群，紫陽的勢力還會擴大，所以，他要紫陽自己臭一點，辦法是親自動手打打知識分子。小平也曾經要耀邦這樣幹，耀邦不幹，翻了車。紫陽有前車之鑒，不幹不行。

---

8 月 18 日，玉泉山，小雨，有秋意

慶功宴上有人哭

忙於所有權研究，一個多月過去了，沒有寫日記。這東西越不寫，越不愿寫。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聽說中國記者協會爲採訪大興安嶺火災的記者辦慶功宴，讓大家介紹先進事跡。幾句虛話，就有人罵娘，接著，幾位女記者嚶嚶哭泣起來。她們對火災中的所見所聞感到憤慨和難過。

於是，我請《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開了一個小會，請幾位有思想的火災前線來的記者談點情況。

來了七八個人，有些情況讓人難以相信。

謊報「軍情」

這是一場完全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大爲減輕的災難。且不說火的起因可以避免，火起來後也完全能很快撲滅，只是由於官僚主義者的罪行，才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5 月 6 日，中央氣象局收到外國衛星雲圖上顯示大興安嶺有火點，通知林業部，林業部電詢黑龍江，答曰太平無事。於是，高枕無憂一夜。5 月 7 日氣象局發現火點擴大，又告林業部，林業部直接問大興安嶺林業局，林業局說有大火點兩個。而黑龍江省則報告說，一共有火點 5 處，已撲滅 4 處，餘下一處已控制住。就在當天夜裡，大火吞沒了塔河縣的 3 個城鎮，200 多人成了犧牲品。

新聞封鎖

對新聞實行戰時封鎖，所有新聞記者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記者一律不許到火線上去，去火線的不給食住條件，不給車輛。有些女記者哭著向「解放軍叔叔」求情，才借給一套軍裝混到前線。不提供任何消息。記者寫的一切稿件必須先經過前線指揮部一個處長審查。這位處長從不忘記把頭髮抹得油光雪亮。遺憾的是沒有同樣費心給自己的智力抹點油。有記者說，他蠢得像頭豬。他從不自己看送審稿。他翹起二郎腿，叼著高級香煙，命令站在一旁的記者給他念。聽完後，總是習慣性地搖頭：「不行！改好了再來！「怎麼改？」無可奉告。

不事先得到允許，一個現代記者就得體會一下原始人傳遞信息的困難。不許拍電報，不許寄郵件，一些記者當時寄出的材料和稿件，至今尚未收到。不許打電話，一旦接通，半分鐘後自動斷線。記者們應當明白，我們國家的一切財產，當然包括輿論工具和記者們自己都是屬於黨的，你到了哪裡，就是那裡的黨的財產。你想忽視這個事實，你就會被「繳械」，剝奪你的筆和你的信息傳輸通道。

救官不救民

更嚴密地控制施加於當地居民。一群記者聽說漠河縣城被燒時，縣公安局棄全城居民於不顧，全部消防用車和人員都去捍衛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的住宅，結果，全城一片廢墟、一片焦土，唯有這家官宅完好如初。縣委書記家也得到特別愛護。先後被搶救 6 次，最後連一隻雞籠都搶出來了。這些情況只有風

聞，找不到人印證。記者們開始進行地下工作。一次，一個記者在大街上游蕩，一個居民湊上來：「你想知道一些情況嗎？」然後快步急走。記者跟上去。「離我遠點兒！」那人喝道。一直走到一個荒涼地帶，確信無人時，才停下來，和記者親熱地談起來。

借火發財

大火在燃燒，群眾無家可歸。許多人衣不蔽體，夜宿路邊，和衣而臥，沒有被褥，沒有吃的。大批救災物品哪兒去了？記者遇到一個場景：一個幹部模樣的人拿著一個大旅行袋正在救災物品車上往下扒日本和英國援助的罐頭，扒了滿滿一袋才走。一問，他是省公安廳的一個幹部。他說，大家都這麼幹。記者看到，吃空的罐頭盒和吃了一半的罐頭滿地都是。有的幹部一人拿走六套救災物品。其中有些人家在美麗而安全的哈爾濱。

悍官猛於虎

漠河鎮的塔河前線指揮部的門終日關著，不許閒人入內，尤其是開飯時間，機密性更高。風傳裡邊在大吃大喝。一個勇敢的中青報記者採取襲擊行動，破門而入，以閃電般的速度拍了幾張照片。在場的縣委書記龍顏不悅。他優雅地踱出門外，方寸不亂地剔著牙齒。他的身後卻撲出一頭猛虎，一個膀闊腰圓的大漢，屁股上別著一支小手槍，一個箭步上前將拍照的記者打翻在地，倒拖出十幾米遠，關進一間小屋。幸虧照相機及

時轉移。大漢意猶未盡，揮動著小手槍：「誰再敢，老子斃了他！」頗有當年梁山好漢的威勇。

火線升格

小官如此，大官如何呢？昏庸無能。省委領導的西線撲火指揮部，人稱「稀屎指揮部」。對火情懵懂無知，大火燒到指揮部鼻子底下，還不知道，還是一個司機發現的。參加撲火的十六集團軍，人稱「稀溜集團軍」，軍長馬鳳桐，人稱「馬糞桶」。軍方與省委摩擦甚多。大火當前，不思撲救，一個個卻想借此機會升官。前線指揮部機構重疊，不斷升格。最大的喜訊，不是火頭被撲滅了；而是「我們的機構又升格了，現在是超省級了！」一個師長美滋滋地問記者，「我在指揮一個軍了，我能當軍長嗎？」理應如此，撲滅了火是國家的或不是任何人的，升了官可是自己的。也許，火燒得越久，機構升得越高，救濟品越多，生活得越滋潤。

孫大人隔山觀火

大火初起之際，省委書記孫維本呆在哈爾濱不來。後來中央有人發話了，大事不好，孫大人終於坐著專列來了。專列停在距離前線指揮部幾十公里以外的安全地帶，那兒環境幽靜。書記大人的好夢要緊。沿線無數軍警在捍衛大人的好夢。大人有個貴癖，每天中午定要小憩，而且要在家裡或高級賓館小憩，雷打不動，大火當然更燒不掉。指揮部每天用車把大人從專列上接來，中午送回去，下午再接來。這位大人有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善於把國家和人民的災難轉化

爲他個人的幸福，災難越大，他官升得越快。當年他在遼寧當地委書記，遇到特大洪水，死人無數，他動人的報告做得感動天意，官就一路升上來，調到黑龍江當了書記。這次火災，不知道他將如何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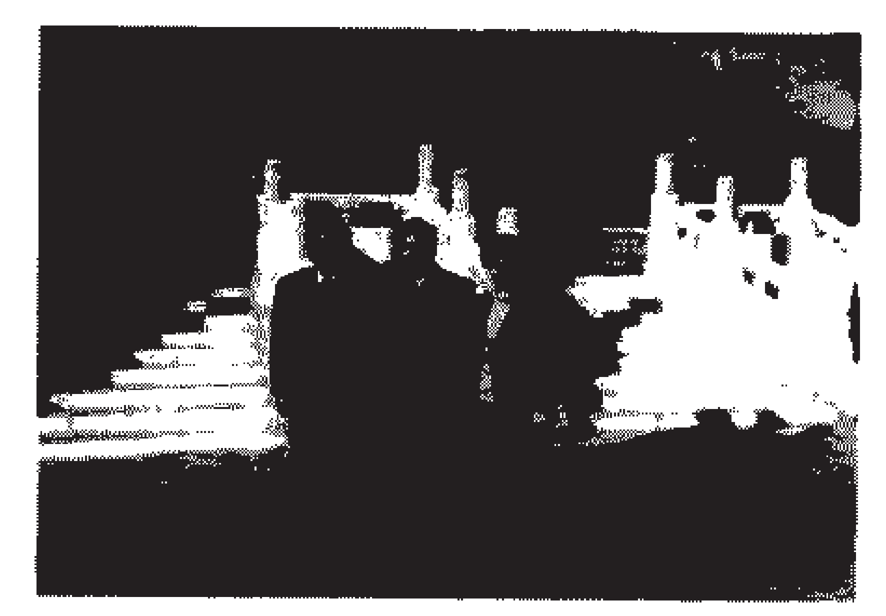
1987年11月與鄭必堅、龔育之、陳進玉先生在中南海紫光閣前合影。



1987年4月在玉泉山參加起草十三大報告時留影。



1987年4月在玉泉山與陳進玉、



1987年11月與陳進玉、李元在中南海紫光閣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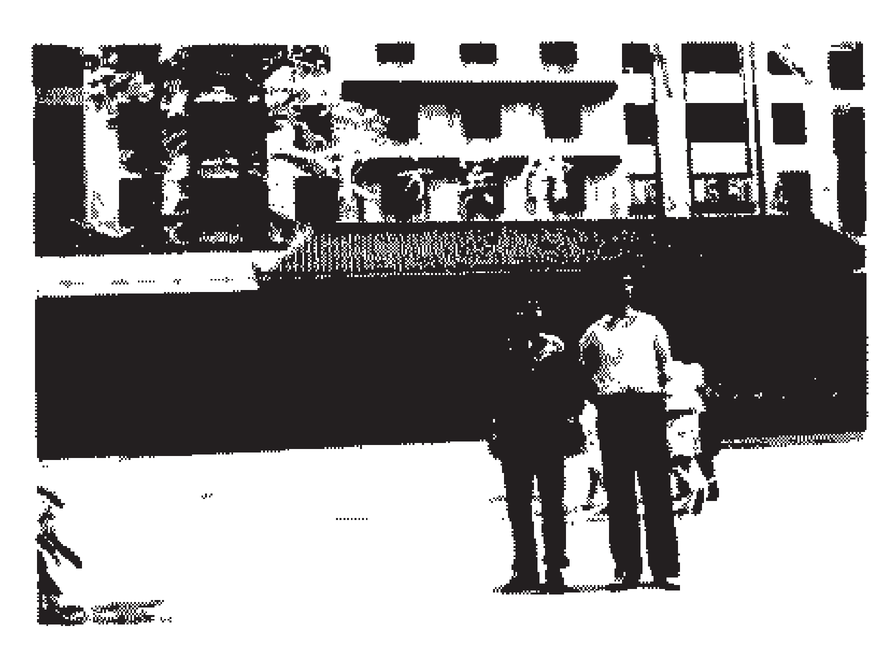
1988年在廣東調查與朋友合影。



1988年在廣東調查與朋友合影。



1988年在廣東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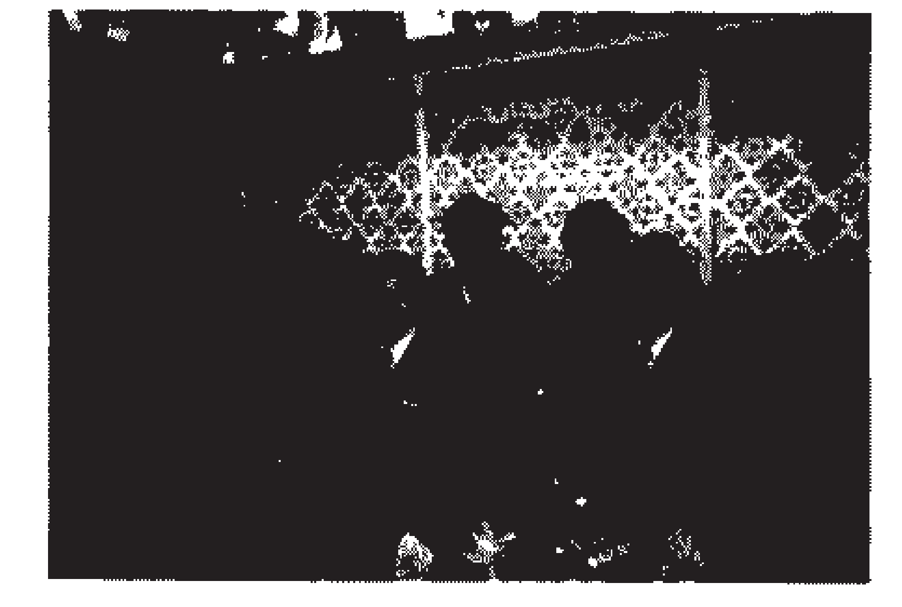


1988年在廣東調查，攝於廣州東方賓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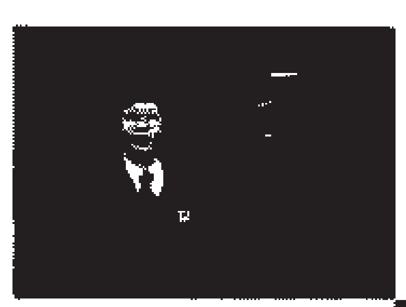


1986年11月與赴上海調查的中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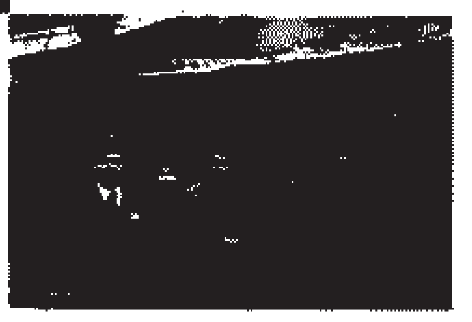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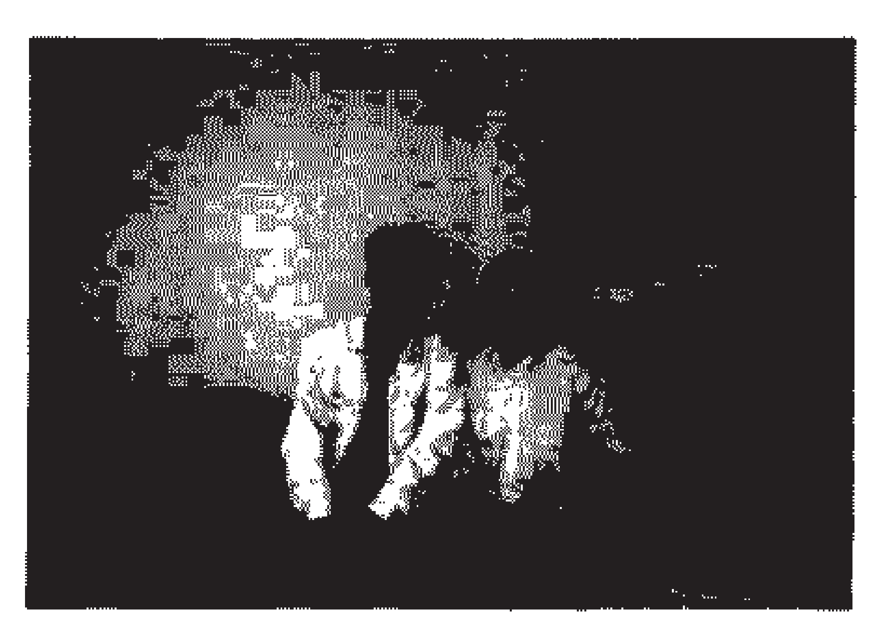
1996年3月回家鄉銅陵與中學時代同學歡聚。



1996年3月，回安徽銅陵老家與家兄合影。



中間三人是兩個侄子與嫂子。



1996年3月在深圳歡晤大學同學。



1998年，我在北京月壇北街開張"翰林閣茶藝館"，與妻子陪客人品茶。



1998年夏，與妻子黃蕾作客山東。



1998年春遊頤和園。



1998年夏在五台山騎馬。

